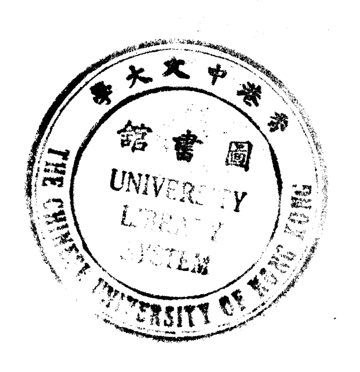
足利學校祕籍叢刊第二

毛詩註疏

第三卷

足利學校遺蹟圖書館後援會刊


香港中文大學
圖書館
UNIVERSITY
LIBRARY
SYSTE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附釋音毛詩註疏　第三卷　目次

毛詩註疏

第三卷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二 十二之一 卅八

節南山之什詁訓傳第十九 陸曰從此至何草不黃凡四十四篇前儒申毛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鄭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是厲王之變小雅漢興之初師移其篇次毛爲詁訓因改其第焉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家父字周大夫也○節在切反又如字又音截下及注同高峻貌韓詩云視也父音甫注及下同

疏 節南山十章上六章章八句下四章章四句至幽王 正義曰家父吉甫詩辭自有名字其餘有名者他書傳記有之左傳引桑柔謂之周芮良夫之詩是也故敘得據之而言其不言者皆不知也或云大夫者止知是大夫所作不得姓名故不言也須及風須正經唯公劉等三篇言召康公以外皆不言作者姓名外傳謂棠棣爲周文公之詩思文爲周文公之頌刈二篇周公作也外傳尚得言之敘者不容不知蓋以正詩天下同心歌詠故例不言耳公劉三篇言戒成王戒須有主不得天下共戒故特見召康公耳又諸言姓名爵謚者皆是王朝公卿大

夫緜蠻謂士爲微臣不言姓名蓋以士位卑微名不足録也又巷
推此則太子之傳及寺人譚大夫不言姓名亦爲微也又巷
風唯七月鴟鴞言周公所作其餘皆無作者姓名亦以諸侯
之大夫位比天子之士官位亦微故皆無見姓名者也唯魯
人作須非常特詳其事言行父請周史克作頌耳不然豈變
風十有二國其詩百有餘篇作者不知一人也○箋家父字
周大夫　正義曰卒章傳已云家父周大夫但不言家父是
字此辨其字因言其官所以國傳重也知字是大夫者以春
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以字
見經文與此同故知此字亦是大夫也桓十五年上距幽王
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
年矣韋昭以爲平王時作此言不廢作在平桓之世而上刺
幽王但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
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夫必是一人也
雲漢序云仍叔箋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
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
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年矣引之以證仍叔是
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瞻仰箋亦引隱七年天王使凡伯
來聘自隱七年上距幽王之卒五十六歲凡國伯爵爲君皆
然亦不知其人之同異也但知板與瞻仰俱是凡伯所作二

者必是別人何則板已言老夫灌灌匪我言耄則不得下及幽王時矣瞻仰之箋引春秋亦譖凡伯爲天子大夫耳此三文皆年月長遠並應別人故箋不言是也其意不以爲一人矣故板不引春秋至瞻仰而引之及此不引春秋皆注有詳畧無義例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 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箋云興者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巖如字本或作嚴音同

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 赫赫顯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大師具俱瞻視惔燔也箋云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女之所爲皆憂心如火灼爛之矣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疾其貪暴脅下以刑辟也○赫許百反惔徒藍反又音炎韓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㶴字才廉反小熱也大音泰下皆同燔音煩脅許業反本又作脇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卒盡斬斷監視也箋云天下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女何用爲職不監察之○卒子律反監古銜反注同韓詩云領也斷都緩反

【疏】節彼至不監　正義曰節然高峻者彼南山也山既高峻維石巖巖然故四方皆遠望而見之以興赫赫然顯盛者彼大師之尹氏也尹氏爲大師既顯盛處

位尊貴故下民俱仰汝而瞻之汝既為天下所瞻宜當行得
以副之今天下見汝之所為皆憂心如被火之燔灼然長汝
之威不敢相戲而談語是失於具瞻矣又天下諸侯之國曰
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矣汝何用為職而不監察之國見絕
滅罪汝之由也然節與巖巖一也言節先舉形之高大乃言
維石巖巖見其視之貌狀言民具爾瞻雖與維石巖巖相對
而巖巖無視汝之文具瞻尊嚴之狀互相發見故箋云喻
三公之位人所尊嚴則巖巖然有瞻之狀因赫赫已有尊之
義而具瞻為下視所以便而互集注及定本皆作高嚴○傳
師太師　正義曰尚書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兹惟三公故
知太師周之三公也下云尹氏太師是尹氏為太師也孝經
注以為冢宰之屬者以此刺其專恣是三公用事者明兼冢
宰以統羣職○箋此言至刑辟　正義曰此民具尒瞻一句
上與維石巖巖相對為與又與憂心如惔為發端由瞻見其
惡所以憂心故知視汝之所為皆憂心也如惔之字說文作
炎訓為小熱也灼灸燒也爛火熟也皆火燒之事故云如火
灼爛之矣不敢者畏辭既憂復畏故言又畏汝之威不敢相
戲而談語也疾其貪暴脅下以刑辟者言其有二事也疾其
貪暴所以憂心脅下以刑辟故不敢戲談所以不敢者畏其
威耳故知不敢明是脅下以刑辟之罪也不敢戲為刑罪明

所憂者刑罰之成貪暴可知○箋天下至察之　正義曰國者諸侯之辭卒斬盡滅之稱故云天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絶滅矣汝何用爲職者責之言汝爲三公更何所主唯諸侯耳何以不監察之而令相伐也如是則尹氏又爲王官之伯分王東西得專征專殺故言何用爲職也兩無正云斬伐四國箋云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謂厲王時也沔水箋云諸侯出兵妄相侵伐謂宣王時也則諸侯征伐久矣而論語注以爲平王東遷諸侯始專征伐者幽厲雖殘虐無道尚能治諸侯但明不獨下致使擅相伐滅故詩人皐以爲刺至於平王微弱不能禁制諸侯專行征伐無所顧忌故論語之注以征伐自諸侯出從平王爲始也言卒斬者甚言之耳若實盡滅則誰滅之乎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實滿猗長也箋云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也○猗於宜反倚於綺反下同畎本亦作甽古犬反

赫赫師尹不平謂何箋云責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山之爲也謂何猶云何也

天方薦瘥喪亂弘多薦重瘥病弘大也箋云天氣方今又重以疫病長幼相亂而死喪甚大多也○薦徂殿反注及下篇注同瘥才何反重直用反下同疫音役本又作疢勑

實

蟄反長張丈反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憯曾也箋云懲止也天下之民皆以災害相弔
唁無一嘉慶之言曾無以恩德止之者嗟乎柰何○憯本或作憯士感反唁音彥服虔云弔生曰唁疏節彼事懲
嗟○毛以為節然而高峻者彼南山也既高峻矣而又蕭之
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以興赫赫然而盛者彼太師
之官也太師既尊盛矣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
能也刺尹氏專己不肯用人以至於不平故又責師尹汝居
位為政不平欲云何乎以汝不平天應以災下民非直畏汝
刑辟天氣方今又重下以瘥病使民之死喪禍亂甚大多也
由此喪凶下民之言無一嘉慶者皆是相弔之辭汝尹氏及
時在位曾無以恩德止此喪亂者嗟乎可柰何既無止之禍
災未歇故嗟而閔之赫赫師尹一句上與節彼南山相對為
興又與下不平謂何為發端言山之能均平反刺尹氏之不
平○鄭唯有實其猗為異言山既高峻有以草木平滿其傍
倚之甽谷使之齊均以興尹氏既為尊顯亦當以政教養育
其天下民庶使之齊均當如山之所為為異餘同○傳猗長
正義曰以叢竹猗猗是草木長茂之貌故為長也王肅云
南山高峻而有實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師尹尊
顯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能刺令專己不肯用

節南山

人以至於不平也傳意或然○箋猗倚至齊均　正義曰箋以言有實其猗是猗為山之所實之處故以為猗言山傍而倚近山者也山傍近山唯𠕋谷耳能實𠕋唯草木也故知以草木平滿其傍之𠕋谷使之齊均也山高以比三公𠕋谷以比下民言山能以草木實𠕋谷反喻三公不能以政教均下民也草木之生而云山者山出雲雨能生草木故也言平滿者謂山俱以雨露潤之均平而生皆徧滿其中故言齊均也匠人注云壟中曰𠕋說文云𠕋小流也言水小不能自通須人為𠕋引之則𠕋是壟中小水之名因此而山谷通水之處亦名為𠕋禹貢曰羽𠕋夏翟鄭注云羽山之谷是也定本云又以草土平滿其傍倚之山以木為土恐非○傳薦重瘥病　正義曰薦與荐文異義同釋言云荐再也再是重之義也瘥病釋詁文○箋天氣至大多　正義曰此喪亂連文喪者死亡之名云亂則為未死是疫病也故云天氣方今又重以疫病長幼相亂言長之與幼皆得疫病相交亂不少因此以致死故云死喪甚大多也喪與亂相將由亂以致喪故鄭分以解之言重者尹氏既脅下以刑辟上天又加之災禍是重也○箋天下至柰何　正義曰文承死喪之下而云無嘉故知以災害相弔唁無一嘉慶之言弔謂弔死唁謂唁生故服虔云弔生曰唁皆是相痛傷之名也死而相弔自是其常而以刺

尹氏者以災害死喪皆政教所致焉以政失而致則政善亦消但在位之臣無行善者故責之曾無恩德止之者曾無者廣辭言在位皆然非獨尹氏也憯乎者歎辭民皆死亡非徒憯歎故爲作者憯之無可柰何**尹氏大師**

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氐本均平毗厚也箋云氐當作桎鎋之桎毗輔也言尹氏作大師之官爲周之桎鎋持國政之平維制四方上輔天子下教化天下使民無迷惑之憂言任至重○氐丁禮反徐云鄭音都履反毗婢尸反王作埤埤厚也毗本又作裨同必爾反後皆放此桎之實反又丁履反礙也本有作手旁至者誤也鎋字又作轄胡瞎反

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弔至空窮也箋云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之也不宜使此人居尊官困窮我之衆民也○弔如字又丁歷反下同昊胡老反空苦貢反注同愬蘇路反本亦作訴下同

疏尹氏至我師○毛以爲見天災及民故歸咎執政責之云尹氏汝今爲太師之官維是周之根本之臣秉持國之正平居權衡之任四方之事是汝之所維制天子之身是汝之所崇厚言汝職維持四方尊崇天子其尊重如此施行教化當使下民無迷惑之憂何

爲專行虛政以脅下也尹氏政既不善訴之於天言尹氏爲
政實不善乎昊天不宜使此人居位以窮困我天下之衆民 正
○鄭唯氏爲桎鎋毗爲輔爲異餘同○傳氏本至毗厚
義曰毛讀從毗若四圭爲毗故爲本言是根本之臣也以毗
爲毗益故爲厚亦由輔弼使之厚義與鄭同但言輔天子於
辭爲便故易之○箋氏當至之桎 正義曰孝經鉤命決云
孝道者萬世之桎鎋説文云桎車鎋也則桎是鎋之別名耳
以鎋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故以大師之官爲周之桎鎋也
易傳者以天子爲周之本謂
臣爲本則於義不允故易之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
問弗仕勿罔君子 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上而行也箋
云仕察也勿當作末此言王之政不
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衆民矣不問而察
之則下民末罔其上矣○勿毛如字鄭音末 **式夷式已無**
小人殆 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
也箋云殆近也爲政當用平正之人用能紀理其
事也無小人近○已毛音以鄭
音紀近附近之近又如字下同 **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瑣
瑣
小貌兩壻相謂曰亞膴厚也箋云壻之父曰姻瑣瑣昏姻妻
黨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大位重其祿也○瑣素火反本

或作璅非也璅音早亞於嫁反膴音武【疏】弗躬至膴仕○毛以爲尹氏不可任欲令王親爲政故責王言王爲
政由不躬爲之不親行之故天下庶民之言不可信也又責下民言王爲政雖不監問之不察理之汝天下之民勿得欺
罔其上之君子也又教王息此民之欺罔言王但用平正之人爲官則下民欺罔之心用自消止矣王必須用賢人無用
小人之言以至於危殆言小人不可任用也又戒之云非但疏外小人不可用雖瑣瑣然昏姻親亞之小人則當無得厚
任以事置之大位重其祿食言親而不賢亦不可任也疾時親黨亂政故戒之躬與親一也問與察一也但累文以丁寧
之言躬親明有施爲言問察明亦躬親直以彼不可信由於不親雖不察問不得欺罔各隨事而爲文耳○鄭以爲尹氏
既不可委任王若政教不躬不親行之則庶民不信於王之恩澤以尹氏之虐謂王所爲故不信也若民俗不問不察觀
之則民皆未罔其上之君子王非直親須問察又當用平正之人用己身親理政事之人無得用小人而親問之餘同○
傳庶民至而行　正義曰君民之所以相信者由君親行政民親受教故得相信也今王不親爲政委任小人施政於民
不以實告故庶民之言亦不可信也勿者禁人之辭既言民不可信因責民之欺罔故云勿得罔上而行上即經之君子

也○箋勿當至上矣 正義曰箋以此篇主刺仕上非責民
之辭故知勿當為末也知躬親為恩澤者以王身所為而行
於衆民唯恩澤耳且上章疾尹氏貪暴以致災故知躬親為
恩澤也易傳者以疾尹氏使王親之明欲令王施政教以及
下不宜言其不可信也且言庶民不信於王其文自明不當
橫加不可故易之言未罔其上者謂君不問察則明不燭下
下之善惡上所不知下民知上不知則未嘗欺罔其上而不
畏之言躬親施其恩澤問察亦須躬親互相明也○箋殆近
至人近 正義曰易傳者以上文欲王躬親為政則宜為已
身之已不宜為已上也下文戒王勿厚任親戚欲令用賢去
惡宜為勿近小人不當遠言小人之行終至危殆故易之也
無小人之近猶言無近小人○傳瑣瑣至曰亞 正義曰釋
訓云瑣瑣小也舍人曰瑣瑣計謀褊淺之貌晏小貌也兩壻
相謂為亞釋親文劉熙釋名云兩壻相謂曰亞者言每一人
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又並來女氏則姊夫在前妹夫在
後亦相亞也○箋壻之至其祿 正義曰女子之夫為壻
壻之父為姻釋親文幽王前取申后而黜之未必用其親戚
褒姒褒人所獻未必為親戚可任幽王耽淫女色寵之者蓋
多女寵必私多謁請小人則婦言是用姻亞者或其餘嬪妾
之家不必專是一后之親也但據夫而言妻為正耦故鄭總

言妻黨之小人其中亦容妻黨也言無厚任之即置之大位重其祿是也如此則幽王厚於昏姻矣而角弓云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者以王者志不及遠雖同類相愛昏姻謂使者進用故此戒之賢德者疏遠故彼刺之詩者志也各有以發

昊天不傭降此鞫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傭均鞫盈訩訟也箋云盈猶多也戾乖也昊天乎師氏爲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又爲不和順之行乃下此乖爭之化疾時民效爲之愬之於天○傭勑龍反韓詩作庸庸易也鞫九六反訩音凶戾音麗行下孟反爭爭鬬之爭下皆同傚下教反

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屆極闋息夷易違去也箋云屆至也君子斥在位者如行至誠之道則民鞫訩之心自息如行平易之政則民乖爭之情去言民之失由於上可反復也○屆音戒闋苦穴反易以豉反下同復音服本又作覆芳服反

疏 昊天至是違 正義曰此又本尹氏之惡訴之云昊天乎即由尹氏爲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昊天乎尹氏之行又不和順乃下此大乖爭之化無民之所不爲皆化於上也民既化上上爲惡亦當效上爲惡亦當化上爲善汝在位君子如行至誠之道使民多訟之心自息汝在

証

位君子如行平易之政使民惡怒之情去言易可反復何不行化以反之○傳傭均鞫盈箋盈猶至於天　正義曰傭均訩訟釋言文鞫盈釋詁文盈者必多故箋轉之云盈猶多也由不惠而降戾乖故知非疾也在上不均故下亦不均至於多獄訟也在上不順故下亦不和至於乖争也此皆民効爲之自上而下故言降也獄訟至於公乖争出於私二者亦相類訟則貴無訟偏惡其多争則小猶可恕唯恨其大故經言鞫訩大戾○箋届至至反覆　正義曰釋詁云届極至也俱得爲至故箋併訓之不言極猶至也此詩雖主疾尹氏爲惡而在位亦然既言尹氏傷化敗俗明其欲令在位者反之故知君子斥在位者知鞫訩心息者以文承上經事相充配下云惡怒是乖争故知心息是鞫訩也言民心不言鞫訩言惡怒不言民心互相明也爲惡乖則已成可息而去之是可反復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病酒曰酲成平也箋云弔至也至猶善也定止式用也不善乎昊天天下之亂無肯止之者用月此生言月月益甚也使民不得安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酲矣觀此君臣誰能持國之平乎言無有也○酲音呈

不自爲政卒勞

百姓箋云卒終也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窮若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疏不弔至百姓　正義曰此章箋具而下二句毛氏無傳則不必如鄭欲天出圖書授命也蓋言王身不自爲政教終勞苦我百姓王肅云言政不由王出也○傳病酒曰酲　正義曰說文云酲病酒也醉而覺言既醉得覺而以酒爲病故云病酒也○箋昊天至得安　正義曰知責昊天而不自出政教者四章五章以君臣之惡訴之天也又曰亂靡有定言君臣不能定亂也又曰誰秉國成言君臣不能持國平也君臣已言竝不能乃云不自爲政是今昊天之辭且此章發首云不弔昊天末言不自爲政明是欲使天自下爲政也故云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也以王者將興天必命之若湯武也圖書者即中候說堯舜及周公所授河圖洛書是也彼所授者非既受乃王皆先王乃受之與此不同者此所受若湯得黑鳥文王得冊書之類皆先有名籙故舉圖書以言之王肅以爲禮人臣不顯諫諫猶不顯況欲使天更授命詩皆獻之於君以爲箴規包藏禍心臣子大罪況公言之乎王基理之曰臣子不顯諫者謂君父失德尚微先將順風喻若乃暴亂將至危殆當披露下情伏死而諫焉待風議而已哉是以西伯戡黎祖伊奔告於王曰天已訖我殷命古之賢者切諫如此幽

王無道將滅京周百姓怨王欲天有授命此文陳下民疾怨之言由以感寤此王與祖伊諫皆同義忠臣殷勤之何謂非人惡宜言哉肅不譏尚書祖伊之言而怪家父邪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

項大也箋云四牡者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爲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爲于僞反又如字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騁極也箋云蹙蹙縮小之貌我視四方土地日見侵削於夷狄蹙蹙然雖欲馳騁無所之也○蹙子六反王七歷反騁勑領反日而乙反縮所六反

疏

駕彼至所騁　正義曰言當所乘駕者彼四牡也今四牡祖養大其領不肯爲用以與王所任使者彼大臣也今大臣專己自恣不爲王使也臣既自恣莫肯憂國故夷狄侵削日更益甚云我視四方王地蹙蹙然至使令我無所馳騁之地以臣不任職致土地侵削故責之也○傳項大箋養大至能使　正義曰以領已是項文不宜重故以項爲大箋以爲養大其領申傳說也馬雖大項由人駕馭言不肯爲用者以馬當用之今養而不駕是爲自恣也○傳騁極箋馳騁無所之　正義曰箋言馳騁無所極至是與傳同但傳文畧耳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

茂勉也箋云相視也方爭訟自勉於惡之時則視女

矛矣言欲戰鬬相殺傷矣○相息亮反注同矛亡侯反戈矛也旣夷旣懌如相醻矣懌服也箋云夷說也言大臣之乖爭本無大讎其已相和順而說懌則如賓主飲酒相醻酢也○懌音亦醻市由反又作醻說音悅下同已音以酢音昨⟨疏⟩方茂至醻矣正義曰此說大臣無常言大臣方爭訟勉力成汝相與爲惡之時則各自視汝之戈矛欲用此矛矣以相殺傷也既已和悅既以懌服則如賓主之飲酒者相醻酢矣言相惡既深和解又疾皆是無常小人故使政教亂也箋本無大讎集本云大讎是爭義亦得通也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正長也箋云昊天乎師尹爲政不平使我王不得安寧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正也○覆芳服反長張丈反邪似嗟反⟨疏⟩昊天至其正毛以爲尹氏爲惡詐之於天言昊天乎師尹爲政不平致使我王不得安寧汝師尹不懲止其心乃反邪僻安行故下民皆怨其君長由師尹行惡而致民怨也○鄭唯下句爲異餘同○傳正長正義曰釋詁文此傳甚略王肅述之曰覆猶背也師尹不定其心邪僻妄行故下民昔怨其長今據爲毛說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家父大夫

也箋云究窮也大夫家父作此詩而為王誦也以窮極王之政所以致多訟之本意○為于偽反父音甫

式訛爾心以畜萬邦箋云訛化畜養也○訛五戈反畜許六反

疏家父至萬邦○正義曰作詩刺王而自稱字者詩人之情其道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期於申寫下情冀上改悟而已此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

節南山十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正音政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正月夏之四月繁多也箋云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異傷害萬物故心為之憂傷○繁扶袁反夏胡雅反下同巳音似為于偽反

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將大也箋云訛偽也人以偽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刑致此災異故言亦甚大也○酷苦毒反

念我獨兮憂心京京

哀我小心癙憂以痒京京憂不去也癙痒皆病也箋云念我獨兮者言我獨憂

此政也○癙音鼠字林癙音恕瘁音悴疏正月十三章上八章章八句下五章章六句○正月至以痒正義

曰時大夫賢者覩天災以傷政教故言正陽之月而有繁多之霜是由王急酷之異以致傷害萬物故我心爲之憂傷也有霜由於王急王急由於訛言則此民之訛言爲害亦甚大矣害既如此念我獨憂此政兮憂在於心京京然不能去哀憐我之小心所遇痛憂此事以至於身病也憂之者以王信訛言百姓遭害故所以憂也○傳正月夏之四月 正義曰以大夫所憂則非常霜之月若建寅正月則固有霜矣不足憂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曰祝史請所用幣乎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經書六月傳言正月太史謂之在此月是周之六月爲正月也周六月是夏之四月故知正月夏之四月也謂之正月者以乾用事正純陽之月傳稱慝未作謂未有陰氣故此箋云純陽用事若然易稽覽圖云正陽者從二月至四月陽氣用事時也獨以爲四月者彼以卦之六爻至二月大壯用事陽爻過半故謂之正陽與此異也○箋憂之至憂傷 正義曰急恒寒若洪範咎徵文也彼注云急從也若順也五事不得則咎氣而順之言由君急促太酷致常寒之氣來順之故多霜也反常謂之異

特不當有霜而有霜是異也四月之時草木已大故言傷害
萬物也鄭駁異義與洪範五行傳皆云非常曰異害物曰災
則此傷害萬物宜爲災而云異者災異對則別散則通故莊
二十五年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彼爲日食之異而言災
也此以非時而降謂之異據其害物又謂之災下箋云致此
災異是義通故言之異○箋人以至甚大 正義曰此承繁
霜之下故知甚大謂以訛言致霜爲大也小人以訛言相陷
王不能察其真僞因發大怒而行此酷暴之刑由此急酷故
天順以寒氣而使盛夏多
霜是霜由訛言所致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瘉病也箋云
自從也天使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我
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而病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窮
苦之情苟欲免身○瘉音庾長張丈反下正長伯長長者皆
同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

莠醜也箋云自從也此疾訛
言之人善言從女口出惡言
亦從女口出女口一爾善也惡也
同出其中謂其可賤○莠餘九反

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愈愈憂懼也箋云我心憂政如是是
與訛言者殊塗故用是見侵侮也

疏 父母至有侮 毛以爲文武爲民之

父母而令天生我天下之民今何為不令天長育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以致病也又此病我之先不從我之後而今適當我身乎訴之文武也此暴虐之政由訛言所致故疾此訛言之人云有美好之言從彼口出有醜惡之言亦從彼口出彼口一耳而善惡固出其口甚可憎賤也大夫既見王政酷暴憂心愈愈然與此訛言者殊塗為訛言者所疾是以有此見侵侮於己也○鄭唯以為訴天使父母生我我謂大夫作詩者為異餘同○傳父母至天下 正義曰以文武受命為明王作萬民父母故尚書曰天將有立民父母謂天子作民父母民窮則宜告之人以父母為文武也文武為天下父母故我我天下作者舉天下之心為之怨刺不專為己故謂天下為我我也○箋天使至免身 正義曰上言念我獨兮因此而告天是先訴已身未及論天下也文王雖受命之王年世已久遇今時之虐政訴上世之哲氏非人情也故知訴天使父母生我也上章言王急酷故此病遭暴之政而病也以所願不宜願免之而已乃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忠恕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況以虐政推於先後非父祖則子孫是窮苦之情苟欲免身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

惸惸憂意也箋云無祿者言不得天祿自傷值今生也○惸本又作煢其營反一云獨也篇末同

民

之無辜并其臣僕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圜土以為臣僕箋云辜罪也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臺第十言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已書曰越茲麗刑并制○并必正反注并制同圜土音圓圜土獄也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箋云斯此于於也哀乎今我民人見遇如此當於何從得天祿免於是難○難乃旦反下之難同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富人之屋烏所集也箋云視烏集於富人之屋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

疏憂心至之屋○毛以為詩人言我憂在於心慱慱然我所以憂者念我天下之人無天祿謂不得明君遭此虐政也又言無祿之事民之無罪辜者亦并罪之以其身為臣僕言動掛網羅民不聊生也哀乎可哀憐者今我民人見遇如此於何所從而得天祿乎是無祿由此視烏於所止當止於誰之室乎以興視我民人所歸亦當歸於誰之君乎烏集於富人之屋以求食喻民當歸於明德之君以求天祿也言民無所歸以見惡之甚也○鄭以為作者言憂心慱慱然念我身之無天祿自傷值今生也又言無祿之事民之無辜罪者身既得罪并其家之臣僕亦罪之哀乎今我天下之民見遇於此於何從而得天祿乎餘同上章毛以我為天

下則皆爲天下怨辭也鄭以我爲已身念我無祿自念無祿
也於何從祿乃言天下皆無祿耳祿名本出於居官食稟得
祿者是福慶之事故謂福祐爲祿雖民無福亦謂之無祿也
○傳古者至臣僕 正義曰此解名罪人爲臣僕之意也古
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正謂作詩時也古有肉刑而罪有等
級重者入於肉刑輕者役於圜土謂晝則役之夜是入圜土
以圜土表罪之輕者也非在圜土而役當役之時爲臣僕之
事故號之爲臣僕以表其罪名非謂悁名臣僕也此有罪者
當然令無罪亦令與有罪同役故言幷也王肅云今之王者
好陷入人罪無辜下至於臣僕言用刑趣重傳意當然也役
之圜土周礼有其事大司寇職曰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
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
不齒三年司圜職曰凡害人者弗受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
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
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是不入
於刑役圜土之事也雖不入於刑而罪有輕重周禮分爲二
等其已害人者則如此未害人者則役諸司空重罪唯一朞
而已其坐作之數具在司寇此圜土罪人罪未定之時縛於
外朝而與公卿議之議定乃從其罪故易坎卦上六係用徽
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鄭云上乘陽有邪惡之罪故縛以

正月

徽纆置於叢棘而使公卿以下議之是也○箋人之至幷制
正義曰箋以言幷其臣僕是身既得罪復罪及臣僕故云
幷也言人之尊卑有十等者昭七年左傳曰人有十等故王
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隷隷臣僚僚
臣僕僕臣臺是十等僕第九臺第十連言臺者以顯僕爲賤
也臣亦賤稱僖十七年左傳晉惠公卜男爲人臣女爲人妾
孝經曰不敢失於臣妾妾是賤者之定名臣則事人之稱無
定名也故十等以相次臣謂得役使者爲臣也幷其臣僕謂
其私家之臣故云王既刑殺無罪乃幷及其家之賤者不止
於所罪而已無罪知彼刑殺者尚友其家之賤者明以重罪
加之故知刑殺也引書曰呂刑文也彼注云越於也茲此也
麗施也於此施刑幷制其無罪者則彼苗民滛虐殺戮無辜
不但刑有罪亦幷制無罪與此幷義同故引之以爲證也易
傳者以臣僕非罪人之名經言幷其臣僕不言以爲臣僕其
幽王暴虐乃殺戮無辜豈但不
至於罪以爲臣僕而已故易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

中林林中也新蒸言似而非箋云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
薪蒸爾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蒸之丞反處昌慮
反下之處同朝直遙反下皆同

民今方殆視天夢夢

王者爲亂夢夢然箋云方且也

民今且危亡視王者所爲反夢夢然而亂無統理安
人之意○夢莫紅反亂也沈莫滕反韓詩云惡貌也**既克**
有定靡人弗勝 勝乘也箋云王既能有所定尚復事之小者爾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
王也○勝毛音升鄭尸證反復扶又反篇末同 **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皇君也箋云伊
讀當爲緊緊猶是也有君上帝者以情告天也使王暴虐如
是是憎惡誰乎欲天指害其所憎而已○緊烏兮反惡烏路
反 疏 瞻彼至云憎 毛以爲視彼林中謂其當有大木而
維有薪維有蒸在林則似大木而非大木也以興視
彼朝上謂其當有賢者而唯有小人此小人之在朝則似賢
人而非賢也由朝聚小人而無善政令方且危亡矣民將危
亡王當安撫之今視王之所爲反夢夢然而昏亂無統理安
民之意也王非徒昏亂又志在殘虐既謂能有所定者無事
於人而不欲乗陵之言所定者皆是陵人之事爲殘虐也王
暴如此以情訴天云有君上帝使王暴虐如此維誰憎惡乎
欲天指害之○鄭以上二句小別具說在箋又以靡人不勝
謂人皆勝王又以伊爲是爲異餘同○傳薪蒸言似而非
正義曰無羊云爾牧來思以薪以蒸則薪蒸柴稚之名言視
林中生長之木而言侯薪侯蒸者言於中有爲薪蒸之木見

正月

其小也林者大木所處今小木在焉似大木而非喻小人在
朝似賢人而非故云言似而非也○傳王者至夢然　正義
曰釋訓云夢夢亂也上天無昬亂之事故知天斥王也○傳
勝乘　正義曰此傳甚略王迷之云云王既有所定皆乘陵人
之事言殘虐也今據爲毛說孫毓云小人好爲小善矜能自
臧以爲大功其所成就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者反以驕
人是詩所刺幽王也若乘陵殘虐之事動
則有惡豈得名之爲克有定乎箋義爲長　**謂山蓋卑爲**
岡爲陵　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箋云此喻爲君子賢者之
道人尚謂之卑況爲凡庸小人之行○卑本又作
痺同音婢又必支反行下孟反　**民之訛言寧莫之懲**　箋云小人在位
曾無欲止衆民
之爲僞言相陷害也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故老元老訊問也箋云君臣在朝侮慢元
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之甚○訊本又作訊音信　**具曰予聖誰知**
烏之雌雄　君臣俱自謂聖也箋云時君臣賢愚適同如烏雌雄相似誰能別異之乎○別彼列反　（疏）
謂山至雌雄　正義曰謂之爲山者人意盡猶以爲卑況爲
岡爲陵乎今所見非高山乃岡陵也以興行君子之道者人

意尚謂之爲淺況爲小人之行乎今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
王既任小人今民之訛僞之言相陷害者在位之臣曾無欲
以德止之者既不能施德以止訛言而愛好鄙碎而共信讒
佞召彼無老宿舊有德者但問之占夢之事言其不尚道德
侮慢長老也又君臣並不自知俱曰我身大聖唯
各自矜而賢愚無別譬之於烏誰能知其雌雄者謂天蓋
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
倫有脊局曲也蹐累足也倫道脊理也箋云局蹐者天高
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此民疾苦王政上下
皆可畏怖之言也維民號呼而發此言皆有道理所以至然
者非徒苟妄爲誣辭○局本又作跼其欲反脊井亦反徐音
積說文小步也維號音豪注同霆音庭又音挺淪
音倫又倫峻反怖普故反號呼好路反誣音無哀今之
人胡爲虺蜴蜴螈也箋云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
人何爲如是傷時政也○虺暉鬼反蜴星歷
反字又作蜥螈音元（疏）謂天至虺蜴　正義曰時人疾若王政歌詠
其事作者以其有理故取而善之時有人言
謂此上天蓋實高矣而有雷霆擊人不敢不曲其脊以敬之
以喻已恐觸王之忌諱也謂此下地蓋實厚矣而有陷溺殺

人不敢不累其足以畏之以喻已恐陷在位之羅網也言上
下可畏如天地然此人心疾王政不敢指斥假天地以比之
作者善其言故云維我號呼而發此言實有道理言王政實
可畏此辭非虛也既上下可畏民皆避之故言哀哉今之人
何故而爲虺蜴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民閒王政莫不逃避
故言爲虺蜴也○傳局曲蹐累足　正義曰天在上身戴天而
曲者曲身也足所以履地故知蹐累足說文云蹐小步也王
述之曰言天高已不敢不曲身危行恐上獨忌諱也地厚已
不敢不累足懼陷於在位之羅網也○箋局蹐至陷淪　正
義曰箋以不敢者畏辭明有可畏故言天高而有雷霆地厚
而有陷淪也淪沒也謂地震則有陷沒者○傳蜴螈　正義
曰釋魚云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李巡曰蠑螈一
名蜥蜴蜥蜴名蝘蜓蝘蜓名守宮孫炎曰別四名也陸機疏
云虺蜴一名蠑螈蜴也或謂之蛇醫如蜥蜴青綠色大如指
形狀可惡如陸意蜥蜴與蠑形狀相類水陸異名耳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

言朝廷曾無桀臣箋云阪田崎嶇墝埆之處而有菀然茂特之苗喻賢者在閒辟隱居之時○阪音反又扶版反菀音鬱徐又於阮反崎起宜反嶇丘俱反墝苦交反埆戶角反又苦角反又音角閒音閑辟婢亦反

天之抏我如不

我克抏動也箋云我我特苗也天以風雨動搖我如將不勝我謂其迅疾也○抏五忽反徐又音月迅音峻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箋云彼彼王也王之始徵求我如恐不得我言其礼命之繁多執我仇仇亦不我力仇仇猶謷謷也箋云王既得我執留我其礼待我謷謷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謷本又作嗸五報反沈五刀反

疏瞻彼至我力○正義曰王政所以爲民疾苦由不能用賢視彼阪田墝埆之地有菀然其茂特之苗以興視彼空谷反陋之處有傑然其秀異之賢然天之以風雨動搖我特苗如將不我特苗之能勝言風雨之迅疾也以喻彼王之以礼命徵召我賢者如恐不我賢者之能得言礼命之繁多也及其得我則空執留我其礼待我謷謷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小人貴名賤實不能用賢故政教所以亂也○傳言朝至桀臣○正義曰毛以詩意取菀苗比賢者不舉原隰之苗而言阪田者反明朝廷曾無桀傑之臣○傳仇仇猶謷謷○正義曰以釋訓云仇仇敖敖傲也義同故猶之郭璞曰皆傲慢賢者定本無猶字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厲惡也箋云茲此正長也

心憂如有結之者憂今此之君臣何一然爲惡如是**燎之方揚寧或滅之**滅之以水也箋云火田爲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熛怒寧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爲甚也○燎力詔反徐力燒反熾尺志反熛必遙反**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宗周鎬京也褒國也姒姓也威滅也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褒補毛反姒音似鄭云字也威呼說反齊人語也字林武劣反說反云從火戌聲火死於戌陽氣至戌而盡本或作滅鎬胡老反

疏心之至威之○正義曰詩人見朝無賢者言我心之憂矣如有結之者言憂不離心如物之纏結也所以憂者今此之君臣爲人之長何一然爲惡如是矣言君臣俱惡無所差別也君臣惡極國將滅亡言燎火方熾揚之時炎熾熛怒寧有能滅息之者以喻宗周方隆盛之時王業深固寧有能滅亡之者言此二者皆盛不可滅亡也然此燎雖熾盛而水能滅之則水爲甚矣以興周國雖盛終將褒姒滅之則褒姒惡甚矣此二文互相發明見難之而能所以爲甚也故傳曰滅之者以水以反之於時宗周未滅詩人明得失之迹見微知著以褒姒淫妬知其必滅周也**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窘困也箋云窘仍也

紂王之所行其長可憂傷矣又將仍憂於陰雨陰雨喻君有泥陷之難○窘求殞反字林巨畏反泥乃計反**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大車重載又棄其輔箋云以車之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棄輔喻遠賢也○遠于萬反**載輸爾載將伯助予**將請伯長也箋云輸墮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爾載才再反注及下同將七羊反注皆同墮許規反本又作墮待果反

疏終其永至助予　毛以爲此及下章皆以商人之載大車展轉爲喻言王之爲惡無心變改若終王之所行其長可哀傷矣王行既可哀傷又將至於傾危猶商人涉路既有艱勞又將困於陰雨商人之遇陰雨別有泥陷之難王行之至傾危必有滅亡之憂故以譬之商人慮有陰雨宜用輔以佐車今其車既載重矣乃棄爾之車輔反令車載溺也以喻王政慮有傾危宜用賢以治國今其既有大政矣乃棄汝之賢人反令國政亂也車既棄輔又遇陰雨則隳敗汝之車載既隳敗然後請長者助我則晚矣以喻國既棄賢又遇傾危則滅亡汝之國國家既滅矣然後求賢人佐己則亦晚矣王何不及其未敗用賢自輔乎○鄭唯以窘爲仍憂於陰雨爲異餘同○傳大車至其輔　正義曰考工記車人爲

車有大車鄭以爲平地載任之車駕牛車也尚書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是大車駕牛車也此以商事爲喻而云旣載故知是大車也又爲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事也○箋輸墮 正義曰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公羊傳曰輸平猶𬯎成何言𬯎成敗其成昭四年左傳曰寡君將隳幣焉服虔云隳輸也是訓輸爲隳𬯎之義子路將隳三都是也定本隳作墮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 員益也○員音云輻方六反

屢顧爾僕不輸爾載 箋云屢數也僕將車者也顧猶視也念也○屢力注反又作屢數音朔下同

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箋云女不棄車之輔數顧女僕終是用踰度陷絕之險女不曾以是爲意乎以商事喻治國也

疏 無棄王不意 正義曰此連上章以商事爲喻但反之教王求賢耳言此商人載大車當無棄爾之車輔益於爾之輸轉以喻王之治天下當無棄爾之賢佐益於爾之國事也商人旣不棄輔又數顧念爾將車之僕汝能若是則輔車輻僕能勸御則得不隳敗爾之車載以喻王旣不棄賢又善礼遇爾執政之相王能如此用賢益於國家相能幹職則得不傾覆爾之王業商人留輔顧僕之故終用踰度陷絕

之險汝商人何得曾不以是輔僕爲意乎喻王用賢孔相之
故終用是得濟免禍害之難汝何得曾不以是賢相爲意乎
教王之用賢敬臣也箋雖不言以僕喻相但輔益輻以賢益
國則僕將車自然以相執政也終踰絕險報上又窘陰雨以
陰雨爲終久及難之
事故鄭以窘爲仍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
亦孔之炤
沼池也箋云池魚之所樂而非能樂其潛伏於
淵又不足以逃甚炤炤易見以喻時賢者在朝
廷道不行無所樂退而窮處又無所止也○炤之紹反樂
音洛住同炤音灼之若反易見夷豉反下如字又賢遍反
憂
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慘慘猶戚戚也○慘
七感反戚千歷反
疏
魚在
至爲
虐
正義曰上章教王求賢而王不能用故此章言賢者不
得其所魚在於沼池之中爲人所驚駭不得逸遊亦非能有
樂退而潛處雖伏於深淵之下亦甚於炤炤然易見不足以
避網罟之害莫知所逃也以興賢者在於朝廷之上爲時所
陷害不得行道意非能有樂退而隱居雖遁於山林之中又
其姓名聞徹不足以遇苛虐之政莫知所於已爲之憂而心
中慘慘然念國之爲虐也言王
政暴虐賢人困厄已所以憂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

言禮物備也箋云彼彼尹氏大師也○肴本又作殽戶交反洽比其鄰昏姻孔云洽合

鄰近云旋也是言王者不能親親以及遠箋云云猶友也言尹氏富與兄弟相親友為朋黨也○比毗志反云本又作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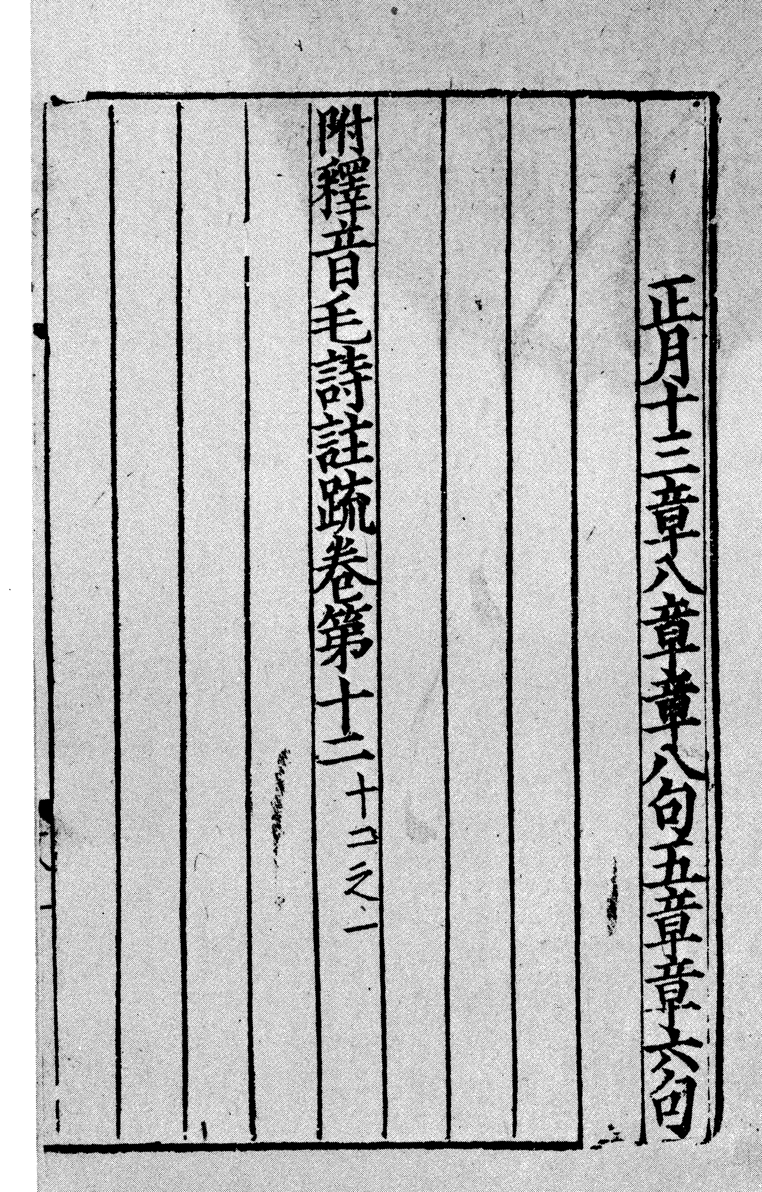
音同念我獨兮憂心慇慇慇慇然痛也箋云此賢者孤特自傷也○慇音殷又於謹

反疏彼有至慇慇○毛以為言幽王彼有旨酒矣又有嘉善之殽矣礼物甚備足矣唯知以此礼物協和親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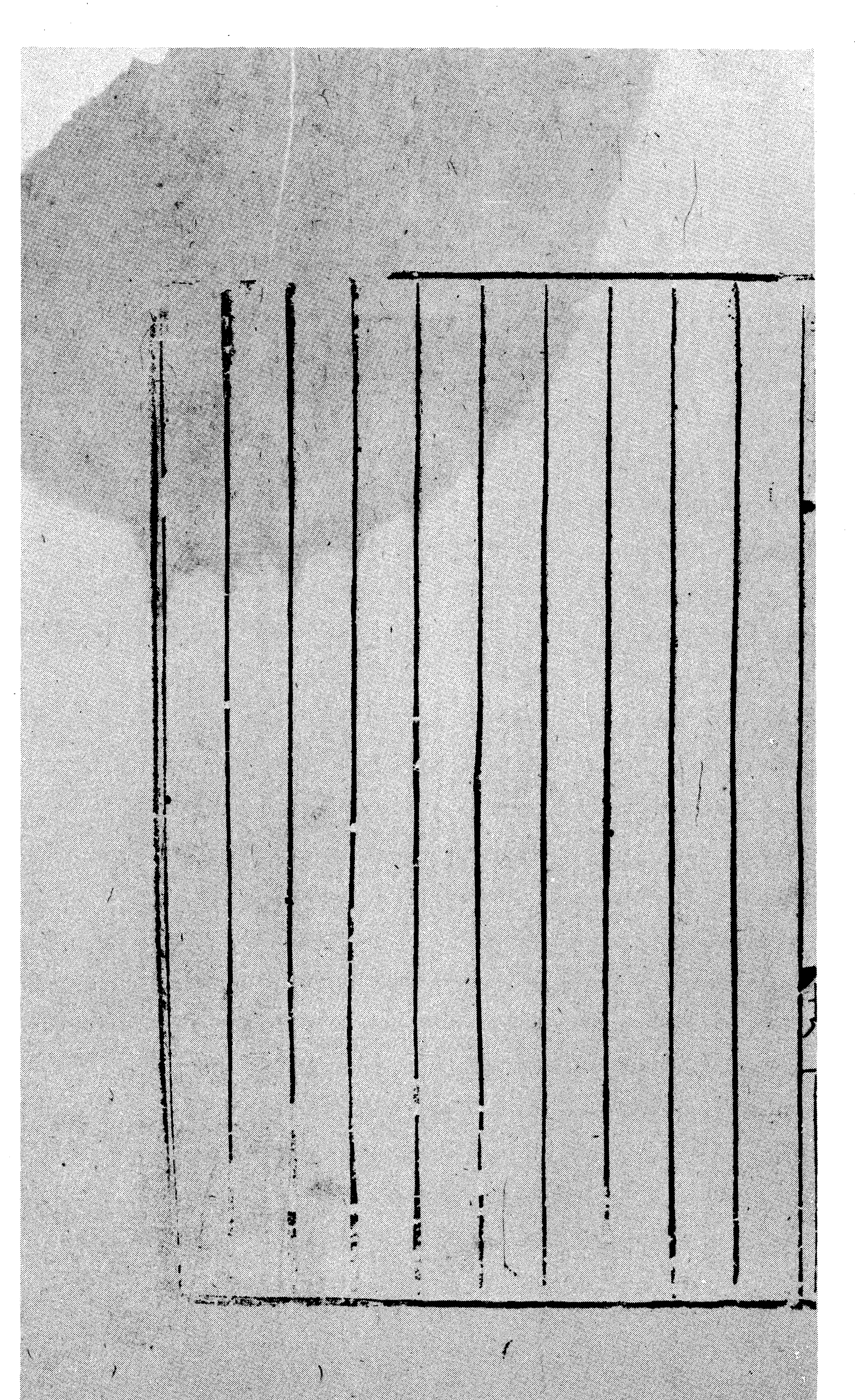
其鄰近之左右與妻黨之昏姻其相與周旋而已不能及遠
人也王既不能及遠人國家將有危亡故念我獨憂王此政
兮憂心慇慇然痛也○鄭以為時權臣奢富親戚相黨故言
彼尹氏有旨酒又有嘉殽會比其鄰近兄弟及昏姻甚相與
親友為朋黨也彼小人如此念我無祿而孤獨兮憂心慇慇
然孤特自傷耳○箋彼彼尹氏大師　正義曰此與上篇非
一人所作而以彼為尹氏者以尹氏官為大師上篇刺其專
政則幽王之臣奢富朋黨者唯尹氏耳故知彼彼尹氏也○
傳言王室及遠　正義曰傳解昏姻相親乃是美事而以為
刺者言幽王唯知親比鄰近昏姻而已不能以此親親之情
而及於遠人故王肅云言王但以和比其鄰近
左右與昏姻其親友而已不能親親以及遠　佌佌彼有

屋蔌蔌方有穀佌佌小也蔌蔌陋也箋云穀祿也此言小人富而窶陋將貴也○佌音此說文作佪音徙蔌音速方穀本或作方有穀非也窶其矩反一音處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君夭之在位椓之箋云民於今而無祿者天以爲災夭殺之是王者之政又復椓破之言遇害甚也○夭於兆反又於遙反災也椓陟角反哿矣富人哀此惸獨哿可獨單也箋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已可惸獨將困也○哿哥我反

疏佌佌至惸獨○毛以爲佌佌然之小人彼已有室屋之富矣其蔌蔌窶陋者方有爵祿之貴矣王者厚斂重賦寵貴小人故使得如此也哀此下民今日之无天祿而王夭害之在位又椓譖之是其困之甚也王政如此雖天下普遭其害可矣富人猶有財貲以共之哀哉此單獨之民窮而無告爲二天所將致困病故甚可哀也○鄭唯天夭是椓爲異餘同○傳君天之在位椓之正義曰毛以天斥王者故爲君天之夭既爲君故椓爲在位也○箋民以至害甚　正義曰箋以夭是蒙殺之辭宜夭之所爲故云天以爲災夭殺之夭既爲天則椓爲王者故云王者又椓破之謂農時而役厚斂其財人以財盡猶椓使破壞然椓如椓杙之椓謂打之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二　十二之一



足利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二　（十二之二）　卌九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頴達疏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當為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刺幽王毛如字鄭改為刺厲王從此至小宛四篇皆然節在結反父音甫後皇父皆同惡烏路反番方袁反徐甫言反本或作潘音同韓詩作繁下同

疏十月八章章八句正義曰毛以為刺幽王鄭以為刺厲王經八章皆刺王之辭此下及小宛序皆刺幽王鄭以為本刺厲王毛氏移之事既久遠不審實然以否縱其實然毛既移其篇第改厲為幽即以為幽王說之故下傳曰豔妻褒姒是為幽王之事則四篇皆如之今各從其家而為之義不復強為與奪○箋當為刺厲王至是以知然　正義曰鄭以此篇本六月之上為刺厲王詩毛氏移之於此改厲為幽今本其舊而為之說故云當為刺厲王也作詁訓傳者毛公也毛公漢初時人故譜云漢興之初師移其第作詁訓

傳時是漢初也其致之意已具於譜鄭既言當爲厲王又自
檢其諸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
告凶事國家之權任天下之責不得在時而有二人彼是幽
王知此非幽王也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敵
夫曰妻王無二后褒姒是幽王所嬖豔妻非幽王之后鄭語
云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此篇云番維司徒一官不得二人
爲之故又云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爲之非此篇之所云
番是以知之言由此知幽當爲厲也毛以豔妻爲褒姒美色
曰豔則褒姒豔妻爲一鄭必爲别人者以詩論天子之后非
如曲說邪淫不當以色名之中候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剡豔
古今字耳以剡對姬剡爲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鄭桓公幽
王八年始爲司徒知非代番爲之者以番爲司徒在豔妻方
盛之時則豔既爲后番始爲司徒也鄭語說桓公既爲司徒
方問史伯史伯乃說褒姒之事其末云竟以爲后則桓公初
爲司徒褒姒仍未爲后以此知桓公不得與番相代也凡例
别嫌明疑以本文爲主故鄭先以詩上下校之後乃言鄭桓
公也中候擿雒貳曰昌受符厲倡孽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
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既言
昌受符爲王命之始即云期十之世自文數之至厲王除文
王爲十世也剡與家伯與此篇事同山崩水潰即此篇百川

沸騰山冢崒崩是也如此中候之文亦可以明此爲厲王但緯候之書人或不信故鄭不引之鄭檢此篇爲厲王其理欲明而知下三篇亦當爲刺厲王者以序皆言大夫其文大體相類十月之交兩無正卒章說巳留彼去忿友之意全同小旻小宛卒章說怖畏罪辜恐懼之心如一似一人之作故以爲當刺厲王也王肅皇甫謐以爲四篇正刺幽王孫毓疑而不能決其評曰毛公大儒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改爲幽王鄭君之言亦不虛耳是以惑疑無以斷焉竊以褒姒龍漦之妖所生褒人養而獻之無有私黨皇父以下七子之親而令在位若此之盛也又尚書緯說豔妻謂厲王之婦不斥褒姒又雨無正有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既爲犬戎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尚存不得謂之旣滅下句言正大夫離居莫之我勩莫肯夙夜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之言鄭箋皆謂厲王流于彘之後於義爲安是其言雖不能決而其意謂鄭爲長也若如鄭言毛詩爲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在此者詩體本是歌誦口相傳授遭秦滅學之後衆儒不知其次齊韓之徒以詩經而爲章句與毛異耳非有壁中舊本可得憑據或見毛次於此故同之焉不然韓詩次第不知誰爲之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

用　也

亦孔之醜之交日月之交會醜惡也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夏戶雅反**彼月而微此日而微**月臣道日君道箋云微謂不明也彼月則有微今此日反微非其常爲異尤大也**今此下民亦孔之哀**箋云君臣失道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

疏十月至之哀○毛以爲幽王之時正在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日月之交會朔月辛卯之日以此時而日有食之此其爲異亦甚之惡也何則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食日爲陰侵陽臣侵君之象其日又是辛卯辛是金卯是木金常勝木今木反侵金亦臣侵君之象臣侵君逆之大者一食而有二象故爲亦甚惡也所以爲甚惡者日君道也月臣道也君當制臣似月應食臣不當侵君似日不應食故言彼月而容有被食不明今此日而反被食不明以日被月食似君被臣侵非其常事故爲異尤大也異既如此災害將生災害一起天下蒙毒故今此下民亦甚可哀傷矣○鄭唯厲王時爲異○傳之交日月之交會　正義曰交者日月行相逮及交而會聚故云交會也日月交會謂朔日也此言十月之交即云朔月辛卯朔月即是之交爲事也

十月

古歴緯及周髀皆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日月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月行疾日行遲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是會之交也每月皆交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其食要於交會又月與日同道乃食也○箋周之至甚　正義曰詩之言月皆據夏時而知此周十月夏八月者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緯雖不可盡信其言主以釋此故據之以爲周十月焉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以日食者月食之也故何休曰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覩故疑言日有食之月食日是陰侵陽也下傳曰月臣道日君道是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者月令其日甲乙是從甲至癸爲日也左傳曰辰在子卯又曰辰在申是從子至亥爲辰也雖十日甲剛乙柔其中有五剛五柔要十日皆爲幹故日爲君也而十二辰亦子陽丑陰其中有六陽六陰以對十日皆爲支故辰爲臣言此者解詩本言辛卯日食之意日食陰侵陽而以辛卯日卯比臣辛比君是爲卯侵辛也辛日以辰侵日而日爲金辰爲木金應勝木反侵金是五行相逆猶君臣顛倒故言亦甚惡也案此朔月辛卯自是所食之月知取金木爲義者推度災曰及其食也君弱臣強故天垂象以見微辛者正秋之王氣卯者正

春之臣位日爲君辰爲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爲君幼弱而不明卯之爲臣秉權而爲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以此緯文故知取卯侵辛爲義如緯之意以辛王在秋八月用事卯位在春秋當休廢思臣以休廢之時能侵當王之君是陰盛陽微之象緯意又取剛柔爲義以辛是柔日又辛之言新言微陽新用事也卯位正春強臣之象故云君幼弱臣秉權以權臣陵弱君故爲醜也此箋直言卯侵辛不言君弱臣強者陰陽之事容有多塗故舉金木爲正餘略之也昭二十一年秋正月壬午朔日有食之以午食壬似卯侵辛傳言不爲災者彼爲夏之五月午當用事王應休廢又王爲剛日非是弱君故與此不同也若然此八月即秋分之時也左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即爲災此亦分月而云孔醜者然日者太陽之精至尊之物不宜有所侵侵之則爲異但聖賢因事設教以爲等級耳左傳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於社伐鼓於朝其餘則否是以日食之中分爲差降也以正月爲夏之四月純陽用事而日又爲陽於時最盛尤不宜爲陰所侵故爲最重而特用鼓幣也其他月則非正陽故爲差輕也至於二至二分固有分至之名宜若同道相過有可食之理故爲尤輕也討古今之

天變數一也日月之食本無常時故曆象爲日月交會之術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而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至朔相逢而道有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是日月食無常時非分至之月必相食也正以二分晝夜等有一類同道二至長短極似相過因名示義非實然也以日體一也食之輕重假理示義其實日食皆爲異矣故鄭駁異義引此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則非常爲異明謂此爲非常明春秋爲示義也若人君改過修善雖正陽之月禍亦可消若長惡遂非雖分至之月亦將有咎安得二至二分獨不爲災也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是春分之月傳稱魯衞惡之衞大魯小云衞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大咎其衞君乎魯將上卿其年八月衞侯惡卒十一月季孫宿卒此分月日食有災之驗也且日之有食象臣之侵君若云日有可食之時則君有可殺之節理豈然乎以此知雖在分至非無災咎故比食在夏之八月云爲異尤大也然日月之食於筭可推而知則是雖數自當然而云爲異者人君者位貴居尊恐其志移心易聖人假之靈神作爲鑒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

臨下土忽爾纖亡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
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
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釁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
變常假爲勸戒使智達之士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其然
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爲教神之則惑衆去
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
已矣經典之文不明言咎惡而公家董仲舒何休及劉歆等
以爲發無不應是知言徵祥之義未悟勸沮之方杜預論之
當矣日月之食大率可推步而知亦有不依交限而食者襄
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月有食
之於法筭前月之日食既則後月不得食而春秋有之又此
經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箋云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
犯則此依交限以否未可知也古之曆書亡矣今世有周曆
魯曆者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疾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上
年月已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曆考此辛卯月食者
而王基獨云以曆者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曆校之
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
會爲共和之前其在共和之前則信矣而校之則無術說者
或據世以定義矣○箋云謂至其常　正義曰下章云彼月
而食此日而食與此微同則不明謂日月彼食而不明也謂

善

之微者取君微弱之義下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月食爲[illegible]
則日食爲非常故云此日反微非其常也周禮春官大司[illegible]
云日月食令去樂秋官庭氏有救日月之弓矢昏義云陰事
不脩謂見於天月爲之食漢書天文志曰凡日食脩德月食
脩刑如此則月食相類而云常者義取君可無理殺臣
臣不有以犯君故以日食爲重耳不謂月食非異也日月
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箋云告凶告天下以凶亡
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四方之
國無政治者由天子不用善人也○治直吏反彼月而
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箋云臧善也疏日月至不
臧○毛以爲幽王時所以日有食之者日月告天下以王有
凶亡之徵故不用其常道度所以橫相干犯也又所以有凶
亡之徵者以今四方之國無政者由天子不用其害人故也
由王不用善凶亡將至故告之也又言日食爲大惡之事彼
月而食雖象非理殺臣猶則是其常道今此日而反食於何
不善乎猶善一何不善爲不善之大是凶亡之徵也昭七年
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
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

故政不可不愼是也○鄭唯厲王時爲異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爗爗震電貌震雷也箋云雷電過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爗于輒反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箋云崒者崔嵬百川沸出相乘陵者由貴小人也山頂崔嵬者崩君道壞也○沸甫味反崒舊子恤反徐子綴反冝依爾雅音徂恤反本亦作卒頂丁令反崔徂回反爾雅作厜才規反嵬五回反爾雅作㕒五規反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言易位也箋云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處昌呂反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箋云憯曾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之○憯七感反亦作慘

疏爗爗至莫懲○毛以爲幽王時不但日食又爗爗然有震雷之電其聲駭駭過常令使天下不安上由王政教不善之徵所致也又當時天下有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陵水流趍下小人之象今溢出由貴小人在上也又時山之冢頂高峯之上崒然崔嵬者皆崩落山高在上君之象今崩落是君道壞也於時又高大之岸陷爲深谷岸應處上今陷而在下由君子居下故也又深下之谷進出爲陵谷應處下今進而上由小人處上故也變異如

来

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肯行道德消止此異者但尚德省刑退不肖進君子則此異止矣此所陳皆當時實事震電既言不寧不令由所致有象在下致皆有象矣故變皆以象解之推度災曰百川沸騰衆陰進山冢崒崩人無仰高岸爲谷賢者退深谷爲陵小臨即是也○鄭唯厲王時爲異○傳山頂田家至變乘陵 正義曰釋山云山頂冢孫炎曰謂山巔也又云崒者厜子規反㕒語規反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巖者意或作嵯峩此經作崒變作崔嵬者雖子則爾雅小異義實同也徐邈以崒子恤反則當訓爲盡於時雖大變異不應天下山頂盡皆崩也故鄭依爾雅爲說百川沸出相乘陵者謂衆陰盛也水泉溢時衆川多然故舉百成數也周語曰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若二代之季其川源必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是歲三川竭此言百川沸騰與彼三川震不同也何者此有沸出相乘水盛漫溢而已非震之類也彼幽王之時云若二代之季若厲王時已百川皆震不當遠比二代之末以此知沸騰非震也彼云三川震此云百川沸又知此詩非幽王時也鄭以爲當刺厲王於義實安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

子内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豔妻褒姒
美色曰豔煽熾也箋云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棸蹶楀皆氏
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
女謁行之甚也敵夫曰妻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
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
膳羞内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趣馬中士
也掌王馬之政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六人之
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皇父則爲之
端首兼擅羣職故但目以卿士云○棸側留反蹷俱衛反趣
七走反注同趣馬官名楀音矩弓禹反豔餘贍反鄭云豔妻
厲王后煽音扇説文作傓云熾盛也處也一本作熾熾尺志反
盛也嬖必計反朝直遥反下同擅市戰反
疏 皇父至方處○毛以爲當刺幽王時皇父爲卿士之官謂卿之有事
兼擅羣職也其番氏維爲司徒之卿家伯維爲冢宰之卿仲
允爲膳夫棸氏之子爲内史蹶氏維爲趣馬楀氏維爲師氏
之官此七人於豔妻有寵熾盛方甚之時並處於位由褒姒
有寵私請於王使此七人朋黨於朝言王政所以亂也褒姒
有親黨者以褒國所養以爲本親故有此旋黨又此文不言
是其婚戚或可諂佞於事爲之朋黨不必盡是甥舅之親○

鄭以爲厲王時豔爲后爲異。箋皇父至士云。正義曰皇
父及伯仲是字之義故知皇父家伯仲允皆字蓋與后同姓
剡也其番聚厥楀單言以聚子以子配之若曾子問子然故
知皆氏蓋后氏之外親也春秋緯說湯遭大旱以六事謝過
其一云女謁行與謁請也謂婦人有寵謂用親戚而使其言
得行今七人並處大位言妻黨强盛女謁行之甚也曲禮云
天子之妻曰后此不言后而言妻以其敵夫故言妻也妻之
言齊齊於夫也雖天子之尊其妻亦與夫敵也自司徒之職
至得失之事其言皆出於周禮知是卿大夫上者昔序官之
文所掌昔在其職之文因此以寵相連故詳其官之尊卑及
所掌之事焉序官大司徒卿一人冢宰卿一人故云皆卿也
六典者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序官趣馬下士
一人此言中士者誤也定本亦誤彼言掌贊正良馬即正馬
之政也師氏云掌國中失之事雖中爲中禮亦足得義故杜
子春云中當爲得以義引之故爲得也司朝卽是國也此云
家伯維宰周禮有太宰卿小宰卿大夫宰夫下大夫鄭司農
宰夫注云詩人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王肅以此宰爲小
宰鄭以爲冢宰者以宰夫等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處冢宰
之單稱宰猶宰舊司徒以下不稱大故序官云太宰小宰不
言冢是冢者大處以對小故天官注云百官總焉謂之冢列

職於王則稱大以小司徒小宗伯不得單稱司徒宗伯要以小配之是小宰亦不得單稱宰也今此宰夫既是其佐對司徒內史等六官是列職之事五者皆是一官之長宰夫不當獨爲大宰之佐以此知家伯維宰是冢宰也趣馬下士膳夫上士耳得與司徒冢宰同列於詩者鄭解其意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而此六人權寵相連共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然官高者勢大勢大者黨甚故此大宰以官高爲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又解發首先言皇父不言官名之意皇父則爲此六子之端首兼擅曰宰職故但以卿士云言兼擅者於六卿之外更爲之都官總統六官之事兼雖爲名故謂之卿士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時是也下則汙高則萊箋云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女豈曰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惡也女何爲役作我不先就與我謀使我得遷徙乃反徹毀我牆屋令我不得趨農田卒爲汙萊乎此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辭○抑如字辭也徐音噫韓詩云意也汙音烏注同萊音來噫於其反下同令力呈反趣七住反本又作趨七俱反

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

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戕在良反王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字共音恭本亦作供疏抑此至然矣○毛以爲小人自矜謂舉無不當皇父以親寵封於畿內既封即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先毀牆屋而後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責之言噫是皇父汝所舉事豈肯曰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皆謂已爲是也汝何爲使我役作築邑之日不先就與我謀告我遷期使豫治田事徑即徹毀我牆屋令我築邑廢我農業使我田之高下知爲汙萊乎而皇父非但不自知耳反曰我不殘敗汝田業也今汝徹牆廢田供事我者於禮則當然矣言禮法下供上役故也皇父奢殘自恣反云禮法當然歌而惡之鄭以厲王時爲異○傳下則汙高則萊 正義曰汙者池停水之名故禮記曰汙其宮而豬焉是也萊者草穢之名楚茨云田萊多荒是也下田可以種稻無稻則爲池高田可以種禾無禾則生草故下則汙高則萊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

皇父甚自謂聖向邑也擇三有事有司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也箋云專權足已自比聖人作都立三卿皆取聚歛之臣言不知厭也禮畿內諸侯二卿○向式亮反下及注同亶都但反信也藏才浪反注同厭於鹽反

不憖

遺一老俾守我王箋云憖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也言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無留衞王○憖魚覲反爾雅云願也強也且也韓詩云闇也強其丈反擇有車馬以居徂向箋云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于向也疏皇父至徂向○毛以爲皇父非徒困苦邑人又矜貪無厭言皇父不自知其自謂已聖而作都于向之時則擇立三有事之卿信維是貪淫多藏之人擇此貪人爲卿欲使聚斂歸己其發向邑之時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俱去不肯慭然強欲遺留一老使之守衞我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令往居向邑上章言其築邑此章言其往時○鄭唯厲王時爲異○箋專權至二卿 正義曰箋解自謂聖意以由專權而爲知足於已自以高官厚禄謂已智能得之以爲天下莫若已自比聖人是自謂聖人也以三有事文承作都故爲立三卿多藏者言其多藏財貨故言皆取聚斂之臣用使之聚斂是不知厭也禮畿內諸侯二卿者太宰云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注云兩謂兩卿伍謂伍大夫言都鄙是畿內故王制注云見畿內之國二卿是也其伍大夫與畿外同亡此者明皇父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自同畿外增一卿以比列國也又取多藏者是不知厭也則不知厭亦兼解三卿意也

知皇父封不在畿外者以刺之云擇三有事明其不應三而
三故知是畿內也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
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箋慭
者至衞王 正義曰說文云慭肯從心也言初時心所不欲
後始勉強而肯從故云心不欲自強之辭一老是舊在位故
言盡將舊在位之人與去皇父所屬之臣自然當從言舊在
位蓋王官列職皇父欲矜刑勢盡將往向故言無留衞王其
至向亦當反但去時盡將之耳定本及集本云慭者心不欲
強之辭也○箋又擇至于向 正義曰知擇民者以朝臣不
遺一老則盡行矣且朝臣皆有車馬無所可擇民之富有者
以往居於向民有定屬何得擇而往者皇父擅恣強福將之所以刺其貪也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 箋云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畏刑罰也○黽民允反本又作僶同 **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箋云囂囂眾多貌時人非有辜罪其被讒口見椓譖囂囂然○囂五刀反韓詩作謷謷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噂猶噂噂沓猶沓沓職主也箋云孽妖孽謂相為災害也下
民有此言非從天墮也噂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逐為

此者由主人也○孽魚列反噂子損反說文作僔云聚也沓本又作沓同徒荅反背蒲妹反注同隋徒火反

疏黽勉至由人○毛以爲幽王之臣擅恣若此故詩人言黽勉然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告勞苦於上也所以然者以時無罪無辜尚彼讒口所譖噂噂然已畏刑罰故不敢告也在上既信讒言下民競相讒譖言使下民之有妖孽相與爲災害者非降從天墮也今下民皆噂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去則相憎疾衆人皆主意競逐爲此行者主由人耳由在位信讒故民皆競爲此以相災害非從天墮也○鄭以厲王時爲異○箋孽妖至由人　正義曰妖孽者上天降災之名天以譴佞相害亦如天之妖災謂民之災害爲妖孽故云孽謂相爲災害也尚書云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亦謂人自害爲孽與此同也天孽從天而來此則人自爲之故云下民有此言非從天墮也憎言背者則噂沓爲未背時故云噂噂沓沓相對談語也則背憎爲相極譖矣逐者猶人走相追逐唯恐不先言其競爲之甚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悠悠憂也里居也痗病也箋云里居也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里如字本或作悝後人改也痗莫背反又音悔本又作悔

四方有羨我獨居憂羨餘也箋云四方之人盡有饒

皆

餘我獨居此而憂。羡餘箭反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箋云逸逸豫也天

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徹道也親屬之臣心不能已箋云不道者言王

不循天之政教。傚戶教反疏悠悠至自逸。毛以爲詩人見王政之悪如此故言悠悠乎可憂也爲此而病

亦甚困病矣今四方之民盡有饒餘我獨居此而憂又民莫

不得優遊自逸我獨不敢休息以王之教命不循昊天之道

臣有離散去者我不敢傚我友自放逸而去也其友與王無

親故舍王而去已則王之親屬故不敢傚之。鄭以爲厲王

時言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爲異餘同

十月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

雨而非所以爲政也亦當爲刺厲王王之所下教令甚多而無正也。正音政疏

雨無正七章上一章章十句次二章章八句下三章章六句

至爲政　正義曰經無此雨無正之字作者爲之立名敘又說

名篇及所刺之意雨是自上下者也雨從上而下於地猶教令從王而下於民而王之教令衆多如雨然事皆苛虐情不恤民而非所以爲政教之道故作此詩以刺之既成而名之曰雨無正也經七章皆刺王之辭鄭以爲刺厲王爲異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駿長也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箋云此言王不能繼長昊天之德至使昊天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而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浩古老反又胡老反昊胡老反駿音峻饉其靳反更古衡反

旻天疾威弗慮弗圖箋云慮圖皆謀也王既不駿昊天之德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天下而不慮不圖○旻密巾反本有作昊天者非也恐起勇反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舍除淪率也箋云胥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舍音赦一音捨淪音倫胥息魚反鋪普烏反徧也王云病也徧音遍下同

（疏）浩浩至以鋪○毛以爲詩人告幽王言浩浩然廣大之昊天以王不能繼長其德承順行之故下死喪饑饉之災由此致斬伐絶滅四方之國也王既不能繼長昊天之德而昊天又疾王以刑罰之政

威恐天下其災又將重於死喪饑饉欲害及王身王不慮
之弗曾圖計之若圖謀之當正刑罰以禦天變反舍彼有罪
既伏其辜若而不戮若此無罪之人王枉濫之使牽率相引
而徧得罪由王酷暴天所以疾王何以不改之乎○鄭唯刺
厲王爲異○傳穀不至曰饉　正義曰釋天文李巡曰五穀
不熟曰饑可食之菜皆不熟爲饉郭璞曰凡草木可食者通
名爲蔬三十四年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
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
饑又謂之大侵彼以五穀熟之多少立差等之名其實五者
皆是饑也三穀不升於民之困蓋與蔬不熟同故俱名爲饉
也○箋此言至侵伐　正義曰王者繼天理物當奉天施化
是長天德也政不順天殘害下民是不能繼長昊天之德尚
書稱政之動天有如影響王既不能繼長天德故昊天震怒
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謂害萬民也饑饉既至則人懷苟且故
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由災而使然故云於是○箋慮圖
至不圖　正義曰再言不謀者丁寧欲王深思之也上有昊
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傳舍
除　正義曰欲故舍其人即除其罪過故以舍爲除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戾定也箋云周宗鎬京也是時諸侯不朝王民不堪命王流于彘無所安

定也○矗直例反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勩勞也箋云正長也長官之大夫於王流于彘而皆散處無復知我民之見罷勞也○勩夷世反又音曳長張丈反下同復符富反罷音皮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箋云王流在外三公及諸侯隨王而行者皆無君臣之禮不肯晨夜朝暮省王也○朝直遙反舊張遙反庶曰式臧覆出爲惡覆反也箋云人見王之失所庶幾其自改悔而用善人反出教令復爲惡也○覆芳服反

【疏】周宗至爲惡○毛以爲周室爲天下所宗今可宗之道謂先王之法既以滅亡矣其道既滅國亦將亡無所止而安定也以此無法故我之賢友長官大夫奔散而去與我離居我雖勞無知我之勞者又三事大夫無肯早起夜卧以勤國事者國君之諸侯無肯朝夕在公而敬事王者法度既滅君臣解體以將滅亡我庶幾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用善人而王反出爲惡政以害天下言其惡所以當亡也○鄭以爲厲王既爲昊天所疾故今宗周鎬京既已破滅王出京師無所止而安定也餘箋備○傳戾定 正義曰此傳質略王述之曰周室爲天下所宗其道已滅將無所止定毛以刺幽王理必異於鄭

當如王誤○箋周宗至王彘　正義曰周宗宗周也皆言周
爲天下所宗文雖異而義同故言周宗鎬京也本紀稱暴虐
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殺謗者諸侯不朝於是
國人莫敢出言三十七年乃相與叛襲厲王王出奔彘是王
流于彘之事也本紀又云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則
鎬京滅者以王不在焉故韋昭云彘地漢時爲縣屬河東今
永安是也杜預云平陽永安縣東北有彘城晉時郡分而縣
移故安漢時不同○傳勩勞　正義曰詁文王述之曰長官
大夫我之賢友奔走竄伏與我離居我勞病莫之知也故下
章思之欲遷還於王都○箋長官至罷勞　正義曰大夫而
言長官者大夫是公卿之總名皆佐王治民者也王既奔亡
臣亦散處無復知民人之勞者王流之後二公行政民有勞
若不由於王而以刺厲王者此言大夫離居及莫肯夙夜是
王即奔時民有勞苦皆是王之過故刺王也○箋王流至省
王　正義曰鄭言三公者以經三事大夫爲三公也卿則當
有六人孤則無主事故知三事大夫唯三公耳公雖無職而
地官云二卿則公一人鄭亦云外與六卿之事職所不說三
皆有事故云三事也謂之大夫者大夫之成名可以上
通公卿春秋傳曰王命委於三吏謂三公也三公尚謂之吏
況大夫乎王見以三事爲三公大夫謂其屬案上文正大夫

為一人三事大夫不得分為二也且其文對邦君諸侯若二公下私屬大夫則不得特通於王不宜責其莫肯夙夜也其意亦謂此為三公也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辟法也箋云如何乎昊天痛而愬之也為陳法度之言不信之也我之言不見信如行而無所至也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箋云凡百君子謂衆在位者各敬慎女之身正君臣之禮何為上下不相畏乎上下不相畏是不畏于天（疏）箋上下至于天正義曰天道設教以卑承尊若下不事上是不畏天道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戎兵遂安也暬御侍御也瘁病也箋云兵成而不退謂王見流于彘無御止之者飢成而不安謂王在彘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此二者曾但侍衛左右小臣憯憯憂之大臣無念之者○遏退徐音退本又作退暬思列反憯千感反瘁祖醉反餼許氣反曾在登反畜勑六反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荅譖言則退以言進退人也箋云訊告也衆在位者無肯用此相告語言不憂王之事

也荅猶距也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而違之有譖毀之言則共爲排退之羣臣竝爲不忠惡直醜正○訊音信徐息悴反又音碎排步皆反惡烏路反

疏 戎成至則退○毛以爲幽王政亂朝危將致兵寇言兵寇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天下之衆飢困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天下之衆飢困已成而不能血而安之曾我侍御之小臣知天下之危殆憯憯然日以憂病其凡衆在位之君子雖知其危無肯用此事以告王者而王又好信讒近愛用讒佞若有道聽非法之言聞則應荅而受之若有譖毀之言云此人不可任則用其言而罪退之言以讒言進退人也王政如是所以將危亡也○鄭以厲王在鎬民叛襲王兵害已成而不肯爲王禦止而敗退之者故令王流於彘矣王既在彘之於飲食之蓄飢困已成而天下無肯輸粟歸王而安飽之者故令王困於食矣此二者曾我侍御左右之小臣憯憯然憂之而日瘁且王困於兵戎多於飲食此乃臣所甚憂而汝凡衆在位之君子無肯用此以相告語者唯共聚爲不忠惡直醜正有可聽用之言則以爲非各進來共以辭距而違之令其言不得周也若小人有爲譖毀之言則以爲是各相共排退而去不荅譖之令小人得進譖於王王既暴虐臣又不忠所以至於危亡爲此也○箋兵成至歸彘 正義曰以王在彘之後不復有兵

自天下至
之十五字

知兵威是在鎬時事故云謂見流於彘無御止之者即本紀云民叛襲王是也王若在鎬理無乏食知飢威是在彘時事故云王在彘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蓄謂蓄積不必朝夕乏食故言之蓄輸粟歸餼皆左傳有此言餼謂牲牢也○箋有可至醜正　正義曰聽言對諸言故爲有可聽用也叢對誦言故爲道聽之淺者荅猶對也受之與距皆是以言荅之但此是刺詩可聽之言必不荅受故知荅猶距也共以辭距而違之使不見聽用也則荅者是以辭距之明退者是不荅也故云共爲排退言其徒侶自排而退無距難之者令使諸言得用也見善則距逆見惡則贊成是羣臣並爲不忠惡忠直而醜貞正也惡直醜正昭二十八年左傳文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

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箋云瘁病也不能言言之拙也言非可出於舌其身旋見困病○出尺遂反音義

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哿可矣可矣世所謂也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箋云巧猶善也謂以事類風切剴微之言如水之流忽然而過故不悖逆使身居安休休然亂世之言順說爲上○休虚虬反注同風福鳳反剴古愛反又古哀反一音祈悖補對反遻五故反本亦作逆說音悅

疏 哀哉至處休○毛以爲幽王信讒賢者不能從俗不敢發言故云可哀傷哉不能言之賢者意雖欲言言則忤物其欲言者當今非我此舌是所可出若出是舌維其身是病言小人惡直將其害之可矣若世之所謂能言者以巧善爲言從順於俗如水之轉流理正辭順無所悖逆小人之所不忌使身得居安休休然言世雖讒勝賢有巧拙亦有能免之者見亂世欲其順說○鄭以厲王時爲異○箋不能至困病 正義曰以下能言者云巧言如流明不能言者爲拙矣言之忤人其禍必速言出則禍入故云旋見困病○箋巧猶至剴微 正義曰人雖正直性有巧拙表記云辭欲巧是正言亦欲巧但人有不能耳知非佞巧者若邪佞之巧則自得志非徒所可矣傳云從俗如轉流言從俗明亦謂賢人與鄭同也剴微之者書傳注云剴切說文云剴摩也謂摩切其傍不斥言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

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于往也箋云棘急也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居今衰亂之世云往仕乎甚急迮且危急迮且危以此二者也○笮本又作迮側格反

疏 維曰至朋友○毛以爲幽王之時賢者在朝進退多難我今所言維曰往仕乎往仕

于

自是其理但居今之世仕則甚急迮且危殆矣何者仕在君朝則當從君命王既邪謟動皆不可我若執正守義不從上命則天子云我不可使我將得罪於天子我若阿諛順旨亦既天子云此人可使我則怨及於朋友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爲惡故朋友怨之以此二事可使與不可使進退不可故往仕則急危也○鄭唯厲王時爲異○箋不可至二者也　正義曰以可使與不可使皆君論臣之辭謂稱己意爲可使不稱己意爲不可使也箋解賢人之意正使者君有不正我從之君則以我爲不可使也可使者君雖不正我亦從之如是則君以我爲可使也**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賢者不肯遷于王都也箋云王流于彘正大夫離居同姓之臣從王思其友而呼之謂曰女今可遷居王都謂彘也其友辭之云我未有室家於王都可居也**鼠思泣血無言不疾**無聲曰泣血無所言而不見疾也箋云鼠憂也既辭之以無室家爲其意恨又患不能距止之故云我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女今我無一言而不道疾者言己方困於病故未能也○思息嗣反注憂思同爲于僞反距本又作拒音巨**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肯反者也

箋云往始離居之時誰隨爲女作室女猶自作之爾今反以無室家距我恨之辭 疏 謂爾至爾室○毛以爲幽王敗亂大夫有去離朝廷者其友在朝思而呼之謂曰爾可遷居于王都欲見其還朝也去者不肯曰予于王都未有室家心疾王政託以無室家爲辭也其友以其距已又責之云我所以憂思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所出言而不爲小人所見憎疾故思汝耳何爲拒我云無室家乎昔爾從王都出居於郊外之時誰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汝自作之耳汝今若還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室爲辭也○鄭以爲厲王已流於彘國謂彘爲王都同姓大夫從王其友不從故呼之謂之曰爾可遷居王都其友辭曰予未有室家既辭又恐其恨故云我試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汝所以不得往者今我無一言而不道已疾由已有疾逢人則言方困於病故未能還耳大夫知其虛又責之云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也上下四句據文與毛同但屬意別耳○傳無聲至見疾 正義曰說文云哭哀聲也泣無聲出涕也則無聲謂之泣矣連言血者以涕出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涕比血禮記曰子皐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注云無聲而血出是也無所言而不見疾見者自彼加已之辭是詩人言已爲人所疾也知非其友言在朝疾已者若爲在朝疾已不須以無室爲辭又未仕而

逆慮人疾非順荅也故以詩人自言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

三章章六句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故曰小旻亦當爲刺厲王○旻武巾反下同【疏】小旻六章上三章章八句下三章章七句○箋所刺至小旻○正義曰經言旻天天無小義今謂之小旻明有所對也故言所刺者此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則此篇之事爲小故曰小旻也十月之交言日月告凶權臣亂政雨無正言宗周壞滅君臣散離皆是事之大者此篇唯刺謀事邪僻不任賢者是其事小於上篇與上別篇所以得用比者此四篇文體相類是一人之作故得自相比校爲之立名也毛氏雖幽厲不同其名篇之意或亦然之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敷布也箋云旻天之德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其政教乃布於下土言天下徧知○敷撫扶反徧音遍

謀猶回遹何日斯沮回邪遹辟沮壞也箋云猶道沮止也

今王謀爲政之道回辟不循旻天之德已甚矣心猶不悛何日此惡將止○遹音聿韓詩作𠫤義同沮在呂反邪似嗟反

辟匹亦反下同悛七全反改也説又七旬反

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邛病也箋云臧善也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之我視王謀爲政之道亦甚病天下

○覆芳服反邛其凶反

（疏）昊天至之邛○毛以爲昊天之德今疾王以刑罰威恐萬民政乃布於天下徧知之王既爲天所疾政教當順天爲之今王謀爲政之道又多邪僻不循旻天之德已甚矣何日王之此惡可散壞乎言王無悛心惡未可壞故有謀之善者王不從之其不善者王不用之是惡不壞也王惡如是我視王謀爲政之道是亦甚病我天下之民矣○鄭爲厲王言何日王之此惡將止止亦壞義無多異正以行惡宜爲休止故易傳也説文云悛止也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

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思不稱乎上箋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甚可哀也

○潝許急反訿音紫爾雅云潝潝訿訿莫供職也韓詩云不善之貌稱尺證反一本作稱乎

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

胡厎 箋云于往厎至也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就之我視今君臣之謀道往行之將何所至乎言必至於亂○厎之履反背音佩 疏 潝潝至胡厎○毛以爲幽王時小人在位皆潝潝然自作威福患苦其上又訿訿然競營私利不思稱於上臣行如此亦甚可哀傷也王不用善臣又棄職事君臣並皆昏亂故云謀之其有不善者則君臣俱於是共背違之謀之其有不善者則君臣俱於是共就依之我視今君臣所謀之道雖如往行之人將何所至乎行無所至猶謀之所成是言必至於亂也○鄭以厲王時爲異○傳潝潝至乎上 正義曰釋訓云潝潝訿訿莫供職也李巡曰君闇蔽臣子莫親其職郭璞曰賢者陵替姦黨熾盛背公卹私曠職事也皆言其大旨耳彼不解潝潝訿訿之文潝潝爲小人之勢是作威福也訿訿者自營之狀是求私利也自作威福競營私利是不供君職也此傳亦推爾雅文但解其意患其上者專權爭勢與上爲患不思稱上者背公營私不思欲稱上之意亦是不供職之事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猶道也箋云猶圖也卜筮數而瀆龜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言雖得兆占繇不中○厭於豔反注同數音朔復扶又反繇音胄中丁仲反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集就也箋

云謀事者衆而非賢者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爲不成。適音的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箋云謀事者衆訩訩蒲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訩音凶當丁浪反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箋云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跬缺氏反舉足曰跬

疏我龜至于道。毛以爲言小人不尚德而好灼龜求吉請問過度渫瀆神靈我龜既厭繁數不肯於我告其吉凶之道也又王之朝上謀夫甚多而非賢者是非不決是用爲謀者不得成也發言則訩訩蒲庭而無肯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敢執其咎責乎以初無決當敗則相推故謀無所成也其君臣之謀事如此欲行之人非於道止而但坐謀遠近是用不得於道里何以里乎謀而不行則於道不進言而無決則於事不成之。鄭以爲刺厲王言問龜龜不告所圖之吉凶以本問龜爲有所圖謀故不從吉凶之道也。箋卜筮至不中

正義曰禮龜曰卜蓍曰筮而此龜并言筮者以卜筮相將之物故并言以協句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彼論弟子問師以筮言之是數問則慢瀆故至筮龜靈也此言數者謂小人

將卜數問不是一事而至三四也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雖得兆及占之於繇則其言皆不中言吉不必吉凶不必凶是不告也定本云雖得兆無吉字俗本有吉字衍也兆者龜之璺坼繇者卜之文辭古有其書左傳每云其繇曰者是也○傳謀人至之道 正義曰解所以有咎之意小人取不若人爭爲己智故謀則發言盈庭若要之決則國危當死彼智不知及慮有死責故不能決正無敢執咎以歸己者左傳說楚伐鄭鄭六卿三欲從楚三欲待晉子駟曰請從楚騑也受其咎是敢執之也○箋無進於跬步 正義曰鄉射注云矢幹長三尺與跬相應則半步也爾雅亦云一舉足謂之跬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

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程法經常猶道邇近也爭爲近言箋云哀哉今之君臣謀事不用古人之法不循大道之常而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言之異者言見動軔則泥陷不至於遠也○軔音刃礙車木也字林如戰反泥乃曆反

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潰遂也箋云如當路築室得人而與之謀所爲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成也○潰戶對反

（疏）哀哉至于成○毛以

爲可哀哉今幽王君用爲政敎之道非用古人是爲法非用
大道是爲常徒維淺近之言而同者於是聽用之言而異者
於是爭辨之言發意鄙近無期遠大也如彼築室於道者得
人而與之謀其所爲而路人之意不同是用出室不得遂於
是而成也言淺近之人不可謀道猶路人不可謀室故比之
○鄭以刺厲王哀哉今君臣之爲謀事也餘同○傳古曰在
昔昔曰先民　正義曰國語文也據今人而道古人謂之在
昔據昔而又道其先民民者人之大名其實是賢聖者也○
箋不用古至於遠　正義曰先民斥人故知古人之法也古
人之法是先王成事已行者也大道之常謂禮樂典法古今
所通者也同是今言而云是聽是爭故知聽其同者爭其異
者楚辭云朝發軔於蒼梧王逸曰軔支輪木也說文云軔礙
車木也動軔者謂去木動輪而發行也論
語云致遠恐泥鄭云泥則泥意出於彼也**國雖靡止或**
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靡止言小也人
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艾治也有恭肅
者有治理者箋云靡無止禮膴法也言天下諸侯今雖無禮
其心性猶有通聖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性猶有知者有
謀者有肅者有艾者王何不擇焉置之於位而任之爲治乎

足

利

書曰睿作聖明作哲聰作謀恭作肅從作乂詩人之意欲王
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否方九反徐音鄙膴王火吳
反大也徐云鄭音謨又音武沈音無韓詩作靡靡
猶無幾何艾音刈治直吏反下皆同有知音智如彼泉
流無淪胥以敗箋云淪率也王之爲政者如原泉之流行則清無相牽率爲惡以自濁敗疏
國雖至以敗。毛以爲告幽王今日天下之國雖爲狹小其
民或有通聖者或有不能者民雖無法其性亦或有明哲者
或有聰謀者或有恭肅者或有理治者王何不用焉致之於
位而何用小人乎所以令王用此聖哲者以王爲政當如彼
泉之流行則清擁則濁也無相牽率爲惡以自濁敗若任小
人則王政敗故欲王用賢哲也。鄭以告厲王今天下國家
之諸侯雖無禮其心性有通聖有賢者餘同。傳靡止至理
者正義曰以靡止猶言狹小無所居止故爲小也言小者
見雖小尚有之義以爲勸戒經言或聖傳兼言人有通聖者
通者通知衆事故稱聖人然通事有多少則聖中有等級此
勸王用聖則當時有之直是通知事者未必即是大聖故兼
言通以辨嫌也有不能者止謂不能爲聖耳猶是賢也故箋
云有賢者即此傳言不能一也以勸王用之不應言全無所
知或否爲不聖而賢也亦有明哲者其上特言亦者以其文

學校

灋民雖靡膴與或否連故言亦也傳以自聖及人皆是民有
故於聖上哲上言亦明其通謂民也定本及集本聖上無人
字靡止言國靡膴言民爲文勢互相通耳別無義也鄭訓膴
音模爲法王肅讀爲膴膴喜吳反膴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國
雖小民雖少猶有此六事未審毛意如何今同之鄭說○箋
止禮至云然　正義曰以相鼠云人而無止孝經曰容止可
觀是止爲禮也又以民國相對王之用臣不止於民故知國
謂諸侯上舉諸侯下言厥民於中唯賢則任也於國言聖賢
於民言哲謀肅乂以聖賢此四事爲優故屬之諸侯耳其實
互相明也國言禮民言法一也言雖無禮法者禮法大行之
日則比屋可封賢人衆多今雖無禮法於中猶有此五事也
以五事人性行之能故皆言其心性焉既陳此言明敎王擇
人任之爲治也毛五事皆準尚書爲說故箋引書曰以證之
所引從作乂以上皆洪範文也彼注云皆謂政所致君思睿
則臣賢智也君視明則臣昭哲也君聽聰則臣進謀也君貌
恭則臣禮肅也君言從則臣職乂是也彼先言恭次從明聰
睿與此不次者彼五事貌言視聽思爲次注云比數本諸昭
明人相見之次也以人先須貌嚴而後出言言從而後視明
及聽聰思睿是人之明見在前故如彼次此則用優劣爲差
等故聖哲爲先乃謀次之謀慮出必肅恭在貌故肅次謀也

之　公

乂者治理之名乃是人之伎能貴行賊能故最在下順此詩經故倒彼書文也然歡明聰恭從是君德也聖哲謀肅乂是臣事也所以得相將者鄭云政所致是以類相應故雖君臣之事可以相通也歡用五事亦洪範文也五事者即彼云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叡是也此五事本諸天道而來舉此五者教王擇焉是欲令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也此并或否為六言五事者賢是聖中之別與聖為一故也○箋王之至濁敗　正義曰此云無淪胥以敗明行則為清不至濁敗也抑文全與此同不言清者以彼承皇天弗尚之下取虛竭將亡為義故不須言清濁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馮陵也徒涉曰馮河徒博曰暴虎一非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箋云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也○馮符冰反博音博　疏傳馮陵至危殆　正義曰釋訓云馮河徒涉也李巡曰無舟而渡水曰徒涉則空涉水陵波而渡故訓馮為陵也一非也者言唯知此暴虎馮河一事非而不知其他事也以下說恐懼之事故知他者不敬小人之危殆也小人惡直國正故不敬則危

戰戰兢兢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隊也**如**

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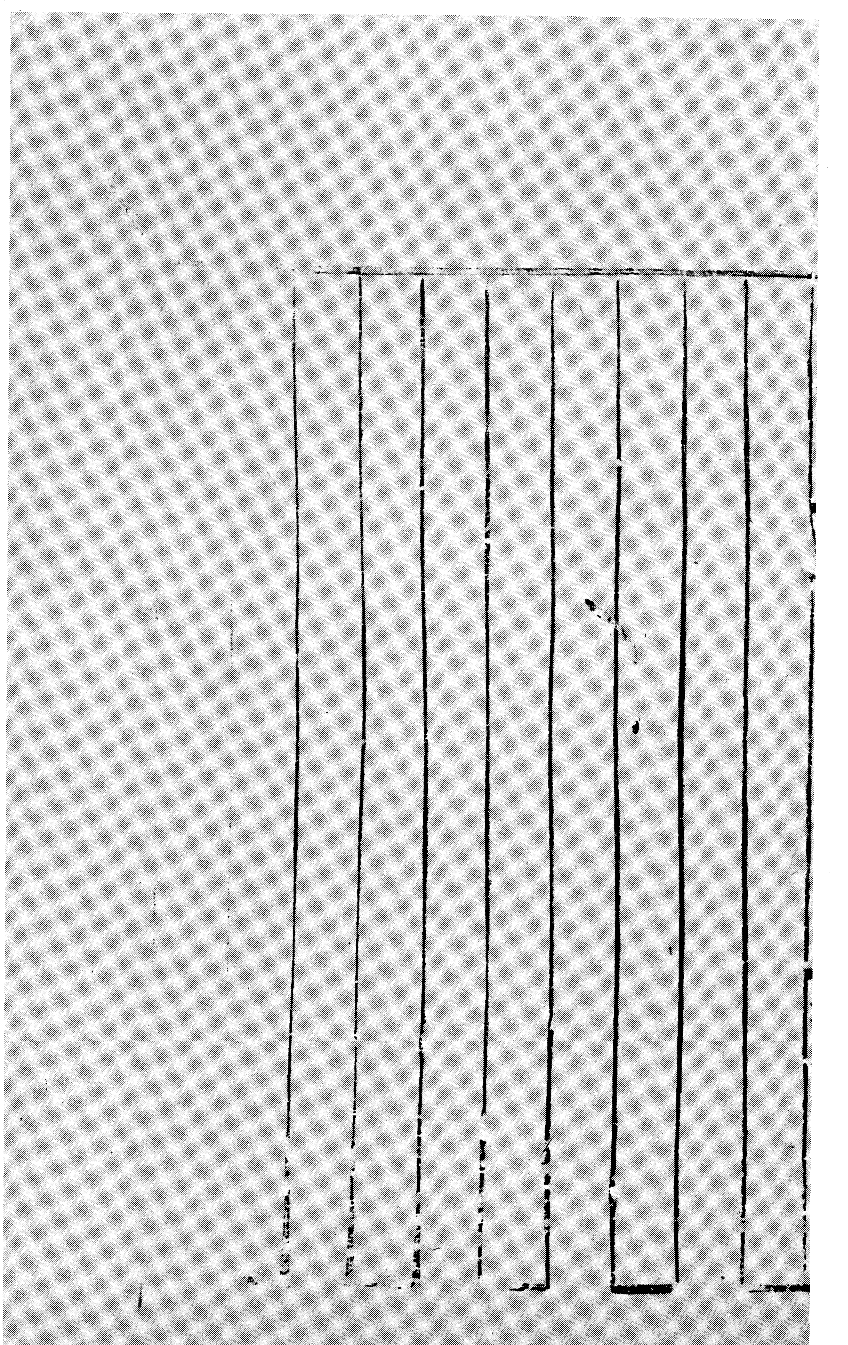
也

履薄冰恐隕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二（十二之二）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二　十二之三　四十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小宛大夫刺宣王也　亦當為刺厲王○宛於阮反　疏　小宛六章章六句　正義曰毛以作小宛詩者大夫刺幽王也政教為小故曰小宛宛是小貌刺宣王政教狹小宛然經云宛彼鳴鳩不言名曰小宛者王才智卑小似小鳥然傳曰小鳥是也○鄭刺厲王為異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　興也宛小貌鳴鳩鶻鵰翰高戾至也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翰胡旦反鶻音骨鵰陟交反何音彫字林作鵃云骨鵰小種鳩也草木疏云鳴鳩斑鳩也

我心憂傷念昔先人　先人文武也

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明發發夕至明　疏　宛彼至二人○毛以為言宛然翅小者是彼鳴鳩之鳥也而欲使之高飛至天必不可得也興王智小者幽王身也而欲使之行化致治亦不可得也王既才智褊小將顛覆祖業故我心為之憂傷追念在昔之先人文王武王也以文武創業垂統有此天下今將亡滅故憂之也又言憂念

之狀我從夕至明開發以來不能寢寐有所思者唯此文武二人將喪其業故思念之甚。鄭唯刺厲王爲異。傳宛小至可得 正義曰以鳩是小鳥又篇名小宛故知宛爲小定本及集本皆云鳴鳩鶻鵰也。傳先人文武 正義曰知者以王無德而念其先人又云有懷二人則所念二人而已周之先世二人有聖德定天位者唯文武爲然明以文武有天下今憂其亡滅故念之也。傳明發至明 正義曰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人之道夜則當寐言明發以來不寐以此故知從夕至旦常不寐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 齊正克勝也箋云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溫王如字柔也鄭於運反蘊藉也藉在夜反又慈夜反

彼昏不知壹醉日富 醉而日富矣箋云童昏無知之人飲酒一醉自謂日益富誇淫自恣以財驕人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又復也箋云今女君臣各敬愼威儀天命所去不復來也。復扶又反下同

疏 箋中正至以勝 正義曰中正謂齊聖聖者通也大司徒注云聖通而先識是也此經與下相對齊爲中正則童昏者邪僻而不正以聖對不知是聖者通智也蘊藉者定本及箋作溫字舒瑗云苞裹曰蘊謂

蘊藉自持含容之義經中作温者蓋古字通用內則說子事父母云柔色以温之鄭亦以温爲藉義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

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箋云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勤於德者則得之○菽音叔藿火郭反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螟亡丁反蛉音零俗謂之桑蟃一名戎女蟃音萬蜾音果蠃力果反即細腰蜂俗呼蠮螉是也蠮於髻反螉音翁煦況甫反又況具反嫗紆甫反又紆具反鄭注禮記云以氣曰煦以體曰嫗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箋云式用穀善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言將得而子也

【疏】中原至似之○毛以爲既言天命將去故若幽王以王位無常言原田之中有菽藿衆民能力采之者則得食之以興域中之有王位有德能勤治之者則得處之藿生原中非有主位在域中非有常也所以爲無常者桑蟲自有子而蒲盧負而養之以成己子若有聖德者能教誨爾之萬民用善道則似之矣言此蒲盧養取桑蟲之子以爲己子似有德者教取主民以爲己民是王位無常也王何不修

德以固位乎實歛誨萬民而言子者王肅云王者作民父母故以民爲子○鄭唯刺厲王爲異○傳菽藿　正義曰菽者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菽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鉶芼牛用藿是也此經言有菽箋傳皆以爲藿者以言采之明采取其葉故言藿也○箋王位無常家　正義曰集注定本皆作家俗本作處誤○傳螟蛉至蒲盧　正義曰皆釋虫文郭璞曰蒲盧即細腰蜂也俗呼爲蠮螉桑虫俗謂之桑蟃亦呼爲戎女鄭中庸注以蒲盧爲土蜂陸機云螟蛉者桑上小青虫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虫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箋蒲盧至其子　正義曰中庸云政也若蒲盧即此是也樂記注云以體曰嫗以氣曰姁謂負而以體嫗之以氣煦之而令變爲己子也此螟蛉非不能養子而喻王有萬民不能治者喻取一邊耳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

題視也脊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節爾箋云題之爲言視睇也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題大計反令音零本亦作鴒注同舍音捨睇大計反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

箋云我我王也邁征皆行也王日此行謂日視朝也而月此行謂月視朝也先王制此禮使君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無時止息○日而

乙反下同朝直遥反**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忝辱也○毋忝上音無下他簟反字林他念反

【疏】題彼至所生○毛以爲旣王位無常須自勤於政
故告幽王言視彼脊令之鳥尚則飛則鳴旣飛以
翼又鳴以口翼也口也無有止息之時況人之處世其可自
舍視此脊令以爲喻節故我王當日此行行視朝之禮又而
月此行行視朔之政與群臣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
如脊令無肯止息時也故當早起夜臥行之無辱汝所生之
父祖已○鄭唯刺厲王爲異○箋題之至止息　正義曰傳
已訓題爲視此又言視睇者以取之爲節當取傍視爲義曲
禮注淫視睇眄也說文云睇小邪視也鳥皆飛鳴而此及常
棣獨云雝渠者此鳥自有不能止舍之性故取爲喻也　正以
飛鳴無止息爲興者亦欲取飛以喻其行事鳴以喻其議也
故云口也翼也無肯止息時也○箋我我至止息　正義曰
以此上承不能自舍而云日月此行故爲我王王於政事所
行唯有日視朝月視朔耳又解令王視朝及視朔意以先王
制此禮欲使言與羣臣行之以議政事日有所決斷月有所
施行亦無止息時先王制禮意如此所以今欲令我王有所
成央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交交小貌桑扈竊脂也言上爲亂政而求下之治終

不可得也箋云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
能以自活○扈音戶場大良反啄陟角反竊音切治直吏反

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塡盡

岸訟也箋云仍得自宜自從穀生也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
人仍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從何
能得生○塡徒典反韓詩作疹疹苦也岸如字韋昭注漢書
同韓詩作犴音同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握於角反

疏 交交至能穀○毛以爲交交然小者是桑扈之鳥也鳥
自求生活當應肉食今既無肉循場啄粟而食之失其
天性以此求活將必不能以興王者欲求治國常行善教今
無善教施布亂政以治之失其常法以此求治終不可得哉
既亂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濫被繫禁在上謂之宜有此
訟宜有此獄在位不矜愍在身無以自救但手握其粟出卜
其勝負貧困如此竟從何而能生活乎是尤可哀也○鄭唯
刺厲王爲異○傳桑扈至可得 正義曰桑扈竊脂釋鳥文
郭璞曰俗呼青雀觜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陸機
云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筩膏故曰竊脂也桑扈食肉之鳥
而啄粟求活不可得以喻上爲亂政而求下治亦不可得也
○箋仍得至得生 正義曰時政苛虐民多枉濫此人數遭

之在上以爲此實有罪宜其當然由其仍得故曰宜也箋以寡財者以衰亂之世政以賄成史記曰百金之子不死於市是貧者無財自救但持粟以求卜者罰得勝負出以無從得活故可哀也温温恭人温温和柔貌如集于木恐隊也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恐隕也○惴之瑞反恐隕上丘勇反下于敏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箋云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疏小弁八章章八句至作焉正義曰太子謂宜咎也幽王信褒姒之讒放逐宜咎其傅親訓太子知其無罪閔其見逐故作此詩以刺王經八章皆所刺之事諸序皆篇名之下言作人此獨末言太子之傅作焉者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傅意述而刺之故變文以示義也經言弁彼鸒斯不言小鳥曰小弁者弁樂也鸒斯卑居小鳥而樂故曰小弁弁彼鸒斯歸飛提提興也弁樂也鸒卑居卑居雅烏也提提羣貌箋云樂乎彼雅烏出食在野甚飽

羣飛而歸提提然興者喻凡人之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與
飲食亦提提然樂傷今大子獨不○鸒斯音豫爾雅云小而
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說文云雅楚烏也一名鸒一名
鵯居秦謂之雅一云斯語辭提是移反樂音洛下同卑本亦
作鵯同音匹又以移反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幽王取申女生大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
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咎將殺之箋云穀養子曰罹憂也天
下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我大子獨不然曰以憂也○罹力
知反取七住反大音泰說音悅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
毋○日號上而乙反下戶刀反旻亡巾反心之憂矣云如之何疏弁彼至之
何正義曰言樂乎彼鸒斯之鳥鸒斯之鳥出食於野飽而
則歸同飛提提然聚居讙樂也以興樂者彼天下之民此民
父子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聚居讙樂也今天下民
莫不父子相養我太子獨被放而不得其然身比民鳥之不
如太子言曰我憂之也太子言曰我憂之也太子既放棄而
憂故號泣而訴云我有可罪乎上天致此冤枉問天云我罪
維如何乎欲天辯其罪之所由太子既憂如此其傅言我心
爲之憂憂矣知王如之何乎○傳鸒卑居至羣貌正義曰鸒

鵯居釋鳥文也卑居又名雅烏郭璞曰雅烏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鵯烏是也此烏名鸒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芳標之博學而類萊鳥部立鸒斯之目是不精也此鳥性好羣聚故云提提羣貌羣下或有飛亦衍字本集本並無飛字○箋彼雅至獨不 正義曰以經言歸飛是有出時故言出食在野以喻人父子出入宮庭也以鸒求食喻人相與飲食也以烏喻凡人當父為與言傷今太子獨失所知者以下云我獨故探之以明興意集本定本皆無然字俗本下有然衍字○傳幽王至殺之 正義曰史記周本紀曰幽王三年嬖愛褒姒生子伯服太子之母申侯女為后欲廢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以其子伯服為太子又鄭語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是故而欲殺之事也○傳舜之至父母 正義曰毛意嫌子不當怨父以訴天故引舜事以明之言舜之怨慕父母之時日往于田號泣訴於旻天乎我之父母也言為我父母而不愛我故怨之孟子云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於旻天何為然矣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於旻天於父母則吾不知之矣公明高曰非爾知也我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父母不我愛於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

予於大舜見之矣引此者言大舜尚怨故太子亦可然也

踧踧周道鞫為茂草

踧踧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鞫窮也箋云此喻幽王信褒姒之讒亂其德政使不通於四方○踧徒歷反鞫九六反易夷豉反

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惄思也擣心疾也箋云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疢猶病也○惄乃歷反擣丁老反本或作擣同韓詩作疛除又反義同疢勑覲反又作疹同脫本又作稅吐活反一音始鋭反

疏 踧踧至疾首 正義曰太子放逐由王信讒所致言踧踧然平易者周室之通道也今曰窮盡為茂草矣茂草生於道則荒道路以喻通達者天子之德政也今曰王政窮盡為褒姒矣褒姒干王政則敗王德今王盡信褒姒之讒太子所以放逐王行如此故我心為之憂傷惄焉悲悶如有物之擣心也又假寐之中長歎此事維是憂而用致於老矣其我心之憂矣以成疢病如人之疾首者疾首謂頭痛也○箋比喻至四方 正義曰此舉周道有茂草之荒鄭擬行路使行者不達於四方以喻幽王信褒姒之讒敗亂德政不通於四方時王雖無道非路絕行人實生茂草且取茂草之穢道路猶褒姒之亂王政

叚以爲喻耳○傳惄思擣心疾　正義曰惄思釋詁文擣心
疾所思在心復云如擣則似物擣心故云心疾也說文云擣
手椎一曰築也○箋不脫至假寐　正義曰宜二
年左傳說趙盾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是也　**維桑與**
梓必恭敬止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敬○梓音子木名　**靡瞻匪父靡**
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箋云此言
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者今我
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於我
○屬音蜀徐音燭裏音里長丁丈反胞音包胎他來反　**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辰時
也箋云此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謂六物之吉凶　**疏**維桑至安在○毛以爲言凡人父之所樹者維桑與
梓見之必加恭敬之止況父身乎固當恭敬之矣既恭孝如
此以至不容故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怙其
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連屬於父乎不離歷於母乎何由如
此不得父母之恩也若此則本天之生我我所遇值之時安
所在乎豈值凶時而生使我獨遭此也毛指謂父也裏指
謂母也○鄭惟毛裏爲異餘同○傳父之所樹　正義曰此

假之於凡人非謂幽王所樹桑梓○傳毛在至言毋　正義曰人體皆毛生於表而裏在其內毛在外陽裏其內陰以父陽母陰故假表裏言父母也屬者父子天性相連屬離者謂所離歷言禀父之氣歷母而生也傳於屬離之義當然其言小與鄭異其意則大同也孫毓謂傳為長而云毋斥褒姒褒姒乃是太子之嫡寧復望其依恃之恩又太子豈離歷褒姒而生也而言不離哉毓之所言非傳旨也○箋不處毋之胞胎乎　正義曰此太子為父所放耳非毋放之而并言毋也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其意不怨申后也○箋此言至吉凶　正義曰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則本初生之辰有所值故知謂六物也昭七年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服虔以為歲星之神也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為六物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也箋云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菀音鬱蜩音條嘒呼惠反淠徐孚計反又匹計反

譬彼舟流不知所屆箋云屆至也言今大子不為王及后所容而見放逐

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
也○譬本亦作辟匹致反下同屆音戒心之憂矣不遑
假寐箋云遑暇也【疏】菀彼至假寐　正義曰言有菀然而茂者彼柳木也此柳由茂故上有鳴蟬其
聲嘒嘒然有漼然而深者彼淵水也此淵由深故傍萑葦其
衆淠淠然柳木茂而多蟬淵水深而生萑葦是大者之傍無所
不容猶王揔四海之冨據天下之廣宜容太子而不能容之
至使放逐譬彼舟之流行而無維制之者不知終當所至以
此故我心之憂矣不得間暇而假寐言憂之深也○箋太者
至不容　正義曰定本無傍所二字○箋言今至所至　正
義曰於時申后廢黜非復能容太子言不為王及后所容者
因上瞻父依母之文連言之耳太子奔申則是有所至矣言
無所至者棄儲君之重而此竄舅家非太子所當至故也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
之朝雊尚求其雌伎伎舒貌謂鹿之奔走其足伎伎然舒也箋云雊雉鳴也尚猶也鹿之奔
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羣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
今大子之放棄其妃匹不得與之去又鳥獸之不如○伎本
亦作跂其宜反雊古豆反妃音配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壞瘣也謂傷病也箋云大

子放逐而不得生子猶內傷病之木內有疾故無枝也○壞胡罪反又如字說文作瘣云病也一曰腫旁出也又音回瘣胡罪反木瘤腫也爾雅云瘣木符婁郭云謂傴僂無枝條也

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箋云寧猶曾也

（疏）鹿斯至之知　正義曰此鹿斯與鸞斯柳斯斯皆辭也言鹿之奔走其勢宜疾今乃維足伎伎然安舒而留以待其牝鹿而俱走也雄雉之於朝旦雊然而鳴猶爲求其雌雉而並飛也鹿雉猶得偶以俱遊今太子之見放逐棄其妃匹不得俱去是鳥獸之不如譬彼內傷病之木以內疾之故是用無枝也猶太子無匹之故不得生子故我心之憂矣曾無知之者○箋雊雉至不如　正義曰高宗肜日雉升鼎耳而雊說文云雊雄雉鳴也雉鳴而句其頸故字從隹句此雉言雌鹿不言牝鹿言足遲爲待之勢獸走故以遲相待鳥飛疾故以鳴相呼皆互見也言又鳥獸之不如者前不如蟬章今不如鳥獸故言又也○傳衣瘣謂傷病　正義曰釋木云瘣木符婁某氏曰詩云譬彼瘣木疾用無枝符婁尫傴內疾瘣磊故疾用無枝郭璞曰謂木病尫傴僂腫無枝條者舍人曰符婁屬下句獨爲異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

墐路冢也　箋云相視

投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兔尚有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尚有覆掩之成其墐者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相息亮反兔他故反先蘇薦反墐音覲說文作殣云道中死人人所覆也○驅起俱反又作驅同**君子秉心維其忍之**箋云君子斥幽王也秉執也言王之執心不如彼二人**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隕隊也○涕音替隕音殞隊直類反（疏）傳墐路冢至箋不忍　正義曰墐者埋藏之名目此言行有死人是於路傍故曰路冢左傳曰道墐相望是也言此不知者謂不與走獸死人有相知其心不忍耳**君子信讒如或酬之**箋云酬旅酬也如酬之者謂受而行之○酬市由反**君子不惠不舒究之**箋云惠愛究謀也王不愛太子故聞讒言則放之不舒謀也**伐木掎矣析薪扡矣**伐木者掎其巔析薪者隨其理箋云掎其巔者不欲妄踣之扡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也○掎寄彼反扡勑氏反又宅買反徐又直是反踣蒲北反挫子臥反**舍彼有罪予之佗矣**佗加也箋云予我也舍褒姒讒言之罪而妄加我太

子○舍音捨注同又音赦佗吐賀反注同【疏】君子至佗矣　正義曰言君子幽王信褒姒之讒曾不思審得即用

之如有人以酒相醻得即飲之此王所以然者君子幽王心不愛太子之故由此聞讒即逐不肯安舒而謀慮之伐木尚

掎其木之巔矣不欲妄踣之析薪尚𢸦其薪之理矣不欲妄析之彼人尚不欲妄損析薪木今王非理而害太子其意乃

不如彼伐木析薪之人舍彼有罪之褒姒於我太子之加罪矣言太子無罪王妄加之○箋醻旅醻　正義曰酬酢皆作

酬此作醻者古字得通用也酬有二等既酢而酬賓者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嚮者所奠之爵以行之

於後交錯相酬名曰旅酬謂衆相酬也此喻得讒即受而行之故知是旅酬非奠酬也○傳伐木至其理　正義曰伐木

而言掎是畏木倒而掎之明掎其巔矣掎者倚也謂以物倚其巔峯也析薪而言𢸦明隨其理𢸦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

相施及故箋云觀其理是也○傳佗加　正義曰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罪而以罪與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

也莫高匪山莫浚匪泉浚深也箋云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矣人入其淵以言人

無所不至雖逃避之猶有默存者焉○浚蘇俊反默本亦作嘿亡北反君子無易由言

屬于垣箋云由用也王無輕用讒人之言人將有屬耳於壁而聽之者知王有所受之知王心不正也○易以豉反屬音燭注同垣音袁無逝我梁無發我笱箋云逝之也之人梁發人笱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姒淫色來嬖於王盜我太子毋子之寵○笱音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念父孝也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為詩也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之我則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然則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哉夫高叟之為詩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箋云念父孝也太子念王將受讒言不止我死之後懼復有被讒者無如之何故自決云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也○閱音悅容也叟素口反關烏環反下同本亦作彎射食亦反下同夫音符磯居依反又古愛反一音祈復扶又反

疏「莫高」至「我後」　正義曰王既信讒而加罪於太子仍有殺太子之心謂人不知故告之言莫有極高者非是山也言山最極高莫有

極深者非是泉也言泉最極深然山雖高矣人能登其巔泉雖深矣人能入其淵是亦無所不至也人既無所不至難以匿其情矣王今實有殺太子之心而謂人不覺人猶有然而讒存於心知王之欲殺太子也如此則君子幽王無輕易用讒人之言將有耳屬而聽之於垣壁者知王受人之讒言也王之所愛襃姒也故禁之言人無得逝之我魚梁無得發開我魚笱若之我梁發我笱是欲盜我所捕之魚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襃姒咲無得輒之我王宮無得求取我王愛若之王宮取王愛爲盜我毋子之寵必有盜寵之征也襃姒既盜寵行讒太子於先念己既已被讒恐死之後懼更有被讒者無如之何旋即自決云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死之以後乎○箋山高至者焉　正義曰箋顧下云無易由言是禁王受讒畏人知之辭故爲窮高極深人所升入無所不至以喻知王之隱情也王雖避此受讒之名猶有默心存念知王之情但不言耳然○天高於山海深於泉而不言者據人所可履踐之處而言也○傳念父至而慕　正義曰言無暇憂恤是先有其志念固而不暇耳先有志者即念父也念者恐其將受讒今無如之何故自決也高子曰以下皆孟子文也而然父危疑之理先達已有是非之論以此篇終故引之以明義也按彼公孫丑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非高子自與孟子對

憮

言也趙岐曰高子齊人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也固哉言其固陋也高子年老於孟子故謂之高叟重言固哉高叟之爲詩傷其不達詩意之甚也凱風親之過小者以言莫慰母心毋心不悅故親之過小也小弁則王欲殺太子是親之過大也愈益也而過大矣而孝子不怨以越人過其親是益疏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亦不孝也孔子曰以舜年五十而思慕其親不殆稱曰孝之至孝之不可以已也孔子之善舜如高子譏小弁爲不達詩之意也皆孟子與其弟子公孫丑相荅問不言公孫丑者取其意而畧之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憮大也箋云悠悠思也憮敖也我憂思乎昊天愬王也始者言其且爲民之父母今乃刑殺無罪無辜之人爲亂如此甚敖慢無法度也○且徐七餘反協句應爾觀箋意宜七也反憮火呉反下同思息嗣反下同傲五報反下同本又作敖愬音素昊天已

威予慎無罪昊天大幠予慎無辜威畏愼誠也箋云已泰皆言甚也昊天乎王甚可畏王甚敖慢我誠無罪而罪我○大音泰本或作泰徐勑佐反【疏】悠悠至無辜○毛以爲大夫傷讒而本之故言悠悠然我心憂思乎昊天許之也王之始者且言曰我當且爲民之父母也自許欲行善政今乃刑殺其無罪無辜者之衆人王政之亂如此甚大也昊天乎王甚可畏我誠無罪而罪我是可畏也昊天乎王甚虐大我誠無辜而辜我是虐大也○鄭唯言王爲亂如此甚傲慢無法度乃昊天乎王甚傲慢爲異耳皆以且爲辭○傳幠大 正義曰釋詁文禮內饗亦謂之幠○箋幠敖至法度 正義曰幠敖釋言文傳者以下言已威爲甚可畏而泰幠言甚大非類故爲傲慢下既爲傲此亦爲傲也幽王之惡始終一也始者言其身且爲民之父母者無道之君皆自謂所爲者是道非知其不可而爲之也故其初即位皆許爲善但行不副言故詩人述其初辭以責之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僭數涵容也箋云僭不信也既盡涵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僭毛側蔭反鄭子念反涵毛音含鄭音咸韓詩作㮝㮝少也數音朔下同不別彼列反

亂之又生君

子信讒箋云君子斥在位者也在位者信讒人之言是復亂之所生君子如怒亂庶遄沮遄疾沮止也箋云君子見讒人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也○遄市專反沮辭呂反君子如祉亂庶遄已祉福也箋云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如此則亂亦庶幾可疾止也○祉音恥已音以

疏亂之至遄已○毛以爲上既言王之亂又本亂之所由言亂之初所以生者讒人數緣事始自入盡得容受其言知王不察眞僞遂以漸進讒也亂之又復所生益大者在位朝臣君子信讒言也王既不察故讒言得自容入臣又信之故讒言遂興所以枉殺無辜致此大亂也又言政令雖亂可以反覆君子在位之人見讒人之言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君子在位之人見有德賢者如福祿之則此亂亦庶幾可疾止君子何不怒讒而福賢以止亂乎○鄭唯以僭爲不信涵爲同言信與不信同之不別故讒言遂生餘同○傳僭數涵容　正義曰王肅云言亂之初生讒人數緣事始自入盡得容其讒言有漸也○箋僭不信至不別　正義曰此亂之初生是本其所由故言初生亂萌以人之行讒當有所因君能明察是非則爲辭不入讒言無由進也正由明不燭下於羣臣之言信與不信盡同之不別讒人



利

得自是生心以進讒害賢遂使王殺戮無辜是生亂也以信與不信混同不別於致讒爲宜故易傳也○箋君子至所生

正義曰何知君子非幽王而以爲在位者以上言初生已本王矣君子若還斥王不宜言又以此知非王也讒人之能害善乃是王者信之而責在位信讒者以讒人能使王刑殺無罪必朝有黨援若在位骨鯁之臣固執不信則讒者之言亦不行矣王之罪人必詢諸朝廷王既容之在位又信之所以成此亂在位謂大臣也下文言令怒讒言福賢人令其行立威福明是臣之貴者洪範稱臣不得作福作威言令怒讒福賢者欲令之告王行之不令其專制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屢本又作婁力住反長丁丈反又直良反要於遥反數音朔背音佩見賢遍反下同

君子信盜亂是用暴

盜逃也箋云盜謂小人也春秋傳曰賤者窮諸盜

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餤進也○餤沈旋音談徐音鹽

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箋云邛病也小人好爲讒佞既不共其職事又爲王作病○共音恭本又作恭邛其恭反好呼報反共音

巧言

恭本亦作供又爲于僞反 疏 君子至之邛 正義曰上既言亂之生此又言亂之長言在位君子之人數數相與要盟其亂是用之故而滋長也在位君子之人又信是凶盜讒人之言其亂是用之故而暴甚也所以益甚者此險盜之人其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進也此小人好爲讒佞者非於其職發此供奉而已又維與王之爲病害也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猒言之美者使人聽之而不倦故以美言爲甘也○傳凡國至相要 正義曰言此者解屢意非此時而盟即爲屢也言凡國有疑謂於諸侯羣臣有疑不相協則在會同之上用盟禮告盟而相要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是也定本及集本皆云用盟而不相要謂若會同則用盟若無疑事則不會同而不相要用盟屬上爲句義亦義也○傳盜逃 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曰竊賄爲盜則盜者竊物之名毛解名曰盜意也風俗通亦云盜逃也言其晝伏夜奔逃避人也○箋盜謂至諸盜 正義曰箋以詩刺讒非刺盜賊解其言盜之意以爲盜竊者必小人讒者亦小人因以盜名之故云盜謂小人引春秋傳以證之所引者公羊傳文弑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何休曰賤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又曰大夫自相殺稱

射諸盜何休曰降大夫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輕重也傳言窮者盡也弒君則盡於稱人殺大夫則盡稱盜言盡此以下更無稱也小人賤者盡於盜知盜是惡名故引以證盜爲小人也公羊傳立等級者言其正例耳其餘文異者皆有褒貶事具於傳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奕奕大貌秩秩進知也莫謀也毚兔狡兔也箋云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己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爾猷道也大道治國之禮法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奕音亦秩音帙莫如字又作漠同一本作謨按爾雅謨漠同訓謀莫協韻爲勝忖本又作寸同七損反度待洛反注皆同躍他歷反毚士咸反遇犬如字世讀作愚非也知音智狡古卯反馴音旬又音脣

疏

奕奕至獲之　正義曰讒人爲讒自謂深密此言己能知之言奕奕然高大之寢廟君子之人所能制作之秩秩然者進智之大道聖德之人能謀立之彼他人而有讒佞之心以義能忖度而知之躍躍然者跳疾之狡兔遇值犬則能獲得之○傳讒兔至狡兔　正義曰蒼頡解詁云毚大兔也大兔必狡猾又謂之狡兔戰國策曰東

用　也

郭逡者海内之狡兎是也○箋此四事至田犬　正義曰此四事以尊卑爲先後大猷雖是常法不如宗廟爲尊故寢廟在大猷之先兎乃走獸故在他人之後連言寢廟者周禮注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廟寢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此自工匠所造而言君子者閟宮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彼奚斯君子也以教護課程必君子監之乃得依法制也大道治國禮法聖人謀之若周公之制禮樂也遇犬者言兎逢遇犬則彼獲耳遇非犬名故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是也以能獲兎知是犬之馴擾者謂田犬也犬有守犬田犬故辨之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

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箋云此言君子樹善木如人心思數善言而出之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已亦可是之謂行也○荏而甚反染音冉數所主反注同椅於宜反梓漆上音子下音七

蛇蛇碩言出自口矣

蛇蛇淺意也箋云碩大也大言者言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由心也○蛇以支反行下孟反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箋云顏之厚者出言虛偽而不知慙於人○簧音黄

【疏】荏染至厚矣　正義曰言荏染柔忍之木君子

之人所樹之也言君子樹木必身簡擇取善木然後樹之喻
往來可行之言亦君子口所出之也言君子出言必心焉思
數知善而後出之小人則不然蛇蛇然淺意之大言徒出自
口矣都不由於心得言即言必不思數也巧為言語結構虛
辭速相待合如笙中之簧聲相應和見人不知慙愧其顏面
之容甚厚矣君子樹之不言擇木心焉數之不言出口雖相
對而文互也○傳荏染木椅桐梓漆 正義曰定之方中云樹
之榛栗椅桐梓漆言文公所樹是君子樹之故引彼文以解
柔木也不言榛栗從可知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水草交謂之麋箋云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麋本又作湄音眉亞鳥路反

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拳力也箋云言無力勇者謂易誅除也職主也此人主為亂作階言亂由之來也○拳音權徐已袁反易夷豉反

既微且瘇爾勇伊何骭瘍為微腫足為瘇箋云此人居下濕之地故生微腫之疾人憎惡之故言女勇伊何何所能也○瘇市勇反骭戶諫反腳脛也瘍音羊本亦作傷音同創也腫諸勇反

為猶將多

爾居徒幾何箋云猶謀將大也女作讒佞之謀大多女所與居之衆幾何人傃能然乎○幾居豈反注

同大音泰又如字傃音素 疏 彼何人至幾何 正義曰疾讒佞之人讒之何人言彼何人斯居在於河之麋際既

無拳力又無勇亦易誅除耳而敢主為此亂之階梯也此

人既脚骭有微之疾而况跗且有尰之疾爾假有勇伊何能

為況復無之而汝敢為此惡汝作為讒佞之謀大多汝所與

聚居之徒衆幾何許人而能為此怪其言多且巧辯甚畏欽

之也○傳水草交謂之麋 正義曰釋水文○箋何人至曰

何人 正義曰言何人者不識而問之辭此既讒已不是不

識而曰何人者賤而惡之作不識之辭故曰何人下篇疾暴

公之侶謂之何人斥其姓名為大切亦作不識之辭以疾之

○傳骭瘍至為尰 正義曰皆釋訓文也彼引此既微且尰

然後為此辭以釋之孫炎曰皆水濕之疾也郭璞曰骭脚脛

也瘍瘡也然則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步水涉為故箋亦云

此人居下濕之地故生微尰之疾居河之麋是居下濕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 疏 何人斯八章章

六句至絕之　正義曰何人斯者蘇公所作以刺暴公也暴公爲王卿士而於王所譖蘇公令使獲譴焉故蘇公作是何人斯之詩以絕之言暴公不復與交也按此經無絕暴公之事唯首章下二句云伊誰云從誰暴之云亦非絕之言但解何人之意言已以爲暴公之所言是暴公譖已事彰無所致疑此句是絕之辭也經八章皆言暴公之侶疑其譖已而未察故作詩以窮之不欲與之相絕疑者未絕則不疑者絕可知疑暴公之侶窮極其情欲與之絕明暴公絕矣故序專云刺暴公而絕之也刺暴公而得爲王詩者以王信暴公之譖而罪已刺暴公亦所以刺王也○箋暴也至名　正義曰蘇忿生之後成十一年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爲司寇則蘇國在温杜預曰今河内温縣是蘇在東都之畿内也春秋之世爲公者多是畿内諸侯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爲卿士明畿内故曰皆畿内國名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子蓋子爵而爲三公也暴公爲卿士而亦稱公當卿士兼公官也又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則蘇公爲卿士以否未可知但何人爲暴公之侶云二人從行則亦卿士也故王肅云二人俱爲王卿相隨而行下云及爾如貫鄭云俱爲王臣蘇公亦爲卿士矣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

入我門箋云孔甚艱難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彼何人乎謂與暴公俱見於王者也其持心其難知言其性堅固似不妄也暴公譖已之時女與之乎今過我國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見我乎疑其與之而未察斥其姓名爲大切故言何人○女與音汝下疑其與之女與於譖皆同大音泰伊誰云從誰暴之云云言也箋云譖我者是言從誰生乎乃暴公之所言也由已情而本之以解何人意○已音紀

疏彼何人至之云

正義曰言彼何人乎與暴公俱見王之人也其持心其難知也迹同譖已貌似不妄故難知也又言已疑之狀暴公譖我之時汝應與之汝若不與今過我國何故之我梁而不入我門以見我乎得不由譖我意慙而不得來也猶異其不然欲與和好乃開解之曰今譖我者維誰之所云從而出乎維乃暴公之所云耳言爾應不與當與我和親也伊字毛皆爲維鄭皆爲是則此亦當以此爲異○箋梁魚至不安

正義曰以之梁而不入門故知其梁近在國門之外也下云維暴之云則何人非暴公矣刺暴公而責何人謂與暴公俱見王者也若不與暴公俱見王蘇公不當疑之也疑之而云其心難知故著其心性堅固似非虛妄之人若非此人性自虛妄貌又可疑則譖已必矣非難知也○箋由已情至何人

意　正義曰心疑何人譖己猶尚與其不然故既設疑言是復開解之初疑何人與暴同譖旋即復言維暴獨云一疑一舍非他人教示皆出己之情耳故云由己情而本之開解何人之意若何人實不共譖欲使不復猜己還與和親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　箋云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譴作我是禍乎時蘇公以得譴讓也女即不為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弔唁我乎○唁音彦見賢遍反譴遣戰反女音汝下注同

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箋云女始者於我其甚厚不如今日也今日云我所行有何不可者乎何更於已薄也○日而乙反已音紀

疏　二人至我可　正義曰言暴公與其侶二人相從而行以見王譴作我此禍而令王譴讓我乎汝從暴公行者若不與暴公譖我何故近之我魚梁而不入門弔唁我也汝始者能於我甚厚不如今日汝今云何不以我為可言我有何行不可於汝而更於我薄而不弔唁乎知己被譴而不唁疑其譖己而內慙○箋二人至唁我乎　正義曰以上言維暴之云則暴是其一明二之者謂暴與其侶侶即何人也疑其與蘇同情故并而誰之以見意耳禮弔生曰唁既言為禍而責人不唁知蘇公已得譴讓也謂以咎

譴而責讓之也今蘇公被罪之後而在國見何人之其梁陳是不奪其國明是譴責而已未加刑殺也言唁者雖不奪國以彼罪當弔之乎生曰唁不必失國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

不見其身陳堂塗也箋云堂塗者公館之堂塗也女即不爲何故近之我館庭使我得聞女之音聲不得覩女之身乎○睹丁古反本又作覩

不愧于人不畏于天箋云女今不入唁我何所愧畏乎皆疑之未察之辭○媿九位反或作愧

疏彼何至于天○正義曰又研窮何人言彼何人乎汝若不譖我何故近之我館舍之庭使我得聞其音聲不得覩見其身乎得不譖我乎意慙而不來見我也汝不來見我而不弔唁我是不慙愧於人又不畏懼於天也天有尊卑之道人有往來之節使吉有賀慶凶有弔唁所以敬天道示慙愧故不相弔唁爲不愧人不畏天也○傳陳堂塗　正義曰釋宮云堂塗謂之陳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箋堂塗者公館之堂塗　正義曰禮有公館私館公館者公家築爲別館以舍客也上云不入我門則不得入所居之宮故知逝陳者至公館之塗也以館者所以舍客故雖不見主得至其陳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

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箋云祇適也何人
乎女行來而去疾如飄風不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女○
飄避遥反疾風也況又方消反祇音支攪交卯反疏疾如飄風○正義曰以其徑來而徑去知為疾也非在道
急速故下章言其安行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箋云遑暇亟疾盱病也女可安行乎則何不暇舍息
乎女當疾行乎則又何暇指女車乎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壹者之來見我於女亦何病乎○亟紀力反脂音支盱況于
反疏爾之至其盱○毛於下章以祇為病言使我病是使蘇公之病則此盱亦為蘇公之病也既數過其國而
不入故又極其情以疑之我上欲言汝安舒而行乎亦不見汝閒暇而舍息止欲言汝之急疾而行乎汝又閒暇而脂汝
之車汝往而不入見我所以疑也且若不諧我則一者之來見王以後云何使我有罪譴之病乎亦以我得病在汝見王
之後所以尤疑也毛以此云何其盱與下俾我祇也文皆言云何而使我有罪病也○鄭以盱為何人病為異餘同○

何人斯

箋壹者至何病　正義曰箋以上章責其不來見已下章言入與不入則壹者之來當爲來見蘇公不得爲見王也且蘇公之所疑者以不見何人故言壹者之來見我於汝亦何病也是欲見以解疑之辭此本之於何人爲不病下反之已爲得安是章次相成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易說祇病也箋云還行反也否不通也祇安也女行反入見我我則解說也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女情不通女與於譖我與否復難知也壹者之來見我我則知之是使我心安也○易夷豉反注同韓詩作施施善也否方九反一云鄭符鄙反俾必爾反祇祈支反一云鄭止支反說音悅下同解音蟹與音豫復扶又反下章同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

土曰壎竹曰篪箋云伯仲喻兄弟也我與女恩如兄弟其相應和如壎篪以言俱爲王臣宜相親愛○壎況袁反篪音池應應對之應和胡卧反

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箋云及與諒信也我與女俱爲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今女心誠

信而我不知且共出此三物以詛女之此事爲其情之難知
已又不欲長怨故設之以此言○貫古亂反諒音亮詛側助
反以禍福之言相要曰詛比毗志反索
素路反爲其于僞反長如字又張丈反

疏 伯氏至爾斯

正義曰既窮之
而不得其情已不欲長怨欲與之詛而和諧故言有伯氏之
兄吹壎又仲氏之弟吹篪以和之其情相親其聲相應和矣
言我與汝何人其思亦當如伯仲之爲兄弟其情志亦當如
壎篪之相應和不當有怨惡也何者我與汝俱爲王臣其相
比女如物之在繩索之貫宜應和相親何由汝之誠信而不
使我知而令我疑也若實不譖者則當共出豕犬雞之三物
以詛盟爾之此事使讒否有決今我不疑當還與汝相親不
欲長怨故也○傳土曰壎竹曰篪○正義曰土曰壎漢書律
歷志文也周禮小師職作塤古今字異耳法云塤燒土爲之
大如鴈卵鄭司農云塤六孔釋樂云大塤謂之嘂音叫孫炎
曰音大如叫呼也郭璞曰塤燒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氏
形似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釋樂又云大篪謂之沂李巡曰
大篪其聲非一也郭璞曰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
孔上出徑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即引廣雅云八孔小師
注鄭司農云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暴辛
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

特杲辛公善埴蘇成公善竟記者因以爲作謬矣世本之誤信如周言其云蘇公杲公所善亦未知所出蘇杲亦公卿不當自言於樂之小器以相親也又比窮極何人何人非杲公也故鄭以爲喻王肅亦云我與彼同寮長幼之官如箎壎之相和與鄭同也○傳三物至以雞　正義曰隱十一年左傳曰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豭即豕也並言詛而俱用三故知此三物豕犬雞也又解所以有詛者民不相信則盟詛之言古者有此禮故欲與之詛也司盟曰盟萬民之犯命者明其不信者是不相信有盟詛之法也彼不信自在詛下而兼言盟者以詛是盟之細故連言之也定本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字犯命者盟之不信者詛之是盟大而詛小也盟詛雖大小爲異皆殺牲歃血告誓明神後若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故民不相信爲此禮以信之此傳言民者據周禮之文耳其實人君亦有詛法襄十一年左傳言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此何人與蘇公同爲王臣蘇公與之詛則諸相疑亦應有詛法但春秋之世無其事耳詛之所用一牲而已非三物並用而言出此三物以三物皆是詛之所用揔而言之故傳辨其等級云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

則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所得三物並用者時考叔爲子都所射鄭伯不誅子都而使諸軍詛之百人爲卒出一豭詛之二十五人爲行或出犬或出雞以詛之每處亦止用一牲非一處而用三物也如此傳君乃得用豕彼百人即得用豭者於時鄭伯使之詛故得用君牲也以行之人數少於卒自爲等級耳此豕犬雞詛所用也若盟皆用牛哀十五年左傳說衛太子蒯聵與伯姬輿豭以盟孔悝者時太子未立不敢從人君之禮故鄭異義駁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哀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悝以豭下人君牲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故左傳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皆無牲也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

蜮短狐也靦姡也箋云使女爲鬼爲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姡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蜮音或沈又音域狀如鼈三足一名射工俗呼之水弩在水中含沙射人一云射人影○靦土典反姡户刮反面醜也

作此好歌以極

反側　反側不正直也箋云好僞善也反側輾轉也作八章之歌求女之情女之情反側極於是也○吕音以古以字本作以

疏　爲鬼至反側　正義曰研窮而不得其情於是忿而責之言汝若爲鬼也爲蜮也則誠不可得而見不須與我爲詛今汝有靦面目乃是人也瞻視於人無有極已之時我必將與汝相見汝寧不披寫汝情不與我盟詛乎以疑爾譖我之故我作此八章之善歌窮極反側之情冀得其實也○傳蜮短狐靦姑　正義曰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或亂之氣所生也陸機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飢其瘡如疥是也靦姑釋言文孫炎曰靦人面姑然說文云靦面見人姑面靦也然則靦與姑皆面見人之貌也○傳反側不正直　正義曰洪範云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則知側是不正直也反側者翻覆之義故箋以爲輾轉申傳不正直之義其意與傳同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巷伯奄官

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爲近故
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
巷伯故以名篇○巷伯官名也寺如字又音侍奄於檢
反官本或將此注爲序文者近附近之近下近嫌同【疏】
巷伯七章上四章章四句次章五句次章八句卒章六句至
奄官○正義曰此經無巷伯之字而名篇曰巷伯故序解之
云巷伯奄官言奄人爲此官也官下有分衍字定本無巷伯
奄官四字於理是也以俗本多有故解之○箋巷伯至名篇
正義曰巷伯是內官也其官用奄上士四人爲之其職掌
王后之命天官序官云小臣奄上士四人注云奄稱士異其
賢其職云掌王后之命是也又解內小臣而謂之巷伯者以
其此官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也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
孫炎曰巷舍間道也王肅曰今後宮稱永巷是宮內道名也
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人主於羣臣貴者親近賤者疏遠
主宮內者皆奄人奄人之中此官最近人主故謂之巷伯也
巷伯是內小臣者以周禮無巷伯之官奄雖小臣爲長乇巷
之伯唯內小臣耳故知是也盖其官名內小臣時人以其職
號之稱爲巷伯也與寺人官相近者寺人亦奄人其職曰掌
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同掌宮內是相近也寺人自傷讒
作詩輙名篇爲巷伯以其官與巷伯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

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巷伯名
篇以所掌既同故恐相連及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興也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箋云錦文者文如餘泉
餘蚳之貝文也興者喻讒人集作己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
集采色以成錦文○萋七西反斐孚匪反
本或作蚔餘蚳直基反貝黃白文曰餘蚳 **彼譖人者亦**
已大甚 箋云大甚者謂使已得重罪
也○大音泰注同徐敕佐反 疏 萋兮至大甚
正義曰女工集
彼衆采而織之使萋然兮斐然兮令文章相錯以成是貝文
以爲其錦也以興讒人集己諸過而構之令過惡相積故成
是愆狀以爲己罪也實無罪而讒之使得重刑故傷之云彼
讒譖人者亦已復爲大甚言非徒讙譊小辜乃至極刑重罪
是爲太甚○傳萋斐至錦文 正義曰論語云斐然成章是
斐爲文章之貌萋與斐同類而云成錦故爲文章相錯也錦
而連貝故知爲貝之文○箋錦文至貝文 正義曰解錦文
稱貝者其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蚳
黃白文餘泉文舍人曰水中蟲也李巡曰餘蚳貝甲黃爲質
白爲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爲質黃爲文彩陸機疏云貝水介
蟲也龜鼈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
餘蚳黃爲質以白爲文餘泉白爲質黃爲文又有紫貝其白

貝如玉紫點爲文皆可列相當其貝大者當有至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真交趾以爲柸盤寳物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

哆大貌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爲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女不六十不間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箋云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哆昌者反說文云張口也玉篇尺紙反又昌可反侈尺是反又式是反辟音避下同釐力之反寡婦也依字作嫠放甫往反蒸之升反縮所六反又作縮同閒閒廁之閒又音閑嫗紆甫反又紆具反本或作煦呪甫反踵章勇反足根也狹音洽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箋云適往也誰往就女謀乎怪其言

多且巧○適如字王徐皆都歷反下同

疏哆兮至與謀　正義曰記言讒人集成己罪又言罪有所因言有星初本相去哆然寛大爲踵兮其又侈之更益而大爲舌兮乃成是南箕之星言箕之所成以由踵已哆又侈之而爲舌故也以興讒人因寺人初有小嫌疑爲始兮其又構之更增而其爲終兮乃成其刑罪之禍言禍之所以成者亦因始有嫌又構之而爲終故也言已避嫌不審使人因之亦已之所以侮也因有小嫌陷已如此彼讒譖人者誰往與謀乎向多而能巧也○傳哆大至於是　正義曰哆者言其寛大哆哆然故爲大貌二十八宿有箕星無南箕故云南箕即箕星也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若使踵本太狹言雖小寛不足以爲箕由踵之二星已哆然而大舌又益大故所以成爲箕也箕言踵狹而舌廣者踵對舌爲狹耳其實踵之二星已寛大故爲哆兮也侈者因物而大之名禮於衣袂半而益一謂之侈袂星因物益大而名之爲侈也侈之言必有因者由踵已大故舌得侈之而爲箕喑作詩之人自謂避嫌之不審由事有嫌疑故讒者得因之而爲罪也言顔叔子及魯人避嫌審與不審之事以比之顔叔子納鄰之釐婦雖執燭爇薪人不可以家到戶說姧否難明是不審也放乎旦猶至於旦也蒸是薪之細者縮謂抽也言燭又言薪則初執燭次然薪薪盡乃抽

取屋草以繼之也先言放乎旦已之爲燃目言旦然火以至旦乃更覆說薪盡抽屋之事其實蒸盡縮屋是未旦時也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間居者謂禮男女年不滿六十則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不得間雜在一處而居若六十則間居也此六十據婦人言耳男子則七十內則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是也必男子七十女六十同居者以陰陽道衰故無嫌也言今子幼吾亦幼者止謂未老耳非稺也柳下惠固可者言柳下惠貞絜之名素已彰者固當如是可於吾身爲此則不可也然婦人之意將以吾之不可使學柳下惠可者言已不得學也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能似於是者言魯人如此爲行取高與柳下惠相似此言當有成文不知所出家語畧有其事其言與此小異又無顏叔子之事非所引也傳言此者證避嫌之事耳此寺人奄者也非能身有姦淫其所嫌者不必即是男女是非之事○箋踵狹而舌廣　正義曰定本踵作踵其義俱通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　○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　○緝七立反說文作咠云聶語也又子立反　翩音篇字又作扁

愼爾言也謂爾不信　箋云愼誠也女誠心而後言王將謂女不信而不受欲其誠者惡其不誠也○惡烏路反

疏　緝緝至不信　正義曰上言謀多而巧此言爲



謀之狀言口舌緝緝然往來翩翩然相與謀欲爲讒譖之言以害人自相討議唯恐不成相教當誠汝之心而後言也若言不誠實則所言不巧王將謂汝言爲不信而不受也故須誠實言之**捷捷幡幡謀欲譖言**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捷如字又音妾幡芳煩反**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遷去也箋云遷之言訕也王倉卒豈將不受女言乎已則亦將復訕誹女○訕所諫反又所姦反卒寸忽反誹方味反【疏】捷捷至汝遷○毛以爲讒人相戒言汝若不誠汝之心而言之王於倉卒之間豈不爲汝受之但已受之後知汝言不誠實王心或將舍汝而更遷去也○鄭以遷爲訕言王將訕謗汝以遷去爲理否女故易之**驕人好好勞人草草**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箋云好好者喜讒言之人也草草者憂將妄得罪也**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疏】驕人至勞人○正義曰言讒人謀能功密爲王信用彼戎則驕逸也得罪則憂勞彼驕人好好然而喜我勞人草草然而憂故仰告蒼天蒼天何不視察彼人之虛妄而矜哀此勞人**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

學校

畀豺虎投棄也○畀必二反下同豺士皆反字或作犲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北方寒凉而不毛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昊昊天也箋云付與昊天制其罪也

疏彼譖至有昊○正義曰豺虎若不肯食當擲予有北太陰之鄉使凍殺之若有北不肯受則當擲予昊天自制其罪以物皆天之所生天無推避之理故止於昊天也豺虎之食人寒鄉之凍物非有所擇言不食不受者惡之甚也故禮記緇衣曰惡惡如巷伯言欲其死亡之甚○傳北方至不毛○正義曰以北方太陰之氣寒凉而無土毛不生草木寒凍不可居處故棄於彼欲凍殺之昭七年左傳曰食土之毛地官載師曰宅不毛皆謂草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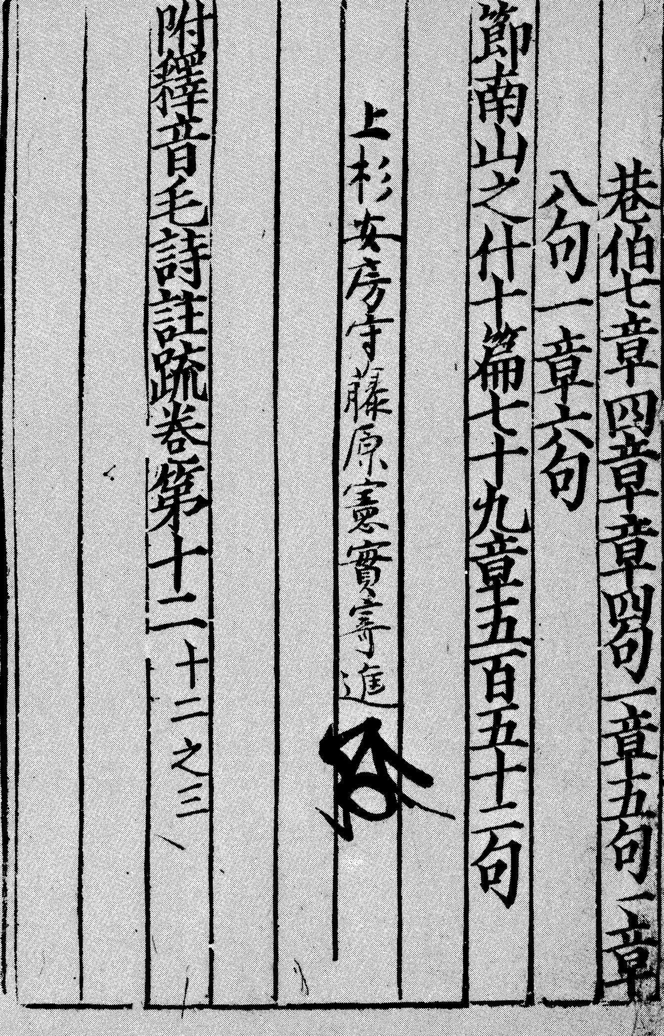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箋云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丘以言此讒人欲譖大臣故從近小者始○猗於綺反徐於宜反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箋云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作起也孟子起而為此詩欲使衆在位者慎而知之既言寺人復自著孟子者自傷將去此官也○作為此詩一本云作為作詩

疏楊園至聽

之 正義曰寺人以身既得罪恐更濫及善人故戒時在位
令使自慎言人欲往之楊園之道當先加歷於畝丘而乃後
於楊園也以輿讒人欲行譖大臣之法亦當毀害於小臣而
訖乃後至於大臣也讒人立意如此故我寺人之中字曰孟
子者起發為小人之更讒而作巷伯之詩使凡百汝衆在位
之君子者當敬慎而聽察之知我之無罪而被讒讒人不已
而敬慎也此言凡百則恐徧及在位而獨以巷伯名篇者以
職與巷伯相近巷伯是其官長故特憂之當云作賦詩定本
云作為此詩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為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
也○傳楊園至丘名 正義曰釋丘云如畝畝丘李巡曰謂
丘如田畝曰畝丘也孫炎曰方百步也以畝丘丘名故知楊
園亦園名也於時王都之側蓋有此園丘詩人見之而為辭
也○傳寺人至此 正義曰毛解言已定之意也知罪已定
者若不定則不應疾讒人如此之甚也以罪定故知將踐刑
也由踐刑而作此詩知自言孟子以殊於餘寺人不被讒者
也箋寺人至此官 正義曰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天官序官
文也彼注云寺人之言侍也正內路寢也則五人當在路寢
侍王之側也箋言此者明寺人非一也毛解自云孟子之意
箋又解自言寺人之意由自
傷將去此官故舉官言之

公 之

内　也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
八句一章六句
節南山之什十篇七十九章五百五十二句
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二（十二之三）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三　十三之一　

谷風之什詁訓傳第二十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疏 谷風三章

章六句至道絕焉 ○正義曰作谷風詩者刺幽王也以人雖父生師教須朋友以成然則朋友之交乃是人行之大者幽王之時風俗澆薄窮達相棄無復恩情使朋友之道絕焉言天下無復有朋友之道也此由王政使然故以刺之經三章皆言朋友相棄之事漢書地理志云凡民稟五常之性而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是解風俗之事也風與俗對則小別散則義通故蟋蟀云堯之遺風乃是民感君政其實亦是俗也此俗由君政所爲故言舊俗言舊俗者亦謂之政定四年左傳曰啓以夏政商政謂夏商舊俗也言風俗者謂中國民情禮法可與民變化者也孝經云移風易俗關雎序云移風俗皆變惡爲善也谷風序云國俗傷敗焉此云天下

俗薄皆謂變善爲惡是得與民變革也若其夷夏異宜山川
殊制民之器物言語及所行禮法各是其身所欲亦謂之俗
也如此者則聖王因其所宜不強變革王制曰廣谷大川異
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又曰脩其教不易其俗地官土均云禮
俗喪紀皆以地美惡爲輕重之法而行之誦訓掌道方慝以
知地俗皆是不改之此言其大法耳乃箕子之處朝鮮大伯
之在勾吳皆能教之禮儀使同中國是有
可改者也但有不可改者不強改之耳**習習谷風維**
風及雨興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箋云習習和調之貌東
風謂之谷風興者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喻朋友同
志則恩愛
成○谷音穀**將恐將懼維予與女**箋云將且也恐懼喻遭
厄難勤苦之事也當此
之時獨我與女爾謂同其憂務○恐丘勇反注
下同女音汝厄本又作阸於革反難乃旦反**將安將樂**
女轉棄予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箋云朋友無大故則不
相遺棄今女以志達而安樂棄恩忘舊薄之甚
○樂音洛
注下皆同【疏】習習至棄予　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生長
之谷風也維此生長之谷風能及於膏潤澤
陰雨以行其潤澤由風雨相感故潤澤德行以興良朋相親
於善友以成其恩愛由朋友相須故恩得成朋友恩愛相須

若是事有窮達不可相棄何爲且恐且懼當遭苦厄之時維我與女獨受此難纔得且安且樂志達之時汝何更棄我乎不念恩愛之時也○箋東風至潤澤行　正義曰東風謂之谷風釋天文風類多矣正取谷風爲喻者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友相長益故也此據風爲文故云風而有雨則潤澤行潤澤是雨之事但雨得風乃行則潤澤亦由風故易曰潤之以風雨是風雨共爲潤澤○傳言朋友至相棄　正義曰言彼朋友志趨於利不顧終始蔦屨序曰其民機巧趨利是也己窮彼達是窮達相棄也○箋朋友至之甚　正義曰朋友無大故不相棄論語文也引之者證朋友得相怨之意大故謂惡逆之事苟無大故義不相棄今彼己得志申達居處安樂而棄往日之恩忘昔時之故舊是風俗薄之甚也以序言俗薄故於此明之

習習谷風　維風及頹　頹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頹徒雷反上時掌反

將恐將懼　寘予于懷　箋云寘置也置我於懷言至親己也○寘之豉反

將安將樂　棄予如遺　箋云如遺者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疏　習習至如遺　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者生長之谷風也維生長之谷風能及於焚輪謂之頹倒之旋轉而升

是風薄相扶而上也以興良朋能佐於善友使之道德益進是朋友相率而成也德既由友而成則窮達不可相棄故言何爲汝本且恐且懼苦厄之時則置我於懷至相親愛矣今汝得且安且樂志達之後反更棄我如人遺忘於物忽然不省無心念我也○傳頹風至而成 正義曰釋天云焚輪謂頹扶搖謂之猋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頹頹下也扶搖暴風從下升上故曰猋猋上也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頹迴風從下上曰猋然則頹者風從上而下之名迴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彼迴風從上下谷風未與相扶謂之爲頹若谷風既與相扶而上則於爾雅爲猋不復爲頹也詩言頹據其未與相扶之名耳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崔嵬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箋云此言東風生長之風也山巔之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以喻朋友雖以恩相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崔徂回反嵬五回反又作峞萎於危反長張丈反下同槁苦老反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箋云大德切瑳以道相成之謂也○瑳七何反

(疏)習習至小

怨　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者生長之谷風也谷風猶善能
生長之故維山崔嵬之上草木皆能生長之以興良朋由善
能切磋之故其友身之道德亦能成就之道德相由而成窮
達不宜相棄然草木之生長雖至於盛夏之月萬物茂壯無
能使草不有死者無能使木不有萎者以時不齊實小有萎
死者也以興道德之進益雖至於成就之功百事遍曉無能
使色不有忿者無能使辭不有訟者以大義不虧實小而有
忿訟也然小萎無虧於夏長小怨無損於交好汝何爲忘我
切磋之大德反思我言訟之小怨而棄我乎○傳雖盛夏至
萎枝者　正義曰以四時春生夏長物之盛莫過夏時故云
雖盛夏萬物茂壯也以其大時不齊不能無死者故月令仲
夏靡草死故曰死生分是草木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定本
及集注本云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箋此言至小訟乎
正義曰維山崔嵬之文上承谷風之下而下與草木相連
明是風吹山巔之上使生草木也平地沃衍之土宜生草木
山巔之上則非草木所宜風尚吹之使生故云猶及之也以
難長而風及喻朋友相養之深也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
木枝葉猶萎槁者以爲平地之草木非止山巔也養則言其
難者故云山巔猶及之萎死則言其茂者故言盛夏以暢之
云猶有萎槁者爲不宜萎槁是不據山巔明矣若然東風爲

谷風實取生長之義要風以四方爲名非以四時立稱則夏之東風猶爲谷風也春則草木初生未及暢茂其有萎死則背其常詩人不應舉以爲喻故知言草木萎槁謂夏時也木大或一枝枯故言萎也草小或連根死故言死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蓼莪上音六下五河反養餘亮反注除鞠養也穀養也二字餘並同

疏 蓼莪六章上下各二章章四句中二章章八句至終養爾正義曰民人勞苦致令孝子不得於父母終亡之時而侍養之民人勞苦五章卒章上二句是也不得終養卒章卒句是也其餘皆是孝子怨不得終養之辭○箋不得至得見正義曰經言銜恤靡至是親沒之辭序言不得終養繼於勞苦之下是勞苦不見父母也故言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之也終是亡之稱亡連言病者以亡必用病言終可以兼之親病將亡不得扶侍左右孝子之恨最在此時故連言之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興也蓼蓼長大貌箋云莪已蓼蓼長大貌視之

以爲非莪故謂之蒿興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蒿呼毛反長張丈反下皆同思息嗣反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箋云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其生長已之苦 疏 蓼蓼至劬勞

正義曰言蓼蓼然長大者正是莪也而不精審視之以爲非莪反謂之維蒿以興有形器方可識者正是此物也而我不精識視之以爲非此物反謂之是彼物也以已二親今且病亡身在役中不得侍養精神昏亂故視物不察也既不得終養又追而爲恨言可哀之又可哀我父母也其生長我也其病勞矣今不見其亡所以深恨○箋義已至其事 正義曰視莪以爲非莪亦是作者身視故云我視之是作者自我也但作者憂思之深每事皆不精識故舉視莪爲蒿以喻衆事皆然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謂衆事不精識非獨莪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 蔚牡菣也。蔚音尉菣去刃反 **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箋云瘁病也○瘁似醉反 疏 傳蔚牡菣 正義曰釋草文舍人曰蔚一名牡菣其氏曰江河間曰菣陸機疏云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新蒿 **缾之罄矣維罍之**

恥缾小而罍大罄盡也箋云缾小而盡罍大而盈言爲罍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缾蒲丁反罄苦定反
罍音雷**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鮮寡也箋云此言供養日寡矣而我尚不得終
養恨之言也○鮮息淺反供九用反**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
則靡至箋云恤憂靡無也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然以爲不可斯須無也出門則思之而憂旋入門又不
見如入無所至○怙音户韓詩云怙賴也恃負也

疏缾之至靡至 正義曰罍器大缾器小酌酒者當多酌罍少酌缾不使小缾先竭今缾之既盡矣而罍尚盈滿是爲酌罍者之恥也以興民有富而多丁貧而寡弱治民者當多役富少役貧不使貧者先困今貧者既困矣而富者尚饒裕是王之恥也今王不以爲恥偏困貧民我不得供養故因此以恨言寡矣民之一生也言生而得養其日尚寡況我尚不得終養是可恨之甚如此我不如死之久矣言已雖生不如死之已父也所以然者以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恃已無父母出門則以中心銜憂旋來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覩見如行田野無所有至是其所以悲恨也○箋缾小至恤寡 正義曰釋器云小罍謂之坎孫炎曰酒罇也郭璞曰罍形似壺

大者受一斛是罍大如缾也言缾盡矣對罍爲盈言爲罍恥者是爲主罍罍者之恥即酌者也以罍大似富衆缾小似貧寡然罍缾並列俱以酌之則當多酌罍而少酌缾以至於俱盡是均也猶上之賦役亦富貧並對俱以役之則當多役富而少役貧以至於俱甚亦爲均也今缾盡而罍盈者蕭也是全不酌之辭猶偏役貧寡而富衆不行故言恥者刺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也謂不使富者分貧者之役衆者憂寡者之勞而共之也言缾罄則罍盈矣罍既無情之物終不以自盈爲恥故知是爲罍者恥以喻王恥也○箋孝子至所至○正義曰作詩之日已反於家故言出入之事入門無見又似非殯是已卒哭之後也入門上堂不見概焉廓焉時實爲甚三年之外孝子之情亦然但此以三年内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鞠養腹厚也箋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拊音撫畜許六反顧音故覆芳福反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箋云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

疏 父兮至罔極○毛以爲此言父母生養之恩已思報之言父兮本流氣以生我母兮以懷任以

蓼莪

養我又拊循我起止我長遂我覆育我顧視我反覆我其出
入門户之時常愛厚我是生我劬勞也我今欲報父母是勞
苦之德昊天乎心無已也常所憶念無有已時故言已痛切
之情以告於天○鄭以腹爲懷抱爲異○傳腹厚　正義曰
釋詁文○箋父兮至懷抱　正義曰上章總言父母此分父
母而說之故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以鞠已爲養畜我承
拊我之後明起止而畜愛之故爲起也言覆育者謂其寒暑
或爲身體嫗之覆近而愛育焉旋視謂去之而反顧也復反也
故爲反覆謂小者就所養之處迴轉反覆之也腹我謂置
之於腹故爲懷抱以父母厚已非獨出入之時故易傳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疾貌箋云民人
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
發然寒且疾也○飄避
遙反後篇同本又作票
民莫不穀我獨何害箋云穀養
也言民皆
得養其父母我獨何
故覩此寒苦之害
疏南山至何害　正義曰孝子言已
在役之苦我本從役苦於南山值
時寒甚視南山則烈烈然愴其至役之勞苦而情以爲至難
也又遇飄風發發然寒而且暴疾也於時天下之民皆不皆
得養其父母者我獨何故覩此寒苦之甚害而不得養父母
乎此何害與下不卒互也○箋言民至之害　正義曰自傷

者皆以己刺彼故言他得孝養已獨寒苦甘則怨者之常辭且害君者役賦不平非無閑豫之人故作者言已偏苦得稱民莫不穀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民莫不穀我獨不卒箋云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卒子恤反重直用反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譚徒南反國名

疏大東七章章八句至告病焉　正義曰作大東之詩者刺亂也時東方之國偏於賦役而損傷於民財此譚之大夫作是大東之詩告於王言已國之病困焉困民財役以至於病是為亂也言亂者政役失理之謂摠七章之言皆是也言困於役者對則貨財謂之賦功力謂之役斧此經文及傳箋皆刺賦斂重薄無愁力役之事故哀我憚人箋云哀其民人之勞苦亦不欲使周之賦斂則亦可息也是欲息其賦斂非力役也但王數徵賦須轉餫餫輸之勞即是役也

四章云職勞不來下箋云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言送轉輸而不蒙勞來是困於役之事也經則主怨財盡故唯言賦重斂則兼言民勞故云困役由送衰財以致役故先言之從首章以盡三章皆是困役財之事四章以下言周衰政偏衆官廢職由此已國所以賦重故言之以刺周亂也言病者雖七章皆是若指事而言則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是所苦之辭也言東國者譚大夫以譚國在東而見偏役故經云小東大東敘亦順之而言東國焉不指譚而言東者譚大夫雖自爲已怨而主政大經偏東非譚獨然故言東以廣之譚大夫者以別於王朝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必別之者以此主陳譚國之偏苦勞役西之人優逸是有彼此之辭故須辨之明爲譚而作故也若汎論世事則不須分別小明大夫悔仕於亂彼牧伯大夫不言其國是也○箋譚國至滅譚 正義曰解譚大夫而序言東國之意也莊十年齊師滅譚是春秋經也傳曰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是以齊師滅之引此者證其在京師之事也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 興也饛滿簋貌飧熟食謂黍稷也捄長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箋云飧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興者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饛音蒙

簋音軌飧音孫捄音虯又其牛反下章同匕必履反饔飧於恭反施始豉反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砥之履反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箋云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平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共音恭本又作恭

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睠反顧也潸涕下貌箋云言我也此二事者在乎前世過而去矣我從今顧視之爲之出涕傷今不如古○睠音眷本又作眷潸所姦反說文作潸云涕流貌山晏反出如字徐尺遂反涕音體爲于僞反

疏

有饛至出涕　正義曰言有饛然滿者簋中黍稷之飧也有捄然長者棘木載肉之匕也客始至主人以簋盛飧以匕載肉而待之是主人供承之恵於賓客厚也以興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也非直典恩厚又法制齊均周之貢賦之道其均如砥石然周之賞罰之制其直如箭矢然是所行之政皆平而不曲也以天子崇其施予之厚故其時君子皆共法效所以履而行之以周道布其砥矢之平直時小人皆共承奉所以視而供之既君子履其厚小人視其平是上下相和舉世安樂今此二者於前世已過而去睠然迴反我從今世徒反顧而視之終不可值

由此潸焉爲之出涕傷今不如古所以見偏役也○傳饛滿
至赤心　正義曰簋以盛飧饛爲其狀故知饛滿簋貌也主
人供賓客有禾有米此以盛於簋故知熟食也又禮之通例
皆簠盛稻粱簋盛黍稷故知謂黍稷也捄爲匕之狀故知長
貌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是也鼎實者肉也煮肉必實之於
鼎以載之者以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體既大故須
以匕載之載謂出之於鼎升之於俎也雜記注亦言匕所以
載牲體牲體即鼎實也言棘赤心者以棘木赤心言於祭祀
賓客皆赤心盡誠也吉禮用棘雜記言用桑者謂喪祭也待
賓客之匕禮當用棘傳言赤心解本用棘之意未必取赤心
爲諭○箋飧者至天下厚　正義曰箋以飧之所用故言客始
至主人所致之禮也知者聘禮賓初至大夫帥至於館宰夫
朝服設飧是也必先設之者以其初至權致小禮彼注云食
不備禮曰飧對饔餼之大爲不備司儀注云小禮曰飧大禮
曰饔餼是也言凡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者掌客
文也案大行人及掌客云上公飧五牢饔餼九牢侯伯飧四
牢饔餼七牢子男飧三牢饔餼五牢諸侯之朝必以臣從彼
爲凡介行人宰史設文故注云凡大行人宰使衆臣從賓者
也行人主禮宰主具史主書皆有饔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以
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者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爵

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牢爵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此
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是
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也陳者依此數陳列以與之言比證
飧之所用是供客之禮也知諭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
厚者以下云周道如砥言周平安之世賤言顧之傷其不見
往古故知此以主人待客之隆諭古者施予之厚也以東國
困役而刺王則與天下同怨故知諭天下古之天子正謂周
之聖王下言周道明所思不出於周也○傳如砥至不偏
正義曰砥謂礪之石禹貢曰礪砥砮丹以砥石能磨物使平
故比貢賦均也矢則幹必直故比賞罰不偏也砥言周道則
其直亦周道也如矢言其直則如砥言其平互相通也知砥
比貢賦矢比賞罰者以王道所行唯此事耳此為貢賦之偏
以發言故先以砥比貢賦取均平之義貢賦之外唯賞罰耳
故以矢比之傳因有一大而分之耳其實貢賦賞罰皆平皆
直理亦兼通故下箋云砥矢之道獨為貢賦而砥矢並言是
得兼通故也此篇怨政偏斂重無言賞罰之事傳言之者以
言周道為事廣所可平直者即貢賦賞罰耳故因而盡言以
暢之且粲粲衣服鞙鞙佩璲是濫賞所及亦是賞罰不平也
○箋此言至無怨 正義曰此言君子小人在位與民庶相
對君子則行其道小人則供其役此上四句有二事明君子

履其恩厚而法傚之小人覩其平直而供承之以履覩不同
先上二事故箋分以當之也言君子所履者明但今賦斂之
偏亦由時在位貪亂不履先王之道不能佐君以
致於偏故五章以下刺其空官廢職與此相首尾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空盡也箋云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譚無他貨維絲麻爾今盡杼柚不作也○杼直呂反說文云盛緯器柚音逐本又作軸斂力豔反後同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佻佻獨行貌公子譚公子也箋云葛屨夏屨也周行周之列位也言時財貨盡雖公子衣屨不能順時乃夏之葛屨今以履霜送轉餫因見使行周之列位者而發幣焉言雖困乏猶不得止○糾居黝反屨九具反佻徒彫反徐又徒了反說又徒高反韓詩作嬥嬥往來貌垂音挑本或作窕非也周行戶郎反注周行下載施之行幷注同餫音運

既往既來使我心疚箋云既盡疚病也言譚人自虛竭餫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是使我心傷病也○疚音救

疏 小東至心疚 正義曰譚大夫既思古無及乃言今幽王政偏重斂於己小亦於東大亦於東

前所賦斂者唯出杼柚今既輸送杼柚從其上之物皆已
焉由此財盡衣屨不備糾糾然夏日之葛屨公子以貧乏之故
謂其可以履冬日之霜寒也佻佻然獨行者我譚國之公子
也因送轉餫又見使行而彼周之列位而發幣焉鉼則困乏之
猶不止也公子之困如此又我譚人自盡空竭送餫而往周
人則空盡受之虛空而來曾無反幣復禮之惠由是所以使
我心傷病焉○箋小也至不作　正義曰知譚無他貨唯有
絲麻者以杼柚之有維絲麻耳說文云杼持緯者也○箋雖
公子至不得上　正義曰上言杼柚其空是譚國財盡履霜
之下即云公子是公子服此葛屨而履霜也下云既往既來
仍是轉輸之事故知公子獨行為送轉餫至京師又因見使
之行周列位而發幣焉謂適有司而納其轉餫之幣列位則
是有司也隱七年左傳曰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社預云
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彼因朝而有貢獻
之物發幣於公卿與此公子發幣同但此轉餫不因行聘也
以葛屨為履霜仍彼行役言困乏之猶不得止也○傻曾無反
幣復禮之惠是使我心傷悲焉　正義曰聘礼云無行則重
賄反幣謂以幣反報來者故此以反幣言之知責王無反幣
者以怨其盡受明當有報也中庸曰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
侯也是有報矣天子報諸侯之禮雖亡春秋之世諸侯之事

霸王與天子同也齊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稛載而歸言其空而來重而歸也則天子亦當有報故此其所以怨之也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

哀我憚人

冽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箋云穫落木名也既伐而折之以爲薪不欲使氿泉浸之浸之則將濕腐不中用也今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歎哀其民人之勞苦者亦不欲使周之賦斂小東大東極盡之極盡之則將困病亦猶是也○冽音列氿音軌字又作晷窴子鴆反漬也字又作浸穫戶郭反毛刈也鄭落木名也字則宜作木傍契苦計反徐苦結反憚丁佐反徐又音但下同字亦作癉腐音輔朽也

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載載乎意也箋云薪是穫薪者析是穫薪也尚庶幾也庶幾析是穫薪可載而歸蓄之以爲家用哀我勞人亦可休息養之以待國事○蓄勑六反

疏有冽至可息○毛以爲有冽然寒氣之氿泉無得浸漬我所穫之樵薪也以興暴虐者周室之幽王無得稅斂我譚國之民人也刈薪者惜其樵薪不欲使氿泉妄浸之以妄浸之則濕腐不中用故也以興今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寐之中嗟哀憐

契

我譚國勞苦之民人不欲使周人極斂之極斂之則困病不
堪其事也又言薪畜是穫刈之薪者尚以爲可存載於畜當
歸而掌之以爲家用故不欲氿泉之所浸也況譚大夫哀於
我勞苦之人寧不亦可念之哉情當休息而養之以待國事
故不欲周王之所斂也此以氿泉比周王刈薪之人惜已薪
猶譚大夫之愛譚人意雖相對而文有詳略言氿泉之浸穫
薪不言周王之斂譚人譚大夫有憂民之容刈薪者無惜薪
之狀皆互見也○鄭唯穫爲木名尚爲庶幾又尚可載以對
亦可息是薪可載歸猶人可休息直文比事於義爲通故不
從毛餘同○傳冽寒至憚勞　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冽
是冽爲寒氣也說文冽寒貌故字從仌釋水云氿泉穴出穴
出仄出也李巡曰水泉從傍出名曰氿氿側出是側出曰氿
泉也穫讀如穫稻之穫故爲刈也薪當析之即云刈者蓋木
之細者以荆楚之類故曰言刈其楚是小者刈之也以有哀
歎故知契契憂苦也憚勞釋詁文○契契至爲薪　正義
曰穫落釋木文在釋木故爲木名某氏曰可作杯圈皮韌
繞物不解郭璞曰穫音穫可爲杯器素也陸機疏云今椰榆
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韌剝之長數尺可爲絙索又可爲甑帶
其材可爲杯器是也易傳者以諸言薪
者皆謂木也而言刈於理不安故易之
東人之子職勞

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東人譚人也來勤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箋云職主也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京師人衣服鮮絜而逸豫言王政偏甚也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其不言政偏則言衆官廢職如是而已○來音賚注同舟人之子熊羆是裘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伉氏之職○羆彼皮反檝音接字又作楫近附近之近下同搏音博冥莫歷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私人私家人也是試用於百官也箋云此言周衰羣小得志○僚力彫反字又作寮同

疏「東人」至「是試」○毛以爲言王政之偏東國譚人之子主爲勞苦盡財以供王賦而曾不見謂以爲勤言王意以譚人空竭爲常不愧之也其西人京師之子則有粲粲然鮮盛之衣服言王意縱西人使令驕溢不賦之也則王既政偏如是又上下無制致舟檝之人之子以熊羆之皮是爲衣裘言賤人踰制而奢富也其私家之人子則百僚之官於是登用之小人得志驕貴也此周道之衰已新以偏苦○鄭以舟人之子二句爲異具在箋○傳「東人」至「鮮盛」正義曰東以對西則西人是京師之人京師只王

織之大號決其不賦稅非在朝之人也來勤釋詁文以不被勞來爲不見勤故采薇序曰杕杜以勤歸即是勞來也○箋東人至而已　正義曰東人言王勞若則知西人爲逸豫西人言其衣服鮮明則東人衣服獘惡互相見也上章言公子衣屨不能順時况國人乎此詩譚大夫所以告已國之病首章至此言譚人之困而從此以下非復譚事故解之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也所言道衰唯有二事其所不言王政偏則言衆官廢職唯如是而已此章以下并此章亦是從此盡不以其衆言政偏鞙鞙佩璲以下言衆官廢職也其文雖多意唯此二事故總解之○箋舟當至之職　正義曰箋以此章八句辭皆相反舉鮮盛而對職勞以是裘而對是試則周人私人猶東人西人也既東西勞逸不同則周私所主爲異又是試爲上之所用則是裘非身之所衣皆是王使之也以此知舟當作周裘當作求周世臣之子孫者謂在周有功德世爲臣其子孫賢者也裳裳者華序曰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是有退在賤官者也以熊羆是裘明遺賤人求捕熊羆故知在冥氏穴氏之職秋官冥氏下士二人穴氏下士一人冥氏掌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注云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而熊羆即亦猛獸故知在此二職也若然上云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西人

即周人也上句刺其鮮盛下句復傷其退求熊羆者以無道之世莫不變愛群小斥逐賢哲故讒佞之徒多有免樂功成之輩退在賤官雖同是周人賢愚不等作者刺彼驕奢哀此賢黜辭各有爲不相害也。傳私人私家人 正義曰此云私人則賤者謂本無官職卑賤之屬私居家之小人也崧高云遷其私人以申伯爲王卿士擁其家臣爲私人故傳曰私人家臣也有司徹云獻私人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以臣仕於私家謂之私人非此類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或醉於酒或不得漿 **鞙鞙佩璲不以其長** 鞙鞙玉貌璲瑞也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爲佩佩之鞙鞙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也徒美其佩而無其德刺其素餐。鞙胡犬反字或作琄璲音遂遂

維天有漢監亦有光 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箋云監視也喻王閶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監古曁反閶音開字亦作開

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跂隅貌襄反也箋云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至莫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跂說文作岐丘豉反徐又丘婢反更音東歷也

疏 或以至七襄。毛以爲言王政之偏或用之爲官令其醉餉者或不見任用不得其漿者言王政既偏其所用之人皆鞙

鞙然佩其璲玉居其官職不以其才之所長徒美其佩而無
其德也維天之有漢仰監視之亦有精氣之光是徒有光而
無明今佩璲之人亦徒有名而無實也跂然三隅之形者彼
織女也終一日歷七辰至夜而迴反徒見其如是何曾有織
乎言王之官司徒見列於朝耳何曾有用乎○鄭唯言佩璲
云是玉也故鞙鞙爲玉貌璲瑞釋器文郭璞曰玉瑞也禮以
玉爲瑞信其官謂之典瑞此瑞正謂所佩之玉故箋云佩璲
者以瑞玉爲佩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是也釋訓云皐皐
鞙鞙刺素餐也某氏云鞙鞙無德而佩故刺素餐也○傳漢
天至所明　正義曰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爲天漢揚泉物
理論云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著精華浮上
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大雅云倬彼雲漢是也此天
河雖則有光不能照物故有光而無所明也自下諸星皆取
有名無用以爲義天漢此知不以無水用爲義者以言監亦
有光是嫌其光之小也故知取無明爲喻其女牛箕斗各自
言其無所用知其不取無明也星皆在天獨漢言維天者以
其初言天象故云維天以揔之使下諸星皆蒙維天之文也
天畢又言天者以其餘皆二字爲星名箕斗又有南北相配
維畢單名故言天以配之也此諸星若牛女言其貌箕斗言
其用七襄再述其辭長庚一無所說參差不同者皆作者選

言罯辭使成文理潤色而已無義例也○傳跂隅貌襄反正義曰說文云岐頂也字從七孫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故云隅貌襄反者謂從旦至暮七辰而復反於夜也○箋襄駕至七襄　正義曰襄駕釋言文言更其肆者周禮有市廛之肆謂止舍處也而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也舍即肆矣在天爲次在地爲辰每辰爲肆是歷其肆舍有七也星之行天無有舍息亦不駕車以人事言之耳晝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言終日是晝也晝不見而言七移者據其理當然矣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不能反報成章也箋云織女有織名爾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

睆彼牽牛不以服箱睆明星貌何鼓謂之牽牛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箋云以用也牽牛不可用於牝服之箱○睆華板反箱息羊反何哉何可反又音河星名牝頻忍反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日旦出謂明星爲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箋云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

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捄畢貌畢所以掩兎也何嘗見其可用乎箋云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今天畢則施於行列而

已○疏雖則至之行　正義曰言雖則終日歷七辰有西而無東不成織法報反之文章也言織之用緯一來一
去是報反成章今織女之星駕則有西而無東不見倒反是
有名無成也又睆然而明者彼牽牛之星雖則有牽牛之名
而不曾見其牽牛以用於牝服大車之箱也又東方有啓導
日明之星西方有長續日之星此亦何曾能有啓續乎又
有捄然而長者在天之畢也徒則施之於二十八宿之行列
而已亦何曾見其掩兎載肉之用乎是皆有名無實亦與王
之官司虛列而無所成也○傳何鼓至之箱　正義曰何鼓
謂之牽牛釋天文也李巡曰何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
炎曰何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之北也或名為何鼓亦名為
牽牛如爾雅之文則牽牛何鼓一星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
二星今不知其同異也知服牝服者以連箱言之為牛所用
故牝服也車人言大車牝服二柯又三分柯之二注云大車
平地載任之車牝服長八尺謂較也今俗為平較兩較之內
謂之箱甫田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幾充箱是謂車內容
物之處為箱言大車者以經有牽牛之文故知大車箱也○
傳日旦至庚續　正義曰言旦出者旦猶明也明出謂嚮晨
時也啓開也言開導日之明故謂明星為啓明庚續釋詁文
日既入之後有明星言其長能續日之明故謂明星為長庚

合

也釋天云明星謂之啓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日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日太白然則啓明是太白矣長庚不知是何星也或一星出在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傳捄畢至掩兎 正義曰上言捄長貌此云畢貌亦言畢之長也鴛鴦曰畢之羅之月令云羅網畢翳無出國門是田器有畢也此畢象畢星為之而施網焉故言所以掩兎也。箋祭器至鼎實 正義曰特牲饋食禮曰宗人執畢是祭器有畢也彼注云畢狀如叉蓋為其似畢星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是所以助載鼎實也掩兎祭器之畢俱象畢星為之以易傳者孫毓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弋之畢又取象焉而因施網於其上雖可兩通箋義為長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挹斟也。簸波我反徐又府佐反斗都口反沈作主挹音揖斞矩于反廣雅云酌也本又作斞

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翕如也箋云翕猶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近。翕許急反柄彼病反揭居竭反徐起謁反

疏 維南至之揭 正義曰言維此天上其南則有箕星不可以簸揚米粟維此天上其北則有斗

星不可以挹斟其酒漿所以不可以簸挹者維南有箕則徒翕置其舌而已維北有斗亦徒西其柄之揭然耳何嘗而有可用乎亦猶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用也此挹下言酒漿則簸揚下宜言米粟作者取文便而不言之耳又西柄之揭與載翕其舌文不類者以箕斗之形成於柄舌又簸之須舌猶挹之須柄各隨其義故不同也言南箕北斗者案二十八宿連四方為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院箕在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傍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以箕斗是人之用器故令相對為名其名之定雖單亦通故巷伯謂箕為南箕為此也○傳翕合　正義曰言合者以天星衆也此獨為箕者由此星合聚相接其舌也○箋翕猶引至相近　正義曰鄭以為箕星踵狹而舌廣而言合於天文不便故言翕猶引也引其舌者謂上星近也言箕之上星相去近故為踵因引之使相遠而為舌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

並興焉〔疏〕四月八章章四句至興焉○正義曰四月詩者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也以幽王之時在位之臣皆貪暴而殘虐下國之諸侯又構成其禍亂結怨於天下由此致怨恨禍亂並興是幽王惡化之所致故刺之也經云廢爲殘賊是在位貪殘也我日構禍是下國構禍也民莫不穀是怨亂也亂離瘼矣是亂事也言怨亂並興者王政殘虐諸侯構禍是亂也亂既未弭則民怨不息政亂民怨同時而起故云並興也經八章皆民怨刺王之辭此篇毛傳其義不明王肅之說自云述毛於六月徂暑之下注云詩人以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闕一時之祭後當復闕二時也先祖匪人之下又云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爲忍不憂恤我使我不得脩子道祭此經序無論大夫行役祭祀之事據檢毛傳又無此意纖如所說理亦不通故孫毓難之曰凡從役踰年乃怨雖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歲暮乃歸小雅美之不以爲譏又行役之人固不得親祭攝者脩之未爲有闕豈有四月從役六月未歸數月之間未過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王云國之君乎非徒如毓此言首章始發一祭已恨王者忍已復闕二時獨應多怨何由秋日冬日之下更無先祖之言豈廢闕多時反不恨也以此王氏之言非得毛意孫以爲如適之徂皆訓爲往今

四月

言往暑猶言適暑耳雖四月爲夏六月乃之適盛暑非言往
而退也詩人之興言治少亂多皆積而後盛盛而後衰衰而
後亂周自太王王季王業始起猶維夏也及成康之世而後
致太平猶徂暑也暑往則寒來故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善
惡之喻各從其義箋自云述毛此言亦非毛旨何則傳云暑
盛而往矣是既盛而後往也箋言方往之暑不得與毛同矣
箋之所說義亦不通案經及序無陳古之事太王成康之語
其意何以知然又以四月爲周基六月爲尤盛則秋月爲當
誰也直云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不辨其世之所當何哉若
言成康之後幽王之前則其間雖有衰者未足皆爲殘虐何
故以宗風喻其病害百卉乎若言亦比幽王則已歷積世當
陳其亂何故幽王頓比二時中間獨爾闕絕也又箋言以爲
有亂則幽王既比於冬不得更同秋日不宜爲幽王何傷先
世之亂離哉如是則王孫之言皆不可據爲毛義也今使附
之鄭說唯一徂字異耳計秋日之寒未知冬時反言百卉具
腓以譬萬民困病其喻有甚於冬則三者別喻不相積累以
四時之中尤可慘酷者莫過於冬日故以比王身自言上之
所行不論病民之狀以冬時草木收藏而無可比下故獨言
王惡也二章以宗風之害百草喻王政之病下民首章言王
惡之有亂嚴寒毒暑皆是可患各自爲興不相因也其興之

日月先後爲章次耳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箋云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興人爲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構古候反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箋云匪非也寧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曾使我當此難世乎○難乃旦反

(疏)四月至忍予○毛以爲言四月維始立夏矣未甚暑至六月乃極暑矣既極然後往過其暑矣以往表其極言四月已漸暑至六月乃暑極以與王初即位雖爲惡政矣未甚酷至于今乃極酷也自即位以漸酷至今乃酷甚也四惡如此故大夫仰而訴之我先祖非人乎先祖若人當知患難何曾施恩於我當此亂世乎以王惡之甚故訴其先祖也○鄭以徂爲始六月始暑喻王乃始酷餘同○傳徂往至往矣○正義曰徂往釋詁文也月令季夏六月昏大火中是六月火星中也火星中而暑退暑盛而往矣是取暑盛爲義喻王惡盛也由盛故有往是以往表其盛無取於往義也傳言暑盛而往矣其意出於左傳昭三年傳曰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彼以極退故此以理反之故言往而明極也故知不取往爲義也○箋云徂猶至一夕○正義曰鄭以大夫已遭王惡困本其漸王惡無已退之時不似寒暑之更代

故以始言之徂訓爲往今言徂始者義出於往也言往者用此往彼之辭往到即是其始暑自四月往至於六月爲始也以毛言徂往陟於過義故更以義言訓之爲始東山云我徂東山下言我來自東則我徂東山爲到東山是徂爲始義也漢書律曆志云四月立夏節小滿中故言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也以興人爲惡有漸非一朝一夕是暑以喻其惡之極也不與下秋冬相繼也○箋云我先至亂出　正義曰人困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我先祖非人出恃慢之言明怨恨之甚猶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巳不自先後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　淒淒凉風也卉草也腓病也箋云具猶皆也凉風用事而衆草皆病與貪殘之政行而萬民困病○淒本亦作棲七西反卉許貴反腓房非反韓詩云變也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離憂瘼病適之也箋云爰曰也今政亂國將有憂病者矣曰此禍其所之歸乎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爲亂○瘼音莫

疏　秋日至適歸　正義曰言嚴秋之日淒淒然有寒凉之風由此寒凉之風用事於時故使百草皆被凋殘以致傷病以興幽王之惡有貪殘之政由此貪殘之政行於天下故萬民皆見殘害以遭困病此是王政之亂王政既亂則國將有憂病矣曰此憂病之禍其何所

歸之乎言此憂病之禍必歸之於國家滅亂也○箋今政至爲亂 正義曰經中亂字承上經之事是政亂也亂憂病三者連文明非共爲一事故分之也政亂已損害於民則民不堪命將以危國故言國將有憂病者也謂可憂之病滅亡之事也又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於亂者謂之於滅亡之亂流溴滅戲之類非疊上文也宣十二年左傳引此詩乃云歸於怙亂者也是怙亂者歸於亂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箋云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言王爲酷虐慘毒之政如冬日之烈烈矣其亟急行於天下如飄風之疾也○亟紀力反

民莫不穀我獨何害箋云穀養也民莫不得養其父母者我獨何故覩此寒苦之害○養其餘亮反

疏 箋我獨至之害 正義曰上以寒風喻王行條毒之政則言禍害者正謂毒政之害也言寒苦之害者遭虐政之苦猶遇風寒之苦因上文以寒喻故言寒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箋云嘉善侯維也山有美善之草生於梅栗之下人取其實蹂踐而害之令不得蕃茂喻上多賦斂富人財盡而弱民與受困窮○蹂如久反廣雅云履也令力呈反蕃音煩與音預

廢爲殘賊莫知其尤廢伏也箋云尤過也言在位者貪殘爲民之害

賦　我

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伏於惡○廢發如字一音發伏時世反下同又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行下孟反下之行同

疏 山有至其尤 正義曰言山有此美善之草矣其生也維在栗維在梅之下人往取其梅栗之實則踩踐害此美草使不得蕃茂以興國中有此貧弱之民矣其居也維在富人之傍上多富歛富人財盡則又幷賦此貧民使之不得生育俱受困窮由此在位之人慣習爲此殘賊之行以害於民莫有自知其所行爲過惡者故令民皆病○傳廢伏 正義曰說文云伏習也恒爲惡行是慣習之義定本廢訓爲大與鄭不同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箋云相視也伐視彼泉水之流一則清一則濁刺諸侯並爲惡曾無一善○相息亮反注同**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構成曷逮也箋云構猶合集也曷之言何也穀善也言諸侯日作禍亂之行何者可謂能善○曷舊何葛反一云毛安葛反

疏 相彼至能穀○毛以爲我視彼泉水之流尚有一泉則清一泉則濁我視彼諸侯之行何爲一皆爲惡曾無爲善乃泉水之不如也所以然者我此諸侯日日構成其禍亂之行逮何時能爲善言其日益禍亂不能逮於善時○鄭以下二句爲異言我諸侯日日合集其惡作爲禍亂之行何者可謂其善言

其皆無所善不如泉水有清者也○傳易逮 正義曰釋言文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滔滔大水貌其神足以綱紀一方箋云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衆川使不雝滯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滔吐刀反長張丈反

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箋云瘁病仕事也今王盡病其封畿之内以兵役之事使羣臣有士地曾無自保有者皆懼於危亡也吳楚舊名貪殘今周之政乃反不如○瘁本又作萃似醉反下篇同

（疏）傳滔滔至一方 正義曰滔滔大水貌興吳楚强盛言神者以國主山川所在之國當祀其神魯語曰禹會群神於會稽以諸侯主祭其神故言神也則此言其神足以綱紀一方是明所事其神之國將有綱紀其意亦喻江漢之傍國故言一方也○箋江漢至其所 正義曰紀理衆川使不壅滯者謂衆川有所注入江漢能統引之不使其水壅遏滯塞常時通流也知喻吳楚之君者以舉江漢爲喻而彼南國之紀則以喻江漢所在之國能相紀理故喻吳楚矣吳楚之意出於經之南國也若然上章言諸侯並惡曾無一善今稱吳楚能理小國又幽王時吳楚微弱未爲盟主所以能長理傍國爲之綱紀者上言諸侯並惡謂中國諸侯耳衞衞之石亭曰戎狄叛之荊舒不至是幽王之時荊已

叛矣亦既有背叛王命固當自相君長是大能守小紀理廣
國明矣南方險遠世有強國商頌云達彼殷武奮伐荊楚是
殷之中年楚已背叛鄭語史伯謂桓公曰姜嬴荊芊實與諸
姬相干也南有荊蠻不可以入是幽王之時楚已強矣以時
未必有吳以吳亦夷之強者與楚相配言耳公羊傳曰吳楚
之君不書葬是吳楚相近故連言之○箋今王至不如　正
義曰封畿之內謂中國所及之境故六月箋云今女出征以
正王國之封畿彼謂逐玁狁正中國也此疾王之惡而言盡
病故為盡病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謂以兵甲之事勞役之
使不得安寧故群臣諸侯有土地者無敢自保有之皆懼於
危亡也以禹貢唐虞之時已云江漢朝宗于海言朝宗以示
臣義故注以為荊楚之域國無道則先強有道則後服也殷
王武丁已伐荊楚是舊貪殘也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
逃于淵　鶉鵰也鵰鳶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箋云翰
高矣至鱣鯉也言鵰鳶之高飛鯉鮪之處淵性自
然也非鵰鳶能高飛非鯉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爾喻民性
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鶉徒丸反字或作鷻鳶
以專反鴟也鱣張連反鯉也鮪于軌反鵰音彫　**疏**　匪鶉至于淵○毛以為鵰也鳶也
貪殘之鳥乃高飛至天今在位非

鵰非鳶也何故貪殘驕暴如鳥之高飛至天也鱣也鮪也長大之魚乃潛逃於淵今賢者非鱣非鮪也何爲隱遁避亂如魚之潛逃於淵也是貪殘居位不可得而治大德潛遁不可得而用所以大亂而不振也○鄭以爲王政亂虐下民逃散言若鶉若鳶可能高飛至天非鱣鮪之小魚亦潛逃於淵性非能然爲驚駭避害故也以興民不欲逃走而逃者性非能然而然者爲驚擾畏亂政故也○傳鶉鵰至處淵　正義曰說文云鶉鵰也從敦而爲聲字異於鶉也鵰之大者又名鷲孟康漢書音義曰鷲大鵰也說文又云鳶鷙鳥也鶉鳥皆殺害小鳥故云貪殘之鳥以喻在位貪殘也大魚能逃於淵喻賢者隱遁也故王肅云以言在位非鶉鳶也何則貪殘驕暴高飛至天時賢非鱣鮪也何爲潛逃以避亂孫毓云貪殘之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德而處潛遁不可得而用上下皆失其所是以大亂而不振皆述毛說也○箋喻民至政故　正義曰箋以上章王政之亂病害下民下章言民不得所不如草木則此亦宜言民之困病故以爲喻民逃走提亂政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杞枸檵也桋赤楝也箋云此言草木尚各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蕨居月反桋夷本亦作荑音夷枸音苟檵音計楝所革反郭霜狄反**君子作歌維**

以告哀箋云告哀言勞病而愬之疏山有至告哀　正義曰言山之木有蕨薇之菜隰之有杞桋之木

是菜生於山木生於隰所生皆得其所以與人生處於安樂以得其所今我天下之民遇此殘亂驚擾失性草木之不如也由此君子作此八章之歌詩以告訴於王及在位言天下之民可哀閔之也作者自言君子以非君子不能作詩故也○傳桋赤楝　正義曰釋木文又曰白者楝舍人曰桋名赤楝也某氏曰白色爲楝其色雖異爲名同江河間楝可作轂郭璞曰赤楝樹葉細而岐說也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爲車輞白楝葉員而岐爲木大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使如字巳音紀下注喻巳同養餘亮反疏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至父母焉　正義曰經六章皆怨役使不均之辭若指文則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是役使不均也朝夕從事是已勞於從事也憂我父母是由不得養其父母所以憂之也經序倒者作者恨勞而不得供養故言憂我父

毋序以由不均而致此怨故先言役使不均也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箋云言我也登山而

采杞非可食之物喻已行役不得其事○杞音起偕偕士子朝夕從事偕偕強壯貌士

子有王事者也箋云朝夕從事言不得休止○偕音皆徐音諧說文云強也王事靡盬憂我

父母箋云靡無也盬不堅固也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已而憂○盬音古

疏陟彼至父母　正義曰言有人登彼北山之上者云我采其杞菜之葉也此杞葉非可食之物而登山以采之

非宜矣以興大夫循彼長遠之路者云我從其勞苦之役也此勞役非賢者之職而循路以從之非其事矣所以行役不

得其事者時王之意以已爲偕偕然而強狀今爲王事之子以朝繼夕從於王役之事常不得休止王家之事無不堅固

使已勞以堅固之今使憂及於我父毋由久不得歸故父母思已而憂也溥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傳溥大率循濱涯也箋云此言王之土地廣矣王之臣又衆

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傳音普濵音賓涯魚佳反字又作崖大夫不均我從事獨

賢 賢勞也箋云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我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事於役自苦之辭 疏 傳溥大也濱涯

正義曰傳大釋詁文釋水云滸水涯孫炎曰涯水邊說文云浦水濱廣雅云浦涯然則滸濱涯浦皆水畔之地同物而異名也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盡近水而以濱為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為九州者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有水也鄒子曰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濱是四畔近水之處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者言王道之衰傷境界之削則云蹙國百里蹙蹙靡所騁恨其有人衆而不使即以廣大言之所怨情異故設辭不同王不均大夫之使不過朝廷而普及天下者明其衆也○傳賢勞 正義曰以此大夫怨已勞於事故以賢為勞箋以賢字自道故易傳言王專以我有賢才之故乎何故獨使我也王肅難云王以已有賢才之故而自苦自怨非大臣之節斯不然矣此大夫怨王偏役於已非王實知其賢也王若實知其賢則當任以尊官不應勞以苦役此從事獨賢猶下云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恨而問王之辭非王實知其賢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 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傍布彭反得已音以 嘉我未

老鮮我方將將壯也箋云嘉鮮皆善也王善我年未老乎善我方壯乎何獨久使我也○鮮息淺反沈云鄭音仙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旅衆也箋云王謂此事衆之氣力方盛乎何乃勞苦使之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燕燕安息貌或盡瘁事國盡力勞病以從國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箋云不已猶不止也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叫呼號召也○叫本又作嘂古弔反號戶報反協韻戶刀反慘七感反字又作懆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鞅掌失容也箋云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棲音西仰音仰本又作仰鞅於兩反何戶可反又音何捧芳勇反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箋云咎猶罪過也○湛都南反樂音洛咎其九反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箋云風猶放也○風音諷議如字協句音宜【疏】或燕燕至不為正義曰三章勢接須通解之皆具說在注或不知叫號者居家用逸不知上有徵發呼召者或出入風儀謂閒暇無事出入

放汝議量時政者或勸若無事不爲者定本集本並作儀議容本作儀者誤也○鄭唯鞅掌爲異餘同○箋鞅猶至促遽

正義曰傳以鞅掌爲煩勞之狀故云失容言事煩鞅掌然不暇爲容儀也今俗語以職煩爲鞅掌其言出於此傳也故鄭以鞅掌爲事煩之實故言鞅猶荷也鞅讀如馬鞅之鞅以負荷物則須鞅持之故以鞅表負荷也以手而掌執物是捧持之負荷捧持以趨走也促遽亦是失容但本意與傳異耳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周大夫悔將小人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

疏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至小人 正義曰作無將大車詩者謂時大夫將進小人使有職位不堪其任使負及已故悔之也以將進小人後致病累可爲鑒戒以示將來足明時政昏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若然此大夫作詩則賢者也自當擇交既進而悔者知人則哲堯尚難之孔子以聖人之儁尚改觀於宰我子文以諸侯之良猶未知於子玉況大夫非聖能無悔乎經三章皆悔辭也

無將大車祇自

塵兮大車小人之所將也箋云將猶扶進也祇適也鄙事者賤者之所爲也君子爲之不堪其勞以喻大夫而進舉小人適自作憂累故悔之○祇音支累劣僞反篇末同本或作辱

無思百憂祇自底兮底病也箋云百憂者衆小事之憂也進舉小人使得居位不任其職愆負及已故以衆小事爲憂適自病也○底都禮反任音壬愆起連反

疏無將至底兮 正義曰言君子之人無得自將此大車若將此大車適自塵蔽於已以興後之君子無得扶進此小人適自憂累於已小人居職百事不幹已之所舉必助憂之故又戒後人言無思百衆小事之憂若思此憂適自病害於已○傳大車小人之所將也 正義曰冬官車人爲車有大車鄭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則此是也其車駕牛故酒誥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是小人之所將也○箋將猶扶進 正義曰言將猶扶進者以大車須人傍而將之是爲扶車而進導也大車比小人言無扶進比小人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箋云冥冥者蔽人目明令無所見也猶進舉小人蔽傷已之功德也○冥莫庭反又莫迥反令力呈反

無思百憂不出于熲熲光也箋云思衆小事以爲憂使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熲

古迴反洗又古頂反

無將大車維塵雍兮 箋云雍猶蔽也○雍於勇反字又作壅又於用反

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箋云重猶累也○重直龍反又直用反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

疏 小明五章上三章章十二句下二章章六句至亂世

正義曰小明詩者牧伯大夫所作自悔仕於亂世謂大夫仕於亂世使於遠方今已勞若故悔也首章箋云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四方之事然則牧伯大夫使述其四方之事是常令而悔仕者以牧伯大夫雖行使是常而均其勞逸有期而反今幽王之亂役則偏苦行則過時也故我事孔庶箋云王政不均臣事不同是偏苦也歲聿云莫箋云乃至歲晚尚不得歸是過時也偏當勞役歷日長久故所以悔也經五章皆悔仕之辭雖惣爲悔仕而發但所悔有意故首章言載離寒暑以日月長久是悔仕箋因其篇初故言遭亂世勞苦而悔仕三章言其自詒伊戚是憂恨之語故箋云悔仕之辭其實皆悔辭也

明明上天照臨

下土 箋云明明上天喻王者當光明如日之中也照臨下土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也據時幽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

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 艽野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箋云征行徂往也我行往之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乃以二月朔日始行至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尚未得歸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方之事遭亂世勞苦而悔仕○艽音求又音庚

心之憂矣其毒大苦 箋云憂之甚心中如有藥毒也○大音泰

念彼共人涕零如雨 箋云共人靖共爾位以待賢者之君○共音恭注下皆同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罟網也箋云懷思也我誠思歸畏此刑罪羅網我故不敢歸爾○罟音古

疏 明明至罪罟 正義曰言明明之上天日中之時能以其光照臨下土之國使無幽不燭品物咸亨也以喻王者處尊之極當以其明察理於天下之事然無陋不伸勞逸得所也今幽王不能然闇於照察勞逸不均令已獨遠使言我行往之西方至于艽野遠荒之地其路之長遠矣以二月初朔之吉日始行至于今則離歷其冬寒夏暑矣尚不得歸其淹久如此故我心中之爲憂愁矣其憂之甚則如毒藥

之大若然由仕於亂世以致如此故困若而悔之念彼明德
供具賢者爵位之人君欲往仕之而不見涕淚零落如雨然
雖時無此人根本不隱處以待之也又言已勞苦之狀我皆
不思歸乎我誠思歸但畏此王以刑罪羅網我我恐觸其羅
網而得罪故不敢歸耳○箋明明至以刺之 正義曰言照
臨故知有日月之明察唯中乃然故云王者光明當如日中
之照也昭五年左傳曰日上其中易豐卦彖曰王宜日中以
王明之光照臨天下如日中之時是也必責王令明如天日
者以王者繼天理物當與日同故易曰大人與日月合其明
是也○傳艽野至朔日 正義曰野是遠稱艽蓋地名言其
歷日長久明當至於遠處故言遠荒之地爾雅四海之外
地謂之四荒言在四方荒昏之國也此言荒者因彼荒是遠
地故言荒爲遠辭非即彼之四荒也何則牧伯之大夫行其
所部而已不得越四海而至四荒也言荒者若微子云吾家
耄遜于荒謂在外野而已此言二月朔而始行下章鄭以四
月而至假令還以朔到尚六十日也以日行五十里之則三
千里矣州之遠境容有三千但述職之行有所過歷不知定
日幾里也以言初而又吉故知朔日也君子舉事尚早故以
朔爲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箋詩人牧伯之大夫
正義曰知者以言我征徂西至于艽野是遠行巡歷之辭又

曰我事孔庶是行而有事非征役之言是述事明矣述事者唯牧伯耳故知是牧伯之下大夫也若然王之存省諸侯亦使大夫行也知此非天子存省諸侯使大夫者以王使之存省上承王命適諸侯奉使有主至則當還不應云我事孔庶歲莫不歸故不以為王之大夫也牧伯部領一州大率二百一十國其事繁多可以言孔庶也前事未了後又委之可以言政事愈蹙也如此則為牧伯之大夫於事為宜故也且牧伯之大夫不在王之朝廷今而為王所若所以於悔切目然則牧伯大夫自仕於牧非王所用而言悔仕者此之勞役由王所為故曰幽王不能徵是者王而使已多勞故怨王而悔仕也言牧伯者以牧一州之方伯謂之牧伯然單言之直牧耳此言述職之七夫則容牧下二伯之大夫不必專侯牧之伯一人而已○箋共人至之君 正義曰下云靖共爾位與此共人文同此大夫悔仕於亂世則思不亂而明德者仕之故為以待賢者之君也若然此大夫所根根幽王之惡徧被天下士無二王不得更有天子然則靖共爾位之君當世之所無矣而云念之者此大夫自悔本應坐待明君不當事於朝廷今仕而遇亂追念昔時言我本應待彼共人無故冒此亂世而涕零耳非謂當時有賢君可念也下章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勸友使聽天任命不汲汲求仕於時亦無明君可令

友往仕之正勸待之耳此所念者
亦念其當待之非當時有可念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
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 除除陳生新也箋云四月爲
除昔我往至於艽野以四月
自謂其時將即歸何言其還乃至歲晚尚不得歸○除直
慮反如字若依爾雅則宜餘舒二音莫音暮注及下同 念
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 憚勞也箋
云孔甚庶
衆也我事獨甚衆勞我不暇皆言王政不均臣
事不同也○憚丁佐反徐又音但亦作癉同 念彼共人
睠睠懷顧 箋云睠睠有往仕
之志也○睠音眷 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疏 昔我至譴怒○毛以爲大夫言昔我初往向艽野之時
矣日月方欲除陳生新二月之中也於我初發即云何
時云其得旋歸乎望得早歸也今乃歲月遂云已暮矣而尚
不得歸其時朝廷大夫多得閑逸念我獨憂衆事兮我事甚
繁衆也由此心之憂愁矣以事多勞我不得有閑暇之時憂
若如此悔仕於亂故念彼靖共爾位之人睠睠然情懷反顧
欲往仕之恨不隱以待而遭此勞也既遭此若豈不思歸乎
我誠思歸畏此譴怒而不敢歸耳○鄭唯方除爲異言往至

於艽野之時四月中也於時而望旄反餘同○傳除除陳生新　正義曰上云二月初言謂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二月也下章云日月方奧傳曰奧煖即春溫亦謂二月○箋四月至不得歸　正義曰四月爲除釋天文今爾雅除作余李巡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孫炎曰物之枝葉數舒然則鄭引爾雅當同李巡等除余字雖異音實同也方除之下即云曷云其還是至即望歸故云至于艽野以四月自謂其時將即歸也言歲聿云莫是未歸之辭若歲莫得歸不須發此言矣故云乃至歲晚尚不歸也凡言往矣似是始行之辭此得爲往到艽野者往者從此適彼之辭在此言之爲始行據彼言之爲往到自歲聿云莫以下皆是在彼之辭故謂初到彼地爲往矣易傳者以行之思歸當至所往之處乃可還不應發始已望歸也又下章云四月方奧文與此同洪範庶徵曰燠曰寒寒爲冬則燠爲夏矣若毛以方燠爲二月之初則接於正月之末時尚有霜不可云燠且爾雅篇四月爲除故據以易傳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奧煖也○譴棄戰反怒乃路反奧於六反煖音暄又奴緩反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蹙促也箋云愈猶益也何言其還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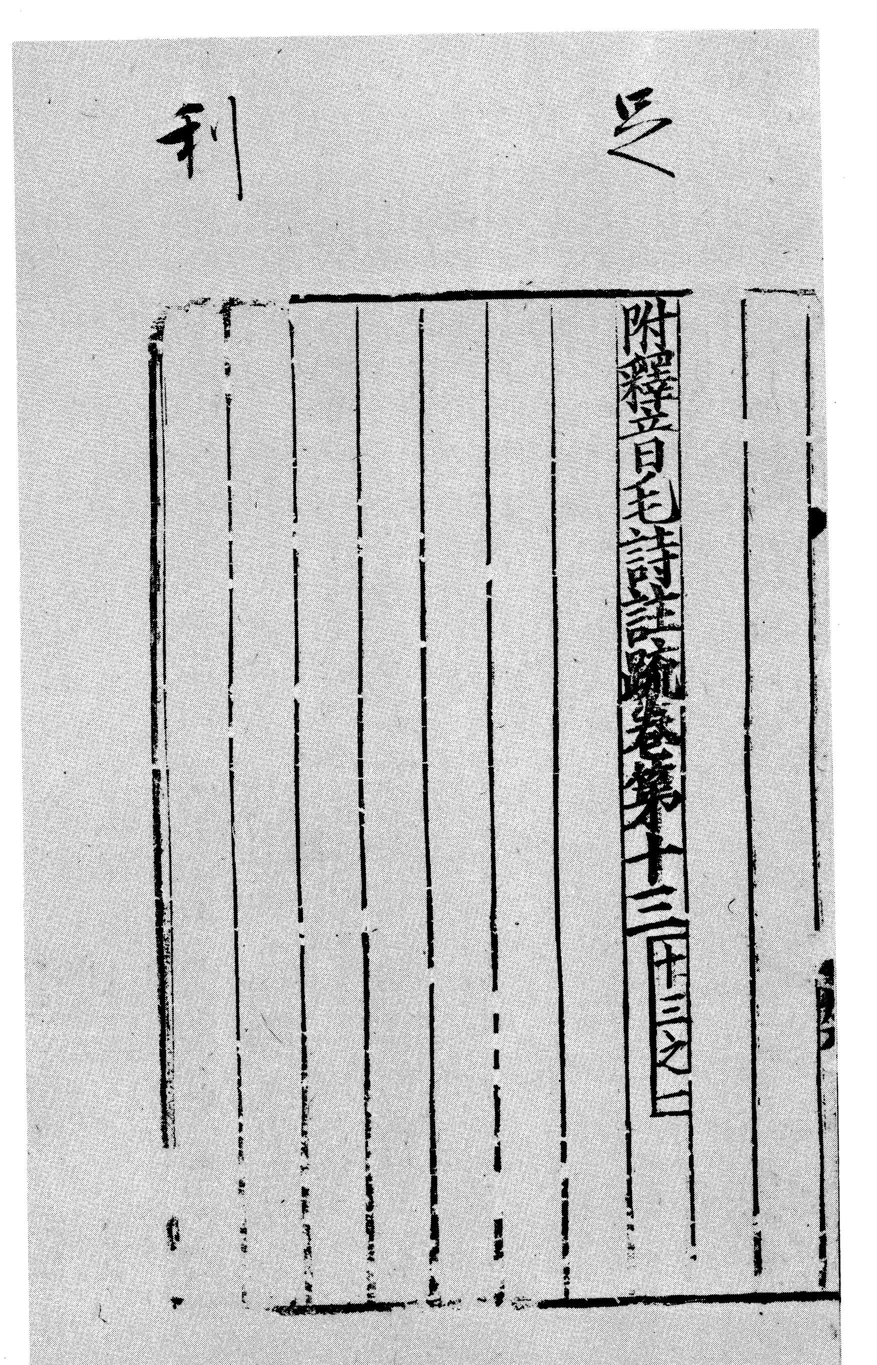
至於政事更益促急歲晚乃至采蕭穫菽尚不得歸○蹙子六反穫户郭反菽音叔心之憂矣自詒伊戚戚憂也箋云詒遺也我冒亂世而仕自遺此憂悔仕之辭○遺唯季反下同冒莫報反又亡北反念彼共人興言出宿箋云興起也夜卧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内也豈不懷歸畏此反覆箋云反覆謂不以正罪見罪○覆芳福反注同嗟爾君子無恒安處箋云恒常也嗟女君子謂其友未仕者也人之居無常安之處謂當安安而能遷孔子曰鳥則擇木○處昌慮反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靖謀也正直爲正能正人之曲曰直箋云共具式用穀善也有明君謀具女之爵位其志在於與正直之人爲治神明若祐而聽之其用善人則必用女是使聽天任命不汲汲求仕之辭言女位者位無常主賢人則是○治直吏反祐音又本或作右又作佑並同

疏 嗟爾至以女○正義曰大夫既自悔仕亂又戒朋友恐其仕不擇時還同已悔故嗟嘆而深戒之嗟乎汝有德未仕之君子人之居無常安樂之處謂不要以仕官爲安汝但安以待命勿汲汲求仕當自有明君

謀具汝之爵位其志在於正直之人於是與之爲治者此明
君能得如是爲神明之所聽祐之其用善人必當用汝矣勿
以今亂世而仕也言神之聽之者明君志與正直故爲神明
聽祐而用善人用其善則國治是神明祐之○箋嗟女至擇
木　正義曰以此大夫悔而戒之下言式穀以汝是知末仕
者無常安之處謂隱之與仕所安無常也安安而能遷者無
明君當安此潜遁之安居若有明君而能遷往仕之是出處
須時無常安也必待時而遷者孔子曰鳥則擇木猶臣之擇
君遷也故須安此之安擇君遷也安安而能遷曲禮文也孔
子曰鳥則擇木哀十一年左傳文○傳靖謀至曲曰直　正
義曰靖謀釋詁文也襄七年左傳公族穆子引此詩乃云正
直爲正正曲爲直此傳解正直取彼文也彼杜預注云正己
爲正正己之心正曲爲直正人之曲也取此爲說論語曰舉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直者能正人之曲也○箋是使至
則是　正義曰人之窮達在於上天貴賤生死命皆先定故
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上天之命定於冥兆非可以
智力求非可以進取得易稱君子樂天知命爲此也大夫身
遭困厄悔於進仕勸友脩德以待賢君此詩是令其友聽天
之處分任命之窮達不汲汲求仕之辭也又爵位是君所設
官非其友之物而此詩謂之爾位故又解言汝位者以位無

常主賢人則是也其友賢者有此位分故謂之女位也嗟爾君子無恒安息自猶勴也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介景皆大也箋云好猶與也介助也神明聽之則將助女以大福謂遭旹明君道施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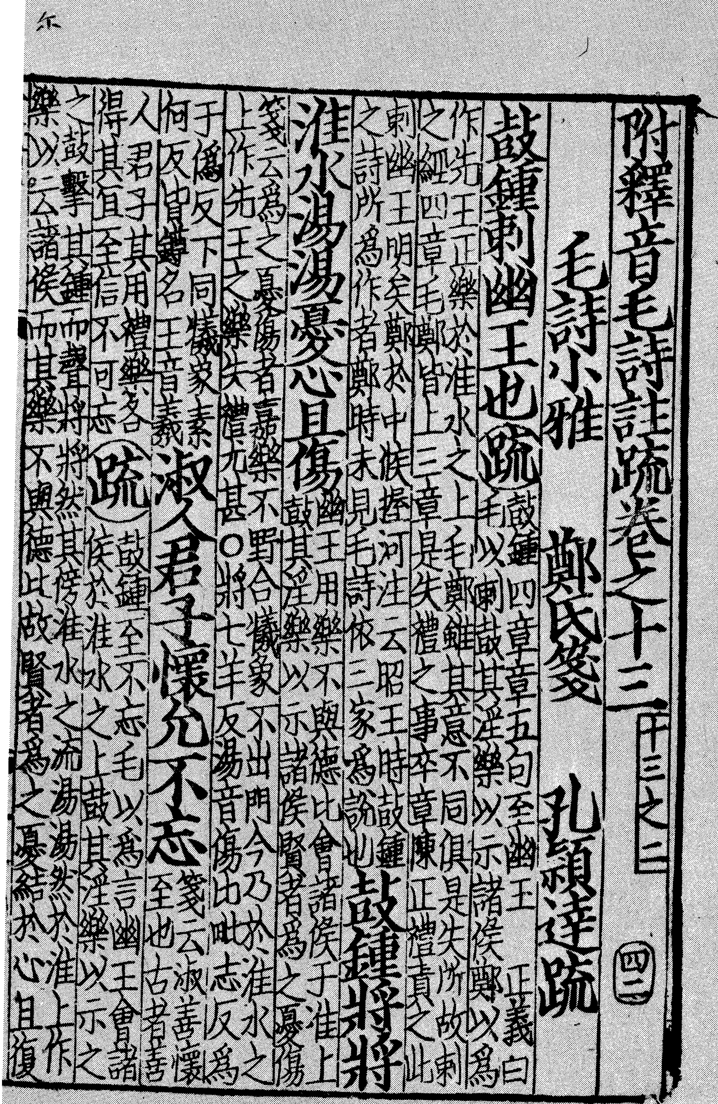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之
利
附釋音毛詩註䟽卷第十三
十三之一

學　校

尔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之十三　十三之二　四三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鼓鐘刺幽王也(疏)鼓鐘四章章五句至幽王 ○正義曰毛以爲刺幽王鼓其淫樂以示諸侯鄭以爲作先王正樂於淮水之上毛鄭雖其意不同俱是失所故刺之經四章毛鄭皆上三章是失禮之事卒章陳正禮責之此刺幽王明矣鄭於中候握河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爲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箋云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 ○將七羊反湯音傷比毗志反爲于僞反下同犧象素何反冑鑄名王音義

淑人君子懷允不忘箋云淑善懷至也古者善人君子其用禮樂各得其宜至信不可忘

(疏)鼓鐘至不忘 ○毛以爲言幽王會諸侯於淮水之上鼓其淫樂以示之之鼓擊其鐘而聲將將然其傍淮水之流湯湯然於淮上作樂以示諸侯而其樂不與德比故賢者爲之憂結於心且復

鼓鍾

悲傷傷其失所也故相念古人言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樂得宜者至實信然不忘也至信俱言其實然耳鄭唯以為正樂為異其文義則同○傳幽王至哀傷 正義曰王者象功成以作樂其意與道德和比今幽王用樂不與德比者正謂鼓其淫樂是也毛直言淫樂不知以何為淫樂王基曰所謂淫樂者謂鄭衛桑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凡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之於淮上所謂過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過而已未知二者誰當毛旨也言會諸侯淮上者以淮遠於京師非王常行之處不應遠適淮上獨自作樂明其有會聚而作之故知會諸侯也○箋為之至尤甚 正義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定十年左傳孔子辭也服虔云犧象犧尊象尊也嘉樂鍾磬之樂也引此者以野尚不可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大也與彼文倒者以論樂事故先言樂也傳言淫樂箋易之為先王之樂者以卒章所陳是先王正樂之事舉得正以責王明是王作之失所耳非有他樂也故孫毓云此篇四章之義明皆正聲之和欽欽人樂進之善同音四縣克諧以雅以南既以其正直廣所及以籥不僭又為和而不僭差皆無淫樂在其間也則未知幽王曷為作先王之樂於淮水之上耳二者之說箋義為長如毓此言不信毛為會諸

周

也

侯也箋於上下皆不言諸侯或亦以攸勦不知何為如此作故不言也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喈喈猶將將湝湝猶湯湯悲猶傷也○喈音皆湝戶皆反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回邪也邪似嗟反○鼓鐘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鼛大鼓也三洲淮上地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鼛古毛反長丈二尺妯敕留反徐又直留反鄭音悼爾雅盧叔反又音迪淑人君子其德不猶猶若也箋云猶當作瘉瘉病也○猶如字鄭改作瘉羊主反

【疏】鼓鐘至不猶 毛以為幽王會諸侯而示之淫樂鼓擊其鐘伐擊其鼛於淮水有三洲之地由此失所賢者為之憂結於心且為之變動容貌也念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樂當得其宜其德不肯若今之幽王失所也鄭以為幽王作先王正樂擊鐘伐鼛於淮上賢者為憂心且悼傷思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於禮法為病者賴上不忘不回故以猶為瘉瘉是病名與上相類角弓云不令兄弟交相為瘉斯干云兄及弟矣無相猶矣以彼二文知猶瘉相近而誤○傳鼛大至淮上地 正義曰鼛即皐也古今字異耳韗人云皐鼓尋有四尺長丈二是大鼓也三洲繫淮言之水中可居曰洲故知淮上之地○箋妯之言

悼。○正義曰：以類上傷悲，故爲悼也。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欽欽言使人樂進也。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箋云：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樂音岳。縣音玄。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若是爲和而不僭矣。○箋云：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籥，以灼反，樂器。僭，七心反，沈又子念反，又楚林反。韎，本又作昧，音妹，又莫戒反。禁，居蔭反。

疏 鼓鍾至不僭。○毛以爲幽王既作淫樂失所，故言其正者，言善人君子皆鼓擊其鍾，則其聲欽欽然，人聞而樂進其善。又鼓其瑟與琴，又擊其堂下東方之笙磬，於是四縣之樂皆得和同其音矣。琴瑟堂上也，笙磬堂下也。是上下之樂得所，以爲王者之雅樂，以爲四方之南樂，又以爲羽舞之籥樂，如是音聲得合，節奏得所，爲和而不參差，此正樂之作也。王何爲不如此作之，乃鼓其淫樂於淮水之上，以示諸侯乎？鄭以爲上三章言幽王作正樂於淮水之上，失其處，故此言其正樂，鼓其鍾欽欽然，又鼓其瑟與琴，吹匏竹之笙與玉石之磬，於是堂上之琴瑟與堂下之鼗

鐘皆同其聲音不相奪倫又以爲雅樂之萬舞以爲南樂之夷舞以爲羽籥之翟舞此三者皆不僭差又作不失處故可爲美王今何故於淮水而作之乎○傳欽欽至皆同　正義曰此欽欽亦鐘聲也云使人樂進者以陳先王之正樂正聲之美使人樂心於善樂記説樂之和感動人之善心而已是聞樂而進於善也以鐘在前故先言其狀云欽欽明下琴瑟等亦得所也以鼓琴瑟鼓琴類之故鼓鍾爲擊鍾也樂器多矣必以鍾爲首而先言之者以作樂必擊鍾左傳謂之金奏是先擊金以奏諸樂也言笙磬者東方樂者以東方物生之位故謂其聲爲笙磬也大射樂人宿縣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鎛皆南陳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東方爲笙磬則鍾鎛同知矣以笙磬之下即言同音故知四縣皆同也小胥云王宮縣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是也以東爲始舉笙磬則四方可知故也○箋同音至克諧　正義曰以上言鐘及琴瑟是琴瑟爲堂上鍾爲堂下故爲笙與磬俱在堂下以配鍾而同音堂下既同則堂上亦同故云八音克諧八音克諧尚書文言其能相諧和也八音者春官太師云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注云金鍾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也此經言云鐘琴笙磬是金石絲匏四者矣舉此明土革竹木亦和同可知○

傳爲雅至僭矣 ○正義曰以三者舞名故與上異其文詩言
其去歌詠其聲舞動其容故舞在後也傳言爲雅爲南者明
以爲此舞以籥屬下句故別言之云以爲籥舞明其上皆爲
矣若是和者若如也謂此三舞與上琴瑟笙磬節奏齊同如
是乃爲和也此三者雖是舞包上琴瑟謂之樂鼗周樂尚武
故謂萬舞爲雅是以先言雅也南先籥者進之以韻句以上
下類之則知南亦舞也以四夷之樂所取者不盡取其樂器
唯取舞耳故言舞四夷之樂美太王者德廣所及故舞之
也白虎通云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以爲均中國也
即爲夷禮恐夷人不宜隨中國禮也四夷之樂離爲舞以使
中國之人是夷樂唯舞也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
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是廣所及也
魯下天子因在東南用二方耳旄人云舞四夷之樂故此傳
實言四方以明之經獨舉南可以兼也孝經鉤命決云東夷
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
東方之舞助時生也南方助時養也西方助時殺也北方助
時藏也然則言昧者物生根也南者物懷任也秋物成而離
其根株冬物藏而禁閉於下故以爲名焉以南訓任故或名
任此爲南其實一也定本作朱離其義不合於此言南而得
總四夷者以周之德先致南方故秋官立象胥之職以通譯

四夷是言南可以兼四夷也然則舞不立南而立昧師都
以象脊曲以示法昧四夷之始故從其常而先立之也若然
虞傳云東岳陽伯之樂舞株離注云株離舞曲名言象物生
株離也彼雖中國之舞四岳所獻非四夷之舞要名與此東
西反者以物生與成皆有離其根株之義故兩有其言也以
爲籥舞謂吹籥而舞也簡兮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以翟或
謂之羽舞也若是爲和而不偕差結上三舞之辭○箋雅萬
至文樂　正義曰以干戚而言萬者舉本用兵人衆之大數
爲舞以象之故言萬舞也萬即武舞故云周樂尚武故謂萬
舞爲雅以對籥爲文樂也言進退之旅者謂此三舞進退時
旅衆齊一鄭意直據三種之舞進退齊一不包上經琴瑟與
毛意異父異毛者以不僭謂行列不有參差故特謂爲舞也
故樂記云古樂之發進旅退旅
注云言其齊一是爲不僭也

鼓鍾四章章五句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
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田萊多荒茨棘不除也饑

饑饉倉庾不盈也降
喪神不與福助也

疏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至思古焉○正
義曰作楚茨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
政煩賦斂又重下民供上廢闕農業故使田萊多荒而
民皆饑饉天又降喪病之疫民盡皆流散流散而逃亡祭祀
又不爲神所歆饗不與之福故當時君子思古之明王而作
此詩意言古之明王能政簡斂輕田疇墾闢年有豐穰時無
災厲下民則安土樂業祭祀則鬼神歆饗以明今不然故刺
之田廢生草謂之萊自然多荒而并言之者周禮以田易者
爲萊若使時無苛政則所廢年蒲亦當墾之今乃與不易之
田並不墾種故言多荒也既言降喪而又言流亡者明死者
爲天災所殺在者又棄業而逃也降喪流亡由祭祀不饗所
致而後言祭祀不饗者欲明喪亡亦由饑饉以見人神相將
也經六章皆陳古之善以反明今之惡故箋每事屬之言田
萊多荒茨棘不除則首章上四句是也饑饉倉庾不盈首章
次四句是也降喪神不與福助首章下四句盡於卒章言古
之享祀神錫爾福反明今之不饗神不祐助也政煩賦重則
於經無所當而下篇有其事耳此及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
之詩事皆陳古文指田類故序有詳略以相發明此序反經
以言今信南山序據今以本古甫田直言思古略而不陳所
由大田言矜寡不能自存又略而不言思古皆文互見大田

曰曾孫是若言成王上力役以順民是政不煩也甫田云歲取十千言稅有常法是賦不重明幽王政煩賦重也信南山經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而序云不能脩成王之業以奉禹功是曾孫爲成王矣而甫田大田皆言曾孫則所陳古皆爲成王時也此經無曾孫之言而周之盛王致太平者莫過成王則此思古者思成王也此篇思古明王先成其民而後致力於神故首章言民除草以種黍稷收之而盈倉庾王者得爲酒食獻之宗廟摠言祭祀之事其享是首皆主人身之所行也二章言助祭者各供其職爰及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濁之德俎豆肥美獻酬得法以事鬼神鬼神安之報以多福四章言孝子恭敬無愆尸嘏以福五章祭事既畢告尸利成卒章言於祭之末與同族燕飲六章共求祭事而其文皆次唯二章獻酬笑語事在祭末當處嘏辭工祝致告之下文在先者以獻酬是賓客之事因論羣臣助祭而言之耳三章傳曰繹而賓尸及賓客或以爲三章則別陳繹祭之事知不然者以此篇所陳上下有次首章言酒食二章言牛羊三章言俎豆燔炙四章言神嗜飲食共論一祭首尾接連不得輒有繹祭廁之也案三章傳曰燔取膟膋也禮燔燎報陽是朝事之節繹祭事尸而已無求陽燔燎之事若傳以三章爲繹祭安得以燔爲膟膋也二章傳又

曰豆謂內羞庶羞棄有司徹陳羞豆之下注云此皆朝事之
豆籩大夫無朝事而用之賓尸然則天子有朝事則此豆當
朝事用之矣作者何得捨正祭而不述越言之繹祭之末禮
乎又繹祭主於事尸而事神禮簡三章言神保報福與二章
正同皆禮簡之謂以此知三章所陳非繹祭矣然則傳言繹
而賓尸及賓客者正以經言孔庶其豆斷衆則所用必廣故
因分之以爲賓謂繹日敬尸爲客謂正祭所薦則用豆處廣
之意其文不主繹也箋易傳以庶爲侈自然無繹祭之事矣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楚楚茨棘
貌抽除也箋云茨蒺藜也伐除蒺藜與棘自古之人何乃勤
苦爲此事乎我將得黍稷焉言古者先王之政以農爲本歟
言楚楚棘言抽亦辭也○抽勑留反徐直
留反蓺魚世反蒺音疾藜音黎一音梨**我黍與與我**
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露積曰庾萬萬曰億
箋云黍與與稷翼翼
蕃蕪貌陰陽和風雨時則萬物成萬物成則倉庾充滿矣倉
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庾音餘注同積如
字又子賜反蕃音
煩蕪音無又音武**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

楚茨

樹

介景福妥安坐也侑勸也箋云享獻介助景大也以黍稷爲酒食獻之以祀先祖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爲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所以助孝子受大福也○妥湯果反侑音又坐才卧反爲其于僞反

疏楚楚至景福○毛以爲彼明王之時有楚楚然者茨棘也我明王之時民皆除去其茨棘焉自古昔之人何爲乃勤力爲此事乎言我蓺黍與稷也既種而值陰陽和風雨時萬物蕃盛何所種之黍與與然我所種之稷翼翼然蕃茂盛大皆得成就乃秋收而治之我倉之内既得盈矣我庾之大維積一億也明王乃以黍稷爲酒之與食以獻祀其先祖也謂鬱鬯之酒以灌朝踐酳醴饋熟酳盎以獻比至於尸酳以酢諸臣皆爲用酒也當饋獻又迎尸於室以拜妥之乃設食以進爲尸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侑勸之由祭祀以禮神所歆享故以得大大之福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鄭唯以介爲助餘同○傳楚楚茨棘貌抽除也　正義曰經言楚楚者茨并言棘者以茨言楚楚須抽之棘言抽明楚楚故箋云互辭也○箋茨蒺至互辭　正義曰茨蒺藜釋草文也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是也其上古者先王之政以農爲本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洪範八政一曰食是也○傳露積曰庾　正義曰甫田言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此稷稼也又曰曾

孫之庾如坻如京是積粟也下言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
欲以萬箱載務于倉納庾是庾未入倉矣故曰露積言露地
積聚之九章筭術平地委粟是也周語云野有庾積韋昭引
唐尚書云十六斗曰庾此謂此庾露積穀也引詩云曾孫之
庾如坻如京是取此傳爲說也且言野有則非倉之類亦露
積之驗也○箋黍與與至翼翼 正義曰與與翼翼黍稷之
狀故言蕃蕪貌釋詁云茂豐也謂黍稷之苗蕃滋而茂盛
也既言露積爲庾則庾者於空野有可滿之期言互辭者庾
舉億爲多以至億爲滿也○箋[illegible]一億者假令一億十萬斛依
九章筭術古粟斛方一尺長二尺七寸是一億之積方一尺
而長二十七萬尺也立方開之[illegible]六十五尺雖則高大之倉
未有能容此者知其不相涵也明在地則一億入倉則盈倉
宜以庾至於億倉至於萬爲相互耳箋言喻多明非實然也
若然豐年曰亦有高廩萬億及秭亦倉廩之類而得萬億及
秭者彼論天下之粟非一處一廩所容故得有及億秭也○傳妥
安坐也侑勸也 正義曰妥安坐也釋詁文又云侑報也傳
以爲勸者已飲食而後勸之亦是重報之義○箋享獻至大
福 正義曰酒是大名其醴也五齊三酒總名皆爲酒也月
令命大酋爲酒云秫稻必齊則爲酒非直黍也又天子之祭
其祭當用黍稷稻粱然則爲酒食者非獨黍稷而已以黍稷

爲國之主故舉黍稷以摠衆穀順上我黍稷之文上言黍稷
乃是天下民田稅以充倉庾耳以爲酒食文承其下則以所
得之粟爲酒食矣案祭義君親耕以供粢盛則當用籍田以黍
稷而此文勢得用稅物者親耕示其孝敬之心以勸民耳必
祭祀所用皆所親爲信南山云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
賓是用稅物之明文也言獻之祀先祖者此摠辭也終祭皆
是祀事因獻之於神以成祭祀故並言享祀以便句也言先
祖者以經云先祖是皇故據而言也下章云以往烝嘗則時
祭也時祭當自禰以上而言先祖者據遠言以兼近言既又
迎尸使處神坐者解妥侑之意文承享祀之下而享祀辭摠
於祭因在其前則爲灌及朝踐矣妥侑當饋食之節故云又
迎尸使處神坐而食於時拜以安之是妥也爲其嫌不飽祝
以主人之辭勸之是侑也又者亞前灌獻之辭初尸入祝延
之入廟奧而行灌禮至朝踐祭統注云天子諸侯之祭朝延尸
於戶外郊特牲注云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注又云至薦熟
乃更延主於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升坐於主北焉即郊
特牲曰舉斝角詔妥尸注云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斝若奠
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
不自安則以拜安之是又迎尸使處神坐也言嫌者以天子
使公卿爲尸尸爲天子所尊已有爲臣之嫌故言嫌不飽祝

以主人之辭勸之知祝者以今少牢特牲之禮主人及尸之言皆祝之所傳故也案鳧鷖云公尸來燕來寧注云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己實臣之故自嫌則尸意安而不嫌云嫌者此據正祭彼論繹祭故尸安也

濟濟蹌蹌濟濟蹌蹌言有容也

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或陳于互或齊于肉箋云有容言威儀敬慎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有煑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濟子禮反大夫之祭也蹌七羊反士之祭也亨普庚反注同肆音四飪本又作腍而甚反齊才細反下或齊同解剝上佳買反下邦角反有肆他歷反解肆也奉芳勇反又如字

祝祭于祊祀事孔明祊門內也箋云孔甚也明猶備也絜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祊補彭反說文作鬃云門內祭先祖所彷徨也處昌慮反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皇大保安也箋云皇暀也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故精氣歸暀之其鬼神又安而享其祭祀○暀于況反下篇同

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

無疆箋云慶賜也疆竟界也○竟音境

疏濟濟至無疆○毛以為古之明王其助祭之臣大夫士其
義濟濟然蹌蹌然甚皆肅敬慎乃鮮絜爾王者所祀之牛羊以
往為冬烝秋嘗之祭也於周禮祭祀之聯事司徒奉司牛牲
奉羊六牲各有司也既絜比牲其理治之亦各有職或解剝
之者或亨煑之者或陳其肉於互之上者或分齊其肉所當
用者於是之時祝則博求先祖之神祭於門內之祊既羣臣
恪勤各司其職祭祀之事於是甚絜明矣以此知祊祖之精
靈於是美大之其神安而於是歆饗之既為所饗故今孝孫
有慶賜之事報之以大大之福使孝孫得萬年之壽無有疆
境也由臣助得禮令王受介福今幽王之時非徒王不敬神
臣又廢職故神所不歆降之喪禍故刺焉○鄭唯或肆或將
又是皇為異既或亨而煑之比載而出或有肆其骨體於俎
者或有奉持而進之者為事之次又先祖之神以孝子祀
孔明故於是精氣歸往之餘同○傳濟濟至其肉 正義曰
曲禮下曰大夫濟濟士蹌蹌是有容也祭祀之禮主人自盡
而趨其賓客則有容儀故濟濟蹌蹌也亨謂煑之使熟故云
亨飪之也行葦云肆筵設席肆是設之言故為陳也將齊釋
言文郭朴曰謂分齊也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
注云互若今屠家縣肉架則肆謂既殺乃陳之於互也齊

其肉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則是既陳於牙就牙上而
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肆之前以二者事類相從故
進或肆於上以配或剝耳○箋冬祭至進之者正義曰據
四時則當先於烝經先烝後嘗便文耳不言祠約者王肅云
舉盛言也然則以此二禮備於春夏故特言之耳祭祀各有
其事者解其每事言或由各有所司故也禮運曰腥其俎熟
其殽注云腥謂豚解而腥之熟謂體解而爓之豚解腥之是
解剝其肉也定本集注皆云解剝其皮體解爓之是煮熟之
者禮運又曰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注云謂分別骨
體之貴賤以為眾俎也是肆其骨體於俎也特牲少牢之禮
每云佐食奉俎肉是奉持而進之定本持作將此說天子之
祭羣臣各有所司於周禮則內饔云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
之事則解剝其肉是內饔也亨人云掌供鼎鑊以給水火之
齊職外內饔之爨亨煮則煮熟之者是亨人也外饔掌外祭
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則肆其骨體
於俎是外饔也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
如之注云肆進所解骨體又小子職云掌祭祀羞羊肆羊殽
肉豆則奉持進之是司徒小子之類也然群臣助祭各有所
掌故稱奔走在廟奉持進之非獨此二職而已易傳曰以祭
雖有牙不施於既亨之後非文次也孫毓云此宜祭時之事

始於絜牛羊成於神保享各以次第也既解剥則當盲費之
於鑊既煑熟當陳其骨體於爼然後奉持而進之爲尸羞來
詩既亨熟乃分齊所當用也箋義爲長○傳祊門內　正義
曰釋宮云閍謂之門李巡曰閍廟門名孫炎曰詩云祝祭于
祊祊謂廟門也彼直言門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
門也而郊特牲云直祭祝於主注云直正也謂薦孰時也祭
以孰爲正又曰索祭祝于祊注云廟門外曰祊又注祊之禮
宜於廟門外之西室與此不同者以彼祊對正祭是明日之
名又彼記文稱祊之於東方爲失明在西方與繹俱在門外
故禮器曰爲祊於外祭統曰而出於祊對設祭於堂爲正是
以明日之繹故皆在門外與此不同以廟門謂之祊知內外
皆有祊稱也○箋明猶至甚明　正義曰以此祀事孔明之
言總濟濟蹌蹌以下故言明猶備也絜絜也傳求其神是備
絜爾牛羊是絜也所以於此而祝祭于祊者以孝子不知神
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㫄待賓客之處也每處
求之是祀禮於是甚明也明此祊廟門之名其內得有待賓客
之處者聘禮公食大夫皆行事於廟其待之迎於大門之內
則天子之禮焉其迎諸侯之臣或於廟門內也繹祭之祊在
廟門外之西此正祭之祊或在廟門內之西天子迎賓在門
東此祭當在門西大率繫之門內爲待賓客之處耳○箋皇

胙至祭祀　正義曰信南山箋云皇之言暀也泮水箋云皇
當作暀暀猶往也不同者注意趍在義通不爲例也先祖與神
一也本其生存謂之祖言其精氣謂之神作者因是皇是享
異事變其文耳箋易傳以皇爲暀者以論祭事宜爲歸暀孫
祇云孝經稱宗廟致敬鬼神著矣禮曰聖人爲能享帝孝子
爲能享親故此章云神保是享下章稱神保是格皆取之往
安來爲義箋說爲長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

爨爨饔爨廩爨也

踖踖言爨竈有容也燔取膟膋炙炙肉也箋云燔燔肉也炙
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爲之於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
者○爨七亂反注唯言爨竈一字七端反餘並同踖七夕反
又七略反燔音煩廩力甚反膟音律膋音遼脂膏肝炙之臧
反

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

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豆謂肉
羞庶羞也繹而賓尸及賓客箋云君婦謂后也凡適妻稱君
婦事舅姑之稱也庶䏑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籩豆必取
肉物肥䏑美者也○莫音麥內羞如字內羞房中之羞或作
肉羞非也適音的稱尺證反䏑字又作侈昌紙反何沈都可
反共亦作供音恭

獻醻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東西爲交邪行

為錯度法度也獲得時也箋云始主人酌賓為獻賓既酌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疇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卒盡也古者於旅也語○疇市由反又作酬度如字沈徒洛反邪似嗟反徧音遍下同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格來酢報也疏執爨至攸酢○毛以為當古明王祭祀之時其當執爨竈之人皆踖踖然敬慎於事而有容儀矣其為俎之牲體甚博大言肥腯而得禮也或燔燒膟膋以報陽者或炕炙其肉以薦獻者君婦之后又復莫莫然清淨而敬慎以至其為薦豆甚衆多非直以之薦神又爲繹而賓敬其尸及令爲賓客所用是其衆多也既有此豆以薦賓客故令賓客於祭日飲酒行獻酬之禮旅而交錯以至於徧也其賓客禮儀盡依法度其爲笑語盡得其時是得萬國之懽心恭敬事其先王故神安而於是來歸之報以大大之福以萬年之壽所用報孝子也今王君臣不能然故舉以刺也○鄭以爲俎孔碩謂爲從獻之俎以取肉及肝甚肥大而美者或加火燔燒之謂燔肉也或炕火貫炙之謂炙肝也以從於獻酒之用也爲豆孔庶謂於先爲豆實之時以取肉物肥脆美者既以朝獻爲賓客以爲薦故賓客用而獻酬餘同○傳爨饔至炙肉 正義曰以祭祀之禮饔爨以煮肉廩爨以炊米此言臣各有司故兼

二爨也。少牢云：雍人摡鼎匕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人摡甑甗匕與敦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故知有二焉。踖踖爨竈有容者，謂執爨之有容儀也。燔取膟膋，王肅云：取膟膋燔燎報陽也。案祭義曰：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執鸞刀以封之，取膟膋。注云：膟膋，血與腸間脂也。郊特牲曰：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禮器曰：君親制祭。注云：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也。如此則當朝事之時取牲膟膋燎於爐炭，是燔膟膋也。既以燔為膟膋，故以炙為炙肉焉。傳以炙為炙肉，則是薦俎，非從獻之俎。炙用肝。○箋燔燔肉至美者　正義曰：鄭以上或肆為陳其骨體於俎，則此非尸賓常俎，故為從獻之俎。既以為從獻之俎，明燔炙是從獻之物，故為燔肉炙肝也。言從獻者，既獻酒，即以此燔肉從之，而置之在俎也。於此言之者，以其為之於爨，故就爨言之。以其俎之常者隨體所值，此特言孔碩，故云必取肉也肝也肥而碩美者也。知燔肉炙肝者，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彼燔與此燔同，則彼肝與此炙同，故云炙肝也。炙也炙既用肝，明燔用肉矣。故行葦箋亦云：燔用肉，炙用肝也。特牲先言肝，此後言炙者，便文耳。夏官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是從獻之文也。然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

生民傳曰傳火曰燔瓠葉傳曰加火曰燔對遥炙者爲近火
故云傳火加之留其實亦炙非炮燒之也故量人注云燔從
於獻酒之肉特牲云燔炙肉是燔亦炙也且燔亦炙爲繙而
貫之以炙于火如今炙肉矣故量人制其數量注云數多少
長短若非繙而炙之何有多少長短之數量乎故知燔亦繙
而貫炙之易傳者以燔燎報陽祭初之事君親爲之此文承
爲俎之下言執爨有容則序助祭之人非君親之也且膟膋
燎之於爐此燔炙爲之於爨禮有燔肉炙肝從獻所用以此
知非報陽燎膋之事故易之也此爲豆孔庶若正祭則先薦
豆然後獻繹祭則先獻後薦知者少牢正祭云主婦薦韭菹
醓醢主人乃獻尸案有司徹大夫賓尸禮云主人獻尸乃始
云主婦薦韭菹是以鄭注祭義云君獻尸夫人薦豆謂繹日
也○傳莫莫至賓客　正義曰毛以孔庶爲甚衆故云莫莫
清靜而敬至由后能清靜恭敬又至薦故能爲豆甚多若簡
踧不恭則不能也此豆實則菹醢也周禮醢人注云凡醢者
必先膊乾其肉乃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
百日則成矣然則爲豆先祭而豫作此本而言之非當祭時
也豆內羞庶羞者以言孔庶則非一故爲兼二羞也有司徹
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
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

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是有二羞之事也彼大夫賓尸尚有二羞明天子之正祭有二羞矣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明內羞亦多矣毛以豆言其衆爲過常之辭而云爲賓爲客則所爲有二事然則非但正祭所用至繹又用之故云繹而賓尸及賓客也言於繹祭可以此賓敬於尸而薦之解爲賓也又今正祭賓用之爲薦是爲容也繹雖在後而尸尊於賓故先言爲賓也○箋君婦至胾美 正義曰凡適妻稱君婦故妾稱之爲女君也婦有舅姑之稱公羊穀梁傳文也庶羞胾也釋言文舍人曰庶衆也胾多也孫炎曰庶豐多也云胾然則豐胾亦肥多之義爾雅既有此釋且以爲俎孔碩類之宜爲肉甚肥胾故易傳也天官九嬪職曰贊后薦徹豆籩是后夫人主供籩豆此論天子之事言后足矣兼云夫人者以諸侯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故連言之由后主供籩豆故爲豆實必命有司令取肉物肥胾美者言物者籩豆有非肉者也若棗栗及菹與糗粉之屬不用肉故言肉物也后夫人所主籩豆唯有朝事饋食之籩豆后薦之耳於周禮加籩則內宗薦之內羞庶羞則出婦薦之而此言君婦爲豆爲賓爲客者以后夫人總主之故也○箋始主人至旅也語 正義曰此特牲少牢咸有其事獻酬據

其初故依彼節而言也交錯言其末故云至於旅而爵交錯以徧也古者於旅也語鄉射記文引之者證笑語得時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熯敬也善其事曰工賚予也箋云我我孝孫也式法莫無愆過徂往也孝孫甚敬矣於禮法無過者祝以此故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既而以嘏之物往予主人○熯而善反又呼但反賚如字徐音來嘏古嘏反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幾期式法也箋云卜予也苾苾芬芬有馨香矣女之以孝敬享祀也神乃歆嗜女之飲食今予女之百福其來如有期矣多少如有法矣此皆嘏辭之意○苾蒲蔑反一音蒲必反下篇同芬孚云反嗜市志反徐云又巨之反下章同幾音機予羊汝反下同歆喜今反女音汝下同既齊既稷既匡既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稷疾勑固也箋云齊減取也稷之言即也永長極中也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腊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匡祝則釋嘏辭以勑之又曰長賜女以中和之福是萬是億言多無數○齊王申毛如字整齊也鄭音資一音才細反謂分

之齊也筐本亦作匡丘方反擩而專反又音芳又而綸反何耳誰反臨音海

疏

我孔至時億⊙毛以爲上三章既言孝子助祭之人皆得其禮爲神饗報故此承而結之言我孝孫甚能恭敬矣其於祭祀之法與禮儀無過差者孝子既能如此工善之祝以此之故於是致神之意以告主人令之受嘏既而因以所嘏之物往與主人孝孫也神本所以與孝孫嘏福者能苾苾芬芬有馨香乃汝以孝敬享祀故鬼神忻說乃歆嗜汝之飲食今所以與汝百種之福其來早晚如有期節矣其福多少如有法度矣我孝子既能整齊矣既能極疾矣既能誠正矣既能慎固矣於祀之禮無所失是知神求賜汝中和之福於是得萬於是得億言多無數此即報以介福之事也今王不能然故以刺之鄭唯齊既稷既筐既飭勑二句爲異以徂賚孝孫言以嘏之物往予主人也次四句乃本所以嘏之意既齊以下陳爲嘏之禮祭有黍稷牢肉魚祝就中齊減取其物以擩于醢以受尸矣孝子既就尸而受之矣既得乃使宰夫受之以筐矣既得尸令祝釋嘏辭以勑之求錫爾極即嘏辭之畧也○傳熯敬至賚予 正義曰熯敬釋詁文以工者乃於所能論語曰工欲善其事故云善其事曰工賚予也釋詁文○箋我孝至王人 正義曰以上章說臣事既然此揔結之故知我我孝孫也特牲少牢爲獻

禮終尸皆命祝以嘏於主人故知工祝致告是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也告之下即云祖賚孝孫故知以嘏之物往與主人其嘏之物即下箋云黍稷牢肉是也此及下章再言上祝致告箋以此章祝以神意告主人使受嘏下章祝以士人之意告尸以利成知者此致告之下即云徂賚孝孫以物予主人明是告之使受嘏也下章乃云工祝致告訖即云皇尸載起明致孝子之意以告尸也又特牲少牢皆受嘏在前告利成在後以此知之二者皆祝傳其辭故並稱工祝致告○箋苾苾至之意 正義曰以其馨香宜重言故云苾苾芬芬有馨香矣汝以孝敬祭祀曰孝子能盡其誠信致其孝敬故馨香也由飲食馨香故神歆嗜之而予之百福其來如有期矣言須而即來不遲晚也多少如有法矣謂來必豐足不乏少也嘏辭予主人以福此說得福之事故云皆嘏辭之意言嘏辭之意耳此非嘏辭○傳稷疾也勑固 正義曰王肅云執事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固慎也傳意或然○箋齊減取至勑之 正義曰齊與資古今字異資訓取齊為減取非訓齊為減取也以上言嘏之意此言嘏之事案之以特牲少牢而事有似故說為嘏之禮也其不同者天子與大夫尊卑既殊故禮數有異耳少牢禮曰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受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

西以嘏于主人曰既稱嘏辭主人坐奠爵興受黍坐振祭嚌
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
黍主人嘗之納諸內是大夫受嘏之禮也特牲禮曰佐食摶
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
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荅拜
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是士受嘏之禮二禮皆取黍而
已特牲注云獨用黍者食之主也又云變黍言嗇者因事
託戒欲其重稼嗇此言徧取黍稷牢肉魚者以齊者是摭取
諸物故知徧摭取也知祝取之者嘏禮祝所主又特牲言佐
食摶黍授祝祝授尸準此故爲祝也知擩于醢者以醢亦宜
在徧取之中而少牢禮云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有擩醢之
事此既徧取以嘏天子天子當嘗之故知擩于醢以授尸也
既以授尸故孝子前就受之特牲尸親嘏少牢命祝嘏此
言既即是孝子自就取則亦尸親嘏不嫌與士同也言天子
使宰夫受之以筐者以少牢宰夫受之故知此亦宰夫特牲
少牢皆受以籩此經云既筐故知受之以筐也以少牢主人
受之出以授宰夫此初即宰夫受之不至於出故言天子使
宰夫以爲別異之文也定本注天子宰又受之無使夫兩字
祝則釋嘏辭以勑之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
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万年

勿替以之是一大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無以言之此求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其辭之略以少牢嘏辭準之知天子嘏辭必多於是彼先設嘏辭乃嘏以黍此先以嘏予之乃釋辭者亦天子之禮大節文之數與大夫異也易傳者以徂賚孝孫是嘏之事也永錫爾極是嘏之辭也則此章唯說受嘏之禮耳不得有執事於其間若不指執事則極疾固慎文無所主故易之以為受嘏之禮

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致告告利成也箋云鍾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也祝於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祭禮畢禮或作祀

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皇大也箋云具皆也皇君也載之言則也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尸出入奏肆夏尸稱君尊之也神安歸者歸於天也○謖所六反起也夏戶雅反

諸宰君婦廢徹不遲箋云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不遲以疾為敬也○廢方吠反徹直列反去起呂反下同

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燕而盡其私恩箋云祭祀畢歸賓客豆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

肉也疏禮儀至燕私　正義曰此受嘏之後言祭畢之事故云祭祀之禮儀既畢備矣鐘鼓之音聲既告戒矣謂擊鐘鼓以告戒廟中之人言祭畢也主人孝孫於此之時則往於堂下西面之位工善之祝則從西堂下致孝孫之意告尸言利養之成也於時神皆醉飽矣故皇尸則起而出也尸以節神尸畢而神醉故神醉而尸起也乃鳴鐘鼓以送尸謂奏肆夏也神安而遂歸於天也尸已出矣而諸宰及君婦肅敬於事其徹去俎豆皆不遲矣於是之時賓客歸之俎其諸父兄弟留之使皆備具我當與之燕而盡其私恩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箋鐘鼓至利成　正義曰以禮儀既畢而擊鐘鼓以戒知戒諸在廟中者告以祭禮畢也祭禮畢即禮儀既備是也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知者以言往而自此適彼之辭而特牲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少牢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也此云徂位明遠於大夫故知至堂下也特牲少牢皆西面故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既言徂位即云致告故云於是致孝子之意告尸以利成也少牢主人立於阼階祝立于西階上告利成此孝孫在堂下西面則祝當以西階下告利成也若然特牲告利成即云尸謖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利成即云祝入尸謖主人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尸意

也此言致孝子之意告尸者以孝子之事尸有尊親及賓之義命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賓客來禮畢義由於尸非主人所當先發故知彼二禮皆言祝告主人以利成也則天子彌尊備儀盡飾益有節文準彼二禮祝告主人則此以祝先致尸意告主人乃更致主人之意以告尸故云告尸以利成也此云皇尸載起即彼尸謖也但此舉主人之報告則得尸告而可知矣必知然者以彼大夫與士尊卑而俱告主人明亦有告主人矣其告主人則同主人報告則有差彼士禮告主人利成尸即謖大夫則祝入乃尸謖明天子則祝入又報以利成然後尸乃起準彼爲差故知然也言利成者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也孝子之養禮畢○傳皇大也　正義曰箋依釋詁以皇爲君稱君尊之少牢亦云皇尸命工祝傳皇爲大言尊大之尸亦君義○箋具皆至於天　正義曰言皆醉者所祭羣廟非止一神故也又解神尸相將之意故云尸節神者也郊特牲云尸神象也此尸所陳言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是尸與神爲節度也神無形故尸象焉特牲少牢注皆依釋言云謖起也又解以鼓鐘送尸由尸出入奏肆夏故也尸出入奏肆夏春官大司樂職文也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鼓鐘送尸者以哀其享否不可知自孝子之心耳生送尸猶自作樂也神者魂魄之氣郊特牲云魂氣歸於天

故言神安歸於天也○箋尸出至爲徹　正義曰案特牲少牢禮尸出之後乃饗乃陽厭尋亦徹之故此繫于尸起也知諸宰徹去云諸饌君婦籩豆而已者以周禮九嬪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知君婦籩豆而已餘饌諸宰徹之也周禮宰夫無徹饌之文膳夫云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胙俎注云膳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然則徹饌者膳夫也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之屬官宰膳皆食官之名故繫之宰言諸者序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故言諸也此祭末嫌其情慢故言以疾爲敬○箋祭祀至骨肉　正義曰祭統曰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論語曰祭於公不宿肉特牲少牢皆曰祝執其俎以出是祭祀畢賓客歸之俎也其同姓則皆留之與燕而盡其私恩也特牲云祝命徹胙俎豆籩設于東序下注云胙俎主人之俎設于東序下亦將以燕也是祭末而燕私之事歸之俎所以尊賓客留之燕所以親骨肉也大宗伯云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注云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春秋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同姓得肉者彼謂不助祭者不得與燕故歸之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

爾殽既將莫怨具慶綏安也安然後受福祿也將行也　箋云燕而祭時之樂復皆入奏以

安後日之福祿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女之殽羞已行既
同姓之臣無有怨者而皆慶君是其歡也○復扶又反
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箋云小大猶長幼也
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首曰神乃歆嗜君之飲食使君壽且考此其慶辭○長張丈反孔惠孔時
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替廢引長也箋云惠順也甚順於禮甚得
其時維君德能盡之願子孫勿廢而長行之○替天帝反

疏 樂具至引之 正義曰以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即
陳燕私之事以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
入於寢而奏之以安其從今以後之福祿言骨肉歡樂然後
君之福祿安也其燕之時非直以鼓鍾樂之又爾之殽羞既
行之長幼皆偏故同姓之臣莫有嗟怨而皆慶君是其骨肉
歡矣於是之時既醉於酒矣既飽於食矣其同姓小大長幼
皆再拜稽首而共慶君曰由君明德馨香神乃嗜君飲食使
君得壽考之福也祭甚順於禮甚得其時雖君德其能盡此
順時之美願君之子孫世世勿廢而長行之欲使長行此禮
常得福祿此即所謂具慶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箋
燕而至其歡 正義曰此經前文而言入奏故知祭之樂復皆

入也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
入也後日從今以後之日也宗族不親則公室傾危故骨肉
歡而君之福祿安同姓無怨而皆慶是其歡矣神嗜飲食以
下是慶辭也○傳替廢引長　正義曰替廢釋言文引長釋
詁文釋詁云子子孫孫引無極也舍人曰子孫長行美
道引無極也郭璞曰世世昌盛長無窮是勿廢長行之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
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疏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至思古焉　正義曰
作信南山詩者刺幽王也刺其不能脩成王之事業疆界分
理天下之田畝使之勤稼以奉行大禹之功故其時君子思
古成王焉所以刺之經六章皆陳古而反以刺今言成王能
疆理天下以奉禹功而幽王不能脩之經先云禹功乃言曾
孫見成王能遠奉禹功今幽王不能述脩成王之業非責幽
王令奉禹功也故箋云言成王乃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
其業乎是思古之內直思成王耳而成王又有所奉故經言
禹焉首章言我疆我理是疆理天下也雖禹甸之是禹功也

以下言雲雨生穀乃稅以祭祀鬼神降福皆由疆理使然故序者略之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甸治也畇畇墾辟貌曾孫成王也箋云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佃言成王乃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甸毛田見反鄭繩證反畇音匀又作昀蘇遵反又音旬墾上苦很反下婢亦反佃音田本亦作田乘繩證反

我疆我理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南東其畝**或南或東

【疏】信彼至其畝○毛以為信乎彼南山之傍田野得成平田可種殖者維本禹所治之又此地今畇畇然成其墾辟之原隰者由曾孫成王所田之又正我天下經界之疆又分我天下土宜之理而隨事之便使南東其畝成王能疆理天下奉禹之功而幽王不能脩之故以刺焉○鄭唯甸之為丘甸之為異餘同○傳甸治至成王 正義曰此及韓奕之傳皆言甸治則訓甸為治不為丘甸之異於鄭也墾辟貌者謂墾耕其地辟除草萊以成柔田也釋訓云畇畇田也注引此畇畇原隰與匀音同也知曾孫是成王者序言成王丕禹之功此言曾孫田禹之地故知曾孫與序成王一人也

成王而謂之曾孫者以古者祖有德而宗有功因爲之號文武爲受命伐紂定天下之基以爲祖宗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也成王繼文武之後爲太平之主特異其號故詩經通稱成王爲曾孫也不繼於文王不直言孫者蓋周雖文王受命而大王亦有王迹所起見其王業之遠故繼而稱曾孫不言玄孫者玄孫對高祖爲定名世數更多則不得稱玄孫矣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故維天之命箋云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爲遠辭明周德之隆久故繼大王而不稱玄也毛以此及維天之命言曾孫篤之亦爲成王鄭以禮非一人所行唯彼不從之耳○箋信乎至賦法　正義曰言信乎者文通於下言禹治南山成王田之皆信然矣上云南山下云原隰皆南山之傍見禹之所甸成王所脩爲一區互其文以相曉也箋云彼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即云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田言成王乃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言脩禹功而文相因明南山原隰二者爲一區成王之脩禹功實天下盡然而獨言南山者作者指一區以表之其意通及天下也故序言疆理天下下注言上天同雲是非獨南山之傍脩禹功也獨舉原隰以爲言者鄭駁異義引此詩以盡三章此詩之意以原隰主生百穀原隰之功於人尤大故獨言也甸之爲字既訓爲治音又

爲乘以治其地使平成田則訓爲治以方十里出兵車一乘
故又音爲乘也韓奕箋云禹甸之者决除其災使成平田定
貢賦於天子是亦以治爲義也地官小司徒云四丘爲甸注
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甸之甸稍人云掌令丘乘之政令注
云丘乘四丘爲甸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由是
改云郊特牲云丘乘共粢盛注云甸或謂之乘以其於車賦
出長轂一乘是以乘爲義也知六十四井爲甸者小
司徒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如數計之丘十六井
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爲井計之則邑
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又解方八里名爲甸之意以
其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故謂之甸
甸乘也十里爲成冬官匠人文也知甸居一成之中者以匠
人既云十里爲成即云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當甸
在其中傍一里以治洫故彼注云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
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是也論語注引司馬法云
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是據成方十里出車一
乘也成元年左傳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爲丘有戎馬一匹
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
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
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相通故各據一

焉若然成出兵車一乘爲七十五人耳而哀元年左傳説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詩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其出兵一夫則衆不盡行故一車士卒唯七十五人傳説少康言有衆一旅盡舉大衆故與出賦異也箋以此維禹甸之爲丘甸孫毓云禹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今以周之法爲虞夏之説又謂禹治水土皆丘甸之非其義也然則鄭爲禹亦丘甸之者禮運説大道既隱而曰以立田里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説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皐陶謨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則丘甸之法禹之所爲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於是則十里爲成非周之賦法也禹之治水既平乃任土作貢有何不暇而云未及丘甸之也故鄭以爲禹治而丘甸之○傳疆畫至地理　正義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田不均趙岐注云經亦界也然則經界者地畔之名也疆謂正其封疆故云畫經界襄四年左傳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九州尚畫其界是田之經界須畫之也分地理者分別地之所宜之理若孝經注云高田宜黍

稷下田宜稻麥是也○傳或南或東 正義曰成二年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於土之宜須縱須橫故或南或東也上天同雲雨雪雰雰雰雰雪貌豐年之冬必有積雪○雨于傅反雰芳云反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小雨曰霢霂箋云成王之時陰陽和風雨時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霢亡革反霂音木優說文作瀀音憂渥烏學反既霑既足生我百穀疏上天至百穀 正義曰言成王時在上天同起其雲正於冬月雨下此雪雰雰然多而積也至於春日又益之以小雨霢霂然以擬冬澤既已優洽既已饒渥既已沾潤既已豐足是以故得生我之衆穀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言上天同雲明澤之徧也以雲在於天上雨從上下故云上天非有義例○傳豐年至積雪 正義曰謂明年將豐今冬積雪爲宿澤也然則積雪是年之前冬而言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者以此章言穀之生下章言其成熟舉一年之生成以爲首尾之次非復言歲初歲末限以同年傳達經意故言豐年冬耳○傳小雨霢霂 正義曰釋天文也李巡曰水雪俱下案彼文上有暴雨下云久雨於間無雪事而李巡云俱下妄矣比傳

本云小雪者誤今定本云小雨**疆埸翼翼黍稷彧彧**埸畔也翼翼讓畔也彧彧茂盛貌○埸音亦下同彧彧於六反**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箋云斂稅曰穡畀予也成王以黍稷之稅爲酒食至祭祀齊戒則以賜尸與賓尊尸與賓所以敬神也敬神則得壽考萬年。○畀必寐反注同齊側皆反

疏疆埸至萬年　正義曰上既言百穀以生成故此云稅取供祭也言所生百穀之處其農人理之使疆埸之上翼翼然閑整讓畔令黍稷之苗彧彧然茂盛而成長至秋收刈則曾孫成王之所稅斂而以爲酒之與食也既爲酒食於祭前齊戒之時乃賜我尸之與賓以尊養之尸賓來至祭時而豫賜之酒食爲敬神故也神既爲王所敬故令王得壽考萬年之福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傳埸畔至盛貌　正義曰以田之疆畔至此而易主名之爲埸翼翼是閒暇之名故舉讓畔之敬以明其田事之理也上言生我百穀此獨言黍稷者黍稷爲穀之長故特言之也○箋斂至萬年　正義曰上言黍稷或是天下民田也曾孫之穡文承其下故知稅斂曰穡也賓之與尸祭時所有經云畀我尸賓何知不指謂祭時予之而箋以爲齋戒則以賜尸賓者以此詩陳事而有次序

五章卒章始言祭時之事清酒騂牡享于祖考則此未祭而
言畀我尸賓朔祭前矣又上言享祀而云畀我是賜下之辭
故爲祭祀齊戒以賜尸賓也祭義云祭前十日散齊七日致
齊三日周禮所謂前期十日是也於齊之時官當與之酒食
而箋云賜者以其未祭則尸猶臣道故言賜也經言敬事尸
賓而令神降福者以其尊尸與賓即所敬神也由能敬神則
壽考萬年也神與壽考祭時嘏辭與卒章萬壽無疆明其同
時也以宿戒於神以及尸賓於後得福故此致其意而逆言
之耳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剝瓜爲菹也箋云中田田中也
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
剝削淹漬以爲菹貴四時之異物○廬力居反剝邦角反菹
側居反便毗戰反削思約反
淹英鉗反漬子賜反淹反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

天之祜箋云皇君祜福也獻瓜菹於先祖者順
孝子之心也孝子則獲福○祜音戶疏箋中田至
異物 正義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
須有廬舍故言中田謂農人於田中作廬以便其田事於田
中種穀於畔上種瓜亦所以便地也於畔上種瓜蕢謂天下
又田瓜成又入其稅民以瓜新熟獻於天子天子得之乃剝

肖渰漬以爲菹欲以供祭祀貴四時之異物故也徧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以共祭祀者故此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共其果蓏瓜瓞之屬郊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是則天子之瓜自令有司供之不稅於民此言瓜成入其稅於天子者周禮言其正法瓜不稅民此述成王之時民盡力於農業故雖上種瓜獻諸天子天子得爲菹以祭欲見天子孝於親而下民愛其主反以刺今幽王也箋以對前曾孫之穡爲正稅故云又入其稅耳非謂正法所當稅也○箋獻瓜至獲福　正義曰周禮場人祭祀供其果蓏是祭必有瓜菹矣醢人豆實無瓜菹者主說正豆之實故文不具耳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周尚赤也箋云清謂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納亨時○騂息營反字林許營反享許兩反徐許亮反注及下同鬱雍勿反齊才細反亨普庚反

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箋云毛以告純也膋脂膏也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膋音聊中丁仲反臭昌救反

【疏】祭以至血膋　正義曰此章陳正祭之事古者成王爲祭之時祭神

以清與酒清謂玄酒也酒謂鬱鬯與五齊三酒也先以鬱鬯
裸而降神乃遭從於後以騂牲之牲迎而入于廟門以獻于
祖考之神既納以告神乃令卿大夫執持其鸞鈴之刀以此
刀開其牲之皮毛取牲血與脂膏之膟膋而退毛以告純血
以告殺膋以升臭合馨香以薦神各有其人皆肅其事今王
不能然故刺之○傳周尚赤也 正義曰地官牧人云陽祀
用騂牲毛之注以陽祀爲宗廟以由陽祀故用騂此云尚赤
者牧人以周尚赤故郊廟用騂爲陽以相對其實由所尚故
曰白牡騂公牲三代祭其廟各用其所尚之毛色也○箋清
謂至真時 正義曰禮運說祭之禮云玄酒在室是祭祀有
玄酒也春官鬱人掌裸器凡祭祀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
陳之彝尊彝四時之祭皆裸用彝是祀裸用鬱鬯也天官酒
正云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
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酒人
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供奉之是祭祀有五齊三酒也酒正
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
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
今鄭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
造清酒矣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也又云事酒酌有
事者之酒其酒則今時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

醳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是也鄭解五齊三
酒之事也此言祭以清酒廣言祭用酒事則文當總攝諸酒
故箋分而屬之清謂玄酒也酒謂鬱鬯五齊三酒也玄酒水
也故以當清五齊三酒則醲而爲之故以當酒然鬱人注云
鬱鬯金香草也則鬱非酒矣亦以爲酒者祭之用鬱者又以和
鬯鬯秬牲所謂臭鬱合鬯是也鬯人注鬯釀秬爲酒芬香條
暢於上下者也然則祼之有鬱和秬鬯而用之故鬱亦爲酒
也此言清酒箋既辨之旱麓云清酒既載騂牡既備箋直言
祭祀先爲清酒其次擇牲不復曲辨清酒之名者此下有鸞
刀謂殺牲祭時則騂牲在其上據迎牲時清酒又在其上明
據灌時今經直云清酒恐不兼鬱鬯故箋備解之彼旱麓況
說未見祭時故注與此不同烈祖云既載清酤箋云既載清
酒於尊中酌以祼獻以周禮言之祼獻所用則鬱鬯與醴齊
也清酤之言亦揔諸酒與此同也案三酒之名三曰清酒何
知清酒非三酒之清酒者以言祭以清酒則以清酒祭神也
三酒卑於五齊非祼獻所用故司尊彝凡六尊之酌鬱齊獻
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脩酌鄭注差次之云凡酒三
酒也四者祼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
然則三酒乃是諸臣之所酢不用之以獻神故知詩之清酒
非三酒之清酒也司尊彝又注云唯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

酒此不必大事言五齊三酒者以獻饋必醴盎在五齊之中
諸臣所酢必當用酒故因言五齊耳不必此祭備三五也箋
又以經先言祭以清酒乃云從以騂牡言從是相亞之辭郊
特牲曰既灌然後迎牲是先用酒後用牲故云祭之禮先以
鬱鬯降神然後迎牲郊特牲又曰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
淵泉是以鬱降神也又言享于祖考謂納亨時者大宰云及
納亨贊王牲事注云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既殺以授亨
人然則納亨者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也亨
于祖考知是納亨時者祭義云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卿大
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之此下文乃言執其鸞刀故知
是納亨時也納亨而謂之獻於祖考者地官充人云碩牲則
贊注云贊助也助君牽牲入告肥是獻之也○傳鸞刀至中
節　正義曰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故郊特牲曰
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是中節也祭
義曰御大夫鸞刀以封之取膟膋則此亦御大夫也○箋毛
以至馨香　正義曰經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據文言之直
開毛取血不似取毛箋言毛以告純者以祭禮用毛不言啓
皮而云啓毛明是取毛用之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貴
純之道也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章昭曰物色是毛以告
膟膋者腸間脂也脂釋者曰膏膋故云膋脂膏也血以告殺亦

周

語文也若不殺則無血故以血告殺也韋昭曰明不因故
口也膋以升臭謂燒其脂膏升其臭氣使神聞之又申明升
臭之事以此脂膏合之黍稷置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
之氣是升臭也知者郊特牲曰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又
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注云
蕭香蒿染以脂合黍稷燒之是合馨香之事也定本及集注
皆以此注爲毛傳無箋云兩字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烝進也箋云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

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箋云皇之言暀也先祖之靈歸暀是孝孫而報之以福○疆居良反

疏是烝至無疆○皇介二字別毛以先祖之精魂於是美大之報以大夫之福鄭以先祖之神靈於是歸往之報之所以助受大福祿餘同○箋既有牲物○正義曰上章騂牡是牲也酒及血膋是物也以承上文而言是烝是享故云既有牲物而進獻之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谷風之什十篇五十四章三百五十六句

卷終

信南山

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之十四　十四之一

甫田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一　孔穎達疏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刺者刺其倉廩空虛政煩賦重農人失職疏甫田四章章十句○箋刺者至失職　正義曰經言成王庾稼千倉萬箱是倉廩實反明幽王之時倉廩虛也言適彼南畝耘耔黍稷是農人得職反明幽王之時農人失職也政煩賦重楚茨序文次四篇文勢大同此及下篇箋皆引之言由政煩賦重故農人失其常職也若然賦重則倉廩實倉虛則賦輕而同刺之者以王貪而無藝故賦重用而無節故倉虛由倉虛而賦更重以賦重而民逃散農人失職由政煩賦重所致其倉虛則別有費散不由賦重故箋先言倉廩虛則言政煩賦重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箋云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

公 用

千上地穀畝一種○倬陟角反韓詩作箌音同云箌卓也甫之田丈夫也直兩反依義丈夫是也本又作大夫一本甫之言丈夫也又一本甫之言大也大古音泰見賢遍反

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尊者食新農夫食陳箋云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者豐年之法如此○食音嗣賖音奢貰音世又食夜反說文云貸也紓音舒何常汝反蓄勑六反

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耘除草也耔雝本也箋云今者今成王之法也使農人之南畝治其禾稼功至力盡則薿薿然而茂盛於古言稅法今言治田互辭○耘音芸沈又音運本又作芸音同耔音子沈音茲壅禾根也薿魚起反又魚力反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箋云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耔間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為俊士之行○介音界王大也烝之承反髦音毛鋤本或作助同仕魚反閒音閑處昌慮反肄以四反字亦作肆同行下孟反

疏 倬彼至髦士○毛以為倬然明大者彼古太平之時天下之大田也一歲之收乃取十千以其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

穜与種同

言多取田畝之收舉十千多數而已以其大熟如此故詩人云我取其陳者以食農人使一家之內尊老得食其新粟卑稚食其陳粟是爲老壯之別等養之義也自古太平有豐年其時如此故今成王之時亦奉而脩之其萬民適彼南畝之內或耘或耔除草木或擁其根本功至力盡故今黍稷得薿薿然而茂盛收穫既多國用充足所以成大功所以自安止又得進我民人成爲髦俊之士由倉廩實知禮節故豐年多穫髦士所以得進也而幽王不脩之故舉以刺焉鄭唯今適南畝三句同其首尾皆異言倬然明著者彼太古之時於丈夫之所稅田一歲之中於一成之地取十千畝也言賦斂不重倉廩盈實故於時之民見官有餘遂云我從官取其倉廩之陳者而食我農夫之民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故今國以足用下無困乏自古豐有之年其法如此故今成王之時奉而脩之其萬民適彼南畝之中或耘或耔黍稷薿薿然茂盛其農人所居廬舍及所止息之處間暇則以道藝相講肆故得進我農人成其爲俊士之行是農人盡力而治田上依古法而稅斂政省賦輕倉廩以實今王不能然故反以刺之○傳倬明至言多 正義曰以雲漢云倬彼雲漢是明貌也言明著者疾今不能言古之明信故云明也齊甫田傳曰甫大也以言大田故謂爲天下田也十千者數之大成舉其

成數故云十千言多也王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繫
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孫毓曰
凡詩賦之作皆總舉衆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
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取十千亦猶頌云萬
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有大田皆有十千之收推
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此皆申述毛說也○箋甫之至畝一
種　正義曰以此章言自古有年又云今適南畝一章之內
而有古今相對今適南畝言民之治田則歲取十千宜爲官
之稅法稅稅法而言十千爲有限之數則不據天下不可言大
不得與齊之甫田同制故云甫之言丈夫也穀梁傳曰夫猶
傅也男子之美稱士冠禮注亦云甫丈夫之美稱甫或作父
是爲丈夫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言以禮法長於人可倚丈也
是夫者有傳相之德而可倚仗謂之丈夫通天下男子之辭
喪服曰丈夫婦人是也言明乎彼太古之時者以此詩據幽
王之時而思古謂思成王也成王既古矣而云今適南畝以
成王之時爲今則古又古於成王是爲太古也案禮記郊特
牲與士冠禮皆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下即云牟追夏后氏
之道章甫殷道委貌周道然則太古冠布在三代之前故注
云唐虞以上曰太古然世代推移後之仰先皆爲古矣古有
遠近其言無常故易以文王爲中古禮記以神農爲中古各

有所對爲古不同則太古之名亦無定限此言太古古於成
王則可未必要唐虞以上也孟子曰欲重之於堯舜大桀小
桀輕之於堯舜大貉小貉則什一而稅堯舜已然此論稅法
而言太古亦以太古爲唐虞於理雖通但什一而稅三代皆
然據今成王所脩不必要本堯舜信南山言成王奉禹之功
則此太古蓋亦禹也言丈夫稅田謂於丈夫而稅其田以治
田者男子故言於丈夫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
數者司馬法計之而然也司馬法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是
九夫爲井也井十爲通通十爲成亦司馬法文孟子云請野
九一而助謂九夫之內與公助一夫田有百畝故知井稅一
夫其田百畝從此而累計之故知通稅千畝成稅萬畝也又
解不言萬畝而稱十千意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明
從井稅一夫爲百畝千是通之稅故云十千以見之而不言
萬畝也鄭以爲稅法者亦以此十千故耳知此爲田畝者以
十千之文連甫田之下明取十千之田故知田畝非釜斛也
又解田之所收數言上地穀畝一鍾明時和而收多故稅輕
而用足也史記河渠書曰韓使水工鄭國閒說秦鑿涇水爲
渠並於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成而用溉瀉鹵之地四萬餘
頃收皆畝一鍾彼瀉鹵之地灌溉之功畝收一鍾明太平陰
陽和風雨時上地畝亦收一鍾也昭三年左傳曰齊舊四量

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是鍾容
六斛四斗也漢書食貨志曰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碩半
為粟百五十碩歲有上中下上孰其收自四中孰自三下孰
自倍張晏曰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碩今大孰四倍收六百碩
自三百五十碩自倍三百碩彼謂中平之地上孰畝六碩故
本太平之上孰上地準關中為畝一鍾也孟子曰言三代稅
法其實皆什一若共稅一夫是九稅一矣此詩之意刺幽王
賦重當陳古稅之輕而言成稅萬畝反得重於什一者孟子
言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
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為
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注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內
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
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
使收斂焉諸侯謂之徹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孟子云野九
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通率
為什一之事也又孟子云滕文公使畢戰問井田孟子對曰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鄭所引異外內之事也
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
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是說助法井別
一夫以入公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

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謂
郊内也郊内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
内居在國中故也助法既言百畝爲公田則使自賦者明是通
自治其田貢其稅穀也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明
率爲什一也若然九一而助者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
中一者以言九一則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
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故鄭
玄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若什一自賦爲什中一則不得與
九一通率爲什一也且鄭引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
一不言國中什而稅一明是國中什一而貢一故得通率爲
什一也如鄭之言邦國亦異外内則諸侯郊内貢郊外助矣
而鄭正言畿内用貢法邦國用助法以爲諸侯皆助者以諸
侯郊内之地少郊外助者多故以邦國爲助對畿内之貢爲
異外内也案王制云千里之内曰甸其外曰采注云取其美
物以當穀稅又尚書鄭志說貢篚之義云凡所貢篚之物皆
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然畿外諸侯不以穀入天
子此共成稅万畝是畿外助法則詩說天子之事得云歲取
十千者以天子天下爲家故美其收入之多則廣舉天下之
田若貢之天子自可隨其所須變爲貨物皆是稅穀市之亦
得爲天子所取也史傳說助貢之法唯孟子爲明鄭據其言

以什一而徹爲通外内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爲説而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群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説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二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家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爲廬舍之事俗以鄭説同於諸儒是又失鄭旨矣此井稅一夫是爲定法而禹貢注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者以禹貢九州之賦法凡有九等鄭欲品其多少無所比況遂以九井擬之以示稅之多少耳非其實稅之也何則九州之地不至九倍若第一之州爲三等豈第九州之上者一家受田九百畝中者千八百畝下者二千七百畝斯不然矣若亦以百畝二百畝三百畝爲三等給之以地有薄厚差隆其稅不可下州

九家而共積一夫之稅此乃不近人情也明是以九等并稅擬之耳箋以易毛者以此詩之作刺幽王政煩賦重廢民農業而此章下言治田則此爲稅法互言其事以相發明耳且民者自此取彼之辭耳歲取既爲稅斂之言十千即是期限之數若子孫千億萬億及秭文無指定可爲多大之辭其此文與十千維耦百室盈止周公之東征四國成湯之式於九圍皆是數有限量不得爲摠舉大辭也又系之於司馬之書段之於一成之說其數正允其若合符故不從毛氏也而孫毓難云一成之收裁是十里之豐謂箋之說不足以該天下然毓以所在天下大田皆有十千之收可推而廣之則毎於十里只取十千何獨不可推而廣也鄭氏之說亦足通矣○傳尊者至食陳　正義曰言食我農人是辭有所別七月云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以對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是農夫別於眉壽彼農夫與此農人一也言農夫食陳明對眉壽爲尊者食新矣孫毓云一家之中尊長食新農夫食陳老壯之別孝養之義也○箋倉廩至如此　正義曰上言古之稅法一成而歲取十千故知此言我取取於官是倉廩有餘賒貸取而食之也以官有畜積恐其久而腐敗所以紓出官粟之畜積久滯者待秋收然後取民新穀以納官也於官則積而不腐亦是使民受重存留此新穀也定本及集注貸皆作貫義或

然也地官旅師云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注云因時施之饒
時收之此即義取其陳也此又特言農人不斷眉壽則老壯
揔爲農人不與七月同也若然王制云古者三年耕必有一
年之食則太平豐年當家自有積而得有貸官粟者然古今
時運人亦一也作制者美古之辭豫多以言不能使皆有富
積猶今之豐年而民有貧而無食者稅斂有義用之以道以
倉粟則陳陳相因民貧則貸取以食所以上下交濟海內乂
安豈言皆無畜積人盡取之也○傳耘除草耔雝本 正義
曰食貨志云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
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
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成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薿薿
而盛也是説耘耔之事附根即此雝本也○箋今者至治田
互辭 正義曰以上言自古有年此言今以别之而下言曾
孫來止故知今者成王之時也言不奪農時故得使農人之
其南畝也○傳治田至以進 正義曰管子云倉廩實知禮
節衣食足知榮辱明人成俊士由田之得穀故云治田得穀
俊士以進也攸介攸止毛雖不訓準生民之傳則不爲合而
止息王肅云是君子治道所大功所定止傳意當然言太平
年豐爲功成治定故俊士以進以由得穀故耳○箋介舍至
之行 正義曰以此田農之事介止相對止是止息故介爲

舍也信南山云中田有廬舍則必歸於廬止則隨其所遷而息故介止分爲二事也禮使民鋤作耘耔其有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相講論而肄習其業言禮者以其禮法皆然非有禮文也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即此烝我髦士是也以文承或耔之下以止舍講習以成俊士於理爲切故易傳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

器實曰齊在器曰盛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箋云以絜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齊本又作齋又作齍同音資注同犧許宜反爲于僞反下爲農親爲爲之皆同

我田既臧農夫之慶

箋云臧善也我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蜡仕詐反勞力報反篇末勞賜同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田祖先嗇也穀善也箋云御迎介助穀養也設樂以迎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以求甘雨佑助我禾稼我當以養士女也周禮曰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御牙嫁反注同豳彼貧反本亦作邠以

樂音洛【疏】以我至士女○毛以爲士黍稷茂盛故今至秋以用我器實之齊豐而明潔及與我犧而純色之羊用此齊牲以祭社稷以祀四方以之其能成五穀之功也五穀成熟則我以田事已善矣於孟冬之月其農夫之人愛慶賜謂息田夫而饗勞之也至前孟春甘以琴瑟及擊其土鼓以迎田祖先嗇之神而祭之所以求甘澍之雨以大得我稷之與黍其成熟則人皆脩飾以善我士之與女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唯以估助我禾稼之黍稷及其成熟當以養我士之與女爲異餘同○傳器實至於郊　正義曰經傳多齍盛連文故傳因齊解盛春官肆師祭之日表齍盛告潔注云粢六穀也則六穀揔爲齊天官甸師注云粢稷也唯以稷爲粢者以稷是穀之長爲諸穀之揔名六穀皆爲器之實故曰器實曰齊拍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已盛於器也故桓六年左傳曰絜粢豐盛言爲穀則絜清在器則豐滿是指器實爲粢在器爲盛也毛氏解社其言不明惟此言社后土其義當與鄭同鄭駁異義以爲社者五土之神能生万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昭二十九年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又曰后土則社鄭志荅趙商云后土爲社謂輔作社神趙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太宗伯職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

甫田

土土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敢
問后土祭誰社祭誰乎荅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爲社大封
先告后土玄注云后土土神不云后土社也田䟽問周禮大
封先告后土注云后土社也前荅趙商曰當言后土土神言
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注云后
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
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也神不言后土省文此三者皆當定
之二名荅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爲社社而祭之故曰句龍
爲后土後轉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無可怪也欲定者定
之亦可不須由此言后土者地之大名也僖十五年左傳曰
履后土而戴皇天指謂地爲后土也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
官爲后土此人爲后土之官後轉以配社又謂社爲后土且
社亦土地之神是后土之言參差不一故弟子疑而發問也
宗伯大封告后土者以其大封是土地之事宜告土神不告
句龍故云定爲后土土神檀弓曰以國亡大縣邑哭於后土
以諸侯守社稷失地哭於社故云后土社也此文與月令皆
謂祭祀后土則配社之神故云社后土也中庸云郊社相對
郊是天則社是地故云社祭土神以宗伯與左傳皆謂地爲
后土則土神宜稱后土而中庸言社不言后土故云省文以
理皆可通故云欲定定之亦可不須言也言迎四方之神於

郊者下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實五官而云四郊者火土俱在南其火土俱祀故鄭志荅趙商云后土轉爲社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亦因火土位在南又大宗伯注云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爲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是黎兼二祀也曲禮言歲徧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蓋常祀歲徧此秋成報功則摠祭故并言四方也○箋以絜至其功○正義曰楚茨箋云明猶絜也齊言明謂絜清羊言犧謂純色故云以絜齊豐盛與純色之羊經言齊明箋云絜齊文倒者各從其便而言耳郊特牲云社稷太牢則四方之神亦太牢此獨言羊以會句言犧以見純明非特羊而已社爲陰祀其犧用純黑色也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色也知比社與四方皆爲秋祭報功者以上言黍稷之盛而此言齊羊之祭明是物成而祭也下言農夫之慶當孟冬休息以御田祖是來春祈穀故知此祭在秋爲時次也故大司馬仲秋云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注云祊當爲方聲之誤也獮田主祭四方報成万物即引此詩云以社以方是報祭四方在仲秋也良耜序云秋

報社稷鄭駁異義引大司徒五地之物云此五土地者土生萬物養鳥獸草木之類皆爲民利有貢稅之法王者秋祭之以報其功是祭社亦在秋也○箋我田至不通　正義曰農夫之得慶賜唯勞賜之耳歲事不成則無此勞息故言我田事既善則慶賜農夫也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者王者以歲事成熟搜索群神而報祭之而謂之大蜡又爲之臘先祖五祀因令黨正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而勞賜農夫令得極歡大飲是謂休息之知如此者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蜡也蜡者索也歲十有二月合聚万物索饗之也是說大蜡之祭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臘門閭及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是說休息之事也郊特牲蜡祭之下又曰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既蜡臘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臘即次蜡之後與蜡異也郊特牲止云息田夫不謂之臘必知月令之臘祭與特牲息田夫爲一者郊特牲說蜡祭之服云皮弁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喪殺也其下別云黄衣黄冠而祭明非蜡也又曰既蜡而收民息已既蜡乃云息民明知息民非蜡息民與月令休息文同故知黄冠而祭爲臘祭也是以注云息民與蜡異則黄衣黄冠而祭爲臘必也以此知臘在既蜡之後也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以此知黨正飲酒亦此時也下雜

甫田

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恣民大飲也酒誥周公戒康叔禁民飲食民無故不飲酒嚴樂令以歲穀豐熟場功畢入而特聽之故謂之慶賜勞息漢世每有國慶而賜民大酺亦此義也臘與息民蜡後爲之以其與蜡同月若不爲蜡則此事亦廢事皆相將故繫之蜡焉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郊特牲文引此者解言我田既臧乃云農夫之慶之意也彼注數八蜡云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此八蜡爲其主耳所祭不止於此四方百物皆祭之春官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注云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又大宗伯云籥章祭四方百物注云謂磔禳及蜡祭是蜡祭四方百物皆祭之○傳田祖至穀善　正義曰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是一也以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神農始造田謂之田祖而后稷亦有田功又有事於尊可以及早則祭田祖之時后稷亦食焉后土則五穀所生本云句龍能平之則句龍亦在祭中而籥章云以樂田畯尚及典田

之大夫明兼后土后稷矣故大司徒注云田主田神后土又
田正之神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以句龍爲后土后稷爲田
正而言詩人謂之田祖則田祖之文雖主於神農而祭尊可
以兼卑其祭田祖之時后土田正皆在焉故鄭揔言詩人謂
之田祖也言此田祖其丈得兼有后土后稷而司徒言田主
則其丈不得兼神農何則彼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
則田主唯社稷不得有神農故鄭唯云后土田正其言不及
神農是其意也穀善釋詁文王肅云大得我稷黍以善我男
女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箋設樂至田畯　正義曰言設樂
者揔琴瑟擊鼓鼓言擊明琴瑟亦擊可知籥章云吹豳雅則
有籥吹之此不云籥彼籥章不言琴瑟皆文不備耳知迎先
嗇謂郊後始耕者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
云謂以上辛郊祭天即引襄七年左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
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又曰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
耜躬耕帝籍注云元辰郊後吉亥是郊後始耕也謂於始耕
時而祭之也知者以先嗇人神不宜先天而祭故當郊後也
祈雨又宜早不可以至二月而田祖是始教田者故知是始
耕時祭之也云甘雨者以長物則爲甘害物則爲苦昭四年
左傳曰秋無苦雨服虔曰害物之雨民所苦是也雨以甘故
故得祐助我禾稼當以養士女也以此事在孟春則事最在

後時次於上故以此結章見後當佰然反明此年之春已有此事以與嗣歲亦此義也引周禮者籥章文也彼注云祈年求豐年也豳雅七月也七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歌其類也謂之雅以其言男女之正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曰畯農夫也以此言之云吹豳雅謂籥吹之故其職掌土鼓豳籥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鄭司農云豳籥豳國之地竹玄謂籥豳人吹籥之聲章是也祭田祖而并祭田畯者以神農始造田法典田大夫以其法教民亦是先教田其祭并及之先言祈年于田祖是此祭主祭田祖末言以樂田畯見其次及之故異其文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箋云曾孫謂成王也攘讀當爲饟饁饟饋也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喜讀爲饎饎酒食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也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饟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饁于輒反畯子峻反本又作峻後篇同喜毛如字鄭爲饎尺志反下篇同攘如羊反鄭讀爲饟式尚反王如字饋巨愧反從才用反

禾易長畝終善

且有易治也長畝竟畝也○易以豉反徐以赤反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敏疾也箋云禾治而竟畝成王則無所責怒謂此農夫能且敏也

疏曾孫至克敏○毛以爲成王之時非直爲
民報祭祈年又曾孫成王亦自來止親循畎畝以勸稼穡也
君既勸之於上民又勸之於下農夫務事遂以其婦與子
並來饋饁於彼南畝之中家盡歡樂矣其田畯之官典田大
夫既至見其勤勞則喜樂其事矣即勸農夫以閒暇之時攘
除田之左右辟其草萊嘗其氣旨土也和美與否也故使禾
生易而治理長而次列徧竟畝中終至成善且收而大有曾
孫成王見其如此不有恚怒乃謂此農夫其田事既有工能
而且敏疾故不怒之以是致黍稷茂盛而年豐矣今王不能
然故刺之○鄭以爲曾孫成王之來止也則以其己之婦與
子謂后與世子出觀農事使知稼穡之艱難也又以飲食而與
行饋餉彼在南畝之農人設食以勸之使其樂事也田畯之
官至又加之酒食之饎以慰其典田之勤也又饎其左右從
己之行者以賞其行途之勞今喜於巡勸不厭也又親爲嘗
其饋之美否示親而愛之故上下用命農畯勸樂餘同○箋
曾孫至親之　正義曰以信南山箋之故知曾孫成王也上
言饁下言嘗皆飲食之事故饎讀當爲饎也釋詁云饁饟饋

也舍人曰饁自家之野也比饁字在饁喜之下而先言之者以詩中未有其事故先明之田畯田家在田司主稼穡故謂司嗇漢世亦有此官謂之嗇夫故言今之嗇夫也郊特牲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注云先嗇若神農司嗇若后稷以神農始造其田后稷教民播種此二人有田事之大功者也蜡者爲田報祭故知謂此二人稷爲人臣教稼亦是田官故謂之司嗇此言田畯乃是當時主稼之人故以司嗇言之與郊特牲名同而實異也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及大田文與七月正同故亦讀喜爲饎饎酒食也此爲田事而言曾孫之來故知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曾孫來止即言以其婦子明曾孫自以己之婦子故知親與后世子行也王之婦必是后知子唯世子者以將欲傳之國祚明其教戒尤深故知非餘子也稼穡之艱難尚書無逸周公戒成王之辭也此經曾孫之下而公以其明以下皆曾孫之事故云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饁以勸之謂成王爲之設也言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則農人之饁無酒故云加之也其左右之行雖各有粮食王欲其勸農忘苦從行不厭故饟之也王之從者必有公卿大臣親爲嘗其饁之美否亦所以親之也此經毛不爲傳但毛氏於詩無破字者與鄭不得同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畎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饁饋也田畯之至

喜樂其事教農以閒暇耕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
和美與否也傳意當然王肅又云婦人無閫外之事又帝王
乃躬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偏則爲惠不普玄說非也孫
毓云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弟不踰閫唯王后親桑以勸蠶
事又不隨天子而行成王出勸農事何得將婦兒自隨而云
使知稼穡之艱難王后寧復與稼穡事者乎此與豳風同我
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之義皆同農人處於其事婦子俱
饟也田畯見其勤修喜樂其事又王者從官自有常職非獨
於南畝之中乃饟左右而親爲之嘗又非人君待下之義皆
以鄭說爲短斯不然矣此刺今思古之詩言古人之所難行
以傷今之廢業也首章言輕其税斂二章爲之祈報此章言
恩澤深厚卒章言收穫弘多歷觀其次纍然有叙寧當於此
甫說農人之家行饁之事又大田卒章上言曾孫下言禋祀
並是成王之事不當以農人婦子輒厠其間也且言曾孫來
止即言以其婦子則是曾孫以之也上無農人之文何得爲
農人婦子乎既言曾孫以其婦子則后之從行於文自見復
何所言而云無事也若王后必無外事不當蠶於北郊王基
以親蠶決之非無理矣衣食人之所資田蠶並爲急務蠶則
后之所專故后當獨行田則王之所勸后從行耳此乃外内
之別職同之義而孫毓反言親桑不隨王非其難矣王者憂

深思遠以世子者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故與之俱行知稼穡之艱難欲其重國用而愛黎民保王業而全宗祀也以子所親莫過於母使之俱觀辛勤內相規諫此聖賢明訓可與日月俱縣豳風同我婦子事連於畢壯此云以其婦子文繫於曾孫辭既不同義固當異又安得皆為農人婦子也田畯所喜當喜農人之勤事文在饁彼之下是則喜其饁食非復說其勤勞何有國史吟詠立文若是哉王者從官非無常饒直以同循稼穡共食官甘與夫秦風所謂與子同袍亦復何異而云非待下之義乎此饋南畝之農人賜田畯以酒食者天子所省固無周徧值其所幸便即賜之使天下知我王之愛農也則莫不盡力農人之見饁也則人各用心賞一勸百可使海內從風何必每地皆往農人盡賚而云力不供惠不普也王基因於不徧之言而引周語以此為藉田之事謬矣然此詩止說豐年之義無爾發藉之文箋之上下言不及藉下篇刺矜寡不能自存其文亦同於此豈令矜寡之人就藉田捃拾也又下章庾稼共此髮連箋緝古之稅法非為藉田明矣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

茨積也梁車梁也京高丘也箋云稼禾也謂有藁者也茨屋蓋也上古之稅法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庾露積穀也坻水

中之高地也○茨徐私反庾羊主反坻直基反積如字又子賜反下皆同藁古老反總作孔反**乃求千斯**

倉乃求萬斯箱箋云成王見禾穀之稅委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是言年豐收入踰前也○委積如字又於僞反年收手又反又如字**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

以介福萬壽無疆箋云慶賜也年豐則勞賜農夫益厚既有黍稷加以稻粱報者爲之求福助於八蜡之神萬壽無疆竟也○疆居良反竟如字

疏曾孫至無疆○毛以爲上言曾孫之親循畎畝此言稅穫之多曾孫成王所稅得禾穀之稼其積聚高大如屋茨如車粱也曾孫成王所稅得米粟之庾其唯高大如渚坻如丘京也成王既見禾稼之積粟庾之多於是乃求千倉以處其庾也乃求萬箱以載其稼也以其收入踰前故求倉廩車箱以載置之喜其收穫之廣思念農夫之勤故以黍稷稻粱爲農夫之慶謂黨正飲酒加其饌食以稻粱也非直勞而息之又爲之求福於八蜡之神而報我農夫以大大之福使之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今幽王不能然故刺之也二斯皆爲語助○鄭唯以介爲助餘同○傳茨積至高丘　正義曰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爲屋蓋傳言茨積非訓茨

求

爲積也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其意與箋同也孟子十一月輿梁成梁謂水上橫橋橋有廣狹得容車渡則高廣者也故以比禾積釋丘云絶高爲之京是京高丘也○箋稼禾至高地 正義曰庾是平地委粟而與稼相對則知稼有藁草矣故云稼禾稼謂有藁者也此言曾孫所有則是税而得之而有庾稼二種明是税有兩法故言古之税法近者納總藁秆禾稼納之遠者納粟米謂路遠者唯納粟又遠者唯納米以運輸爲難故輕之也此文稼庾相對而下言千倉萬箱是箱以載稼倉以納庾故知庾露積穀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是水中之高地也此言禾庾當在畿内若畿外則采取美物以當邦賦不入穀矣畿内雖用貢法亦校其歲以爲率依税法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以禾及米貢入於王掌客有芻薪米禾之言是明周法有禾稼之税矣禹貢有納銍納結周之有無無以言也依禹貢云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注云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刈禾也二百里銍銍斷去藁也三百里結又云穎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爲之差使百里者從之耳以此言之有輕遠之法故爲近者納總遠者粟米

既無銍秸之文不知遠近以何爲差也若然後世之役宜繁於上代周止千里納穀唐虞則弼其外五百里爲方二千里是方千里者四納穀多於周者唐虞萬國諸侯歲朝其用或費於後代故納穀多也又鄭志荅趙商云畿内四百國則周郊内亦封諸侯矣於周法十國而入其一於天子然則雖千里者四其稅猶少於周故使方二千里入粟米世代不同故異法也○箋年豐至疆竟　正義曰特牲少牢之祭皆無稻粱此特言黍稷稻粱故知勞賜農夫加以稻粱也報者自神之辭明求神而得報爲農夫之求神唯蜡祭耳故云爲之求助於八蜡之神以祭有尸祝故云萬壽無疆竟爲得福之辭與三章互相成也蜡在息農夫前而後言之者以祭者雖在前而福慶是將來之事故後言之以結篇也定本强境字作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蟲災害穀風雨不時萬民飢饉矜寡無所取活故時臣思古以刺之○矜古頑反注皆同字或作鰥）

〔疏〕大田四章上二章章八句下二章章九句至自存焉　正義曰四章皆陳古善反以刺王之辭經唯言寡婦序幷言矜者

以無妻爲矜無夫爲寡皆天民之窮故連言之由此而言孤
獨老疾亦矜寡之類其文可以兼之矣○箋幽王至刺之
正義曰箋亦以序省畧反取經意以明之經從首章盡二章
上三句言成王敎民治田百穀茂盛止役順時秀實成好反
明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也二章下五句言時無
虫災反明幽王之時虫災害穀也三章上四句言雲雨安舒
反明幽王之時風雨不時也三章下五句言收刈有餘寡婦
獲利是下民豐盈矜寡得濟反明幽王之時萬民飢饉矜寡
無所取活也詩皆公卿國史所作故云時臣思古以刺之
序不言思古者蒙上至此文指相類承上篇而畧之也大

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箋云大田謂地肥美可墾耕多爲稼可以授民
者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
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
橛陳根可拔而事之○種章勇反此注及下注擇種並以
同狠苦很反相息亮反長張丈反冒莫報反橛其月反

我覃耜俶載南畝覃利也箋云俶讀爲熾載讀爲菑栗之菑時至民以其利耜熾菑發所受
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菑○覃以冉反徐以廉反俶載衆
家並如字俶音尺叔反始也載事也鄭讀爲熾菑熾音尺志

反菑音緇栗音列鄭注周禮云讀如裂𦃃之裂**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庭直也箋云碩大若順也民既熾菑則種其衆穀衆穀生盡條直茂大成王於是則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

疏大田至是若○毛以為古者成王之時有大肥美之田可墾耕矣又多為稼而以授民也民已受地相地求種既已擇其種矣時王者又號令下民豫具田器既已戒勑之矣此受地擇種戒勑具器既已周備矣至孟春之月乃耕而事之矣用我覃然之利耜始設事於南畝而耕之以種其百種之衆穀其穀之生盡條直且又長而茂大民既勤力已專其務曾孫成王於是止力役以順民不奪其時令民得盡力於田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唯用利耜熾菑耕發其南畝所受之田爲異餘同○箋大田至事之　正義曰知大田非天下田者以文連多稼又云既種既戒皆謂田中之事不得爲天下之田故以爲肥美之大田可墾耕者也舉肥美以與民則自然爲天下田矣地自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其外皆可墾耕作者舉其年豐明田多故云大田地之肥美者謂可墾耕者皆肥美也言多爲稼可授民者以此方陳擇種戒是本之於初所授受之辭其實此地先在民矣言多爲稼者地官司稼注云種穀曰稼如嫁女有

所生草人掌土化之法猶人掌稼下地秋官薙氏掌殺草月
令云燒薙行水皆是爲稼也爲稼謂多爲此等之稼以糞美
其地故云多稼若其不然鄭則不宜言爲也此當在授民之
後民自稼之言多爲稼乃授民者疾今之田萊多荒而本之
初授不發授民而稼之或公家令民稼之而後授故薙氏掌
之也又云將稼者謂將稼種之與多爲稼者別也以別起此
文明多爲稼者故非稼種矣以下經始說耕事則此未得下
種故知既種爲相地之宜而擇其種也月令云善相丘陵土
地所宜五穀所殖司稼云掌巡邦野之稼而辨其穜稑之種
與其所宜注云知種所宜之地草人云物地相其宜而爲之
種即分地之利是也以既知地所宜種故引月令并云出五
穀爲之種也計耦事者以耕必二耜相對共發一尺之地故
計而耦之也耒耜之具別言田器則耘耨所用故彼注云鎡
箕之屬命民即是戒之故云此之謂戒也既備者謂總上事
故云是故備矣此在往年至春始用云乃者緩辭也孟春土
長冒橛陳根可拔月令注引此言農書曰則此出於農書也
漢書藝文志農書有七家不知出誰書也以冬土定故稼橛
於地與地平孟春土氣升長而冒覆於橛則舊陳之根可拔
於是乃耕故云而事之。傳覃利也 正義曰良耜云畟畟
載芟云有畧與此覃皆連耜言之明爲耜之利意故云覃利

大田

也傳不解俶載之文以毛不破字必不與鄭同王肅以俶爲
始載爲事言用我之利耜始發事於南畝○俶讀至曰菑
正義曰此及載芟良耜皆於耜之下言俶載南畝是俶載
者用耜於地之事故知當爲熾菑謂耜之熾而入地以菑殺
其草故方言入地曰熾反草曰菑也連言菑栗之菑者弓人
云凡鋸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注云玄謂栗讀如裂繻
之裂彼鋸幹以鋸菑而裂之猶耕者以耜菑而發之義理
既同故讀從其文以見之也上二云乃事是豫以待時之言故
云時至以爲相連文次也田一歲曰菑釋地文郭璞曰今江
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則是入地殺草之名故引爲證也○
箋民既至其時　正義曰論語云長沮桀溺耦而耕即云耰
而不輟注云耰覆種也是古者未解牛耕人耕即下種故云
民既熾菑則種其衆穀此既庭及下章既方之等皆論天下
之田宜爲普徧之辭故皆以既爲盡言穀生盡條直茂大也
月令云毋聚大衆毋作大事以妨農
事是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
既方既阜既堅既
好不稂不莠
實未堅者曰皁稂童梁也莠似苗也箋云
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盡生房
矣盡成實矣盡堅孰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擇種之善民力
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皁才老反稂音郎又音梁童梁草

也說文作蓈云稂或字也禾粟之莠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蓈也莠餘久反**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箋云此四蟲者恒害我田中之穉禾故明君以正己而去之○去起呂反注同螟莫庭反螣字亦作蟘徒得反說文作蟘蟊本又作蛑莫侯反爾雅云蟘所食爲名郭云皆蝗類也穉音稚下同**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炎火盛陽也箋云螟螣之屬盛陽氣贏則生之今明君爲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使自消亡○秉如字執持也韓詩作卜卜報也畀必二反與也炎于沾反沈于凡反贏音盈【疏】既方至炎火　正義曰上言穀生茂大此言秀實之好云衆穀既秀穗上已有孚甲盡生房矣稍復結粒盡成實矣粒又稍成盡堅孰矣並無死傷盡齊好矣不有童梁之稂不有似苗之莠是其五穀大成也所以得然者由其明王能自正己去其食心葉之螟螣及食根節之蟊賊無害我田中之穉禾者由此而皆得大成也明所以能去四蟲者以其明君爲政德當靈祇故云田祖有神不受此等之害持于炎火使自消亡今王不能然故刺之○傳實未至似苗　正義曰以此章承上苗長之後皆論秀實之事皁音爲造創爲成也文在堅上皁

而未堅故云實未堅曰皁也稂童梁釋草文舍人曰稂一名
童梁郭璞曰似莠是也仲尼之詁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
秕粃似粟莠似苗也○箋方房至致之 正義曰皁是未堅
方文又在皁上初秀始欲結實之時故云方房也謂孚甲始
生而未合時也謂米外之房者言其孚甲米生於中若人之
房舍然也孚者米外之粟皮故經者一孚二米言一皮之內
有兩米也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之在人表其種於地則開
甲始生故月令孟春云其日甲乙注云物之孚甲始生謂開
此孚甲生出也禾既有穗即生孚甲故云盡生房矣房生既
成則有米實故云盡成實矣既已有實稍向熟成故云盡堅
熟矣衆穗皆熟故云盡齊好矣稂莠苗既似禾實亦類粟若
擇種去其細粒鋤禾除其非類則無復稂莠亦由時氣之和
使然○傳食心至曰賊 正義曰皆釋蟲文李巡云食禾心
爲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螣也
食禾節言貪狠故曰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
云蟊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也郭璞曰分別蟲啖
禾所在之名耳蟘與螣蟊與蟊古今字耳郭璞直以蟲食所
在爲名而李巡孫炎並因託惡政則以由政起雖食所在爲
名而所在之名緣政所致理爲兼通也陸機疏云螟似子方
而頭不赤螣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

云蟊蟦蛄也食苗根爲人患許慎云吏犯法則生螟乞貸則生螣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箋此四至去之　正義曰以特言田稺故云恒害我田中之稺禾蟲災之盛稙者亦食以稺者偏甚故舉以言之以其由政而然故云明君正己而去之○傳炎火盛陽　正義曰以言炎火恐其是火之實故云盛陽也陽而稱火者以南方爲火炎爲甚之故云盛陽也知非實火者以四者所謂昆蟲得陰而藏得陽而生故箋云盛陽氣羸則生之義無取於火之實故爲盛陽也○箋螟螣至消亡　正義曰解本言炎火之意以螟螣之屬四者盛陽氣羸則生之以得陽而生故陽盛而爲害月令仲夏行春令百螣時起是陽行而生陽盛則蟲起消之則付於所生之本今明君爲政田祖不受此害故持之付于炎火使自消亡也田祖所以受者以害由政起今明君爲政害無由作故云田祖不受四蟲之害若政能消之則本無可受而云田祖不受者以田祖主田之神託而言耳

有渰萋萋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渰雲興貌萋萋雲行貌祈祈徐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祈祈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主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

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渰本又作弇於撿反漢書作黤
萋七西反興雨如字本或作興雲非也祈巨移反雨我于付
反注内主雨同一本注作注雨如字 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
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秉把也箋云成王之時百
穀既多種同齊孰收刈促
遽力皆不足而有不穫不斂遺秉滯穗故聽矜寡取之以爲
利○穫戸郭反从斂穧上力撿反下才計反又子計反穧穫也
穗音遂把巴馬反矜音鰥 【疏】有渰至之利 正義曰言太平之時有渰
然既起萋萋然行者雨之雲也此雲既行
乃起其雨淒祁祁然安徐而落不暴疾也民見雲行雨降歸
之於君云此雨本主爲雨我公田耳因遂及我之私田雖作
者廣見太平之時民心先公之義要雨無不徧天澤以時故
得五穀大成由此民所收刈力皆不足而令彼處有不穫刈
之穉禾此處有不收斂之穧束又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
有滯漏之禾穗此皆主不暇取雖是寡婦之所利言捃拾取
之以自利己今王不能然使矜寡無所資故刺之定本集注
穧作積○傳渰雲興貌定本集注云渰陰雲貌 正義曰既
言有渰即云興雨雨出於雲故知渰雲興貌雲既興而後行
萋萋在渰之下故知雲行貌雲行然後雨落故萋萋之下言

興雨也祁祁徐貌謂徐緩而降故箋云不暴疾也經興雨或
作興雲誤也定本作興雨○箋成王至爲利 正義曰穧者
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聘禮曰四秉曰筥注云此
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穧名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
名爲筥者即引此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是也彼注言
此秉者以對米秉爲異故掌客注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
禾之秉手把耳筥謂一穧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
斛禾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斗是有對故言此以別之王
制及書傳皆云矜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地
官遺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則官自有餼而須捃拾者以
豐年矜寡捃拾足能自活王者恐其不濟或力不堪事乃餘之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箋云喜讀爲饎饎酒食也成王出觀農事饋食耕者以勸之也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餉倦之爾○饋食音嗣勞力報反

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騂牛也黑羊豕也箋云成王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禋音因享許兩反徐又許亮反黝伊糾反黑也

(疏)曾孫至景福毛

以爲曾孫成王之身自來止親循畎畝以觀稼穡也時耕者
皆以其婦之與子同饁彼農人於南畝之中田畯之官至喜
樂其事以勸慕能勤故得成穫故成王之來乃於四方之神
則禋敬而絜祀焉其祀之也以其騂赤之牛黑之羊豕與其
黍稷之粢盛用此以獻以祀四方之神爲神歆饗而報以大
大之福所以常得年豐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以爲曾孫
來止則以其婦之與子出共觀之又設食饁彼南畝之農人
以勸之其田畯又加之以酒食勞之故上下樂業穀得以成
也曾孫之來則又於四方之神而往禋祀焉所祀者以其牲
或赤或黑與其黍稷之粢盛以獻以祀四方之神神饗之而
報以祐助與大福○傳騂牛黑羊豕　正義曰毛以諸言騂
者皆牛故云騂赤牛也定本集注騂下無赤字是也上篇云
以社以方而方社連文則方與社稷同用太牢故以黑爲羊
豕通牛爲三牲也自上章言犧羊是方有羊明不特牛故爲
太牢牢中色而色不同者毛意蓋以此四方既非望祀又非
五方之帝故用是牲所以無方色之別○箋成王至黝牲
正義曰此以田事爲主成王出觀民事因即祭祀故云成王
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對出觀爲文也此出觀之
祭則祭當在秋祈報並言者言其報以成而祈後年也陽祀
用騂牲陰祀用黝牲地官牧人文也彼注云陽祀南郊及宗

嚮陰祀北郊及社稷非四方之神而引以觧此者以毛分騂黑爲三牲鄭以騂黑爲二色故引牧人騂黝以明騂黑爲別方之牲耳非謂四方之祭在陽祀陰祀之中也知方祀各以其方色牲者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以爲禮五天帝人帝而句芒等食焉是五官之神其牲各從其方色則宜五色獨言騂黑者略舉二方以韻句耳故易傳大宗伯職祀天乃稱禋五祀在血祭之中而言禋者此五官之神有配天之時配天則禋祀此祭雖不配天以其嘗爲禋祀故亦以禋言之五祀在血祭之中則用太牢矣故上篇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是方祭有羊孫毓以爲方用特牲非禮意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之十四 十四之一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四 十四之二 （四四）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疏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至罰惡焉 正義曰作瞻彼洛矣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不能爵命賞罰故思古之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以刺今之不能也爵命即賞善之事但爵命之外猶別有賞賜故敘分之經三章皆言爵命賞善之事既能有賞必當有罰故連言罰惡耳於經無所當也此及裳裳者華桑扈鴛鴦亦是思古以刺今但與上四篇文勢不類故敘於起發不同耳上篇每言曾孫則所思為成王此等不言曾孫不知思何時也故宜云古明王不指斥之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 興也洛宗周漑浸水也泱泱深廣貌箋云瞻視也我視彼洛水灌漑以時其澤浸潤以成嘉穀興者喻古明王恩澤加於天下爵命賞賜以成賢者○泱於良反漑古愛反浸子鴆反灌古亂反

君子至止福祿如茨 箋云君子至止者謂來受爵命者也

爵命爲福賞賜爲祿茨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韎韐有奭以作六師韎韐者茅蒐染草也
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天子六軍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
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
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韎韐者茅蒐染也茅
蒐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其服爵弁服紂衣纁
裳也○韎音昧又亡界反韐音閤又古洽反奭許力反赤貌
茅如字蒐所留反韠音畢任音壬將子匠反下同紂音緇纁
許云反

疏 瞻彼至六師　正義曰言我視彼宗周之洛水矣
維此洛水則泱泱然深而廣大能灌溉以時浸潤
以成嘉穀以喻我視彼古昔之明王矣維此明王則仁而寬
愛能爵賞以理賜命以成賢者是王恩之深厚也故君子諸
侯之至止來見於王則王爵命之以福又賞賜之以祿其聚
積多大如屋蓋之茨也又言諸侯世子初除父喪服士服來
至京師正值有征伐之事主以其賢命代卿士之任服韎韐
之韍有奭然而赤以作六師之將其賢如是故得福祿也今
王不能爵賞諸侯之賢者故舉以刺之○傳洛宗周漑浸水
正義曰宗周鎬京也夏官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
是洛爲宗周之浸水也禹貢云漆沮既從孔安國云漆沮一
名洛水洛水則漆沮是也與東都伊洛別矣○箋君子至喻

多 正義曰上以水喻明王故知至止爲來至明王之所受
爵命也凡言福者大慶之辭祿者吉祉之謂善事皆是不必
一定以此所思者止思爵命賞賜耳故言爵命爲福賞賜爲
祿於此經對文爲然於他書散則通矣福祿非聚積之物而
云如茨故云如屋蓋以喻多也○傳韎韐至六軍 正義曰
韎韐者衣服之名韎者赤貌傳解言韎之由以其用茅蒐之
草染之其草色赤故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者案爾雅云一
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此曰韎韐即一入曰韎
韐是縓也定本云一入曰韎韐是以他服謂之韠祭服則謂
之韎韐以此韎韐代他服之韠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韍士無
韍名謂之韎韐士言韎韐亦猶大夫以上之言韍也若然玉
藻云一命緼韍黝珩注云侯伯之士一命則士亦名韍矣言
韎韐者彼注亦云子男大夫一命則一命緼韍以子男大夫
爲文故言韍耳其實士正名韎韐士冠禮爵弁服韎韐不言
韍是也天子六軍夏官序文○箋此諸侯至纁裳 正義曰
以序言爵命諸侯故知此謂諸侯世子也若在三年喪中則
凶服不得有韎韐耳若已爵命則當服諸侯之服亦韍不得服
士服故知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也王制云諸侯之世子
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此又言韎韐故知諸侯世
子未賜爵命服士服也若然春官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

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此以代父君國反服士服者周禮之文謂父在代父行礼故有執圭璧皮帛之禮未誓尚比卿今此雖已除父喪非代父行禮不得復繼於父又不敢自成爲君故服士服也世子雖服士服待之同於正君雜記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彼注謂未踰年者尚然況除服後乎待之固如成君何但下一等而已此詩大意皆言諸侯世子受王爵命令服士服故知是未遇爵命又云作六師故知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一卿士將六軍而出也以軍將命卿故知代卿士也天子六軍一卿將一軍言將六軍而出者舉六軍見天子之法其實六軍之中將一軍耳將軍之時猶未得命由是仍服韎韐也春秋之義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則天子遣使就國賜之矣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其事也此言除三年之喪自來受賜命若天子命諸侯之礼亡亦無明文春秋之義言踰年賜命者說若致之外傳辭也春秋之世魯文公晉惠公即位而賜之魯成公八年乃賜之齊靈公天子將昏於齊始賜之衛襄魯桓則既薨乃賜之是賜命時節無定限也由此而言蓋踰年賜命是其正其不得命川余丧自見天子此是踰年未得命者故自來也傳言韎韐茅蒐染故解之云茅蒐韎聲也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

韎韐故名此衣爲韎韐也士冠禮注云韎韐者緼韍而黝珩
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韎韐又駁
異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間言韎韐聲如茅蒐字當作韎陳留
人謂之蒨是古人謂蒨爲茅蒐讀茅蒐其聲爲韎韐故云茅
蒐韎韐聲也又解代韠之意士朝服謂之韠祭服謂之韎韐
駁異義云有韎韐無韠有韠無韎韐是韎韐必代韠也其體
合韋爲之此韎韐是蔽膝之衣耳士冠禮陳服于房中云爵
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是韎韐配爵弁服也彼注云爵弁
者冕之次也其色赤而微黑如雀頭然其布三十升纁裳淺
絳裳也純衣絲衣朝服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
後衣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此
引之以衣在裳上故先云純衣耳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

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
珌下飾也天子玉琫而珧珌
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璆珌士珕琫而珕珌箋云此
人世子之賢者也既受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能
制斷○鞞字或作琕補頂反說文云刀室也琫字又作鞛必
孔反佩刀削上飾珌字又作琿賓一反佩刀下飾珧音遙以
蜃者謂之珧璗徒黨反字又作瑒音同爾雅云黃金謂之璗
璆音虯又巨樛反又舊周反玉也鐐畢虒反又與虒反又張

嘒反鐐音遼爾雅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徐何慮到
反又力弔反本又作璙亦音遼又力小反說文云玉也字書
力召反鏐力幽反又力幼反沈又力虬反黃金之美
者郭云紫磨金璗力計反說文云蜃屬斷丁亂反

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箋云德如是則能長安其家室親家室
親安之尤難安則無篡殺之禍也○篡
初患反殺本亦
作弒同音試

疏 君子至家室　正義曰言明王既有恩
澤能爵命諸侯故君子諸侯至止於王
之所王既爵命之又加賜以容飾之刀有鞞以盛之其鞞則
有琫及其珌之飾賜之以顯其能制斷也君子諸侯爲王所
賜之以其德如是則能萬年而長安其家室無危亡之禍矣
今王不能爵賞諸侯故刺之○傳鞞至琫珌　正義曰古之
言鞞猶今之言鞘內則注遺刀鞞是也以公劉云鞞琫容刀
故知鞞容刀鞞也又容者容飾此琫有珌即容飾也琫上飾
於鞞之形飾有上下耳其名爲琫珌之義則未聞公劉傳曰
琫上飾鞞下飾者以彼元珌文因琫爲在上之飾下則指鞞
之體故言鞞下飾也傳因琫珌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
知出何書也天子諸侯琫珌異物大夫士則同言尊卑之差
也天子玉琫玉是物之至貴者也釋器說弓之飾曰以蜃者
謂之珧郭璞曰珧似蜯說文云珧蜃甲所以飾物也釋器又

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美者也鏐即紫磨金也說文云公瑒璗而不及於蜃璗故天子用璗士用珕也定本及集本皆以諸侯璆珌璆字從玉又以大夫鐐珌恐非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箋云此人世子之能繼世位者也其爵命賞賜盡與其先君受命者同而已無所加也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古者古昔明王時也小人斥今幽王也○諂勑檢反

疏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至之世焉正義曰作裳裳者華詩者刺幽王也以其古之仕於朝者皆得世襲其祿今用小人幽王在於天子之位則有讒佞諂諛之人並進於朝既為佞以蔽之王又進讒以害賢而王信受之棄去賢者之胤類絕滅功臣之世嗣故時臣思古以刺之也此言古之仕者世祿及文王曰凡

周之士不顯亦世皆謂仕官於朝者朝者在官之摠名公卿
大夫皆是也經言秉其四駱則仕者得秉四馬矣禮士乘兩
馬則此詩所言不及士也古者有世祿復有世位世祿者直
食其先人之祿而不居其位不賢尚當然若復賢則居父
位矣三章箋云守我先人之祿位并位言之見此意也類謂
種類世謂繼世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其理一也由其賢
而得有功以舉類而當嗣世義不異矣但指人身而稱賢者
據祿位而言功臣耳經四章皆言思見明王以說讒諂並進
令巳棄絕之事也○箋古者至幽王 正義曰諸言在位者
多謂臣在於位此小人在位文對古者明王則在位謂幽王
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 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貌箋云興者華堂堂於上喻君
也葉湑湑然於下喻臣也明王賢臣以德相承而治道興
則讒諂遠矣○湑思敘反治直吏反遠于萬反又如字

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箋云
覯見也之子是子也謂古之明王也言我得見古之明王則
我心所憂寫而去矣我心所憂既寫是則君臣相與聲譽常
處也憂者憂讒諂並進○覯古豆反

【疏】裳裳至處兮 正義曰詩人遇讒絕世傷今思古言彼堂堂然光明者華

也在於上又葉湑然而茂盛兮在於下華葉相與共成榮茂以與顯著者君也在於上美德者臣也佐於下君臣相承共興國治古之明王政治如此我得見古之是子之明王則我心所憂讒謟之事寫除而去兮我心之憂既已寫兮則仕於彼朝君臣相得是以有聲譽之美而處之兮言常處此聲譽之美兮已由讒見絶故憂而思之以刺今也○傳裳裳至盛貌 正義曰以華狀顯見故言猶堂堂也此葉與臣德盛故湑為盛貌有杕之杜刺不親宗族故傳以湑為枝葉不相比也○箋興者至遠矣 正義曰讒謟並進由君受之三章皆言華故以華喻君也華既喻君而復有葉故以喻臣言君之須臣為輔猶華之須葉以盛故下章無葉以喻無臣也華葉之在於枝高下同耳言華上葉下者因文之上下以喻君臣上下耳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芸黃盛也箋云華芸然而黃興明王德之盛也不言葉微見無賢臣也○芸音云徐音運見賢遍反**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箋云章禮文也言我得見古之明王雖無賢臣猶能使其政有禮文法度政有禮文法度是則我有慶賜之榮也

疏裳裳至有慶矣 正義曰既思君臣並賢而不得又思君

明而無賢臣者言彼堂堂然光明者華也此華乃芸然而其
色黃而盛矣以興顯著者君也此君其德彰而明矣華盛而
不言其葉見君明而其臣不賢我得見是子明王雖無賢臣
猶能使其政有禮文法度之章也雖其政有禮文法度之章
則能進用有德是以於我有慶賜之榮矣我所以欲得見之
也○傳芸黃盛 正義曰芸是黃盛之狀故箋云華芸然而
黃也此華赤以黃為盛謂草木之有黃華者也苕之華紫赤
而繁黃則衰矣與此不同也○箋華芸至賢臣 正義曰顏
上章有葉而此無故云而不言葉者微見**裳裳者華或**
無賢臣也微謂不明言而理見是其微也
黃或白箋云華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興明王之德時有駁而不純○駁邦角反**我覯之子**
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言世祿也箋云我得見明王德之駁者雖
無慶譽猶能免於讒諂之害守我先人之祿位乘其四
駱之馬六轡沃若然○駱音洛沃如字徐於縛反 疏
箋華或至不純 正義曰喻取其象既以黃色與明王德純
故以異色喻其不純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華自有雜色與純
者二章各舉以喻非此華本一黃而變白又非白即衰也華一
時而黃白雜色以興明王亦一時而善惡不純非先盛而後

衰爲不純也故言時有駁而不純者言時有善多而惡少非善惡半也若惡與善等則是闇君不得爲明王矣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箋云君子斥其先人也多才多藝有禮於朝有功於國○朝直遥反下及下篇同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似嗣也箋云維我先人有是二德故先王使之世祿子孫嗣之今遇讒諂並進而見絕也

疏左之至似之　正義曰詩人既思明王又陳已所以宜嗣之意也言左之左之左陽道朝祀之事我先人君子宜則宜而行之右之右之右陰道喪戎之事我先人君子則能有而曉之此二德者我先人維其並能有之是以先王使其子孫嗣之今遇讒見絕故思古明王也左陽道有嘉慶之事故言宜之右陰道爲憂凶之事不得言宜故變言有之二者皆君子之所能故下經總言有之明二者皆有也○傳左陽至之事　正義曰以天下之事多矣大揔不過吉凶故舉左右以目之左陽道謂嘉慶之事朝者人所樂祀者吉之大故爲陽也右陰道謂憂凶之事喪者人所哀戎者有所殺故爲陰也以能事弘多故皆重言以見衆也

祀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動無禮文舉事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也○桑扈音户桑扈竊脂鳥也說文扈作雇

疏桑扈四章章四句至禮文焉 正義曰以其時君臣上下升降舉動皆無先王禮法威儀之文焉故陳當有禮文以刺之即上二章上二句是也三章言其君爲百辟所法而受福卒章言臣能燕飲得禮而不傲慢皆是君臣禮文之事故揔之此與賓之初筵序皆言君臣上下以君臣即有上下之禮故并言以見義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興也鶯然有文章箋云交交猶佼佼飛往來貌桑扈竊脂也興者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廷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鶯於耕反佼交卯反

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皆也箋云胥有才知之名也祜福也王者樂臣下有才知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天予之以福祿○胥毛如字鄭徐思敘反祜音户知音智下同

疏交交至之祜 ○毛以爲佼佼然飛而往來者桑扈之鳥也有鶯然其羽之文章故人皆觀

視而念愛之以與動而升降者王者與羣臣也當有威儀禮法
則天下亦觀視而樂仰之君子既有禮文爲下所愛盡得其
所故能樂與天下所共是與天下皆樂而得受天之祜福也
○鄭雅樂胥爲異具在箋說○箋交交至樂之　正義曰黄
鳥小宛傳曰交交小貌此云猶佼佼飛而往來者作者各有
所取佼佼實飛而往來之貌也此喻升降舉動故取往來爲
義○傳胥皆　正義曰釋詁文孫毓曰與天下皆樂樂之大者
天子四海之内無違命則天子樂矣諸侯四封之内無違命
外内無故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之内無違命者諮謀行於
上則大夫樂矣士進以禮退以義則士樂矣庶人耕稼樹藝
以養父母刑罰不加於身則庶人樂矣是述毛之義也○箋
胥皆至福禄　正義曰周禮每官之下皆有胥徒胥一人則
徒十人是胥以才智之故而爲十徒之長又有大胥小胥之
官故知胥有才智之名易歸妹以須往亦云須有才智之稱
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妹名女須鄭志荅冷剛云須才智之
稱故屈原之妹以爲名是胥爲才智之士胥須古今字耳交
交桑扈有鶯其領領頸也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屏蔽也箋云王者之德樂賢知在位則能爲天下蔽捍四表
患難矣蔽捍之者謂蠻夷率服不侵畔○屏毕郢反爲于僞

反捍音汗難乃旦反下患難同 疏 君子樂胥萬邦之屏毛以為言君子王者既有礼文又能樂與天下皆共之與天下皆樂則為萬邦之蔽捍天下皆得其樂無復侵伐之憂是為之蔽捍矣○鄭義具箋○箋王者至不侵畔 正義曰萬邦是中國之辭與中國為屏蔽明捍四夷可知也故云蠻夷率服不敢内侵外畔是蔽捍也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翰幹憲法也○箋云辟君也王者之德外能捍蔽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為之楨幹則百辟卿士莫不修職而法象之

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戢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箋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戢莊立反

疏 之屏至不那 毛以為言王者之德外能蔽捍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為之楨幹則百辟卿士莫不脩職而法象之王能如此則天下之民不戢聚而歸之乎言戢聚而歸之也不畏難而順之乎言畏難而順之也民皆順之則為天所祐其受福豈不多乎言受福多也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以上二句與毛同下二句具在箋○傳翰幹憲法 正義曰釋詁云楨幹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然則言楨幹者皆

以築牆爲喻幹是牆之主善政亦民之主也憲法釋詁文○轉
箋辟君至法象之 正義曰辟君釋詁文之屏因上文而
故亦爲蔽捍四表之患難人君之所施爲唯功事而已故知
立功立事爲之楨幹也百辟知卿士者以烈文百辟其刑之
對四方其訓之故知爲卿士尊比諸侯故曰君也○箋王者
至不多 正義曰言王位至尊天所子愛解其當自斂難之
意斂者收攝之名故言斂以先王之法難者戒懼之辭故知
難以亡國之戒不自斂以先王之法即動無禮文也故序箋
云動無禮文者舉事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是先王之法爲
禮文也不自難以亡國之戒者即不用賢也故首章箋云王
者樂臣下有才智文章則賢人在位而庶官不曠政和而民
安言用賢則民安是棄賢則亡國矣又彼文連言受天之祜
彼由樂有賢智則受天之祜此不難以亡國之戒則受福
不多是相配成也易傳者以順文理切不假反言故也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 箋云兕觥罰爵也古之王者與群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觩然
陳設而已其飲美酒思得柔順中和與共其樂言不憮敖自
淫恣也○兕徐履反獸名觥古横反以兕角爲之觩音虯本
或作斛樂音洛憮火吳反敖五報反下文同 **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箋云彼彼賢者

也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則萬福之祿就而求之謂登用爵命加以慶賜（疏）箋彼賢至慶賜　正義曰以承上經而云彼是宥思柔之人故云彼賢者也言交非敖則常恭敬故引論語居處恭執事敬爲不傲慢矣故明王招聘用之故云登用爵命加以慶賜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交於萬物有道謂順其性取之以時不暴夭也○鴛鴦於袁反沈又音溫下於崗反又於良反

（疏）鴛鴦四章章四句至有節焉　正義曰作鴛鴦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殘害萬物奉養過度是以思古明王交接於天下之萬物鳥獸蟲魚皆有道不暴夭也其自奉養有節度不奢侈也今不能然故刺之交於萬物有道即上二章上二句是也自奉養有節即下二章上二句是也見明王急於萬物而緩於己故先言交萬物而後言自奉養也○箋交於至暴夭　正義曰天子以天下爲家萬物皆天子立制節其生殺與之交接故言交於萬物也有道者謂順其性

長之性使之得相長養取之以時不殘暴夭絕其孩幼者是有道也不暴夭王制云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

興也鴛鴦匹鳥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箋云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爲雙性馴耦也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若廣其義也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此亦皆其將縱散時也○大音泰揜於檢反馴音巡又音脣獺勑轄反又他末反

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箋云君子謂明王也交於萬物其德如是則宜壽考受福祿也

疏 鴛鴦至宜之　正義曰古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欲取鴛鴦之鳥必待其長大於其能飛乃畢掩之而羅取之不於幼小而暴夭也非但於鳥獨然以興於萬物皆耳至獺祭魚然後取魚豺祭獸然後捕獸皆待其成而取之也君子明王交於萬物之德如是則萬年之壽及福祿並皆宜歸之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傳興也至羅之　正義曰以交於萬物則非止一鳥故云興也言舉一物以興其餘也又解正舉鴛鴦者以鴛鴦匹鳥也相匹耦而棲則易得也易得尚以明萬物皆然故言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也又言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此即取之以時之事也謂小者未能飛待其能飛而後取之○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月令云

羅網畢翳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以畢羅異器故各言之
大東傳曰畢所以掩兔彼雖以兔爲文其實亦可取鳥故此
鴛鴦言畢之也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故言畢掩之○
箋匹鳥至散時　正義曰申説匹鳥之意止則耦飛則雙也
馴善而相耦則取之易得故詩特舉之鴛鴦即是萬物之一
而傳以爲興故又解之此交於萬物之實而言興者欲廣其
義故也箋又上言魚獸二事者以天之生物飛走而已經已
言鳥又舉魚獸則可以兼諸水陸矣且因王制詩傳之成文
也此豺獺祭時魚獸成就皆是魚獸放縱分散之時故於是可取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言休息也箋云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戢側立反韓詩云戢捷也捷其噣於左也恐丘勇反

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箋云遐遠也遠猶久也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

摧莝也秣粟也箋云摧今莝字也古者明王所
乘之馬繫於廄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
也以興於其身亦猶然齊而後三舉設盛饌恒日則減焉此
之謂有節也○乘馬王徐繩證反四馬也鄭如字下同廄音
救摧采卧反莝也秣音末穀馬也莝楚俱反莝采卧反韓詩

云委也委紆偽反猶食也與音豫𢑴側皆反本亦作𢑴饌仕戀反減古攪反

疏 箋鴛鴦至恐懼 正義曰言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舉雄者而言耳此舉鳥不恐懼亦當與其義禮運曰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為畜故鳥不獝麟以為畜故獸不狘是水陸飛走皆可擾馴也白華文與此同但彼言申后見黜故以陰陽相下為義此興取自安故與此異也○箋摧今至有節 正義曰傳云摧莝轉古為今而其言不明故辨之云此摧乃今之莝字也言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之於廄者以王馬多矣而此言在廄明是王所乘馬天子之馬而不常與粟言愛國用也序言自奉養非王身上章為興知此亦興故言以興於其身亦猶然也○箋齊而後三舉設盛至有節是設盛饌也恒日則減焉唯一舉也齊為有事故三舉恒日無事而一此之謂有節天官膳夫云王日一舉注云殺牲盛饌曰舉又曰王齊則三舉是恒日則減焉因奉養先盛而倒言耳此不言朔月而玉藻云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明朔必加於恒日不知為同齊三太牢為降二太牢也玉藻曰少牢與周禮日一舉不同者鄭志答趙商云禮記後人所定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難據也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當以經為正

然則為記有參差故不同也

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艾養也箋云明王愛國用自奉養之節如此故宜以爲福祿所養也○艾魚蓋反徐又音刈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箋云綏安也○綏土果反又如字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戾虐也暴虐謂其政教如雨雪也○頍弁缺婢反著弁貌說文云舉頭貌燕樂音洛卒章同燕又作宴兩于付反卒章同疏頍弁三章章十二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頍弁詩者時同姓之諸公刺幽王也以王之政教酷暴而戾虐又無所親不能燕樂其同姓親睦其九族孤特傾危將至喪亡故同姓諸公作是頍弁之詩以刺之爲不能燕樂同姓明諸公是同姓諸公也作詩者一人而已言諸公者以作者在諸公之中稱諸公意以刺之也九族亦同姓見諸公非一容九族之外故言同姓以廣之不能燕樂則亦不能親睦親睦由於燕樂以經責王不燕樂今不親睦故分而言之耳暴戾無親即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是也不能燕

樂同姓親睦九族三章皆上六句是也孤危將亡卒章四句是也其首章二章上六句懼王危亡庶幾諫正亦是將亡之事也經序倒者序述論其事由暴虐無親故不能燕樂爲事之次經則主爲不能燕樂故先言之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與也頍弁貌弁皮弁也箋云實猶是也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爲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爲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朝服直遥反下皆同爾酒既旨爾殽既嘉箋云旨嘉皆美也女酒已美矣女殽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宴也言其知具其禮而弗爲也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箋云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又刺其弗爲也蔦與女蘿施于松柏蔦寄生也女蘿菟絲松蘿也喻諸公非自有尊託王之尊箋云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已之將危亡也○蔦音鳥說文音弔寄生草也爾雅云寓木宛童是也女蘿力多反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又唐蒙施以豉反下同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奕奕然無所薄也箋云君子斥幽王

也幽王久不與諸公宴諸公未得見幽王之時懼其將危亡已無所依怙故憂而心弈弈然故言我若已得見幽王諫正之則庶幾其變改意解懌也○弈音亦說音悅懌音亦本又作繹怙音戶解音蟹

疏 有頍至說懌 毛以爲有頍然者之皮弁實維伊何乎宜在於首以爲表飾也以與有尊貴者之天王組如何乎宜君於上以正綱紀也爾王之酒旣旨美矣爾王之殽旣嘉善矣足能具禮何以不用與族人燕乎王所當與燕者豈伊更有異人疏遠者乎皆王宗族兄弟非有他人何不燕而親之令爲輔助我所以欲王之親燕者以蔦與女蘿施于松柏之上非自有根依於松柏之根故松柏存而茂松柏殖而亡是存亡在松柏以與同姓與九族附於王者之側非自有尊託王之尊故王政明而榮王政衰而微是興衰由于王政所以欲王之明也下四句義具在箋○鄭以爲王服是有頍然者皮弁之冠是維伊欲何爲乎宜當服之以燕而王何以不爲餘同○傳與也至皮弁 正義曰以頍文連弁故爲弁貌弁者冠之大名稱弁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傳與理不明王肅云言無常也與有德者則戴頍然之弁矣下章肅又云言見其在人之無期也其意以傷王無德將不戴弁孫毓以皮弁非唯王

者所服雖陪臣卿大夫皆得服之不足以爲王者發興之
以王說爲非案昭九年左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
父猶衣服之有冠冕僖八年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
周室雖衰必先諸侯然則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首
故以爲喻也○箋實猶至視朝　正義曰釋詁云寔是也實
寔義同故實亦爲是也言是維伊何問其所用之辭則此皮
爲燕之服天子皮弁以日視朝玉藻文燕禮者諸侯燕臣子
之禮經云燕朝服諸侯用朝服燕則知天子亦自以朝服燕
也且此詩責王不燕而舉皮弁是天子燕用皮弁明矣若然
王制云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注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
與羣臣燕之服周人脩而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委貌諸侯
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如彼注則天子之燕用玄衣此言皮
弁者蓋天子燕服有二燕羣臣用玄冠親同姓用皮弁也賓
之初筵三章箋云此祭末王與族人燕而經云側弁之俄是
燕同姓用皮弁之事也○傳蔦寄至松蘿　正義曰蔦釋草
無文寄生者毛以時事言之耳陸機疏云蔦一名寄生葉似
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恬美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
意以菟絲爲松蘿故言松蘿也陸機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
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
枝正青與菟絲殊異事或當然○傳弈弈然無所薄　正義

曰弈弈憂之狀憂則心遊不定故爲無所薄也下章傳曰怲怲憂盛滿言憂之多○箋君子至解懌　正義曰以王不燕樂而欲見之故知君子爲幽王也此悅懌文與下章有臧相值有臧異王之善則此亦異王意悅懌故云庶幾其變改意解懌言當闓解而懌悅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　箋云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期本亦作其音基王如字

爾酒既旨爾殽既時　時善也

豈伊異人兄弟具來　箋云具猶來也

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怲兵命反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　箋云阜猶多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

（疏）箋謂吾舅者吾謂之甥　正義曰釋親文也此諸公而及甥舅以甥舅王之外親皆是緣王燕衰故亦欲從王燕之也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　霰暴雪也箋云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喻幽王之

不親九族亦有漸自微至甚如先霰後大雪**死喪無日無**

○霰蘇薦反消雪也字亦作霓摶徒端反

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箋云王政既衰我無所依怙死亡無有日數能復幾何與王相見也且今夕喜樂此酒此乃王之宴禮也刺幽王將喪亡哀之也○喪息浪反幾居豈反注同樂音洛復扶又反

疏 如彼至維宴 正義曰言王政教暴虐如彼天之雨下大雪其雪必先集聚而摶維爲小霰而後成爲大雪是雪有漸也以興幽王之爲惡亦初爲小惡而成爲大惡亦惡有漸也王漸益惡今則大甚王若覆滅則已亦喪亡我等死與喪亡無有日數復無幾何與王相見永不得王之燕禮矣且自相與善樂此酒於今之夕以王必不燕已故自已酒維當王之燕禮○傳霰暴雪 正義曰以比幽王漸致暴虐且初爲霰者久必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即暴雪也○箋將大至大雪 正義曰先集者謂雪集聚也解雪當散下而言集意天將大雨雪其始必微溫暖雪自上下逢遇溫氣消釋集聚而摶謂之霰積久而雪之寒氣勝此溫氣則大雪散下是雪有漸故喻王惡自微至甚如先霰後雪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雹盛陽氣之在雨水則溫暖爲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摶爲雹也盛陰之氣在

雨水則凝滯而爲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爲霰霰是雪由陽氣所薄而爲之故言遇溫氣而摶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襃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舝胡瞎反車軸頭鐵也嫉音疾又音自妬丁故反敗必邁反又如字下注同

疏車舝五章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作車舝詩者周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也以當時襃姒在王后之位情性嫉妬由物類相感而小人道長故使無道之輩並進於朝讒使巧言傾敗國家令王之德澤不加於民使致下民離散周人見其如此乃思得賢女以配君子幽王欲令代去襃姒教幽王改修德教故作是車舝之詩以刺之上言大夫下言周人見大夫所作述衆人之意故也此經五章皆以襃姒嫉妬思得賢女代之言思孌季女是襃姒嫉妬也德音來括是民已離散者也令德來教欲王之改脩德教是德澤不加於民也故皆反經而序之所以相發明也

間關車之舝

學校

兮思孌季女逝兮興也間關設舝也孌美貌季女謂有齊季女也箋云逝往也大夫嫉褒姒
之爲惡故嚴車設其舝思得孌然美好之少女有齊莊之德
者往迎之配幽王代褒姒也既幼而美又齊莊庶其當王意
○孌力兖反齊側皆反下
同少詩照反本亦作季女匪飢匪渴德音來括括會也箋
云時讒巧敗國下民離散故大夫汲汲欲迎季女行道雖飢
不飢雖渴不渴覬得之而來使我王更脩德教合會離散之
人○括本又作佸音
活徐古闊反覬音兾雖無好友式燕且喜箋云式用也我得德音而
來雖無同好之賢友我猶用是燕飲
相慶且喜○好呼報反注下並同疏間關至且喜正
義曰周人惡褒姒
嫉妬讒佞在朝欲得賢女以代之故言已欲間關然以設車
之舝兮思得孌然美好齊莊之少女往迎之兮若有此女可
得往迎其於行道雖飢非以爲飢雖渴非以爲渴所以然者
覬望此女以令德善音來發教誨於王使施行德澤會合離
散之人凡人之喜樂須賢友共之我若迎得此女雖無同好
之賢友猶用是得賢女之故燕飲酒相慶而且喜樂疾褒姒
之甚思賢女之幼雖無朋友亦將獨喜也○傳間關至有齊
季女 正義曰以連言舝兮故知間關設舝貌舝無事則脫

行乃設之故言設舝也有齊季女者采蘋經文也以其當爲王后欲代嫉妬明其非直幼少而已是以箋述之云既美好而少又有齊莊之德庶其當王意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

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鷮雉也辰時也箋云平林之木茂則耿介之鳥往集焉喻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賢女來配之與相訓告改脩德教○鷮音驕

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箋云爾女女王也射厭也我於碩女來教則用是燕飲酒且稱王之聲譽我愛好王無有厭也○射音亦下同厭於豔反下同

疏

依彼至無射　正義曰既思賢女欲以配王又欲王有美德致此賢女故言依然而茂盛者彼平林之木有往集之者維爲鷮雉也此鷮雉乃耿介之鳥由平林之木茂故往集焉唯有茂美之德者君子之身有來配之者維爲碩女也此碩女有齊莊之德由君子之身美則來配焉是美德能致碩女也如此則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彼有美大之賢女以令善之德來配於王與王相訓令王改脩德教我用是之故則燕而飲酒且稱王之聲譽又愛好汝王無有厭倦也○傳依茂至辰時　正義曰依爲林之狀以茂而致維故知依爲茂木貌也周禮有山林林麓不在平地此云平林

用

也

故爲林木之在平地也鷸雉釋鳥文以說文云鷸長尾雉走鳴乘輿以尾爲防釳著馬頭上陸機疏云鷸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鷸鷸其尾長肉甚美故林麓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鷸麃者似鹿而小是也此鷸是雉中之別名雉性耿介故箋謂之耿介之鳥士相見注云贄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雉必用死爲其不可生服是耿介也以雉有耿介之性諭碩女有貞專之德碩大也言美大之女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箋云諸大夫覬得賢女以配王於是酒雖不美猶用之燕飲殽雖不美猶食之必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得輔佐之雖無其德我與女用是歌舞相樂喜之至也○樂音洛

疏 箋諸大至之至 正義曰以言與女是相於非一之辭故言諸大夫也人之飲食以樂其旨曰嘉今言嘉而用之故不待言嘉經再言庶幾其意則同故箋於食之下揔云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已得輔佐之也說燕樂之事而言無德者以人燕樂欲與賢德者同之若非賢德則燕不樂矣上云雖無好友以已爲主引人從已自他而言故云已無賢友此言無德與汝以彼爲主持已就人自已而言故云已身無德爲謙辭耳

陟彼高

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箋云陟登也登高崗者必析其木以爲薪析其木以爲薪者爲其葉茂盛蔽岡之高也此喻賢女得在王后之位則必辟除嫉妬之女亦爲其蔽君之明○析星歷反柞子洛反湑思敘反茂盛也爲于僞反下亦爲同辟婢亦反又音壁鮮我覯爾我心寫兮箋云鮮善覯見也善乎我得見女如是則我心中之憂除去也○鮮息淺反徐音仙覯古候反女音汝行如是下孟反一本無行字

疏陟彼至寫兮　正義曰言有人登彼高岡之上當必析伐其柞木以爲薪者以此柞木其葉湑湑然茂盛兮爲其蔽岡之高故我伐而去之以與有賢女居彼王后之位則必辟除褒姒以爲賤辟除褒姒以爲賤者以此褒姒其惡衆多爲其蔽王之明故除而去之善乎我得見汝之新昏賢女辟除褒姒如是則我心中之憂寫除而去兮喜之至也○箋登高至之明　正義曰以析者是除去之辭又言湑兮爲茂盛故喻其蔽岡之高以喻取一象欲見其體而不得見之則爲蔽也言爲薪是廢棄不用之辭故辟除嫉妬亦廢棄之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景大也箋云景明也

諸大夫以爲賢女既進則王亦庶幾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其御羣臣使之有禮如御四馬騑騑然持其教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仰止本或作仰之景行下孟反注有明行同牡茂口反騑孚非反調音條和胡臥反

覯爾新昏以慰我心慰安也箋云我得見女之新昏如是則以慰除我心之憂也新昏謂季女也○慰怨也於願反王申爲怨恨之義韓詩作以慍我心慍恚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

疏高山至我心○毛以爲若得賢女在王右之位則諫王使之爲善庶幾於古人有高顯之德如山者則慕而仰之有遠大之行者則法而行之既慕德行善則調御有法如善御者使四牡之馬騑騑行而不息進止有度執其六轡緩急調和如琴瑟之相應也喻王法仰高大則御羣臣使有禮法成其文章如六轡之御四馬也得賢女則令王如是我所以願見之也我若得見爾之新昏使王改脩也如是則以安慰我心除其憂矣○鄭唯以景爲明爲異餘同○箋景明至有和○正義曰傳云景大釋詁文箋必易之爲明者以行頌行之故以爲明見其明白可法明亦大也言高山者以山之高比人德之高故云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也且仰是心慕之辭故爲高德德者在内未見之言行者

已見施行之語德則慕仰多行則法行故仰之行之異其文
也六轡以御四馬故以喻王御羣臣六轡如琴猶言執轡如
組轉相比並以發明其意也四牡傳曰騑騑行不止此亦然
也○傳慰安 正義曰傳以慰爲安箋言慰除以憂除則心
安非是異於傳也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褒
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褒姒讒巧嫉妒故其心怨恨
徧檢今本皆爲慰安凱風爲安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
思賢女無緣末句獨見褒姒爲恨蕭之所言非傳旨矣定本
慰安也

車舝五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之十四 十四之二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四　十四之三　四五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蠅餘仍反 營營青蠅止于樊 興也

營營往來貌樊藩也箋云興者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營如字說文作營云小聲也樊音煩藩方元反一本甫煩反汙汙辱之汙烏路反令力成反遠于萬反 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箋云豈弟樂易也○愷開在反悌音弟樂音洛易以豉反

疏 營營至讒言

正義曰言彼營營然往來者青蠅之蟲也此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乃變亂白黑不可近之當去止於藩籬之上無令在宮室之內也以興彼往來者讒佞之人也詩人喻善使惡喻惡使善以變亂善惡不可親之當棄於荒野之外無令在朝廷之上也讒人為害如此故樂易之君子謂當今之王者無得信受此讒人之言也○傳樊藩 正義曰釋言文也孫炎曰樊圃之藩然則園圃藩蘺是遠人之物欲令蠅止之故箋云外之令遠物令使遠於近人之物又當以細木為之下章

棘榛即是爲藩之物故下傳曰榛所以爲藩明棘亦然也此章言藩下章言所用之木互相足也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箋云極猶已也營營青蠅止于榛榛所以爲藩也○榛士巾反又側巾反讒人罔極構我二人箋云構合也合猶交亂也

疏 箋構合合猶交亂 正義曰構者構合兩端令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惑亂與上章義同故云猶交亂也上言四國此云二人者二人謂人君與見讒之人也讒者每人讒之常構二人構之不已至交亂四國先多而後少故先四國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爲王卿士○筵音延媟息列反近附

近之近沈如字直林反字或作耽耽都南反湎莫衍反飲酒齊其色曰湎徐又莫顯反淫音亦態他代反疏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至是詩正義曰賓之初筵詩者衛武公所作以刺時也以幽王政教荒亂而情發乃媟慢親近小人與之飲酒無有節度令使天下化而效之致天下諸侯君臣上下亦然而行之沈湎於酒湎齊顏色淫液不止遂成風俗衞武公既入為王之卿士見其如此而作是詩以刺之也定本集注並云飲酒無度俗本作飲食誤也刺時者即幽王之時也以幽王之文見於下故言刺時以目之案箸云刺時也時不親迎鄭以為直刺君身則言時者目其時之君由可以兼見於當時矣此君臣上下文在天下化之之下則是天下諸國之君臣也沈湎淫液即飲酒無度之事舉化者尚沈湎淫液則王朝亦沈湎淫液可知矣言武公既入者言作詩之早晚耳雅者言天下之事形於四方之風譚大夫尚得作詩以刺王則在國亦得作不要待入王朝也沈湎者尚書微子曰用沈酗于酒亂敗厥德于下湯曰天不湎爾以酒箋云天不同爾顏色以酒酒誥注云齊色曰湎然則沈湎者飲酒過久若沈沒然使湎然俱醉顏色齊同也此經五章毛以上二章陳古燕射之禮次二章言今王燕之失鄭以上二章陳古[illegible]射行祭之事次二章言今王[illegible]燕俱以上二章陳

古以駮今次二章刺當時之荒廢卒章乃言天下化之三章四章言賓屢舞號呶是媟近小人飲酒無度也卒章言凡此飲酒爲天下之辭是天下化也卒章無君臣淫泆之事者此天下化之效上之所爲效者尚然君臣可知故經舉天下之民以明其君臣也不醉反恥是使齊醉也其設戒章殺之言出與不出之語並爲沈湎之事也或以爲君臣上下沈湎淫泆倒本幽王之君臣則天下化之宜居於下非文之勢理在不然○箋淫泆至情態 正義曰樂記說樂之淫逹云咏歎之淫泆之則淫泆遅久之意也小人未醉身有惡態強自收歛及以其醉酒則舊時情態皆出莊子說察人之法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是久飲酒則情態出也下箋云至於旅酬小人之態出亦謂久飲態出故舞不知止也定本集注態下皆無出字毛於首章傳曰有燕射之禮二章傳曰主人請射於賓則毛以上二章皆陳古者先行燕禮後爲燕射無祭祀之事也燕禮於旅酬之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射之法先行燕禮而後射也首章卒酬逸逸以上八句皆說燕事舉酬即旅酬也燕禮旅後乃射故卒酬之下說大侯既抗以下六句爲射事也燕以有樂故二章又重說燕事籥舞笙鼓是燕時之樂若燕樂之義得先祖之神悅故因論樂事遂引而致之言樂既和而奏之可以進樂先祖每事得禮則

神降之福至子孫其湛以來六句說燕樂得宜可使明神降福之意燕樂得所則神明福之是不可不以禮燕射故下四句復說射事言賓主相耦入次取弓矢而又射也此兩章皆初論燕後論射而首章言籩豆二章言笙鼓者燕以飲食爲上作樂助其勸耳故先言酒殽而後言聲樂三章四章言今王燕飲初雖重慎後則失儀至於音聲號呶舞不休息卒章言下民化之亦荒於酒皆刺當時沈湎之事鄭以將祭而射謂之大射大射之初先行燕禮首章上八句言射初飲燕之事下六句言大射之事二章言作樂以祭盡章皆說祭時之事三章四章言今王祭末與族人私燕小人爲賓威儀昏亂唯卒章與毛同耳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秩秩然肅敬也箋云筵席也左右謂折旋揖讓也秩秩知也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審知言不失禮也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秩直乙反鄭智也折之舌反知音智下同

籩豆有楚殽核維旅楚列貌殽豆實也核加籩也旅陳也箋云豆實菹醢也籩實有桃梅之屬凡非穀而食之曰殽○肴核上戶交反下戶革反菹側俱反

酒既和旨飲酒孔偕箋云和旨酒調美也孔甚也王之酒已調美衆

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言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愼○偕音皆**鍾鼓旣設舉醻逸逸**逸逸往來次序也箋云鍾鼓於是言旣設者將射故縣也○醻市由反縣音玄**大侯旣抗弓矢斯張**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箋云舉者舉鵠而棲之於侯也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與○抗若浪反斯張如字鵠戶沃反鵠鵠也說文云即鵠也小而難中又云鵠者覺也直也射者直己志捿音西著也梓音子衎苦旦反祭與音餘本作乎又作也並非**射夫旣同獻爾發功**箋云射夫衆射者也獻猶奏也訢比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發如字餘音廢比毗志反中丁仲反**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的質也祈求也箋云發發矢也射者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爵也射之禮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勺音的本亦作的同祈音其拾其劫反更也飲於鴆反下同爭爭鬬之爭

疏賓之至爾爵○毛以爲古之將行燕射先爲燕禮燕禮之時其賓之初入門以至於升筵其揖

旅揖讓隨其左右趍翔威儀甚肅敬而秩秩然而不失禮也其升筵之時則王之籩豆有楚然而陳列之矣又殽臨之殽與有核桃梅維旅而陳之於籩豆之上矣其王之酒既又和調旨美時衆賓之飲酒者威儀甚偕言其齊一而順禮也及其將射鍾鼓既已改設舉相酬之爵逸逸然往來而有次序也既旅之後止飲而行射事君之所射大侯既舉而張之其衆射之弓矢於斯舉侯之時又亦張之矣弓矢既張衆射之夫既同登於堂而在射位遂各呈奏爾之射者發矢中的之功此射者發矢射彼有射與其耦拾發之時則各心競云我發必使中以求不飲汝養病之爵今不能然故舉以刺之○鄭唯行燕至安賓之後而行大射爲異其文義則同○傳秩秩然肅敬　正義曰箋依釋訓云秩秩智也傳言肅敬者以序刺媟慢由有智而能肅敬理亦通也○箋筵席至燕射然正義曰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也左右謂折旋揖讓者以賓與主人爲禮隨其左右之宜其行或方折或廻旋相揖而辭讓也今大射禮諸侯與其臣行禮使宰夫爲主人案其經擯者納賓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外席賓列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再拜賓荅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主人取觚洗賓辭洗主人卒洗賓揖升筵前獻賓賓拜受爵於筵前然後賓升筵是賓

初入門至即筵以來每折旋揖讓之事也折旋揖讓則或左或右故知左右謂折旋揖讓也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故此言升筵爲酒行燕禮也射義又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宮然後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也先於澤宮後於射宮是將祭再爲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射於射宮乃行大射云公入驁注云此公出而言入者大射於郊鄉射記曰於郊則閭中注云於郊謂大射於學則射宮者西郊之學也澤宮之所在則無明文言賓之初筵左右秩秩則從爲賓以至於即筵皆秩秩也以其言廣故云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審智言其不失禮也審智言其安審而有智與毛肅敬同也毛以此篇爲燕射鄭則爲大射因辨禮射之數言已不同之意也故云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即與射於寢此三者其處不同其侯亦別冬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三者別文皮侯即大射也五采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不言鄉射者鄉射是州長與其民射於州序之禮天子諸侯無之故不言也○傳楚列至旅陳 正義曰此言籩豆之設故知楚

爲陳列貌也此經二句自相充配殽核即籩豆所盛殽則實之於豆核則加之於籩故言殽豆實核加籩也先殽後核不依籩豆次者便其文耳祭禮有加豆籩傳言加籩豆知非加豆籩者以此非祭無取加豆之義而又天官籩人加籩之實蔆芡栗脯非核物且以殽豆實類之知加之於籩非爲籩加之也旅陳釋詁文楚是陳列之貌旅又爲陳者謂陳殽核於籩豆之上也○箋豆實至曰殽　正義曰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韭菹醓醢之等皆實之於豆實謂菹醢籩人云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䕩注云䕩乾梅也內則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也桃梅有核之物申傳說加籩之義故云籩實有桃梅之屬故稱核也言之屬者以燕之物多非止桃梅故稱屬也既以豆實爲菹醢恐殽名唯施於此故云凡非穀實而食之曰殽明殽是揔名以此文殽核與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爲殽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殽是在籩之物亦爲殽也醢人云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酏糝皆以稻米爲之則豆實之殽亦有穀實矣言非穀實者穀實謂爲飯食者也今變爲雜用不同穀實之限○箋主人至肅愼　正義曰偕者俱也言其俱相類故言衆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也言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愼明賓主皆得其宜所以爲美也○傳逸逸往來次序　正義曰燕禮旅酬之後乃云若射此將射而言舉酬

行旅也旅者以長幼次序之言故知逸逸往來有次序也燕
禮初則云樂人宿縣注云縣鐘磬也國君無故不徹縣言縣
者爲燕新之然則於此言鐘鼓既設者亦爲將射改縣也以
天子宮縣階間妨射位故改縣以避射也卿射禮將射乃云
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注云當避射位彼琴瑟之樂尚
遷之明鐘鼓之縣改之矣○箋鐘鼓至改縣　正義曰大射
諸侯之禮云樂人宿縣厥明乃射明天子亦然今至於卒酬
始言鐘鼓既設故知將射改縣也大射不言改縣者國君與
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縣東西縣在兩階之外兩階之
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鼓不足以妨射
不須改也大射注云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耳無鐘磬有鼓
而已其爲諸侯則軒縣是由階間無縣故不改也鄭言諸侯
爲諸侯則軒縣明天子於其臣備宮縣將射而改之故於此
言既設也○傳大侯至之禮　正義曰傳唯言大侯君侯不
言侯之所用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燕射射獸侯則
毛意亦當然矣燕射之礼自天子至士皆一侯上下共射之
無三侯二侯故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
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
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
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是以云焉白質赤質者

皆謂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
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
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者
毛物也又曰凡畫者丹質注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
氣於側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又曰鄉侯中十
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如此則天子燕射唯射一
侯耳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以白地畫熊於外則丹地故畫
以雲氣唯此一侯君臣共射而云以大侯君侯者以君所射
謂之大侯言大之意故以君侯釋之非謂與君臣別侯也
大射禮云大侯九十弓彼張三侯其九十弓者最高大故云
名大侯亦以君之所射故也言有燕射之禮者以上文謂燕
此下說射故言禮有燕射之禮故此詩得言之若然燕禮言
若射如鄉射之禮案鄉射初則張侯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
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繫左下綱
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爲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
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故於此言既抗也○箋舉
者至祭與　正義曰案大射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巾車張
三侯夏官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則天子亦云
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將射而言大侯既抗明非始張
侯禮言舉鵠而棲之於侯中也知者鄭既云周禮梓人張皮

侯而棲鵠是鵠在侯復別棲之棲即舉也彼注云皮侯以皮所飾之侯也其上文云辨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注云高廣等謂侯中天子射禮以九爲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一丈八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所射也以皮爲之各如其侯也居侯中三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爲飾故言張皮侯而棲鵠也天官司裘注亦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爲質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也又解名曰大侯之意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云君侯謂之大侯鄭以此爲大射故云張三侯若燕射則張一侯而已無三侯也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司裘王大射供虎侯熊侯豹侯設鵠天子之射張三侯也大射巾車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三侯也司裘又曰諸侯供熊侯豹侯不三侯者注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内者是畿内諸侯屈於天子故二侯也謂之侯與鵠者司裘注云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謂之鵠者取名鳷鵠也鳷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俊也亦取名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淮南子曰鳷鵠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鵠皆鳥之捷黠者也此因大射之鵠而又解賓射之正故言然也射人注云正之言正

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是取鳥爲名又取正爲義亦猶[illegible]
也既已棲鵠便即射之故云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解抗侯
之下言張弓之意弓可言張而并言矢者矢配弓之物連言
之耳既言大射之禮而毛以此爲燕射故破之云將祭而射
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乎既烝衎烈祖是爲祭
事則此時祭爲大射明矣故難之也與異於毛多矣唯采蘋
及言此難之者出於當時之意耳王肅述毛云幽王飲酒無度
故言燕禮之義其奏云言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其先祖猶
孝經說大夫士之行曰然後能守其宗廟而保其祭祀非唯
祭之日然後能保而行之以此故言其烝衎非實祭也孫毓以
爲燕禮輕祭事重幽王無度無不慢也舉重可以明輕輕不
足以明重又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文所得及也一
篇之旨箋義爲長○箋射夫至之功　正義曰大射所以擇
士當助祭者莫不在焉既同非一之辭故知射夫衆射者也
獻奏皆奉上之言以發矢能中是呈奏己功故以獻爲奏也
大射禮選羣臣爲三耦若大夫不足以士充之三耦之外其
餘衆士與射者各自取匹謂之衆耦射人說賓射之禮云王
以六耦則天子大射亦六耦也故周禮夏官大司馬職云若
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此其義也射人云諸侯四耦大射唯
三耦者賓射對鄰國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己之臣子卑故

降之天子尊無與敵其與射者皆是諸侯來朝及在朝公卿無所差降明矣大射賓射但六耦之外亦當有衆耦矣言既
比衆耦乃誘射者衆耦正謂王之六耦之外衆耦也何者大射於司射誓射之下云遂比三耦司射命三耦取弓於次司
射升堂誘射既誘射然後三耦登堂而射三耦既射乃云遂比衆耦是比衆耦在誘射之後今此箋云既比衆耦乃誘射
射者乃登堂而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言比衆耦文在誘射之上誘射之下始云登堂而射故知衆耦非如大射之衆
耦也必知然者射以正耦爲王故禮定其尊卑之數其餘衆耦纔則未而已鄭何當舍其正耦而言及衆乎正以六耦非
一故稱衆也言誘射者大射注云誘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傳的質也 正義曰毛氏於射侯之事正鵠不明唯脩暨
傳云二尺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爲侯皆一丈鵠
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爲此等級則亦以此質爲四寸也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
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槷方六寸也槷則質也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之明宜從之
此肅意唯改質爲六寸其餘同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内而方二尺以爲正正大於鵠鵠在正

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㨨之以爲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爲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爲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獸侯侯中畫爲獸形即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矣三射之侯皆不同也射人注說畫正之法云其外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正同也射義云孔子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既言正鵠即引此的則詩人之意以的爲正鵠之謂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爲質也此傳唯言的以爲質也不言質之大小不必同於諸儒四寸六寸也且的者明白之言若廣幾四寸不足以爲明矣蓋亦爲所射處與鄭同也毛以此爲燕射則的者謂熊侯白質者也○箋發射發矢至君子正義曰言射事故知發爲發矢大射禮曰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是射者與其耦拾發也彼注云拾更也將行也然則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使四矢徧射也上言獻爾發功謂其行射時此又本其發時之心故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汝爵謂求不飲也射義引此詩即云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求中以辭養也注云欲求中之者以求不飲汝爵是矣故此云射之禮

勝者飲不勝者所以養病是辭養也大射禮曰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坐設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執弣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坐奠於豐下三耦卒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是飲射爵之禮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引此者明祈爾爵爲心中之爭也此飲於西階上言下而飲者謂飲射爵時揖讓而升下意取而飲與爭故引彼文不盡耳射義又曰射者仁之道也射者求正諸已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是各心爭之事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

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箋云籥管也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蕩其聲也烝進衎樂烈

以洽百禮

美洽合也奏樂和必進樂其先祖於是又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籥余若反衎苦旦反洽戶夾反應應對之應滌徒歷反樂音洛下樂其湛樂喜樂下文曰樂並同

百禮既至有壬有林

壬大林君也箋云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禮既陳於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徧音遍

錫爾

純嘏子孫其湛嘏大也箋云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湛樂也王受神之福於尸則王之子孫皆喜樂也○錫音析嘏古雅反湛荅南反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也箋云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曰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仇讀也𣂪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能如字徐奴代反又奴來反仇毛音求匹也鄭讀爲𣂪音俱謂挹取酒餕子峻反復扶又反下皆同挹一入反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酒所以安體也時中者也箋云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醻卒爵者酌之以其所尊亦交錯而已又無次也○中張仲反人無次也一本作人作又

疏籥舞至爾時○毛以爲古之行燕禮也作樂以助歡心使人秉籥而舞與吹笙擊鼓音節相應樂既和奏之音聲甚得其所既賓主有禮八音和樂如是則德當神明可以進樂其先有功烈之祖以合其酒食百衆之禮以獻之也祭有酒食聲

樂可歆神因言合獻衆禮以是俱是事神之物即秉而言之此酒食百衆之禮既獻而至於祖時則有祭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可以當於神明爲神所歆祜賜汝孝子以大大之福令子孫其皆耽樂而歡喜也燕樂之和可使神明降大福子孫耽樂其此耽者乃曰由燕飲之樂是燕之不可以已也故燕末將射其賓則自取其匹耦以共發而居室之主人亦入於次故取弓矢又射以耦賓也賓主射畢而有勝否乃酌彼安體之養爵以奏進於汝之射中者令以飲其不中而行罰也此皆燕射之正禮疾今不行つ鄭以爲既大射擇士與祭故於此言其祭事爲祭之初先秉籥而舞吹笙擊鼓聲音滌蕩節度相應其樂既和而俱奏詔告天地之間進樂功烈之祖以合百國所獻之禮而薦之宗廟百國所獻之禮既至陳於庭又有御大夫矣有諸侯君矣是天下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所以事其先祖也先祖於是饗而祐之錫爾王大嘏之福令得保其家邦則王之子孫蒙神之福其皆耽而喜樂矣子孫所以其耽者曰由喜樂於神之福是子孫亦當敬事神明於嘏之後乃各奏見爾子孫奉進之能酌酒而獻尸以事神也子孫既獻於是賓則手自與挹其酒室中酒佐食之人又入而酌爲加爵以獻尸也既加爵之後欲使神惠徧行而賓之弟子及已弟子酌彼空虛之爵以進汝之此時心中所尊敬

者此皆先王祭祀之禮疾今幽王不能然至於先祖而與焉
故舉以刺之○傳秉籥至相應
正義曰簡兮云左手執籥
右手秉翟是執籥以舞也舞在笙鼓之上明其與之相應樂
器多矣燕之所用不止於此作者舉鼓舞而言耳此皆燕時
樂也或以此爲節射之樂案射禮主於射畧於樂大射云司
射命曰不鼓不釋言射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筭也樂正命太
師曰請奏貍首間若一言調其疏數以節射也然則射之樂
者擊鼓作歌與射者爲節而已不必大作諸樂此云鼓舞相
應之非射樂矣且傳意以此樂和奏可以進樂先祖安得措燕
初之盛作而指節射之畧者乎以此知不然矣○箋胞人至
之禮
正義曰殷人先求諸陽郊特牲文以人死也體魄則
降智氣在上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
鬼與神教之至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揚
于上神之著也又曰二端既立報以二禮注云二端既立謂
氣也魄也由人死有二者故作樂揚其聲音之號使詔告天
地之間令魂氣聞而以降此求諸陽之義陽謂魂氣分散者
也又臭鬱合鬯以灌令體聞而以出是求諸陰之義陰謂體
魄存在者也祭者皆爲此二者但行之有先後耳故郊特牲
曰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
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

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
凡祭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
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注云此其所以先後異也
由此言之殷周先後雖異皆行二禮殷人之臭味未成滌蕩
其聲則成臭味而作樂臭味成而行裸其相去亦幾也宗廟
當九闋殷於樂闋迎牲周既灌迎牲則殷之爲灌不可在迎
牲之後當亦三闋之前矣以氣魄不甚相遠求之亦先後耳
故知作樂與灌不得相懸也昭七年左傳稱人生始化曰魄
既生魄陽曰魂則魂魄小異耳禮記注云復招魂復魄是魂
魄相將之物也然人死精氣有遺而留者有發而升者相對
故留者爲魄發者爲魂聖人制作二禮以求之此詩說祭祀
之禮不言酒食唯言樂故解之由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之
禮先奏樂滌蕩其聲以是之故此詩主言鼓舞而已此武公
周之子孫而言殷禮者鄭志荅趙商云衛殷之畿內君子行
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
故備稱殷禮是解武公言殷禮之事也鄭之此荅皆下曲禮
文案彼注云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則是不變本國
之俗而荅志以爲不變民之俗者以禮記說大夫士去國之
法故知不變父祖之俗至於人君則與民爲政故順民之俗
以不變事同故取禮記爲言耳必知人君當不變民俗者以

秦襄公居周之故地故蒹葭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
其國定四年左傳命伯禽以商奄之民命康叔封諸殷墟皆
啓以商政皆言因其故也行其舊俗故知武公行殷之禮故
舉殷法而言也此因詩文唯言奏樂故解武公之意也其實
詩人之作出於本情不必殷人皆言樂周人皆言祼也烈祖
言既載清酤玄鳥云大糦是殷人之作言酒食也執競說武
王之祭言鼓鐘管磬是周人之作言聲樂也以此知作者各
言其志立文不常箋知以洽百禮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
者以下經云百禮既至是自外而至故知諸侯所獻之禮也
○傳王大林君 正義曰釋詁文毛不解百禮之義載芟文
與此同傳曰百禮言多則是君所進祭祀之禮多非諸國之
所獻百禮宜爲所薦之酒食殽羞之百種也毛以此詩正論
燕樂之和其言遂及先祖皆非實祭之事則百禮既至不得
爲諸侯非百國之禮自外至也然則有王有林皆異於鄭當
謂有祭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耳○箋任至心 正義曰鄭以
此爲實祭既至外來之辭則君爲諸侯之君君爲國君則任是
君所任者故爲卿大夫也以百禮既至則禮從外來故云所
獻之禮既陳於庭謂九州諸侯採其美物以當邦賦各獻國
之所有而陳之王庭也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
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注云此饌諸侯

所獻則王者之祭致遠物以助之故知陳天下諸侯獻之禮
陳於庭其禮物之外又有卿大夫又有國君也國君之來臣
必從焉亦有君不來朝使臣聘者故任林並言先任後林使
其文耳必陳此物及卿大夫與國君者見天下徧至得万國
之歡心孝經曰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其事也經
言百禮而箋云万國者皆舉大數箋因成文耳○箋至
喜樂也 正義曰嘏言既與少牢特牲受嘏文同少牢之嘏
有辭是皆尸假神意與主人故言尸與主人以福王受神之
福於尸也以王之受嘏其辭有勿替引之是福及子孫故喜
樂也○尸傳手取至耦賓 正義曰毛以此爲行燕射之禮故
以手爲取言室人以對賓故云室人主人以主自居於室故
謂之室人也大射云司射請於公卿射云司射請於賓則射
法立司射以請之非主人自請此云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
者以詩之所陳畧舉大綱非如記注禮儀曲言節數此總陳
賓主之黨不獨陳主與正賓二人也禮從主人而起故主人
請而賓許諾也又射禮耦者有司所比不是賓自取之云賓
自取四者雖配之由於有司其技藝敵與不敵亦強弱素定
自栢牽引而爲耦也大射司射及三耦等皆云取弓矢於次
此云主人亦入於次謂取弓矢也言又射以耦賓者賓爲上
射主爲下射故言又射以耦賓也次者大射注云次若今更

衣帳張席爲之○箋子孫至加爵 正義曰以此論祭事而云子孫各奏爾能故知謂既耽之後各酌獻尸也尸尊神之象天子孫敢獻之是其能也禮獻必有酢故知尸酢而卒爵也以子孫祭禮亡約士之祭禮有嗣子舉奠因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特牲禮云上嗣舉奠入北面再拜稽首注云上嗣主人將爲後者舉猶飲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也又曰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卒酒尸舉肝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觶拜尸是士之祭禮嗣子舉奠也又曰舉奠洗爵入尸拜受舉奠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是因酌尸也言奠者謂逆尸之前親酌奠於鉶南嗣子於此乃舉而飲之故言舉奠自是以後因號嗣子爲舉奠也不引少牢禮者少牢無嗣子舉奠之事特牲注云大夫之嗣子無舉奠辟諸侯然則士畢故不嫌也特牲酌尸不卒爵又無酢直啐而奠之與此不同引之者以有洗酌入事其節相當故引之又引文王世子者與此相當故云其登引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彼據世子之禮正當此事故言是也不直引文王世子而先引士之禮者以文王世子記文無行事之次約士禮準之而後明故并引之彼注云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少牢饋食禮言之受爵謂嗣子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入也餕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餕也言登以三者皆登堂行之文逆者便文且令受爵文

承上嗣明受之者嗣子也鄭以特牲禮文有次故順而解之與經反也天子有奠斝諸侯有奠角在於饋獻之前至祭末世子乃舉奠也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彼謂陰厭之時設饌於奧奠斝鉶南迎尸主而入即席東面尸舉所奠之斝孫之至九獻之後嗣子舉所奠之斝飲而卒爵所謂受爵也既稱爲獻因當有酢而卒爵所以爲異故此云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以明士禮無也以祭無取於匹故曰仇讀曰㪺謂㪺挹取酒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謂佐食者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也謂於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爲尸設饌食之人其名之曰佐食特牲佐食一人少年佐食二人未知天子諸侯當幾人也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觶爲加爵又曰衆賓長爲加爵注云大夫三獻而禮成多之者爲加是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也特牲止有賓長爲加爵不及佐食此言賓與室人俱爲加爵者天子之禮大故佐食亦爲加也案特牲加爵在嗣子舉奠前此賓與室人文在各奏爾能之下者此因子孫其耽先言子孫之事令與上連故賓與室人在其後耳不以酌獻先後爲次也○傳酒至中　正義曰言酒所以安體者射義曰酒所以養病所以養老是由安體故可以養也上章言以祈汝爵慮其耦與己爵也言以奏爾中謂勝者之黨酌以進中者令以飲彼不中者也各從其所而言之

故王肅云奏中者以飲不中者是也大射禮云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於豐上是豐上之觶勝者所酌又言養是自勝者往養不勝者之辭故知以奏爾中欲令飲不中者或以投壺云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謂此以奏爾中爲慶勝之爵知不然者大射鄉射皆射訖即行飲酒之禮以至於終無慶勝之事故也○箋康至次正義曰康虛釋詁文時者謂時而存在手意故云心所尊者箋又解酌虛爵奏所尊之節故云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酬卒爵言自此以前爵未虛也特牲禮加爵之前賓酬長兄弟加爵之後長兄弟酬賓是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其酬也酬賓之下云卒爵者實觶於篚是卒爵也於是以後舉爵乃虛矣又曰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酌於其撙中庭北面舉觶於其長是奏所尊之事也故云酌以獻其所尊交錯而已無次序以旅末故知無次序也言交錯而已者謂弟子舉觶之交錯非上交錯其酬也特牲注云弟子後生者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王與族人燕以異姓爲賓溫溫柔和也**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反反言重愼也幡幡失威

儀也遷徙屢數也僊僊然箋云此言賓初即筵之時能自勑
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言王既不得君子以爲賓
又不得有恒之人所以敗亂天下率如此也○反如字韓詩
作昄昄音蒲板反善貌曰既音越下是曰皆同下章放此
孚表反舍音捨坐如字徐才臥反屢力具反注及下同
本作婁僊音仙屢數音朔態他代反率音類又所律反**其**

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
醉不知其秩抑抑愼密也怭怭媟嫚也秩常也○抑於力
反怭毗必反又符畢反說文作佖平一反媟
嫚息列反
下音慢

疏

賓之至其秩○毛以爲幽王既不能如古之
禮故陳其燕之失禮言幽王所與燕賓失禮
之事其賓之初入門及登堂升筵矣於時尚溫溫然其貌和
柔而恭敬也至飲酒旅酬其未醉止之時威儀猶能反反然
重愼也至於旅酬之後日既醉止之時威儀幡幡然失其所
矣又舍其本坐遷徙他處數數起舞僊僊然失所也此賓爲
王所敬其失如此故武公疾之又重言之云此本旅前其未
醉止尚守其威儀抑抑然愼密至旅後日已醉止乃威儀怭怭
然而媟嫚至於旅末是曰既醉不自知其常禮言其昏亂禮
無次也由此故民皆化之敗亂天下可疾之甚○鄭唯王祭

賓之初筵

末與族人燕爲異其文義則同○箋此復至和柔　正義曰此與上章雖古今不同而相承爲首尾再言賓之初筵故解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即楚茨所謂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是也以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爲賓明王亦然彼注云同宗無相賓客之道以其賓必異姓○傳反反至僊僊然　正義曰此言自重而謹以愼與下抑抑愼密一也謂愼禮而密靜即爲美之義故假樂傳曰抑抑美也幡幡失威儀亦由媟慢故下傳曰怭怭媟慢也僊僊舞貌也傳直云僊僊者是貌狀之辭下僛僛傞傞俱是貌狀亦宜然矣○箋此言至如此　正義曰鄭以章句相接故因上經言初即筵之時能自勅戒以禮未醉之前謂獻酬之時也既醉謂至於旅酬而小人態出故失威儀也下章無筭爵時故音聲號呶又甚於舍坐是爲文次也論語云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故言王既不得君子以爲賓又不得有恆之人卒章云凡此飲酒爲天下所化是由此賓之失而然故言所以敗亂天下率如此言率者非一之辭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

學校

舞傞傞號呶號呼讙呶也僛僛舞不能自正也傞傞不止也箋云郵過側傾也俄傾貌此更言賓既醉而異

章者著爲無筭爵以後也○號胡毛反注同呶女交反僛起其反注本正或作正按下傞傞是舞不止此宜爲正說文云

醉舞也郵音尤俄五何反廣雅云衰傞素多反一音倉柯反呼火故反讙呼端反既醉而出並受

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箋云出猶去也孔甚令善也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飲酒而誠得嘉賓則於禮有善威儀

武公見王之失禮故以此言箴之○箴之林反疏賓既至令儀燕初及旅酬之事○正義曰前章言此述無筭爵

之後言爵行無筭賓既醉於酒止於是則號呼則讙呶而唱呼也錯亂我籩豆之行列數起舞僛僛然不能自正也又疾

而重言之是此言賓曰既已醉則不自知其過失傾側其弁使之俄然數起舞傞傞然又不能止以此流醉敗亂天下故

武公爲言陳作賓之禮若既醉而出則賓與主人並受其得禮之福賓則身爲知禮主則用得其人是並受其福也若至

於醉而不出是謂誅伐其德醉而無失爲有德既醉爲德以喪之是伐其德也戒王若飲酒而誠能得嘉善人之賓與之

燕則維其於禮有善儀也王何不擇而賓之乎上言曰既醉止與此是曰既醉曰者斷絶更生事之辭言醉而後益醉也

上言僊僊是舞之形貌猶能自正僛僛則不能自正傞傞則非徒不正又不能止爲差降也

凡此飲酒

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

反恥立酒之監佐酒之史箋云凡此者凡此時天下之人也飲酒於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彼醉則已不善人所非惡反復取未醉者恥罰之言此者疾之也○令力呈反惡烏路反

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箋云式讀曰慝勿猶無也俾使由從也武公見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怨致讎故爲設禁醉者有過惡女无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顛仆至於怠慢也其所陳說非所當說無爲人說之也亦無從而行之也亦無以語人也皆爲其聞之將恚怒也○式徐云毛如字又云用也鄭讀作慝他得反惡也大音泰徐勑佐反語魚據反又如字故爲于僞反下同顛都田反本作傎仆何音赴一音蒲北反說文云頓也語魚據反恚一瑞反怒也

由醉之言俾出童羖

用

羖羊不童也箋云女從行醉者之言使女出無角之羖羊脅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羖羊之性牝牡有角○出如字徐尺遂反羖音古脅許業反

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箋云矧況又復也當言我於此醉者飲三爵之不知況能知其多復飲乎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矧失忍反

疏 凡此至多又○毛以為言王燕失所故天下化之凡此天下之人聚共飲酒初時或有醉者或有不醉者復設法以逼之既立酒之監或復佐之為史令催不醉之人亦使醉也彼醉者則已不善為人所非惡不醉者此監與史反恥而罰之是使小大盡醉卒坐皆猶狂也俗既然矣武公無如之何故禁戒時人與令相說言用此醉時勿得從而謂之以言其醉狀又當防護醉者無使顛仆大至息慢彼之所陳說者非所當言勿為人言而又當自善非得見彼皆然遂從而行之亦勿以彼惡行人而語他人以人性諱短聞將恚怒故教之言教之猶恐不從故又脅以重禁彼若從醉者之後言其過失我則使彼出童羖無角之羖羊脅其無然之物欲使自息也既禁其勿言恐人問之不已又教之云人若問汝汝醉之狀也汝當云我於此醉者三爵之時已自不識知況敢能知其多而復飲乎但以此荅彼問自息將專其已然而為之立大法也○鄭唯以式為惡謂見醉者之過惡無就而謂

也

之餘同○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 正義曰毛以經直云立監佐史不知是何監何史賛其不足故言酒也立監是察內權舉佐史是彼自佐之故立文不同此刺其立酒之監監燕禮鄉射並立司正鄉射注云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監察儀法也即引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則禮法自當立監此刺者彼則監其失禮此乃督之使醉名同而實異以其俱是監察故鄭於鄉射引此耳○箋式讀曰慝 正義曰以上文未有醉惡之事而云勿從謂之故以式爲慝慝訓之爲惡毛不爲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王肅云用其醉時勿從而謂之傳意當然也○箋當言至醉酬 正義曰何知非己自飲之而云彼醉者飲三爵者以問彼之狀宜以彼飲否之且言矧敢多又是不敢知他之爵故知三爵者亦他飲也禮有獻酢與旅酬及無筭爵旅與無筭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獻也酢也酬也若然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酢主人主人飲而又酌以酬賓賓則奠之而不舉則賓主皆不飲三爵矣而猶獻酢酬爲三爵者言於飲三爵禮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甫田之什十篇三十九章二百九十六句

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之十四（十四之三）

賓之初筵

足利學校

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之十五 十五之一

魚藻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二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萬物失其性者王政教衰陰陽不和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以自樂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藻音早鎬胡老反樂音洛篇內唯注八音之樂一字音岳餘並同

疏魚藻三章章四句至武王焉　正義曰作魚藻詩者刺幽王也言時王政既衰致令天下萬物失其生育之性而不得其所由此王居鎬京將有危亡之禍將不能以自然樂故詩人君子覩微知著思古之武王焉以武王之時萬物得所能以自樂今萬物失性禍亂將起不以爲憂亦安而自樂故作此魚藻之詩陳武王之樂反以刺之幽王之詩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此言將喪鎬京其居鎬京武王爲始刺王將喪其業故特陳武王也旣言思古故反

經以序之萬物失其性經三章上二句是也王居鎬京將不
能以自樂三章下二句是也 箋萬物至之禍 正義曰言
萬物所以失其性者由王政既衰以致陰陽不和水旱蟲災
死喪疫病以害加草木𣧑及飛走羣衆生長之物悉皆不得其
所是萬物失其性也羣生不得其所易乾鑿度文將者未至
之辭故云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謂從是得禍不復更能興
也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頒大首貌魚以依蒲藻爲得
其性箋云藻水草也魚之依
水草猶人之依明王也明王之時魚何所處乎處於藻既得
其性則肥充其首頒然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正言魚者以潛
逃之類信其著見○頒符云反
說文同韓詩云衆貌見賢遍反

王在在鎬豈樂飲酒箋云
豈亦樂也天下平安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處乎處於鎬京
樂八音之樂與群臣飲酒而已今幽王惑於褒姒萬物失其
性方有危亡之禍而亦豈樂飲酒於鎬京而無悛心故以此
剌焉○豈本亦作愷同苦在反樂也下同悛七全反改也沈
又七
句反

疏 魚在至飲酒 正義曰言明王之時魚何所在乎
在於藻也然藻者是水中之草乃是魚之常處既
得其性故能肥充有頒然其大首也魚之潛逃尚得其性則
水陸之物莫不盡然是萬物皆得其所矣既萬物得所天下

無事爾時武王何所在乎在於鎬京樂此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今幽王方有危亡之禍將以喪滅鎬京亦恒樂飲酒故刺之○傳頒大至其性　正義曰釋詁云墳大也頒與墳字雖異音義同以序言萬物失其性則在藻依蒲爲得性也故探下章而總之云魚以依蒲藻爲得其性○箋魚之至著見　正義曰物之潛隱莫過魚顯見者莫過人經舉潛逃箋舉著見則萬物盡該之矣故以人類之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變武王言明王者見人之所依取其明也又言人物者物即魚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莘長貌○莘所巾反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箋云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那乃多反王多也疏箋那安至然安　正義曰那然爲安之狀故那安貌也無四方之虞昭四年左傳文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

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幽王徵會諸侯爲合義兵征討有罪既往而無之是於義事不信也君子見其如此知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也○菽本亦作菽侮亡甫反朝直遥反篇內皆同數色角反音朔爲于僞反

疏采菽五章章八句至思古焉　正義曰作采菽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侮慢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召而會聚之而無誠信之義事無故召之而無信義後若賓有義事將召而不來詩人見其微知其著而思古昔明王焉故作采菽之詩言古之明王能敬待諸侯錫命以禮反以刺幽王也序皆反經爲義侮慢諸侯首章上二句是也不能錫命以禮首章下四句是也其餘皆是錫命之事序揔而略之君子見微而思古敘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箋幽王至無救　正義曰天子之會諸侯必爲四方有不順服者將征討之乃會以爲謀焉不然不會之也今幽王徵會諸侯若爲合會義兵以征討有罪者故諸侯聞其召而皆既而無此征討之義事是於義事不信故言無信義也以冦徵之而實無冦後實有冦徵將不來君子見其如此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之事未然而已知之是見微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是君子皆見微也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

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
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
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
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
下盡取周賂而去是義
事不信見伐無救之事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

興也菽所以芼
大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箋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
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牛俎乃用鉶
羹故使采之○筐音匡筥音舉芼亡報
反薇音微藿火郭反鉶音刑羹古衡反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

君子謂諸侯也箋云賜諸
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尚
以爲薄○乘繩證反
下注車乘駟乘皆同

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玄袞卷龍也
白與黑謂之
黼箋云及與也玄袞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黻謂絺衣也
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
王之賜維用有文章者○袞古本反玄袞冕服黼音斧徐又
音補卷眷勉反下同本又作袞黻音弗絺知里反本又作黹
同雉知反鷩必滅
反冕也毳尺銳反

【疏】采菽至及黼○毛以爲言古之明王
待諸侯使人采此菽藿得菽藿則筐

盛之筥盛之以爲牛汁之芼筐筥所以受所采之菽以與牢
禮所以待來朝諸侯故於此君子諸侯之來朝也乃云有何
物而當錫予之乎於時雖爲無無可予之尚與之路車及所乘
之駟馬其車馬之外又以何物予之又以玄衮而畫以衮龍
下及黼黻之黼裳言無予之尚得車馬衮黼今王何以反侮
慢之曾無錫命之禮乎故刺之。鄭唯以不興爲異其文義
則同。傳興也至則薇 正義曰傳既言羊則苦豕則薇則
菽不總芼三牲而言菽所以芼太牢者舉牛之芼則羊豕之
苦薇從之可知故云太牢以總之公食禮云鉶芼牛藿羊苦
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荼也滑堇荁之屬是也王
述毛云筐筥受所采之菽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箋菽大
豆至采之 正義曰以菽名指大豆之體而言采故云采其
葉以爲藿言三牲牛羊豕者傳解言太牢之意明舉菽以見
三牲牛不獨爲太牢也定本三牲之下無牛羊豕字王饗賓
客則有牛俎謂以鼎實牛取其骨體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
以藿調以鹽醢乃盛之於鉶謂之鉶羮故言乃用鉶羮也即
公食記鉶芼是也以草菜地之毛故謂之芼地官牛人云凡
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又云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
牛注引燕禮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知王饗賓客則
有牛俎也彼食亦供牛獨云饗者以饗爲尊且舉饗而食可

知矣。箋賜諸侯至爲薄　正義曰諸侯來朝而得車馬之賜是於禮事足矣而言雖無予之是古者明王其意猶以爲薄箋深駁今王薄亦不爲也其雖無予之言通及玄袞及黼爲文但以車服之別故分言之耳覲禮曰天子賜諸侯氏以車服注云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袞也鷩也毳也是服同賜之矣○傳玄袞至之黼　正義曰玉藻云龍卷以祭即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冬官繢人文○箋玄袞至章者　正義曰傳雖云玄袞卷龍而義未明故申之玄袞者玄衣而畫以袞龍玉藻注云龍袞畫龍於衣卷字或作袞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袞龍袞是龍之狀也黼黼黻者引類以明之非黼黻爲一也謂絺衣絺謂刺之言此黼黻絺刺之於衣袞黼之在衣也袞則畫之黼則刺之故言謂絺衣以對袞畫衣故也絺在裳言衣者衣總名也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皆春官司服職文引之者明袞黼非一衣君子摠諸侯也故彼注云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衣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冕者衣無

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由此言毳冕絺冕其裳皆以黼爲首唯玄冕無文耳言子男自毳冕而下則通及絺冕此黼宜絺冕之裳矣箋言謂絺衣者自取絺繡之義非謂冕名但差次偶同耳裁以爲衣舉衮裳舉黼正是衮冕之一服知不然者以經言及則非一之辭又君子來朝非獨上公一人何得獨言衮龍之衣乎故知黼文下及絺冕之裳也賜法下不得兼上而上得兼下則五等所賜下皆及於絺冕矣所以獨言衮黼不及玄冕者鄭即解之云王之賜服唯用有文章故也案終南美秦襄公之受顯服云黻衣繡裳是得玄冕也又曰錦衣狐裘是得皮弁服也然則天子之賜諸侯無文亦賜之言王賜唯用有文章者解詩人特舉衮黼之意諸侯之得王賜以有文章者爲榮故詩人言王之賜服唯用有文章之故其辭不及玄冕此解作者之意耳非謂玄冕以下王不賜之且作者黼亦取與莒馬爲韻也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箋云言我也芹菜也可以爲菹亦所用待君子也我使采其水中芹者尚絜清也周禮芹菹鴈醢○觱音必沸音弗檻泉銜覽反徐下斬反爾雅云正出涌出也芹巨斤反菹側魚反清如字一音才性反

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

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淠淠動也嘒嘒中節也箋云屆極也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也諸侯將朝于王則驂乘乘四馬而往此之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言其尊而王今不尊也○旂巨機反淠匹弊反徐孚蓋反又芳計反嘒呼惠反驂七南反騑馬曰驂駟音四屆音界中丁仲反諸侯將朝于王一本無于字皆以王字絕句一讀諸侯將朝絕句以王字下屬乘乘上音承證反下音繩

【疏】觱沸至所屆○毛以爲觱沸然者是正出之檻泉我明王使人於此水中采其芹菜以爲菹以待諸侯以興富有者是王家之府藏我明王使人於此府中取其財貨以爲車服以賜諸侯其君子諸侯至來朝之特我明王又使人迎之因觀其車服旌旂其此君子車服旌旂則淠淠然動得宜其車馬鸞鈴之聲又嘒嘒然鳴中節至於將朝王於是親自驂騑則乘四馬而往迎之未來則采菽爲菹以待之既來則乃使人在塗迎之既朝王則驂駟而見之是故明王於諸侯其所尊敬法制之極今王何以不尊乎○鄭唯以不興爲異○傳觱沸至正出　正義曰以觱沸連檻泉言之故知泉出貌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此章毛傳與事不明正以上章類之知

此必爲興王肅云泉水有芹而人得采焉王者有道而諸侯法焉觀此上下止言王者之待諸侯不美王者與諸侯作法肅輒言之恐非毛旨必欲爲興不知以興車服賞賜故別爲毛說焉○箋芹菜至鴈醢 正義曰上章菽芼美則此芹亦食之故知芹菜可以爲菹亦所以待君子也以菽爲牛之芼言菽見其有牛俎泉是芹所出言泉見其芹絜清不謂非泉即不絜也周禮芹菹鴈醢者醢人云加豆之實芹菹兔醢箈菹鴈醢是也彼鴈醢與芹菹別文而連引之者因其尚絜清芹鴈俱是水物故連言之○箋諸侯至不尊 正義曰上言采其芹爲我明王則此言觀其旂亦爲我明王故云王使迎之也此陳王尊諸侯既使人迎之又自親迎因見諸侯車服之得禮故言其旂鸞之事與下章相首引是一文而有二意故云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也此直有車乘而兼云衣服者逆探下章是相互之意明皆因迎而觀之耳言觀則人迎可知案覲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書傳畧曰天子太子十八日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則小行人迎於畿大行人迎於郊此直云迎理兼於此也又解所以必使逆而觀其威儀者迎之所以爲敬觀之且以省察其禍福也成十四年左傳曰古之

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彼雖云饗理可相通故箋據而言之以諸侯至當行朝礼故言將朝於是王則驂乘駟馬而往迎之知驂駟非諸侯之物者以上云言采其芹又曰言觀其旂皆王於諸侯之事既言旂蘂乃云載驂載駟故知非諸侯所乘明王所乘以往也夏官齊僕云朝勤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注云謂王乘車迎賓客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又言此服飾君子法制之極者謂古者明王待君子諸侯法制所爲之至極言其可尊而今王不尊故刺之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諸侯赤芾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紓緩也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爲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脛本曰股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彼與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芾音弗股音古邪似嗟反注同幅音福紓音舒予音與偪彼力反大音泰韠音必廣光曠反下同長直亮反脛胡定反縢徒登反解古賣反

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申重也箋云只之言是也古者天子

賜諸侯也以禮樂樂之乃後命予之也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禄申重之所謂人謀鬼謀也刺今王不然○樂只上音洛下音止重直用反下同樂樂上音岳下音洛【疏】赤芾至申之○正義曰言古之諸侯非直鸞旂有禮又服赤芾在於股又著邪幅在於股之下而當滕彼古之諸侯與人交接服芾著幅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由是之故所以賜予之車馬衣服也以諸侯偪束如此故又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天子乃命予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則神又以福禄申重之古之王者命賜諸侯如此今王不能然故刺之○傳諸侯至偪束 ○正義曰以赤芾對朱爲異故云諸侯赤芾也桓二年左傳曰帶裳幅舄内則亦單云偪則此服名偪而已杜鄭皆云今之行縢然則邪纏於足謂之邪幅故傳辨之云邪幅正是偪也名曰偪者所以自偪束也○箋芾太古至予之 ○正義曰箋本其有芾之由故言太古蔽膝之象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是亦說芾之元由也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則佃漁而食伏犧時也禮運曰飲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是因衣其皮也以人情而論在前爲形體之褻宜所先蔽故先知蔽前後知蔽後且服芾於前明是重其先蔽而

存之也禮運又曰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爲布帛繫辭又云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易之以布帛自黃帝以後推
此則太古蔽膝伏犧時也後王爲芾象太古之蔽膝故云芾
太古蔽膝之象垂衣裳服布帛必始於黃帝其存此象未知
起自何代也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韍注云舜始作之以尊祭
服言始尊祭服異其名未必此時始存象也知冕服謂之芾
其他服謂之韠者以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冕也士有
韎韐猶大夫以上有芾也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韎韐皮
弁素韠玄端爵韠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即爵弁也士服爵
弁以韎韐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之故知冕服謂之芾士服
玄弁玄端皆服韠是他服謂之韠以冕爲主非冕謂之他也
韍韠俱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俱尊祭服異其名耳古者衣
皮此存其象故知以韋爲之故禮記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
爵韋上云韠下揔以韋結之故知以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
長三尺其頸五寸有革帶博二寸此玉藻文也彼論韠此言
韍而引之者明此二者色異而制同也又言脛本曰股者此明
邪幅在下在股之下古今名異欲以今曉人故云邪幅如今
行縢說文云縢緘也名行縢者言行而緘束之故云偪其脛
也又解在下之義故云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因在下之文從
下而上言之故云自足足即脚附也彼交匪紓文在邪幅之

下明非舒之義出於邪幅之下故云彼與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舒緩之心天子以其如此故賜予之言上章所得車服由諸侯非有舒緩故也此芾幅說諸侯服之而來非天子賜以芾幅也天子所賜之服亦必有芾幅隨之要此蒙諸侯自服爲文非天子所賜故云自偪束如此此芾幅之服禮之所制繳使心實解惰亦將服之而以其服幅即云自偪来者作者欲美其事因其衣服而美之能依禮不失亦是自偪束矣○箋旨者至不然　正義曰古者天子之賜諸侯必設饗禮則以禮作樂故云以禮樂樂之乃後命予之即上車服是也禮天子既已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謂使之君臣同心人安國冶此則由神祈祐是神申重之以福祿是神祐之辭故知申之者神也以天子賜之即人謀神又重之即鬼謀故言所謂係辭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則賜或在廟故神得福之言古能如是以刺今王不然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蓬蓬盛貌箋云此興也柞之幹猶先祖也枝猶子孫也其葉蓬蓬喻賢才也正以柞爲興者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以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柞子洛反又音昨木名蓬步公反注同

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

采菽

萬福攸同殿鎮也○殿多見反注同鎮陟填反又音珍本作填平平左右亦是

率從平平辯治也箋云率循也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連屬之國亦循順之○平婢延反韓詩作便便云閑雅之貌

疏維柞至率從　正義曰言維此柞木幹上之有枝條其生葉蓬蓬然茂盛新將生故乃落之於地以葉相承無衰落以興維此諸侯先祖之有子孫其有才智亦茂盛繼世以德相承無乏絕由其諸侯世賢如此是以古之明王以禮樂樂是君子則鎮撫天子之邦萬福所同聚而歸之由古者明王尊重之如此故諸侯之有賢才者乃平平然辯治其連屬左右之國使之得所此連屬之國亦如是相與循順而從之故天下所以安定今諸侯亦有繼世賢才者王不命賜使之辯治相從以安天子之國也故刺之○傳蓬蓬盛貌　正義曰述柞葉而言蓬蓬故知是盛貌毛於此章無異鄭之傳故爲同也○箋此與至者明　正義曰箋以下云樂只君子是上列君子之美下所樂之故知此宜陳君子諸侯之事枝生於幹猶子孫生於先祖故云柞之幹猶先祖枝猶子孫也以陳諸侯可樂之美故以其葉蓬蓬喻賢才木枝莫不生葉正以柞爲興者由柞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其枝常有葉似前君賢者死後君賢者

生落君常有賢也以詩人舉柞葉相代爲興知其意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又天保云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彼取柞葉相承爲義故取柞爲興亦然也○傳殿鎮　正義曰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故云殿鎮也天子以天下爲家諸侯爲天子守土故樂是諸侯則得鎮安天子之國也○傳平平辯治　正義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服虔云平平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箋諸侯至循順之　正義曰箋以上云賢才相承故此云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連屬之國使得其所也諸侯來朝其連屬者亦至焉至則亦當賞之不唯連屬之長上獨言其賢才者賞以得賢爲貴故特舉賢而言不謂連屬小國至而不賞也襄十一年左傳說晉悼公受魏絳之謀先和戎狄霸功既成以賜魏絳之樂即引詩云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便蕃左右亦是率從雖引詩斷章彼以晉悼爲霸長連屬之國與此同也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

紼繂也纚緌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箋云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緌以制行之循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汎芳劒反紼音弗爾雅云紼繂也繂音律纚力馳反韓詩云筰也筰音才各反緌如誰反

樂只

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葵揆也膍厚也○葵其維反膍頻尸反韓詩作肶注同優哉游哉亦是戾矣戾至也箋云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

疏汎汎至戾矣○毛以為汎汎然浮於水上者楊木之舟舟人以紼纚繫而維持之使不得東西也以與居於民上者諸侯之君也明王以禮法約而制禦之使不得違叛也諸侯既不得違叛供職順命故於來朝明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天子於是揆度其功德之多少而命賜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又以福祿厚賜之明王既以賜祿諸侯優饒之哉遊縱之哉明王之德能如此亦如是至美矣古之命賜諸侯所以為美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云汎汎然浮之於水上者楊木之舟而舟人以紼繫而維持之使有所屬以與國中者諸侯之人而諸侯以禮教制禦之使有所法中四句與毛同下二句言諸侯既得賜祿故優柔哉遊息哉亦是於自安止矣而思不出其位無復違叛今王何以不樂賜賢侯令之治人自安反侮慢不信而令之違叛乎故刺之○傳紼繂至諸侯　正義曰釋水云紼縭維之紼繂也縭緌也孫炎曰繂大索也李巡曰繂竹為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緌繫也孫炎曰舟止繫之於樹

木矣竹爲大索然則紼訓爲繂繂是大組繩訓爲綏綏又爲繫止謂舟之止息以組繫而維持之以喻明王能維持諸侯定本及集注箋亦以毛云紼弗也與爾雅不同○箋楊木至礼法　正義曰箋以下樂只君子明此言諸侯可樂故以舟喻人舟人喻諸侯以紼喻禮法也舟人以紼繫舟而制行之喻人亦得依禮法而行不以舟止爲喻○傳葵揆　正義曰釋言文揆者以天子於諸侯命賜有多少或以恩或以功當須揆度多少而與之○箋矣止至其位　正義曰以承上言諸侯能治人以禮法是有盛德者也自安止是思不出其位故引論語以足之襄二十一年左傳叔向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不同則所引逸云此非也鄭亦約彼優游爲居止自安之義故與毛不同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好呼報反　疏　角弓八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角弓詩者王之宗族父兄所作以刺幽王也以王不親九族之骨肉而好讒佞之人令骨肉之内自相憎怨使人傚之故父兄作此角弓

之詩以刺之也此經八章上二章言王當親九族是為不親
而發言也既不親九族則疏遠賢者自然而好讒佞事勢所
宜言於文無所當也骨肉相怨即三章四章是也由其相怨
故五章本其王慢族親宜燕食之事即亦不親九族之經矣
既相怨不親是上教之失故下三章言其可教而反之無使為驕如蠻如髦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興也騂騂調利也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箋云興者喻王與九族不以恩禮御待之則使之多怨也○騂息營反沈又許營反說文作弲音火全反翩匹緜反紲息列反弓韣也檠音景弓匣也說文云榜也謂輔也

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箋云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疏騂騂至遠矣　正義曰以王不親九族故先述御待之難言騂騂然調利者角弓此角弓雖則調利當善用之若不善置紲檠而巧用之則翩然而其體反房矣是用角弓之難也以興和順者宗族也此宗族雖則和順當善待之君不善設食燕而恩御之則亦憤然而其心怨恨矣是待宗族之難也下二句義具在箋○傳騂騂至而反　正義曰騂騂文連角弓即是角弓之狀也故云調利也既已調利復云翩其反矣不善用之可知故言不善紲檠巧用翩然而則反矣

戾

冬官弓人以六材爲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恒
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淵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如彼
文弓有用角之處不得即名角弓此言角弓盖別有角弓如
今比狄所用者於古亦應有之但弓人所不載耳今比狄角
弓強則體反若不紲檠則不復任用也檠者藏弓定體之器
闢未成弓時內於檠中比弓已調利而言檠者蓋用訖內於
竹閉之中恐損其體亦謂之檠紲即緄縢也傳言巧用明是
既已成弓非未定體也故知檠義爲然不以恩禮御待定本
待作侍○箋骨肉至成怨　正義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
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閉謂之骨肉然則骨
肉唯謂同姓耳此經兼言昏姻箋通言骨肉者以昏姻之親
與宗族同類弁云兄弟甥舅連言之是其同也孟子云兄弟
關弓而射我我則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
也其親親之也是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爾之遠矣民**
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箋云爾女女幽王也胥皆也言王女不親骨肉
則天下之人皆如之見女之教令無善無惡所尚者天
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傚户教反　疏
箋爾女至胥皆　正義曰以言人傚之故知汝幽王也上章
胥爲相此章胥爲皆者胥相皆訓釋詁文也上以王於族親

故爲相於之辭此言天下之人非一故爲皆觀文之勢而爲訓也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

不令兄弟交相爲瘉綽綽寬也裕饒瘉病也箋云令善也○綽處若反寬大也裕羊樹反瘉羊主反

疏此令至爲瘉　正義曰上言人隨上化此又申言須化之由以人性有善惡其不善者須化之故言天下若此令善之人於兄弟因恩義相與綽綽然有饒裕也其不善之人於兄弟則無恩義唯交更相詬病而已是天下善人少惡人多惡人相病須上化之故欲令王教之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箋云良善也民之意不獲當反責之於身思彼所以然者而恕之無善心之人則徒居一處怨恚之○處昌慮反恚一瑞反

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箋云斯此也○比毗志反鄙爭爭鬬之爭

疏民之至斯亡　正義曰上既言惡人兄弟相病此又申而成之言天下之人無善心也不但於兄弟相病又不能反之於己以情相恕徒然相怨於一方彼非可怨可怨之是小人之愚惑也此言無良之人不但遥則相怨又對面則受其官爵不以相讓由此爲彼所怨至於已身以此而致滅亡是不

教之大禍也王何不親宗族以化之乎章首先言人之無良乃云相怨一方弁受爵不讓皆是無良之行末言至於已斯亡以此二事而至亡也以人初不善兄弟又於外遠則相怨爵則不讓由此以亡○箋民之至怨恚 正義曰欲解無良之意先言良事以反之言人之善者其意有所不得於彼心則當反而求之於已身思彼所以於我而然者而以情恕之不即相怨也其無善心之人有不得於彼則徒居一方而相怨恚徒空也彼不可怨而怨之是空也○傳爵祿至愈亡 正義曰由爵不讓彼而爲彼所怨是以禍及於已○王制云使以德爵以功則已有功德當自受之而必須讓者以凡稟血氣皆有爭心在上者可量功校能受之者當先人後已故禮設辭讓之法禮記曰爵祿可辭又曰爵位相先文王之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舜命群官禹讓稷契之類皆先聖典謨有相讓之法也論語注云士辭位不辭祿言爵祿可辭者以辭爵則祿亦辭之可知故弁言之傳又因述不可讓之意以爲阿黨比周而望黨援者而其黨愈益少也以人與正不與枉故曲比者黨少也爲鄙恥之爭而望榮名者而其名愈益辱也以鄙爭可恥故名辱也苟望求安於已而危他人者而其身愈益危也人各求安則彼以危已故身危也然則求黨求名在於不爭求安在於不安是猶求爵在於讓爵故言此

以類之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已老矣而孩童慢之箋云此喻幽王見老人反侮慢之遇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駒音拘孩本作咳户才反許慎云小兒笑也稺音稚

如食宜饇如酌孔取饇飽也箋云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孔取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王有族食族燕之礼○食音嗣注同宜如字本作儀注同韓詩云儀我也饇於據反徐又於具反取如字沈又音要令力呈反飲於鴆反度待洛反勝音升量音亮

【疏】老馬至孔取　正義曰此又言王之不恕言老馬反爲駒而用之猶王於老人反爲童而遇之王慢老如是則爲不復自顧其後已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是猶王之不恕故天下倣之皆無良相怨也因敎王尊老之宜言王如食老者之食則宜令之飽而已如酌老者之酒則當如孔之有取孔者器中之所受也器之所受有大小滿則止猶老者所勝有多少亦足則停是王於老者當節如是今王何以不然而反慢之○傳已老至慢之　正義曰此經舉馬以喻人故言已老矣而孩童慢之說文云咳小兒笑也內則云子生三月父咳而名之謂指其頤下令之笑而爲之名此言咳童慢之亦當然也

此詩刺王不親九族所以偏言老者以老是王者所宜貴故祭義曰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其年者況其宗族之老人乎故九族不宜慢之○箋王如至之禮 正義曰王如食老者食則令之飽謂有嘉味勸助之也經言酌當酌酒以與人是飲之酒也食則苦其不飽酒則唯恐過度故食言宜饇酒言孔取孔取謂器中空虛受物之處老子所謂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也以比於老人所勝氣力多少是如孔之取也言王有族食族燕之礼者解經所以有食酌之事食則族食酌即族燕矣以食禮無飲燕法無食故如二事也王於宗族大事亦有饗但經所不言食燕可以兼之也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人燕則以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族食世降一等大傳云繫之以食而弗殊是王有族食族燕之禮也鄭知孔非物所出言凡器之孔者以王物所由出之孔於人飲酒容受之喻不宜又若一禮不可以喻多少故為凡器之孔老子云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亦謂器之受實為孔也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 猱猿屬塗泥附著也箋云毋禁辭猱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為之必也附木桴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

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徽美也箋云猷道也君子有美道以得声譽則小人
亦樂與之而自連屬焉今無良之人相怨王不教之
疏毋教
至與屬○毛以爲上言小人傚上之化無良相怨此又言可
反之使善王宜教之言王之不教小人如人之禁彼云無得
教猱之升木若教之升木則如以塗泥塗物必附著也何者
猱之性善登木今教之使登必能登木矣又喻塗之性善附
著以之塗物必著矣以興王自不教小人以仁義者若教小
人以仁義則必從矣何者以人性皆有仁義因其性而道之
故教之必從也又言小人所以易教者以君子之人有美道
以得声譽小人則慕樂之美其榮名欲得與之而自連屬也
是天下之人皆樂善而棄惡但無人啓教耳王何不教之乎
數唯以附爲木桴言以塗泥塗木桴則易著餘同○傳猱猨
至附著正義曰猱則猨之輩屬非猨也陸機疏云猱獼猴
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玃長臂者爲猨猨之白署者爲獑
胡獑胡猨駿捷於獼猴然則猱猨其類大同故樂記注云獶
獼猴也是其類故也傳言附著也是訓附爲著故王肅云數
猱升木必也如以塗之必著○箋毋禁至則進正義曰說
文云毋止之也從女象有奸之者言止其奸而稱毋故毋爲
禁辭以猱升木類之則附爲有形之物不得爲著故易傳以
塗之易著必是物之翟者故爲木桴桴謂木表之麤皮也以

猱之性善登木泥之性善著物因其所善而教用之故言必也以顯下小人與屬故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此章先言人心易教王不教之下章乃言其樂善故言毋爲禁止之意言小人之易教故反辭以躲之非禁王不聽教小人孫毓難鄭云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何爲禁之而云毋乎是未得立言之意耳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晛日氣也箋云雨雪之盛瀌瀌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與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矣其所以然者人心皆樂善王不啓教之○雨于付反注及下同瀌符嬌反徐符彪反又方苗反雪盛貌見如字下文同韓詩作曣音於見反云曣見日出也晛乃見反日音越下同韓詩作聿劉向同始見賢遍反又如字

莫肯下遺式居婁驕箋云莫無也遺讀曰隨式用也婁斂也今王不以善政啓小人之心則無肯謙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用此自居處斂其驕慢之過者○下遐嫁反注卑下同又如字遺王申毛如字鄭讀曰隨婁王力住反數也徐云鄭音樓斂也爾雅云裒鳩樓聚也沈力俱反

（疏）雨雪至婁驕○毛以爲上言人心易進此言易化之事言天之雨下此雪雖瀌瀌然而盛至於見天晛然之日氣人皆稱

之曰此雪今消釋矣以與小人雖皆行此惡之甚至於見王之善政人皆言之曰小人今誅滅矣人惡小人而欲滅之是其心皆好善矣王何不歛之乎必須教之者以此小人皆爲惡行莫肯自甲下而遺去其惡心者用此之故其與人居處數爲驕慢之行故須化之鄭唯以下二句爲異言小人不爲王所啓教故莫肯自謙虛以禮相甲下隨從於人者又無用此甲下隨從行自居處婁斂其驕慢之過者由王不教使然微王教之也此莫肯之文并統下曰爲義○傳晛日氣正義曰說文云晛日見也此詩之意言雪見之而消消雪者日也序又從日故知晛是日氣也○箋兩雪至教之　正義曰以曰者人言之辭若日出則雪消不復須言矣明言者於日未出而言之故知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之曰雪今消釋矣以瀌瀌雪之盛貌故知喻小人之多也以日將出以比王政則王未有政故言王若與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皆曰小人今誅滅矣以雪比小人日能消雪故喻王誅小人也論語曰子爲政焉用殺而言誅小人者以王與政則天下有賞有罰天下喜王爲善而言小人誅滅見疾惡之情深有樂善之意耳非即盡誅滅之也此上成綠升木之事欲王之教人故言人心皆樂善王何不啓教之乎○箋遺讀至過者正義曰箋以遺棄之義不與謙下相類故讀曰隨隨從於人

句

先人後已以相卑下之義也釋詁云婁斂聚也俱訓爲聚則義得通故云婁斂也言用此者用此下隨之行自居處收斂其驕慢之過爲敬順謙恭也此二句毛不爲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又婁之爲數乃常訓也故別爲毛說焉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浮浮猶瀌瀌也流流而去也**如蠻如髦我是用憂**蠻南蠻也髦夷髦也箋云今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變化之我用是爲大憂也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髦舊音毛尋毛鄭之意當與尚書同音莫侯反行下孟反

疏如蠻至用憂正義曰言由王不以善政啓小人之心令如南國之荆蠻如西方之我髦行如夷狄王不能変我是用爲大憂之欲令王興善政而不能由此以刺之也○傳蠻南蠻髦夷髦正義曰爾雅八蠻在南故爲南蠻髦對而言之不在中國故爲夷髦雖在西夷揔名也○箋今小至從焉正義曰言如以比之是小人之行比如夷狄也傳言夷髦不辨其方之所在故云西夷之別名知者正以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之其中有髳故知在西方也牧誓曰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又曰逖矣西土之人是西方也彼髳此髦音義同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菀音鬱徐於阮反中丁仲反下注不中同朝直遥反篇内同

疏菀柳三章章六句至朝事　正義曰經三章毛鄭雖有小異皆以上二章次二句爲暴虐下二句及卒章下二句爲刑罰不中其上二章上二句及卒章上四句言王無美德心無所至言王者不可朝事之意揔三章之義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興也菀茂木也箋云尚庶幾也有菀然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有不庶幾欲就之止息乎興者喻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焉憂今不然上帝甚蹈無自暱焉蹈動暱近也箋云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愬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己所以不朝之意○蹈音悼鄭作悼病也暱女栗反又女摯反徐又乃吉反俾予靖之後予極焉靖治極至也箋云靖謀俾使極誅也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信讒

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俾必爾反本作卑後皆同極毛如字鄭音棘【疏】有菀至極焉○毛以為有菀然若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見之豈不庶幾就之而息止焉誠欲就之而止息以興有道德茂美之王諸侯見之豈不庶幾往之而朝事今諸侯不往朝王由無美德故也諸侯既不朝王又相戒曰上帝之王甚變動而其心不恒刑罰妄作汝諸侯無得自往親近之若自往親近之必將得罪又恨王者不任已以事言王之有事若使我治之於後則使我更至焉今有事不使我治之動輒加我以罪我所以不欲朝王也○鄭以上二句與毛同言我不欲朝者以王暴逆故許之于天言上帝乎今幽王行其暴虐不可朝事其使人心中悼傷我是以無得從而近之由王為惡故已不欲朝也非直暴虐如是刑罰不中假我朝王王留我有政事使我謀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我雖無罪於後必罪我而誅放焉由此我所以不往朝事之也○箋尚庶至不然正義曰釋言云庶幾尚也以心所念尚即是庶幾義相反覆也以行人之欲息於茂蔭似諸侯之願朝於有德故以茂喻盛德而願往焉反陳古義以刺今故言憂今不然○傳蹈動暱近正義曰蹈者踐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為動言王心無恒數變動也故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為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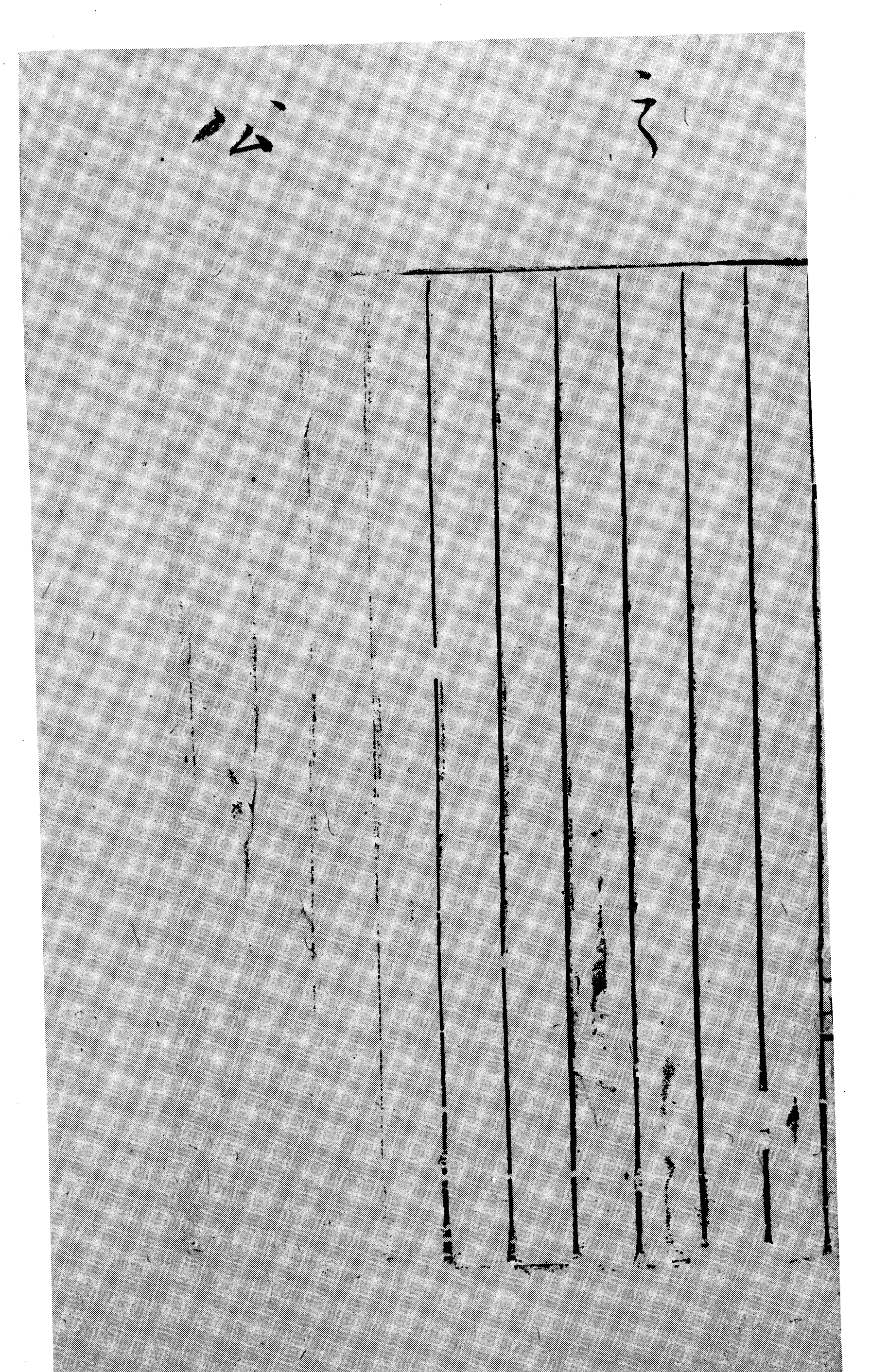
王矣暱近釋詁文毛於下章瘵爲病也言王者蹈動無常行
多逆理無得自往近之則爲王所病與此互相接也○箋蹈
讀至之意 正義曰以上言庶幾朝之下句言無自暱焉是
其蹈爲惡之狀故讀爲悼言使人心中悼病若蹈履則非惡
之狀故易傳也言王無美德下詠其不可朝事於理爲切故
以上帝爲天而詠之也序言王者不可朝事故云釋己所以
不朝之意○傳靖治極至 正義曰並釋詁文此言王不可
朝而云使我治之後我至焉則毛意以爲恨王不使己治事
故後不至也此恨王不任己事則居以凶危是又恨王使己
皆由王之無常有事不任之纔任即加罪是不可朝事○箋
靖謀至朝事 正義曰靖謀俾使皆釋詁文極誅釋言文以
序云刑罰不中下章云居以凶矜以類此則極邁皆罪事
故言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謀政事王信讒反
誅放我也以凶矜之文與此相類故易傳也 有菀者柳
不尚愒焉 愒息也○愒欺例反徐丘厲反 上帝甚蹈無自瘵焉 瘵病也箋
云瘵接也○瘵側界反鄭音際 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箋云邁行也行亦放也春秋傳
曰予將行之 疏 箋瘵接 正義曰毛依釋詁云瘵病也鄭以上
暱類之讀爲交際之際故言接也○箋邁行至行

之　正義曰邁行釋言文以罪而使之行於外故言行亦放
也引傳曰子將行之者昭元年左傳文時鄭之大夫游楚有
罪子產將放之子大叔者游楚之宗傳曰將行子南子產咨
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吉若獲戾子將行之
何有於諸游是行爲放之義故引證
之也吉大叔之名子南游楚之子
有鳥高飛亦傅于
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箋云傅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
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幽王
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
常人不知其所届○傅音附
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曷害矜危也箋云王何爲使我謀之隨而罪
我居我以凶危之地謂四裔也○裔延世反
疏有鳥至凶
矜○毛以
爲鳥飛無定之物人心有定之主今鳥有所至人心反無至
故以喻之言有鳥高飛謂其終無所至亦至于天而止也今
彼人幽王之心于何其所至乎言其心轉側無常人不知其
所止乃鳥之不如由此不可朝事也我若朝王王使我治事
旋即罪我故恨王云何由使我治之尋復居我以凶危之
地也使即罪之是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鄭唯以靖謀爲
異餘同○傳曷害　正義曰傳雖曷爲害亦訓爲何故害辭
害否皆爲何也○箋王何至四裔　正義曰以誅放類之故

矣凶危是凶危之地謂四方荒裔遠處即九州之外也文十八年左傳曰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四裔之文即羽山東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幽州北裔是也九州之外而言幽州者以州界甚遠六服之外仍有地屬之故繫而言焉

菀柳三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之十五（十五之二）



用

也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之十五（十五之二）　四七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服謂冠弁衣裳也古者明王時也長民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謂休燕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壹者專也同也○長張丈反注同貳音二從七容反復扶又反下注同倡率色類反朝夕直遥反

疏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至古人　正義曰都人士詩者周人所作刺其時人所著之服無常也以古者在上長率其民所衣之服不變貳雖從容休燕之處其容貌亦有常不但公朝朝夕而已身自行此以齊正其人則下民皆爲一德謂其德如一與上齊同亦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也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故作詩反以刺之周人者謂京師畿内之人此及白華獨言周人者蓋敘者知畿内之人所作其人或微不足録故言周人以便文無義例也不言刺幽王者此凡在

人上服皆無常故下民亦不齊一此刺當時之服無常非指
刺王身故序不言刺王然風俗不齊亦王者之過卽亦刺王
也服謂在躬之衣德謂身之所行德服非一在上衣服有常
能使下民一德正謂服有常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由德行
有常故服不變既觀其服之不貳知其德之齊一不然則德
在於心不可知其一否也經五章皆陳古者有德之人衣服
不貳不言長民者敘言人德齊一之由故說長民不貳於經
無所當也唯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是揔敘五章之義民者兼
男女故經有士女二事○傳服謂至同也　正義曰冠弁在
首衣裳在身皆是躬之所服直云衣服刺無常明其兼之也
弁者古冠之大號也冠弁揔謂在首者冕弁之類皆在其中
也春官司服云凡田冠弁服謂委貌之冠爲冠弁對其餘弁
冕而立名非揔諸冠與此不同也以傷今而思之故知古者
明王時也言長民則與民爲長者皆是故謂凡在人上倡率
者謂爲官倡導師領之人卽邑宰鄉遂之官言凡語廣雖上
及天子諸侯皆是也衣服衆矣當各以其事服之今云衣服
不貳明各於其事不得差貳故云變易無常謂之貳也此從
容承衣服不貳之下以對之矣明爲私處舉動故知謂休燕
問暇之處宜自放縱猶尚有常則朝夕舉動亦有常明矣此
休燕有常直謂進退舉動不失常耳卽經所云其容不改之

類非據衣服故箋直云猶有常不言服明其非服也壹者齊一之義故爲專也同也言專爲一行服色齊同也彼

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彼彼明王也箋

云城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其動作容貌既有常吐口言語又有法

度文章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差○出如字士行下孟反下文行歸注操行同衣於既反差初賣反又如字行

歸于周萬民所望周忠信也箋云于於也都人之士所行要歸於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

瞻望而法傚之又疾今不然○望如字協韻音亡

疏箋城郭至過差正義曰都者聚居之處故知城郭之域

也定本城作域正本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彼

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乃僞都邑尤甚故本古之都

邑以駁今之都邑也士者男子行成之大稱敘言則民一德

是所陳者人也人而言士故知都人之有士行者非爵爲士

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故知冬則衣狐裘也以古之衣裘其

上必有裼衣故知取其溫裕而已禮記緇衣引此詩彼注云

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以爲大蜡之裘則

是有衣裼矣言取溫裕者以注記之時未詳此詩之意以狐

裘黃者賓大蜡時息民所服服則黃衣故以言焉至此觀經
爲解故不與彼同也若然息民之祭服此狐裘則是尊貴之
服矣庶人而得服之者彼狐之黃者多黃狐之衣非貴服也
息人臘祭服之者於是草木黃落象其時物之色故服之耳
郊特牲云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注云言祭以息民服象其
時物之色季秋草木黃落是順時而服非同於常祭其實爲
輕又不衣褐故庶人所得衣也若然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
注云質畧亦庶人無文飾則庶人止服犬羊此衣狐裘者以
禮不下庶人其制不可得曲而盡此言狐裘則庶人得衣狐
裘明矣礼云犬羊率一以言之七月云一之日于貉箋云于
貉往捕貉以自爲裘是庶人又以貉裘而礼無明文礼之所
記不能盡也七月又云取彼狐貍爲公子裘則非公子不得
衣狐裘言庶人狐裘者以狐色不等若狐白非君不服狐青
及小而美者則可以供公子而庶人避其文故言于貉若狐黃
狐及麤惡者不廢庶人亦服之且孔子云狐貉之厚以居狐
連貉言之貉既庶人所服狐亦服之明矣以庶人服犬羊不
裼故此狐裘亦不裼取其溫裕而已或以書傳云古者必有
命民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彼都人士爲命民故異於其餘
庶民知不然者此則思古之服則古之都邑之士則當皆然
也下言緇撮不異庶人則狐裘黃黃是庶人所當服矣此思

古人之善以剌今人之惡故箋揔之云疾今奢淫不自責以
過差也以君子既有其服則常其容以出於言而後爲行故
經以此爲文次也○箋都人士至今不然　正義曰以經言
萬民所望明都人爲人所法傚也知寡識者以明王之時賞
不遺才若深識當爲時所用今取法於都人故知寡識者以
因前經故言又疾今不然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
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礼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
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
爲逸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　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緇撮緇布冠也箋云臺夫須也者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臺如字爾雅作臺草名笠音立緇側其反撮七活反夫音符本亦作扶

彼君子女綢直如髮　密直如髮也箋云彼君子女者謂都人之家女也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綢直留反密也致直置反本亦作緻隆俗本作降殺所界反又所側反

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箋云疾時皆奢淫我不復見今士女之然者心思之而憂也○我不見第二章作不見後三章作弗見一本四章同作不字說音悅

疏　彼都至不說　正義曰言彼明王之時都邑之

都

人有士行者以臺草爲笠緇布爲冠以撮持其髮是儉而且節此都人之行如是則爲君子之人矣彼都人君子之家女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人之頭髮然其本末無隆殺言其性行終始不變也今既不然士女淫泆我今不復得見古之都人士女德行如是亏由此我心不歡說而憂心思古也○傳臺所至布冠　正義曰臺草名可爲笠則一也而傳分之者笠本禦暑故良耜曰其笠伊糾因可以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事焉以緇撮爲一知臺笠不二矣○箋以臺至且節　正義曰禹貢有島夷卉服彼卉者是草之總名但島夷居下濕而常服之此臺草之一名亦卉也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則草笠野人之服是賤者也前貢裘則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各李其一而言之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不用美物故云儉言撮是小撮持其髮而已是且節也鄭知取此義者以上言狐裘即述其容貌言行此下不述言行故舉其冠笠以表節儉也案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冠而敝之可也注云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布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則此應始冠而敝之今都人以爲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服緇布故詩人李而美焉故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當爲

緇則緇亦得爲紂帛何知非紂帛爲玄冠而言緇布者以緇雖古布帛兩名但字從才者爲帛從甾者爲布此言緇故知非帛且若是帛爲玄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故士冠礼云緇布冠頍項注云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緇亦由固頍爲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是緇布冠制小故言撮以此益明非玄冠言然緇布冠制自當小言明王之時儉且節者解不著玄冠而著緇布之意故雖礼制之小亦由儉節而著之○傳密直如髮 正義曰傳變綢言密則以綢爲密也綢者綢緻之言故爲密也○箋彼君子至隆殺 正義曰文承於上故以彼君子女謂都人之家女也以密在於心故言情性直見於外故言操行謂所操持之行跡也能始終不斷故言本末無隆殺定本隆作降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琇美石也箋云言以美石爲瑱瑱塞耳○琇音秀徐又音誘瑱他見反

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尹正也箋云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礼法○吉毛如字鄭讀爲姞其吉反又其乙反

我不見兮我心苑結箋云苑猶屈也積也○苑於粉反徐音鬱又於阮反

疏 彼都至苑結○毛以爲言彼明

言

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充耳以琇之美石實其耳是其有
常制也彼都人有君子之德其家之女謂之正直而嘉善矣
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爲之苑然屈如繩索
之爲結矣○鄭唯尹姑爲異餘同○傳琇美石 正義曰淇
奧傳曰琇瑩美石說文云琇美石次玉也然琇是美石之名
耳而此傳俗本云琇實美石者誤也今定本毛無實字說文
直云琇石次玉則實非玉名故王肅云以美石爲瑱塞其
耳義當然也淇奧說武公之服以琇爲充耳此都邑庶人亦
用琇者禮天子以純玉諸侯以下則玉石雜衞風自李石言
之其實玉多而石少非全用石也此則庶人無玉用石而已
其用之石則與諸侯之同名故俱言琇也○傳尹正 正義
曰釋言文王肅云正而吉也易繫辭云吉人之辭寡○箋吉
讀至礼法則 正義曰言謂之者是相成事而謂之故易傳也
尹既是姓則吉亦姓也故讀爲姑美其人而謂之尹姑者以
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知者節南山云尹氏太師常
武經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爲公
卿明與周室爲昏姻也韓奕云爲韓姑相攸言汾王之甥是
姑與周室爲婚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姑
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姑耦明爲舊
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既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

替是有禮法矣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姞也孫毓云尹氏姞氏衰世舊姓豈必能賢寀篇義思古之人則所言皆斥明王之時不得以衰世爲難矣**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厲帶之垂者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帶音帶本亦作帶厲毛如字鄭當作裂音列卷音權注及下同蠆敕邁反又敕界反共蠆蟲也通俗文云長尾爲蠆短尾爲蠍蠍音虛伐反鞶薄寒反鞶音鞞本又作蠆呼莫反揵其言反又音虔漢書音義云揵舉也又渠偃反一音其蹇反上時掌反**我不見兮言從之邁**箋云言亦我也邁行也我今不見士女此飾心思之欲從之行言已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

疏 彼都至之邁○毛以爲言彼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垂其帶之飾而有厲然言其服飾有常也彼都人君子之家女乃曲卷其髮末如蠆之尾言其容儀有法也今之士女皆奢淫不然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如是儀飾以是故心中思之我欲從之其當自殺以行而求古人言己憂悶不能自勝也鄭唯以垂帶如鞶裂爲異餘同○傳厲帶之垂者 正義曰毛以言垂帶而厲爲絕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爲

帶之垂者○箋而亦至卷然　正義曰以言如蠆將外物以比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以比帶垂故云而亦如也以蠆已言如故言亦如也如厲如蠆厲者謂如桓二年左傳云鞶厲游纓也彼服虔以鞶爲大帶也鄭意則不然內則云男鞶革女鞶絲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以鄭彼注言之則鞶是囊之名但有飾緣之垂而下名之爲裂以鞶必垂裂以爲飾言帶之垂似之也以紀子帛名裂繻故言厲字當作裂也昭四年左傳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言蠆尾有毒也故以爲蠆虫其末尾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也禮斂髮無髢而有曲者以長者盡皆斂之不使有餘而短者若鬢傍不可斂則因曲以爲飾故不同也定本及集本揵下皆無然字○箋我今至古人　正義曰上言帶髮故言士女此飾也以上章有我心此言從之邁故知心思之彼人已死而欲從之行故知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旟揚也箋云伊辭也此言士非故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髮於禮自當有旟也旟枝旟揚起也○旟音餘揚也

我不見兮云何盱矣箋云盱病

校
異也
故

也思之甚云何乎我今巳病也○盱喜俱反【疏】匪伊至盱矣　正義曰此承上章之文故匪伊之上闕帯髮之文見於下句以法所當然是於礼有之也礼大帶垂三尺是矣此下二句初直不挩後更茢結故欲自殺而未能所以爲病爲事之次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緑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怨曠者君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譏其不但憂思而巳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思息嗣反下皆同【疏】采緑四章章四句至曠者　正義曰謂婦人見夫行役過時不來怨巳空曠而無偶也婦人之怨曠非王政而録之於雅者以怨曠者爲行役過時是王政之失故録之以刺王也經上二章言其憂思下二章恨本不從君子皆是怨曠之事欲從外則非礼故刺之○箋怨曠至非禮　正義曰婦人思夫情義之重礼所不責故知譏其不但憂思而巳欲從君子於外非礼也礼婦人送迎不出門況從夫行役乎雖憂思之情可閔而欲從之語爲非故作者陳其事而是非自見也

終朝采緑不盈一匊興也自旦及食時爲終朝兩手曰匊箋云緑王芻也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蒲手怨

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匊弓六反注本或一手曰匊芻楚俱反草也易以豉反**予髮曲局薄言歸沐**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箋云言我也禮婦人在夫家笄象笄今曲卷其髮憂思之甚也有云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局其玉反卷音權下同又眷勉反沈其言反

疏終朝至歸沐○毛以爲言人有終朝采此綠葉而不能滿其一匊此采者由此人志在於他故也以興此婦人終日爲此家務而不能成其一事者此婦人由志念於夫故也故言我之憂思不暇容飾今不洗沐其髮徒曲卷而已是憂思之甚也薄知我君子之將歸我則沐髮以待之今之不沐由無君子故也○鄭唯婦人身自采綠不與爲異餘同○傳興也至曰匊　正義曰毛以婦人不當在外故以爲興終朝者是終竟於朝故至食時也匊物必用兩手故曰兩手曰匊○箋綠至於事　正義曰綠若難得不盈是常今言其不盈故爲易得而不滿是其憂思不專也以田漁之婦則庶人之妻可自親采故不從毛興也○箋禮婦至待之　正義曰解所以曲卷者禮婦人在夫家當笄此象骨之笄今曲卷其髮則去其笄而不用是憂思甚也此訓言爲我我君子也我則沐以待之此我義勢所加非經言也**終朝采藍不盈一襜**衣蔽前謂

之襜箋云藍染草也○藍盧談反沈力甘反襜尺占反郭璞云今之蔽膝五日爲期六日不

詹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云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詹音占

疏終朝至不詹○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二句言婦人五日一進御於夫言常時以五日爲御之期而望之至六日而不至尚以爲恨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李近以喻遠也鄭以上二句爲賦也自與前同下二句言婦人本與夫以五月之日爲還期今六月之日而不至是爲行役過時所以怨曠憂思○傳衣蔽前謂之襜正義曰釋器文也李巡曰衣蔽前衣蔽膝也○箋藍染草正義曰以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於藍月令仲夏無刈藍是可以染之草○傳婦人五日一御正義曰內則云妾雖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傳之所據也傳以彼文不辨尊卑則通及庶人王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傳意或然也其天子諸侯御之日數則傳無文焉婦人之思夫必過時乃怨曠毛雖云五日一御不必夫行六日便即怨也當是假御之期日以喻過時耳孔晁自傳因以行役過時刺怨曠也故先序家人之情而以行役者六日不至爲過期之喻非止六日毛意當然也鄭五日之御則不然故內則注

云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
兩媵則四日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是鄭以五日爲諸侯
制孔大夫以下御婦人之日限也其天子則天官九嬪掌婦
學之法以教九御注云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凡群妃
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
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
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
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敬月紀是
鄭差後宮之數爲天子御日之文也以御女八十一人而言
九御知當九夕以數準之故九嬪以下皆九人當一夕也夫
人自然三人當一夕是十五日一徧與望數相當故云然亦
者亦望之日數以其相當故因引孔子之言以證之后皆取
其盛者故知早者宜先謂月初也望後則月光盛故知反之
是以內則之注亦先始娣從卑者起由準此也諸侯夫人則
亦望前先卑望後先尊至望而夫人一進望後亦如之以此
推之則大夫一妻二妾三日一御士有妾二日一御庶人多
　　無妾其妻每夜而進之此所以與毛異也○箋婦人至憂思
　正義曰箋解婦人所以怨曠之意由過時故也則此過時
之言故不爲日數也雖言以日爲喻五日一御非庶人之禮
又其喻懸而不據故易傳云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

曰是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過時所以爲憂思也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箋云之子是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韔弓其往釣與我當從之爲之繩繳今怨曠自恨初行時不然○狩尺救反韔勑亮反弢也沈洽亮反本亦作鬯釣音弔綸音倫繫音灼亦作繳同與音餘下同爲于偽反下同

疏之子至之繩　正義曰婦人既思夫不見海本不隨之共行云我本應與之俱去若是子之夫往狩與我當與之韔其弓謂射訖與之弛弓納于韔中也是子之夫往釣與我當與之綸之繩謂釣竿之上須繩則已與之作繩今不見而思故悔本不然○箋綸釣繳　正義曰釋言云綸綸也則綸是繩名弋是繫繩於矢而射謂之繳射則釣繳者謂繫於釣竿也經云言綸之繩謂與之作繩此猶今人接綖謂之繩綖也說文云繳生絲縷也則釣與弋射其繩皆生絲爲之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箋云觀多也此美其君子之有技藝也釣必得魴鱮魴鱮是云其多者耳其衆雜魚乃衆多矣○魴音防鱮音敘觀古玩反注同韓詩作覩技其綺反

疏其釣至觀者　正義

曰既恨不從君子狩釣故此又說其釣之技上兼有狩此徧言釣者因上釣文在下接而申之耳此不從之行而知其變多者言本在家之釣非謂役中時也俗本作觀覯誤也定本集注並作多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廢此恩澤事業也○膏古報反下同召上照反注及下同

疏黍苗五章章四句至之職焉○正義曰作黍苗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不能如陰雨膏澤潤及天下其下卿士又不能行召伯之職以勞來士衆臣之廢職由君失所任故陳召伯之事以刺之也膏潤者以君之恩惠及下似雨澤之潤於物然水之潤物又似脂膏故言膏潤也此敘君臣互文以相見言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則王不能膏潤天下謂不能如宣王也以經言召伯不言宣王故敘因而互文以見義也此皆反經而敘之首章上二句是宣王之能膏潤也下二句以盡卒章皆召伯之職也言卿士不能行則召伯時爲卿士矣故國語韋昭注云召公康公之後卿士也佐

傳服虔注云召穆公王卿士是也經言召伯亦作上公爲二
伯以兼卿士耳。箋云陳至事業　正義曰召伯之爲卿士
宣王時也故知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
廢此恩澤事業也膏潤是恩澤召伯之職是事業故並言爲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興也芃芃長大貌箋云興者喻天下之民如黍苗然宣王能以恩澤育養之亦如天之有陰雨之潤○芃蒲東反一音扶雄反長張丈反**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悠悠行貌箋云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將徒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能勞來勸說以先之○勞力報反注及下篇注同營謝一本作營謝邑將徒役一本作將師旅來音賚說音悅又始說反

疏芃芃至勞之　正義曰言芃芃長大者是黍苗也此黍苗所以得長大者天以陰雨之澤膏潤之故也以興宣王之時悅樂者是衆人也此衆人所以得悅樂者由王以恩惠之澤養育之故也以黍苗之仰膏雨猶衆人之仰恩惠是宣王能膏潤天下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又其時之人在國則蒙君之恩澤其行又得臣之勞來故言悠悠衆多而南行者是營謝邑之人召伯則又能勞來勸說以先之言知人之勞苦也今幽王之時人苦而臣不知又刺之○箋宣王至先之　正義曰以嵩

高言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肅謝功相當故知此南行謂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也此言南行是本其始去而勞之故言召伯則能勞來勸說以先之謂閔其勤勞身先其苦也我行既集蓋云歸哉謂事訖而勞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任者輦者車者牛者箋云集猶成也蓋猶皆也營謝轉餫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其所為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刺今王使民行役曾無休止時○任音壬注同輦力展反沈連典反餫音運輓音晚傍薄浪反為于偽反

疏「我任」至「歸哉」○正義曰上言南行為總此言行中之別從召伯之南行其轉運謂有我負任者我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我召伯所為南行之事既成謂營謝畢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言宣王之時功役有期旦司其戰今王役無休止旦璺其事故刺之○傳任者至牛者 正義曰傳言此四者明任輦車牛則各有其人故事別歷言之○箋蓋猶至止時 正義曰蓋者疑辭亦為發端孝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敢專決礼記礼器云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末句不為發端而

其上歷陳四事故爲皆也下章美召伯營謝之功任輦車牛是轉運所用故營謝邑轉運之役也有負任者謂器物人所負持生民云是任是負文別爲二故箋以任爲抱此一者以相對則任在前負在背此任謂人所提荷隨其所在揔之皆爲任也輦車人輓以行故云輓輦者有將車者此轉運載任則是大車以駕牛者也有牽傍牛者秋官罪隸職云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此營謝即封國也宜使罪隸牽其牛也旣云將車者車中有牛而將之而別云牽傍牛者此牛在輂之外不在輂中故別牽傍之地官牛人云凡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注云牽傍在輂外輓牛也人御之彼雖非封國要牽傍亦在輂外以此知不與將車同也箋以召伯所勞當是勞人故歷言其事以表其名自別人又以罪隸之方參之知牛爲牽傍與車不同也此舉其歸反以刺今使人行役曾無休止之時下章從此可知故略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旣集蓋云歸處徒行者御車者師者旅者箋云步行曰徒召伯營謝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

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士卒尊怱反一本作士衆從才用反下同 疏 傳徒行至旅者正義曰傳亦見四事別而分以言之旅屬於師徒行御車還是師旅之人而經別之者以其所司各異故亦歷言以類上章也釋詁云徒御不驚以徒爲輦者也此上我輦異章故知徒行也○箋召伯至旅御正義曰此言師旅故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徒行者有御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夏官序文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定四年左傳文彼文無諸侯之制一句鄭亦以義言之明天子之卿與諸侯同故有師也彼傳君行師從謂嘉好之事服虔云謂朝會同杜預云謂朝會此雖作役非征伐故同嘉好之事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謝邑也箋云肅肅嚴正之貌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美召伯治謝邑則使之嚴正將師旅行則有威武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土治曰平水治曰清箋云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又刺今王臣無成功而亦心安○治直吏反下同相息亮反 疏 傳土治至曰清　正義曰此下傳亦然五土有十等獨言原隰者以其最利於人故

特言之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疏隰桑四章章四句至事之　正義曰君子在野經上三章上二句是也言小人在位無德於民是亦小人在位之事也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者即上三章下二句及卒章是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興也阿然美貌難然盛貌有以利人也箋云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可以庇廕人興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覆養之德也正以隰桑興者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枝葉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難乃多反庇必利反又彼倫反廕於鴆反既見君子其樂如何箋云思在野之君子而得見其在位喜樂無度○樂音洛注下皆同疏隰桑至如何　正義曰言隰中之桑枝條其阿然而長美其葉則其難然而茂盛其下可以庇廕人休息者得其涼也以興野中君子其身有美德可以

覆養人事之者掌其利也既隰中之桑盛如此則原上之桑亦能然是亦可以庇陰也猶野中君子德如是則在位小人不能然爲不能覆養也由小人在位而無德故今思見在野君子而尊事之若既得見在野之君子置之於位我則其爲喜樂知復如何乎言其樂之甚也○傳阿然至利人 正義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故爲美貌難爲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柔軟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由葉茂而蔭厚所以庇蔭人息者得其涼之利故言難然有以利人言有此蔭涼以利人以喻君子之亦有德澤以利人也○箋隰中至於民 正義曰以有阿之下別言其葉則阿非葉狀故枝條長美菀柳云不尚息焉則知舉此茂美亦取庇蔭爲喻故興在野君子有德美之德也知反求此義者以序言小人在位君子在野爲相對今舉隰而無原故知有反求之義以比小人無德於民矣詩中單言隰者多矣若隰有萇楚不必反以對原唯義所在故不同故夏書傳曰下濕曰隰隰桑非能水之木而言隰桑美者以桑不宜在水之地宜在隰潤之所隰之近畔或無水而宜桑以今驗之實然者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沃柔也○沃烏酷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

有幽幽黑色也幽於虯反旣見君子德音孔膠膠固也箋云君子在位民附仰之其教令之行甚堅固也○膠音交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箋云遐遠謂勤藏善也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臧鄭子郎反王才郎反

疏箋孔子至誨乎正義曰引論語者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中心善之故心不能忘其義略同故引以爲驗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申姜姓之國也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謂幽后孽支庶也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已不正故也○華音花取七與反孽魚列反爲于僞反適

音的

【疏】白華八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白華詩者周人所作以刺幽王之后也幽王之后褒姒也以幽王初取申女以爲后後得褒姒而黜退申后褒姒妾也王黜申后而立之由此故下國諸侯化而微之皆以妾爲妻以支庶人孽代本適之宗而幽王弗能治而正之使天下敗乱皆幽后所致故周人爲之而作白華之詩以刺之也申后之黜幽王所爲而刺褒姒者言刺褒姒則幽王之惡可知以褒姒媚惑以至使申后見黜故詩人陳申后之被疏遠以主刺后姒也帝王世紀云幽王三年納褒姒八年立以爲后則得在三年而黜申后在八年此詩之作在見黜之後經八章皆言王遠申后是得褒姒而黜申后之事也下國化之即五章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是也此詩主刺王之遠申后但王爲此行則爲下國所化故經略文以見意序具述其事以明之○箋申人姜至正故　正義曰欲明申爲國名故云姜姓之國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國語史記有其事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爲字也以申褒皆爲王后故辨之云是謂幽后以其被刺明褒姒矣孽者蘗也樹木斬而復生謂之蘗以適子比根幹庶子比支孽故孽支庶也中候曰無易樹子注云樹子適子玉藻云公子曰臣孽注云孽當爲枿文王曰本支百世是適子比樹本庶子比支孽也宗適子者以適子當爲庶子之所

白華

宗故稱宗也王以褒姒代申后下國化之正以妾爲妻耳并
言以孽代宗者既以妾爲妻母愛者子伯服則妾之所生代
適子故連言之鄭語云而嬖是女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又
曰王欲殺太子以求之申是幽王亦以伯服代太子故爲下
國所化也天子執生殺之柄所以不能治下國者以己不正
故也昭四年左傳椒舉云無瑕者可以戮人是己不正不可
以治人也**白華菅兮白茅束兮**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箋云白華於野已漚名
之爲菅菅柔忍中用矣而更取白茅收束之茅比於白華爲
脆興者喻王取於申申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褒姒
褒姒爲孽將至滅國○菅音姦漚烏候反柔也忍音
刃脆七歲反又音毳任妃后音壬一本作任王后**之子**
之遠俾我獨兮箋云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王之遠外我不復答耦我意欲使我獨也老而無
子曰獨後褒姒譖申后之子宜咎奔申○遠于願反下注遠
善同又如字注及下皆同俾必爾反復扶又反譖側鴆反咎
音柩**疏**白華至獨兮○毛以爲言人刈白華已漚以爲菅又
取白茅纏束之兮是二者以絜白相束而成用與婦
人有德已納以爲妻兮又用禮道申束之兮是二者以恩禮
相與而成嘉禮者即端成絜白之謂令之子幽王遠外我申

后不復荅耦我意欲使我獨老而無子兮是不以㬎白恩禮相申束使已菅茅之不如也○鄭以爲言人既刈白華已漚爲菅柔韌中用兮何爲更取白茅收束之兮以白茅代白華則脆而不堪用也以興王既聘申女已立爲后禮儀充備兮何爲更納褒姒褒姒變寵之兮以褒姒代申后則妬而將滅國也寵褒姒以黜申后似取白茅而棄韌菅故以爲喻餘同○傳白華至爲菅 正義曰白華野菅釋草云白華野菅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此白華亦是茅之類也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爲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爲野菅也王肅云白茅束白華以興夫婦之道宜以端成絜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也傳意或然○箋白華至滅國 正義曰箋以序言得褒姒而黜申后明以菅茅相比故以韌脆爲喻以菅漚之明韌也茅不漚故脆也言取白茅收束之言收束以擬用非以束白華也茅雖比菅爲脆其實茅亦不可用七月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是茅可以爲索與者以善惡相比爲喻耳○箋之子至棄申

正義曰遠是遠申后故之子斥幽王以遠即連言獨故以不復荅耦解之也老而無子曰獨王制文也其後褒姒譖申后之子宜咎宜咎奔申解其獨之意以申后雖有子王用褒姒之讒使之奔申是王欲殺之而使申后無子探王此意故雖有子亦名爲獨也

英英白雲露

彼菅茅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箋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爲菅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英如字韓詩作泱泱同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步行猶可也箋云猶圖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其變之所由爾昔夏之衰有二龍之妖卜藏其漦周厲王發而觀之化爲玄黿童女遇之當宣王時而生女懼而棄之後褒人有獻而入之幽王幽王嬖之是謂褒姒○夏户雅反漦士其反沫也又尸鬙反爾雅云漦盞也盞音鹿黿音元嬖補悌反又必計反疏英英至不猶○毛以爲上既言王不以禮已失菅茅申束之義故因言菅茅之蒙養英英然者是與潤之白雲下露潤彼菅之與茅使之得長是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然天不遺物尚養彼菅茅天何爲獨行艱難於我申后令之子幽王不可於我而見黜退不得覆養是菅茅之不如也○鄭以爲英英之白雲降露潤養彼可以爲菅之白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蒼天下妖氣生彼可以爲后之褒姒令與申后相換代也天生褒姒以惑周若雲之養茅以亂用則爲天下之妖然其妖本自夏世以至於周時是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之子幽王何故不圖其變之所由來而寵之以代后將至於滅國乎○傳英英

至覆養　正義曰以英英連白雲故爲白雲貌言雲露亦有雲
者以雨必有雲言亦亦雨也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
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
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旦爲昏亦是露之雲也霜露所
霑是天地之氣故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謂養萌芽以成大
無不覆養巨細皆潤之故菅茅悉蒙養也○箋白雲至見黜
正義曰箋以上章言取茅而棄菅喻寵褒姒而黜申后故
此章又申之言天養彼可以爲菅之茅使茅與白華相亂易
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退以此喻爲切故易傳也
○傳步行猶可　正義曰畢足謂之步故爲行也猶可釋言
文　王肅云天行艱難使下國化之以倡爲不可故也侯苞云
天行艱難於我身不我可也如肅之以言與上章不類今以侯
爲毛說褒姒○箋天行至褒姒　正義曰上既以露雲養茅喻天
生褒姒褒姒從來爲遠故言天行艱難以結之言天行艱難
之妖久矣責王不圖其變之所由也若然天故行妖以戒周
則之非所能拒而令王圖之者以天時人事理亦相符若人能
改脩德行則可妖變爲祥太戊桑穀即其事也且王與戒實
有天期要忠臣列士不可委之上天黙然不諫龍逢比干皆
伏死以爭故詩人諷詠亦勸王之諫也昔夏之衰以下之士
皆出外傳鄭語曰宣王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

是宣王聞之有夫婦也是器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
而非王子也懼而弃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爲
入天之命此乆矣其何爲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
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
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
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
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王使婦人下幃而譟之化爲玄黿
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
生不夫而育故懼而弃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
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于王而嬖是
女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此其丈也彼韋昭注曰褒人褒君
共處曰同二君先君也漦龍所沫也龍之精氣也厲王之末
流彘之歲也裳正幅曰幃譟讙呼也黿或爲蚖蚖蜥蜴也毀
齒曰齔未既齔未畢也女七歲而毀齒孕姙身也女十五
而笄也由此言之昭以黿非陸地之物故云或爲蚖蜥蜴也
以其言未故爲流彘之歲若流彘之後則越去王都不得復
觀之矣帝王世紀以爲幽王三年嬖褒姒褒姒年十四若然
則宣王立四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一年而生其生在
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流彘之歲爲共和十四年而後宣王
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彘之歲爲五十年流彘時童妾七

歲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腹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尚四十二年而生作爲妖異故不與人道同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

滮流貌箋云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意於申后滮池之不如也豐鎬之間水北流。滮符彪皮休二反浸子鴆反字亦作寖殖市力反鎬户老反

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箋云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申后見黜褒姒之所爲故憂傷而念之。歗音嘯本亦作嘯妖古卯反本又作妖一音於驕反

疏

箋池水至北流浸者蒙潤之言稻

正義曰以又能水之物此刺申后見黜而以此喻之故知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於申后滮池之水不如池言其北流是自所觀見此詩周人所作則此池是周池之水故云豐鎬之間水北流文王有聲箋云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然則豐鎬之間唯豐水耳而謂之池者家語云今池水之大誰知非泉焉召旻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則池者下田畜水之處且言浸者不得在豐水之中則此池在豐水之左右其池汙下引豐以漑灌故言浸彼稻田也池水當得停而亦言其北流者以池上引豐水亦北流浸灌既訖又決而入豐亦爲北流鄭直云水北流不指言豐明池水亦北流也。箋碩大至念之正

義曰以此嘯傷而思之是念其不當然也又言彼以外之妖

妖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言爲妖大之人王肅云碩大人謂

申后也孫毓云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毛既不爲之傳意當與鄭同

樵彼桑薪

卬烘于煁 卬我烘燎也煁烓竈也桑薪宜以養人者也箋云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饔饎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於烓竈用炤事物而已喻王始以禮取申后禮儀備今反黜之使爲卑賤之事亦猶是○樵但焦反卬五綱反烘火東反徐又音洪說文巨凶甘凶二反孫炎音恭煁市林反燎音了又力弔力召二反烓音恚又口迥反郭云三隅竈也說文云行竈也呂沈同音口穎反何康瑩反顧野王口井烏攜二反炊昌垂反注同饔於恭反饎尺志反爨七亂反食音嗣招音照卑如字下又卑兮反并注同

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疏 樵彼至我心 ○正義曰有人樵取於彼桑木之薪不以炊爨云我用之燎於煁竈招物而已桑薪薪之善者宜以炊爨而養人今不以炊爨反燎于煁竈失其所也以與幽王娉納彼申國之女不以爲后反黜之使爲卑賤之事而已申女之有德宜居王后之位而母養天下今不以當尊反黜爲卑賤非其宜矣申后之見黜褒姒之由故思褒姒言彼妖

黜 饎

大之人褒姒由此而廢申后實勞病我之心○傳烘燎至養
人正義曰烘燎釋言文舍人曰烘以火燎也釋言又云煁
烓也舍人曰煁烓竈也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然則烓者無
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爲此竈上亦燃火照物若今之
火爐也以桑薪爲善比之申后言宜以養人猶申后宜以母
養天下也○箋人之樵取至亦猶是　正義曰少儀云抱樵
注云未燃則樵燃者薪之一名但諸事皆反其名以名其事此
樵彼桑薪猶薪是穫薪也此以燎煁爲不宜明其宜炊爨也
故知宜饔饎之爨饔以煮肉饎以炊飯雙言之也煮肉亦言
炊者以炊燃火之名故可以通焉以爲美食故可以養人申
毛義也以桑薪之善故喻申后之禮儀也申后爲后得以養
人爲喻者以后正位於內則化行於外天下蒙澤而得其利於
是爲母而養之
故爲喻也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

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箋云王失禮於外
而下國聞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鳴鼓鍾於宮中
而欲外人不聞亦不可止○聞音問見賢遍反

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邁邁不說也箋云此言申后之忠於王也
念之懆懆然欲諫正之王反不說於其所
言○懆七感反說文七倒反云愁不申也亦作慘慘邁如字
韓詩及說文竝作怖怖孚吠反又孚葛反又匹代反韓詩云

意不說好也許云很怒也說音悅下同疏鼓鍾至邁邁　正義曰言有人鼓擊其鍾于宮內其聲必聞于外擊
鍾而欲外之不聞不可得也以興王既黜其后于宮內其
化必流于天下廢后而使天下之不傚王亦不可得也言王
之失德將化流天下何以廢申后乎又言申后之忠於王申
后念子幽王之惡慘慘然欲諫正之是其可愍何爲王反視
我申后邁邁然不悅其所言乎○箋此言至所言　正義曰
邁邁是不悅之狀爲王所不悅者唯申后耳故以我爲申后
反以相對故以子爲幽王慘慘非悅順之辭故知欲
諫正王惡是其忠也因諫而邁邁是不悅其所言也**有鶖**
在梁有鶴在林鶖禿鶖也箋云鶖也鶴也皆以魚爲美食者也鶖之性貪惡而今在梁鶴絜白
而反在林興王養褒姒而餒申后近惡而遠善○鶖音秋**維**
鳥名鶴呼各反禿吐木反絜音結餒奴罪反近附近之近
彼碩人實勞我心疏有鶖至我心　正義曰有禿鶖之鳥在於魚梁之上有鳴鶴之
鳥在於林木之中然鶖也鶴也皆以魚爲美食鶖之性貪惡
而今在梁以食魚鶴之鳥絜白而反在林中以飢困以其有
褒姒之身在於寵位有申后之身反在卑微然褒也申也皆
以后爲尊貴褒姒性邪使今在位而得寵申后脩禮儀反卑

賤而飢餓言王近惡而遠善非其宜也以此維彼妖大之人實勞亂我之心曲矣○箋鶖鶖也至遠善　正義曰此皋二鳥明喻二人易稱鳴鶴在陰是善鳥也故喻申后鶖鳥實惡鳥以興褒姒今鶖言梁鶴言林是皋鶖在梁得魚對鶴在林無魚故知皆以魚爲美食爲喻也既以食爲喻故知喻所養言王養褒姒而餓申后是近惡而遠善近者養之遠則餓之故又以近遠言之猶梁林非一處者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箋云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別彼列反下叚嫁反下同

之子無良二三其德箋云良善也王無荅耦已之善意而變移其心志令我怨曠○令力成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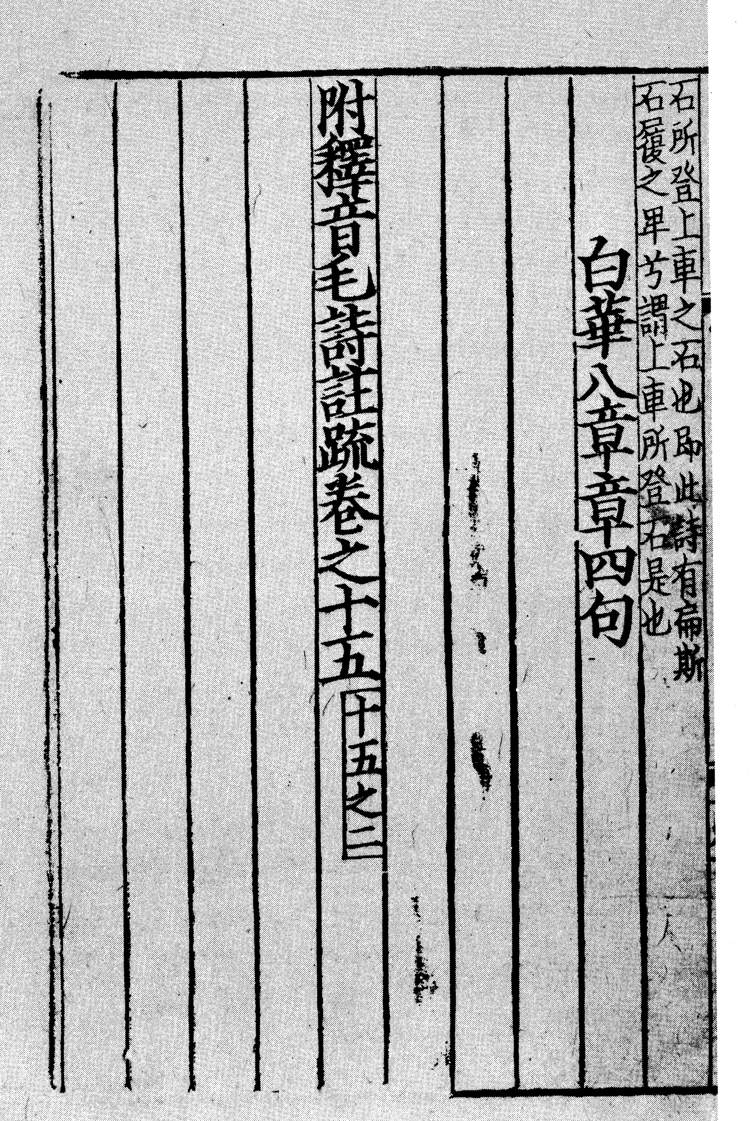
疏 鴛鴦至其德　正義曰以王非義黜后故以義責之言有鴛鴦之雄鳥在於魚梁尚斂其左翼是左翼斂在右翼之下爲雄下雌之義故恩情相好以成匹耦以興夫妻聚居男當有屈下於女爲陽下陰之義故能禮義相與以成家道今幽王何爲不卑下申后以成夫婦乎之子幽王反無荅耦我申后之善意秉心不一而二三其行以爲於德變易其心志令我申后怨曠夫鴛鴦斂翼相下之義也○箋斂左至家道　正義曰言斂其左翼是左

翼在下故知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别者以翼知之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皆鳥文也以陰陽相下故似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也此經戢其左翼據雄者而言喻幽王當下申后耳故其言不及雌但鄭因右掩左而欲辨其雌雄故并引爾雅而解之見夫婦皆當相下也男有下女之禮者即就而親迎之類是也周易及下允上咸為夫婦之卦其彖曰止而説男下女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 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箋云王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以履石申后始時亦然今也黜而卑賤○扁邊顯反又必淺反

之子之遠俾我疧兮 疧病也箋云王之遠外我欲使我困病○疧徐都禮反又祁支反

疏 有扁至疧兮 正義曰作者以王黜申后故覩其昔日所乘之石而傷之言有扁扁然升之以乘車者此石也申后嘗履之今忽然見黜而卑不復得履之是其所以可傷也之子幽王之遠外我申后欲使我申后困病兮故傷之○傳扁扁至履石 正義曰有扁斯石文連履之故知扁乘石貌乘車之時履此石而上故謂此石為乘石上車履石之貌扁扁然也又言王乘車履石者言乘車之得履石唯王為然今申后履之是其貴將與王同故繫王言之夏官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



石所登上車之石也卽此詩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謂上車所登石是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之十五〔十五之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五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士之
祿薄或困乏於資財則當賙贍之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
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緜蠻面延反下如
字飲食上於鴆反下音嗣篇內皆同注如字介音界賙音周贍市豔反【疏】緜蠻三章八句至是詩　正義曰緜
蠻詩者周之微賤之臣所作以刺當時之亂也以時大臣卿
大夫等皆不用仁愛之心而多遺棄忽忘微賤之臣至於共
行不肯飲食教載之謂在道困乏渴則不與之飲飢則不與
之食不教之以事不載之以車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是國政
昏亂所致故作是緜蠻之詩以刺之也言刺亂者不為已困
而私以責人是王法為失故言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
賤敘其為亂之意於經為總指而言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
不肯飲食教載之為三章下四句是也由其不然故經所以

反而責之不言誨之者以教誨相對則爲二散則相兼故略之以便文。箋微臣至刺之　正義曰以微臣臣之微賤者唯士爲然府史則官長辟除不在臣例大夫則爵尊祿重是爲大臣故知臣謂士也士之作詩亦應多矣此篇獨言微臣者以爲此大臣遺忘微賤而刺之義取於微故言之也又解所以怨大臣遺忘之者以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以士之祿薄或困乏資財則當賙贍之以不賙餼爲遺忘也知士爲末介者以爲賓而作介猶爲主而作擯以聘禮及聘義皆言士爲紹擯繼於卿大夫之末爲末擯故知出行作末介也王制說班祿之法下士食九人中士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公私雜費有不足故云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也言或容有不困者也大臣不用仁心非王身之過列於王雅而言刺亂故解其所由自幽王之時國亂禮廢以下是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　興也緜蠻小鳥貌丘阿曲阿也鳥止於阿人止於仁　箋云止謂飛行所止託也興者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處昌慮反

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箋云在國依屬於卿大夫

之仁者至於爲末介從而行道路遠矣我罷勞則卿大夫之
恩宜如何乎渴則予之飲飢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
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後車載之後車倅
車也○罷音皮下同倅七對反副車【疏】緜蠻至載之 正義曰言緜蠻
然而小者是黃鳥也此黃鳥飛行則止于丘阜之曲阿安靜
之處者而自託息焉以輿微賤者小臣也我小臣之動止亦
當擇大臣有仁厚愛養之德者而自依屬焉既擇大臣之仁
者依屬焉至於大臣聘使則爲末介從之而行其道路之上
亦云遠矣我罷勞矣則卿大夫之恩宜如何乎渴則當飲之
飢則當食之事未至則教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彼在後
之倅車謂之使載之大臣之於小臣其義當然今大臣何爲
遺忘已而不肯飲食教載之○傳緜蠻至於仁 正義曰緜
蠻文連黃鳥黃鳥小鳥故知緜蠻小貌釋丘云非人爲之丘
李巡曰謂非人力所爲自然生爲丘也釋地云大陵曰阿則
丘之與阿爲二物矣而以丘阿爲曲阿者以下丘側丘隅類
之則丘阿非二物也卷阿云有卷者阿知丘阿是丘之曲中
也此爲大臣無仁心而作故知鳥止於阿似人止于仁○箋
正謂至屬焉 正義曰鳥必飛而後止故知止謂飛行所止
託也以鳥是有畏之物故知取安靜之處而託息焉大宰注
云鳥知擇岑蔚安間而止處之與此同也此黃鳥刺大臣不

用仁心故知喻小臣當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小臣而得擇大臣依之者以臣雖君之所置而貴賤不等小臣當依屬大臣論語云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是得以已情擇而依之也然則此微臣自擇不得人而責之者以己本親之與其恤己但當時國亂禮廢臣皆不仁已雖擇之猶不免困所以刺上也○箋在國至倅車○正義曰此微臣隨大臣而行言道之云遠是必聘使諸國故爲介從也聘問之介當是君所命遣而得自以已意在國依屬出則從行者或使王所自引或君知其依屬而遣之也言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載之四者語便之常故隨文爲次教誨雖於人無費而無仁心亦不肯也故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是不愛則不誨也教誨一也別言之事有至與未至故箋因其文之先後而分以充之云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從行遠道不應初即無車故言車敗則載之以士無倅車故也後車倅車者明後爲副也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此是聘問之事宜與朝祀同名當言貳車言倅者周禮以相對而異名其實貳倅皆副也散則義通故以倅言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箋云丘隅丘角也豈敢憚行

畏不能趨箋云憚難也我罷勞車又敗豈敢難徒行乎畏不能及時疾至也○憚徒旦反下同難乃旦反下同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箋云丘側丘旁也豈敢憚行畏不能極箋云極至也○極如字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不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瓠戶故反牢老刀反饔於恭反字又作饔餼許氣反腥音星

疏瓠葉四章章四句至廢禮焉○正義曰瓠葉詩者周大夫所作以刺幽王

也以在上位者棄其養賓之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之
物而不肯用之以行禮故作詩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
而廢其禮焉言古之人賤者尚不以微薄廢禮則當時貴者
行之可知由上行其禮以化下反駁今上棄其禮而不行也
今在上者尚棄禮不行卑賤者尚廢之明矣舉輕以見重是作
者之深意也經四章皆上二句言湆羞之薄下二句言行禮
之事是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也。箋云牛羊豕至賓客
正義曰孝經云三牲之養則牲兼三畜故牛羊豕曰牲也公
劉曰執豕于牢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
牢芻之三月牢者牲所居之處故繫養者爲牢也天官內外
饔皆掌割亨之事亨人掌外內饔之爨亨煑肉之名故熟曰
饔既爲熟則餼非熟矣僖三十三年左傳曰餼牽竭矣餼與
牽相對是牲可牽行則餼是已殺殺又非熟故知腥曰餼謂
生肉未煑者也既有饔餼遂因解牽使肉之別名皆盡於此
此與牽饔相對故餼爲腥其實餼亦生哀二十四年左傳云
晉師乃還餼臧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論語及聘禮注云牲
生曰餼而不與牽饔相對故爲生也凡言禮者皆與人行事
經陳獻酢與賓客爲禮故知不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幡幡瓠葉

親庶人之菜也箋云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為飲酒之菹也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為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飲食而曰嘗者以其為之主於賓客賓客則加以之以羞易兌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幡孚煩反亨普庚反注同菹莊魚反行下孟反兌徒外反易卦名也說悅

疏幡幡至嘗之　正義曰幡幡然者是瓠之葉也我君子令人采取之既得而又亨煮之醼以為飲酒之菹也庶人農功畢君子賢者有酒令人酌此酒我當與父兄室人嘗而飲之所以相親愛也言古者不以微薄而廢禮尚亨瓠葉而用之今乃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故以刺之也○傳幡幡至之菜　正義曰士禮有特牲豚豕此止言瓠葉與兔首明非有位之人故言庶人之菜七月云八月斷壺即言食我農夫彼雖瓠體與此為類明亦農夫之菜故箋申之云庶人有賢行者○箋亨熟至講習　正義曰序云不以微薄廢禮下連君子有酒故知亨熟瓠葉者以為飲酒之菹知為菹者以禮飲酒有菹醢故也此美君子行禮而亨庶人之葉故知君子是庶人有賢行者也庶人而能為酒以行禮者以其農功畢則閑而無事於此之時乃為酒漿以合會朋友習行禮事講其道藝故也以民在田畝以無容暇故知農功畢而為之以三時務

農將闕於禮故爲酒會朋友以講習之此酒爲朋友而䜩先言嘗之則未與朋友賓客飲也故知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酒爲朋友所作而與父兄先飲是所以急和親親亦是爲行禮也又解歆酒而曰嘗者以其爲之主於賓客故也以此嘗之言故知爲酒將以會朋友也作酒本爲行禮和親亦是禮事欲見敬重賓客故言嘗以美之以此在獻前又無殽羞明與下章事別故知與父兄室人室人者即家內之小大皆是也賓客則加之以羞者明重得兼輕此父兄直有葅賓客亦有葅又有兔爲之羞鄉飲酒及燕禮是爲大禮雖有牲殽尚有葅醢明賓雖有羞亦有葅故云加之也引易兌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者以此與賓客即朋友也所會朋友必爲講習以易有此言以著義故知此合朋友爲習禮講藝故引以證之講習必非農時故知農功畢意亦出於此文也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

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毛曰炮加火曰燔獻奏也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炮之燔之者將以爲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每酌言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爲酌名○兔他故反一同斯首毛如字此也鄭作鮮音仙白首也炮本作炰白交反

燔音煩近附近之近下遐嫁反

【疏】有兔至獻之。毛以為古人行禮有兔之斯首謂唯有二兔雖微耳尚并毛而炮之加火而燔之以為飲酒之羞君子之賢者有酒令酌之我當以此酒奏獻之於賓以行禮也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今乃有牲牢而不用故刺之鄭唯斯首謂白頭為異餘同。傳毛曰至獻奏　正義曰此官封人云毛炮之豚注云爓去其毛而炮之唯肉炮內則炮取豚若將編萑以苴之故去毛炮之此述庶人之禮傳直言毛曰炮當是合毛而炮之未必能如八珍之食去毛炮之也毛無改字之理斯字當訓為此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一兔兔頭耳然案經有炮之燔之臣有炙之則非唯一兔首而已既能有兔不應空用其頭若頭既待賓其肉安在以事量理不近人情蓋詩人之作以首表兔唯有一兔即是不以微薄廢禮也為肉至薄明是并毛炮之不可爓矣箋言鮮者毛炮之亦當然也加置於火上是燔燒之故言加火曰燔以獻酒者必奏進於賓故言獻奏也。箋斯白至酌名　正義曰鄭以斯首以見兔小與毛為異斯為兔首之色故言斯白也又解斯得為白之意今俗斯白之字當作鮮以鮮明是絜白之義故也鮮而變為斯者齊魯之間其語鮮斯聲相近故變而作斯耳宣二年左傳曰于思于思服虔云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為白頭也畜獸

法

小則毛悅長則色重故言有兔白首兔之小者明其微薄也
炮之燔之者將以爲飲酒之羞羞進也既飲酒而進此炰
肉於賓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羞者因此酒羞並有
言先後之宜且辨經雖先爲羞進則在後也今禮鄉飲酒燕
禮大射皆先進酒乃薦脯醢乃羞庶羞故知然也經言不以
微薄廢禮故先述菹羞酒無厚薄之異故後言之四章皆云
酌言言我也其意云酌酒我當用之若是禮合當然不應每
事言我今每言我則是行用他法故解之言每酌言言者以
禮既不下及庶人而爲之制庶人依準士禮立賓主爲酌名
以行之故每酌道我與賓相亢爲禮以行獻酢酬之名也不
於上章解之者以前直言嘗之無獻酢之名此有獻之故就
而言焉然則嘗之亦云酌言者以酒爲賓作嘗亦行禮故亦
云酌言也禮不下庶人不制篇卷耳其庶
人執鶩庶人見國君走亦往往見於禮焉　有兔斯首燔
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炕火曰炙酢報也箋云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
主人也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　傳
之○炙音隻酢才洛反炕苦浪反何沈又苦郎反　疏　炕
火曰炙　正義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
○箋報者至燔之　正義曰申傳酢報之義故言報者賓既

卒爵先而酌與主人是得主人之獻酌而報之也於一兔之上而經有三種故辨之言凡治兔之所宜若鮮明而新殺者合毛炮之若割截而柔者則鬱貫而炙之若今炙肉也乾者謂脯腊則加之火上燔之若今燒乾脯也柔謂殺已多日而未乾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醻道飲也箋云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 ○醻市周反道徒報反本亦作導同復扶又反俗之一本作俗人

疏 傳醻酒飲 正義曰以醻者欲以醻賓而先自飲以導之此舉醻之初其賓飲訖進酒於賓乃謂之醻也 ○箋主人至勸酒 正義曰傳以醻爲導飲嫌其謂主人自飲爲醻故辨之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以進賓如此乃謂之醻猶今俗人勸酒者俗人亦先自飲而後勸人故云醻之箋皆准鄉飲酒燕禮而爲說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荊謂楚也

舒舒鳩舒鄝舒庸之屬役謂士卒也○漸漸士銜反沈時銜反亦作巉巉下同瞿徒歷反本或作狄叛音畔將率上子亮反下所類反注及後篇將率放此役久病於外一本作役人久病人衍字鄝音刁本又作蔘士卒尊忽反下篇士卒同

【疏】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至是詩　正義曰漸漸之石詩者下國所作以刺幽王也以幽王無道西戎狄共違叛之荆舒之群舒又不來至乃命將率東行征伐之其役士卒已久而疲病勞苦于外故作是漸漸之石詩以刺之下國諸侯之言對天子為上故稱下國也言下國者此詩下國之人所作未必即諸侯之身作之幽王之役人自病而下國作詩刺之者王師出征示使諸侯從已諸侯之人亦病故刺之也定本集本役下無人字其箋注亦無人字俗本有者誤也毛以戎狄叛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荆舒不至下二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于外副上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之言為六句之揔三方皆有征伐而久病獨言東征者以經有東征之文因言以廣之其實戎狄亦伐之也鄭以戎狄叛之經上二章上二句是也荆舒不至上二章次二句及卒章上四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於外三章皆下二句是也以詩言命將東征無伐戎狄之事則不伐戎狄也言不至與叛之則明由叛而不至其義一也下篇言四夷交侵迺

外

旅並起用兵不息則戎狄亦當伐之但自此篇不言之耳○春秋

箋荆謂至士卒　正義曰以楚居荆州故或以州言之春秋經賈氏訓詁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爲荆州亦以其居荆州故因諱而改之亦有本自作荆者非爲諱也春秋公羊穀梁皆言州不若國國賤楚故以荆言之彼自春秋之例其外書傳或州或國自從時便非褒貶也殷武曰維汝荆楚已并言之是楚之稱荆亦已久矣魯頌亦曰荆舒是懲是隨時之名不定也以傳有舒鳩舒鄝舒庸又有舒龍謂之群舒此直言舒不指一國箋又引舒國不盡故言之屬既言將率別云役人故知謂士卒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漸漸山石高峻箋云山石漸漸然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狄衆彊而無禮義不可得而伐也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勞如字

武人東征不皇朝矣箋云武人謂將率也皇正也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之朝於王

疏漸漸至朝矣○毛以爲此時戎狄已叛將率征之與其士卒伐而不息言戎狄之地有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矣又山之與川其間悠悠然路復長遠我等登此高山涉此遠路維其勞苦矣不

但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將率以役人東征征伐荊國之國疲於軍役而病不暇脩禮而相朝矣○鄭以漸漸爲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不可登而上矣以與戎狄衆彊不可得而伐矣其荊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路悠悠然而長遠不維其邦域廣闊又勞勞然矣雖往征之難可卒服武人將率雖受命東征役人罷病以不能正之使朝於王矣○傳漸漸山石高峻○正義曰以漸漸文連之石爲山石之狀又言維其高矣故知爲高峻貌此傳無異與之文正以漸漸乃是上句而於此釋之明以四句爲一事鄭以勞爲遼遼言廣闊之意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勞矣當爲勞苦故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戎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孫毓云篇義言役人久病於外故經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病矣此皆以上四句並爲征戎狄而言俱是述毛爲說傳意或當然也下篇苕之華序曰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何草不黃序曰四夷交侵用兵不息此序言戎狄叛之明其亦伐戎狄傳又據而推之則王基之言非無理矣故據爲毛說若然卒章上四句毛則分之者以豕之與月天地不同故分之則此山川事類故并之○箋山石至卒服○正義曰以漸漸高不可上故喻戎狄彊不可伐也知非戎狄之國高山者以序唯言戎狄叛之不言征伐戎狄則不得歷其國之高山

又荊舒之地山川悠遠而尚伐之不得言戎狄山高不可伐故以喻其衆彊也維其高矣還是漸漸之石高也則知維其勞矣是山川悠遠之勞勞也故曰山川者荊舒之國所處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說此者言其不可卒服故下句言不能正之也廣闊遼遼之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口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旣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毛幷注四句則是以爲一事箋分爲二者以下云武人東征不皇朝矣必上有難征之事乃可言不能正之不得不言荊舒故知山川悠遠是荊舒之地爲下事發端也不幷以四句爲下事之端者以序云戎狄叛之經亦當有其事不得全無所陳故以上二句充之也卒章不分之者以序云命將率東征則荊舒之惡爲甚是詩所主言而下章文勢接連上言涉波下言滂沱俱是水事明其共爲一喻故皆以爲荊舒焉。箋武人至於王 正義曰以序云命將率東征故知武人謂將率也皇王釋言文朝者諸侯見王之辭序云役久病於外明其所將之人罷病不能正之使朝故言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荊舒使朝于王王肅云武人王之武臣征役者言皆勞病東行征伐東國以困病不暇脩禮而相朝此自王肅之說毛意無以見其爲然正以詩中諸言不皇多

爲不暇故存其說代毛耳凡諸侯邦交有相朝之法此將率當是王之公卿不得有相朝之禮且受命出征務服前敵無暇相朝自其常事不當以此爲怨而列於詠歌王氏之義不爲長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卒竟沒盡也箋云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廣闊之處何時其可盡服○卒毛子卹反鄭在律反崔罪回反嵬五回反本作嵬處昌慮反下同**武人東征不皇出矣**箋云不能正之令出使聘問於王

疏 漸漸至出矣○毛以爲時遠征戎狄戎役罷勞言戎狄之地有漸漸然險峻之山石我等登之維其終竟言當徧歷此石也又山之與川其間悠悠然路復長遠我所登歷何時其可盡徧矣由行不可徧故久病勞苦也不但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將率以役人東征疲於軍役而辛苦不暇出而相與爲禮也○鄭以爲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崔嵬然不可登而上矣以與戎狄衆彊不可得而伐矣其荆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里悠悠然而長遠雖往伐之其處廣闊何時其可盡服之矣由此故武人東征之不能正之使出聘問於王矣○傳卒竟沒盡 正義曰釋詁云卒終也終亦竟之義故云卒竟也釋詁又云泯盡也李巡云泯沒之盡泯沒義

同故没爲盡也比經卒没之義略同而維其曷其文異旨維其言已行當竟之曷其憂行不可盡勢相接也○箋卒者至盡服　正義曰箋以上高矣類之則卒亦石之形也故讀爲崒釋山云崒者厓巉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巖者箋云崒者崔嵬謂山巔之末雖音字小異是取爾雅爲說也上章言勞勞廣闊此言不同盡服亦勢相接故上箋云言其不可卒服意取於比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

豕豬也蹢蹄也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箋云烝衆也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蹄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繒牧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喻荆舒之人勇悍捷敏其君猶白蹄之豕也乃率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賤之故比方於豕○蹢音的都歷反烝之丞反將久雨一本作天將雨能奴代反本又作耐駭戶楷反爾雅說文皆作豥古哀反躁子到反離力智反繒在陵反爾雅豕所寢曰繒方言作橧從木音同漣音連一本作瀾力安反悍下旦反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畢噣也月離陰星則雨箋云將有大雨徵氣先見於天以言荆舒之叛萌漸亦由王出也豕既涉波今又雨使之滂沱疾王甚也○滂普郎反沱徒何反注同噣直角反又音晝本又作濁見賢遍反

武人東征不皇

他矣箋云不能正之令其守職不干王命○佗音他

疏有豕至他矣○毛以爲此時征伐戎狄役人勞苦而有豕豬之白蹢進而涉入水之波漣之中矣是在地爲將雨之徵也又値月更離歷于畢之陰星在天爲將雨之候以此徵候果致大雨使其水涉沱而盛矣已等役人遇之尤以疲病不但久勞又逢大雨爲甚苦之辭也又王之武人附率以役人東征伐荊舒之國皆以勞病不暇更有他事矣故不得以相朝禮也○鄭以爲荊舒之人以衆豕其君猶白蹢者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以荊舒之人性好亂又勇悍難制服言有豕之白蹢者須其衆豕離其繒牧之處涉入於水波漣矣以興荊舒之君率其衆民去其禮義之安居於亂亡之危矣豕以性本自能水月復離歷於畢星天又雨之使傍沱矣群豕既得水彌唐突而難制以喻荊舒本自好亂王又爲不善之政以此加陵之矣荊舒既被此政彌彊梁而難服武人雖則東征不能正之使不爲他矣干犯王命是爲他事言不能正之使不干王命○傳豕豬至水波　正義曰豕豬釋獸文釋詁云烝進也言進涉是訓烝爲進也毛以下經月離于畢爲雨徵類之則此亦雨徵也故云天將大雨則豕進涉波水矣并以二經爲雨徵言役人遇雨之勞苦也○箋烝衆至於豕　正義曰烝衆釋詁文豕之性能水言其自好涉

波非雨微也以唐突難禁制喻荆舒之難制服也釋獸釋豕
云四蹢皆白豥孫炎曰蹢蹄也傳已訓蹢爲蹄故箋即以蹄
言之經直云白蹢不云豥則白豥亦不知幾蹄白而箋引此
者以爾雅主爲釋詩詩中言豕白蹢唯此而已故知本以訓
此也馬驚謂之駭則駭者躁疾之言白蹢名之爲駭是躁疾
於餘豕故云則白蹄其中尤躁疾者也駭與豥字異義同釋
獸於豕之下所寢檜舍人曰豕所寢草名爲檜某氏曰臨淮
之謂野豬所寢爲檜李巡曰豬卧處名檜檜是所居之處收
是所食之地故云離其檜牧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
繪與檜音義亦同荆舒之人勇悍捷敏者謂上俗民人勇而
剽悍其舉動便捷敏速以其性輕故好叛難禁制也其君猶
白蹄之豕言其民猶衆豕也乃率其臣民去禮義之安而居
亂亡之危正謂叛也諸侯之朝天子上下相敬是禮義也叛
違王命以致征討是亂亡也豕者言獸之尤穢令以荆舒比
之故賤之比方於豕以其餘興喻立文猶隱比云有豕正是
指斥辭有增疾之旨故知有賤之之意○傳月離至則雨正
義曰以畢爲月所離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月離于
畢即言俾滂沱矣故知月離陰星則雨也洪範曰星有好風
星有好雨者即此畢是也春秋緯說云月離于箕風揚沙則
好風者箕也所以箕好風畢好雨者鄭洪範注云風土也爲

木妃雨木也爲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陽北宮好
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已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
故也鄭知然者以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而休徵肅
時雨若乂時暘若晢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此肅乂晢
謀聖本之五事則肅由貌也爲木乂由言也爲金晢由視也
爲火謀由聽也爲水聖由思也爲土故五行傳以爲貌屬木
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庶徵亦依此貌言視聽思爲
次鄭由此故云雨木氣也春而施生故木氣爲雨也陽金氣
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陽也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
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知土氣爲風以
此知風土雨木皆從妃所好言好是好樂也辯非巳性也此
庶徵寒燠即晦明也加之以陰則爲六氣故五行傳陰屬皇
極故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也而賈逵服虔因此及春秋
緯之文即以風東方雨西方又云陰中央晦北方明南方唯
天陽不變唯晦明所屬爲當餘甚謬矣失之於書傳也○箋
將有至王甚　正義曰此與上經相接爲喻言豕性本自能
水又加以滂沱之雨是豕爾得性益難禁制以喻荊舒本自
好叛加以王之不善是彼彌得志益難威服本言滂沱之喻
唯此而已但詩人言大雨更生一意言月離于畢然從天爲
大雨是滂沱之雨萌漸由離畢也言王爲不善然後荊舒背

叛是叛之萌漸亦由王出也萌者事之初猶物之萌牙漸而成大也豕既涉波今又雨之使滂沱是疾此雨之甚言荆舒自好叛王又使之叛是疾王之甚鄭知然者正以言俾不然言雨足矣何須言使也○箋不能至王命 正義曰他音謂職分之外橫爲餘事棄其所守干犯王命是爲他矣故知不能正之令其守職不干王命即干王命是他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師旅並起者諸侯或出師或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大夫將師出見戎夷之侵周而閔之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苕音條徐音韶草名華音花距音巨難乃旦反下之難同近附近之近 疏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言西戎東夷交侵中國不言南蠻北狄者下篇序曰西夷交侵中國則蠻狄亦侵序於上下相互以明耳言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即序首章上二句之事因之以饑

饑卒章下二句是也閔周室之將亡卒章上二句是也傷已逢之即首章下二句是也經序倒者序以由師旅饑饉致周室之亡所以傷之經則因文以弘義逢師旅而已傷乃覆言可傷之事故言因可饑饉於下明其禍是可傷各自為義次也箋師旅並至危亡　正義曰以四夷在中國之外從外內侵則緣邊諸侯被侵矣又言師旅並起者非一國之辭明其非獨王室故知諸侯或出師或出旅以助王距戎夷也周禮制諸侯從王之法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今俱出師旅者周禮言其極耳行則隨時多少不必盡然且於時諸侯衰弱或不能備軍故纔出師旅也知大夫將師出見戎狄之侵周者以序云傷已逢之經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若非身自當之不應如此深恨故知身自將師而出見戎狄交侵而發憤閔傷也且上下皆言下國明此亦下國大夫自將其國之師故二章箋云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也是於時王臣未出不得逢之也逢之是身見之辭故云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

興也苕陵苕也將落則黃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興者陵苕之幹喻如京師也其華猶諸夏也故或謂諸夏為諸華華衰則黃猶諸侯之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芸音云沈音運夏戶雅反下同罷音皮

心之憂矣維

其傷矣 箋云傷者謂國日見侵削 疏 苕之華至傷矣 正義曰陵苕之英華本紫赤而繁多至今亦芸然其色黃而衰矣以興周室之諸夏本兵彊國盛今其師病而微矣陵華衰則將落落則苕幹特立矣諸侯師病則將敗敗則京師孤弱矣以周室之盛忽見如此之衰故我心爲之憂愁矣維其傷病矣傷其見侵削也○傳苕陵至則黃 正義曰釋草云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舍人曰苕陵苕也黃華名蔈白華名茇別華色之名也某氏曰本草云陵時一名陵苕陸機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華可染皁煑以沐髮即黑如釋草之文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傳言將落則黃是初不黃矣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陸機疏亦言其華紫色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爲黃以裳裳者華言之則芸爲極黃之貌故將落乃然○箋陵苕至孤弱 正義曰紫赤而繁華衰則黃皆以時事驗知苕之幹喻京師華喻諸夏者以序云交侵中國即九州之諸夏也師旅並起是諸侯之師起而助王也華之衞幹如諸夏之衞京師故知幹如京師其華猶諸夏也又解不以葉喻意以其諸夏本亦名諸華襄四年左傳魏絳諫晉侯曰諸華必叛昭三十年左傳子西諫楚王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於諸華是或謂諸夏爲諸華也謂之夏

者夏大也以其中國有禮義之華可嘉大也論語曰不如諸
夏之亡是也華黃落則苕幹衰故喻諸夏之師旅罷病將敗
則京師孤弱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

華落葉青青然箋云京師以諸夏爲障蔽今陵苕之
華衰而葉見青青然喻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
也○青青子零反注同鄣章亮反見賢遍反下同

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箋云我我王也知王之爲政如此則已
之生不如不生也自傷逢今世之難憂
閔之○苕之至無生○毛以爲上言華將落故於此言已
甚【疏】落言陵苕之上黃華今已殞落矣唯有葉青青然
獨在耳以興王室之外諸夏今已喪敗矣唯有其臣當出見
耳是戎夷之彊侵敗諸夏藩衛既弱周室將亡大夫傷已逢
之故言知我王政之如此不能撫和戎夷使諸夏喪敗不如
已之本無生也自傷生逢今世○鄭唯以華衰爲異言陵苕
之上黃華其色既已衰矣唯其葉見青青然以興周室之外
諸夏其師既已罷矣獨王臣當出見華已衰而葉未殞猶諸
夏已病而王臣未發明鄣蔽既衰出亦敗矣餘同○傳華落
葉青青　正義曰事必有漸物無兩盛上言將落則此已落
矣又言其葉明唯葉在耳故言華落葉青青然則毛意以華
喻所出之師上章以華喻師病此落喻已敗諸侯既敗則王

臣當出天下諸侯衆矣尚不能禦之王兵若出亦當敗矣故
上章爲諸侯未敗此爲已敗下所以言云爲事之漸也宣王
之伐蠻狄皆出王室之兵此先諸夏後京師者王者彊盛則
命將征討諸侯從之衰弱則諸侯先自禦寇王師大急乃出
此則理之常也且此時戎狄從外而侵將内及王室詩人先
云諸侯之敗見其危之漸耳○箋京師至出見　正義曰既
言君之華又言其葉華之映葉猶諸夏之蔽京師故言京師
以諸夏爲鄣蔽華衰而葉見故喻諸侯微弱王臣當出也易
傳者以經仍云君之華則華猶未落且華喻諸夏時諸夏未
爲皆亡不可以落喻故爲衰耳○箋我我至之甚　正義曰
知我非詩人自我而以我爲我王者以逢時多難非已所爲
詩人不當自責故知我爲王之政人莫不好生而云已不用
生生非已所裁而以生爲
根故知已自傷逢今世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

牂羊
牝羊
也墳大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
星在罶言不可久也箋云無是道者喻周已衰求其復興不
可得也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
其去須臾也○牂子桑反墳扶云反罶音柳本又作霤牝頻
忍反笱音苟
復扶又反

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治日少而亂日多
箋云今者士卒人

人於晏早皆可以食矣時饑饉軍興之少無可以飽之者。鮮息淺反治直吏反

【疏】牂羊至以飽。毛以爲諸侯既敗周室將亡今牂羊而責其大首終無是道也以興周衰而求其大興亦無此理也周不復興其亡亦速三星之先耀在於魚罶之中其去斯須不可久也以喻周室之亡期將至欲望其存亦不可久也人於亂世之食而飢人於治世豐食而飽今亂日多故人可粗得食而治日少故少可以飽。鄭【下二句爲異言時師旅既起因之以饑饉故言此士卒之人於宴早可以與之食但時之少無可以飽之是所以可傷也。傳牂羊至可久　正義曰釋畜云羊牡羒牝牂故知牂羊牝羊也墳大釋詁文牝小羊也首必稱身小羊而責大首必無是道理也星隨天運晝夜一周魚笱之間暫見心星之光曜須臾即過故言不可久也。箋無是至須臾　正義曰以此詩主論周衰故知喻求其復興不可得也序言閔周室之將亡故知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其去須臾也。箋今者至飽之者　正義曰鄭以幽王時栢多禍亂曾無治時何得云治日少乎所以易毛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背音佩

疏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上言下國後云君子則作者下國君子也君子無尊卑之限國君以下有德者皆是也言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序其用兵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用兵不息上二章是也視民如禽獸下二章是也經言虎兕及狐止有獸耳言禽以足句且散則獸亦名禽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

箋云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也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之甚

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言萬民無不從役

疏　何草至四方

正義曰言天下之人於草生正月之時從役去時草始生耳今至十月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矣云草生至於草黃於是之間將率何日而不行乎言常行是勞苦之甚也又言萬民何人而不為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言皆為將之以經營也是非直將率為勞萬民又甚苦焉○箋用兵至之甚

正義曰言用兵不息是用之過久何草不黃是見黃而怨

若草大始去或欲黃乃行不應見草之黃嗟怨若此明草有生死之期行者覩物而思故云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謂正月二月之中也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草皆黃矣是九月十月之中也氣則時經寒熱物則華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是其所以怨也故云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是其勞苦之甚也知此句謂將率者以言何日不行明行者有人下云何人不將爲人所將則是士卒也下句既爲士卒知此爲將率也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

箋云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玄於此時也兵猶復行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矜古頑反注同孽魚列反復扶又反

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箋云征夫從役者也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今則草玄至於黃黃至於玄此豈非民乎

疏 何草至匪民 正義曰將率以草黃之時既不得歸又至明年之春言今何草不玄言衆草將生而皆玄之也於此之時何人而不爲矜耳言皆矜也久而不歸失夫婦之道而皆爲矜夫也既久役如此哀我征行之夫豈獨爲非民乎若亦是民當休息何爲使之從役久而不得歸也。箋玄赤至之矜 正義曰鄭於冬官鍾氏注差約之云玄色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三入赤三入黑故云

何草不黃

用

也

玄赤黑色春秋元命苞稽耀嘉皆云夏以十三月爲正物生
色黑故知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玄也釋天云九月爲
玄孫炎曰物衰而色玄也詩曰何草不玄與此始春之言不
同者爾雅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李巡曰九月萬物草盡陰
氣侵寒其色皆黑是陰而氣寒之黑不由草玄色孫炎之言
謬矣無妻曰矜書傳及王制文彼言老宜爲六十之外禮六
十不與服戎自六十以下不必皆老但行役過時久不得歸
與無妻者同故謂之矜也舜年三十以無室家之端書亦謂
之有鰥在下矜與鰥古今字○箋古者至民乎　正義曰隱
五年穀梁傳曰古者征伐不踰時是古者師出不踰時也所
以厚愛民之性命恐勞苦故也今草玄至於黃黃
又至於玄暮年不歸是爲非民言其不厚之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兕虎野獸也曠空也箋云兕虎比戰士也○兕徐履反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疏

匪兕至不暇　正義曰言我此役人若是野獸可常在外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爲久
不得歸常循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禽獸無異乎時既視民如
禽獸故哀我此征行之夫朝夕常行而不得閑暇○傳兕虎
野獸　正義曰傳言野獸者解本舉此之意以役人不宜在
野故言視民如禽獸也許愼云兕野牛其皮堅厚可爲鎧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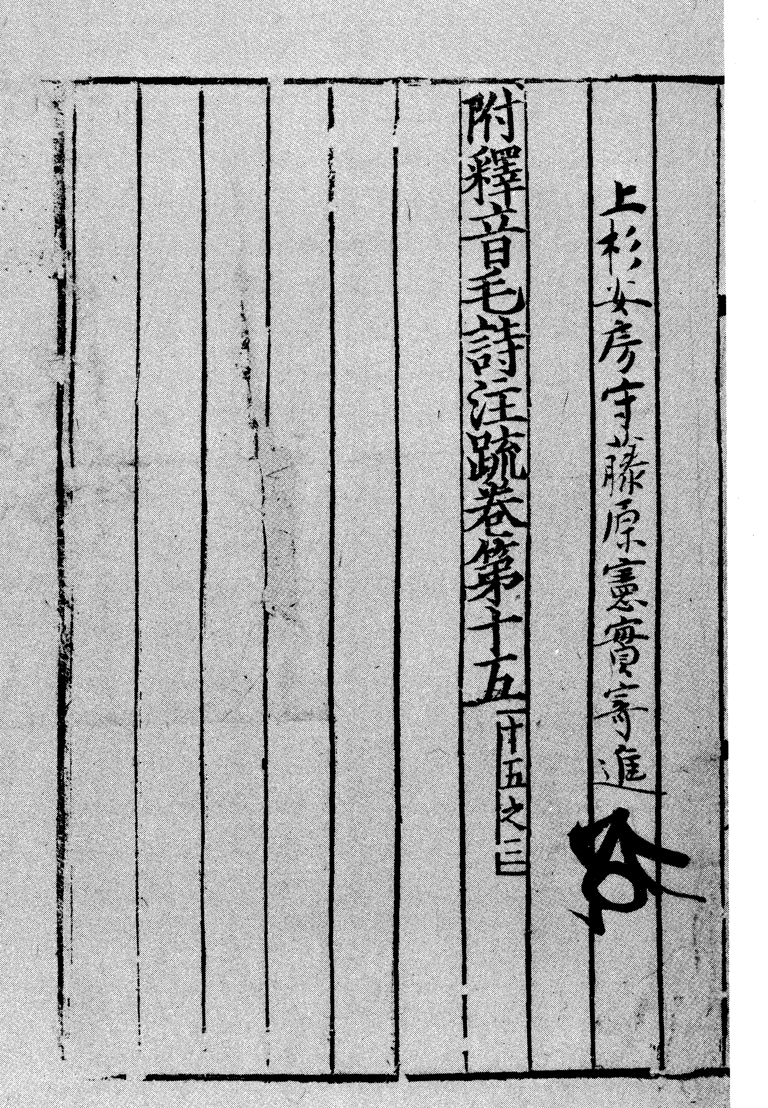
獸云兕似牛某氏曰兕牛千斤郭景純云一角青色重千斤
是也○箋兕虎比戰士　正義曰序云視民如禽獸則直取
在野以比之而下章以狐比有棧之車則比 有芃者狐
中各自取象故云兕虎比戰士取其猛也
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芃小獸貌棧車役車也箋云狐草行
草止故以比棧車輦者○芃薄紅反沈
又扶東反棧士板反輦者一本作輦車 〔疏〕有芃至周道　正義曰有芃芃然
然而小者當狐也此狐本是草中之獸故可循彼幽草今我
有棧之輦車人輓以行此人本非禽獸何爲行彼周道之上
常在外野與狐在幽草同乎故傷之也○傳芃小至役車
正義曰以芃是狐之狀非大獸故言芃小獸貌也此言用兵
不息明此車士卒供役之車故云棧車役車○箋狐草至輦
者　正義曰以上言率彼曠野而此又云幽草明義取於草
以狐草行草止故比輦者亦道行道止故以幽草與周道相
對也故周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戮
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止以爲蕃營是行止常依於道以
狐之依於草也以循草比人故知比輦者也鄉師注引司馬
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
斤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

何草不黃

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軍行必有輦皆人輓以行也春官巾車王后五路有輦雖載任與此不同亦人輓以行故謂之輦也若然巾之言服車五乘有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云服車者服事者之車棧車不革輓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以此言之則彼自有棧車何知此非彼者以彼棧車士之所乘以服事非此軍旅徒役所當有以此知非巾車之棧車也若然傳云棧車役車則與彼庶人役車同又知非彼役車者以役車庶人之所乘但庶人賤以供役為名耳非輦者也即唐蟋蟀言役車其休是矣彼不以人輓故知不與此同此謂從軍供役之輦車耳有棧是車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魚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句



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附釋音毛詩注䟽卷第十五　十五之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文王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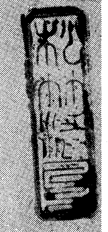
毛詩大雅

陸曰自此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據盛隆之時而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國之大事故爲正大雅焉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二篇是武王之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而王于況反

疏　文王七章章八句○文王至作周○正義曰作文王詩者言文王能受天之命而造立周邦故作此文王之詩以歌述其事也上文王篇名之目下文王指而說其事經五章以上皆是受命作周之事也六章以下爲因戒成王言以殷亡爲鑒用文王爲法言文王之能伐殷其法可則於後亦是受命之事故序言受命作周以揔之○傳受命至周邦○正義曰言受命作周是創初改制非天命則不能然故云受命受天命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立周邦也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



身厥享國五十年注云中身謂中年受命謂受殷王嗣位之命彼謂文王爲諸侯受天子命也此述文王爲天子故爲受天命也按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雒以流坤吐地符又易坤靈圖云法地之瑞黃龍中流見於雒注云法地之瑞者洛書也然則河圖由天洛書自地讖緯注說皆言文王受洛書而言天命者以河洛所出當天地之位故託之天地以示法耳其實皆是天命故六藝論云河圖洛書皆天神言語所以教告王者也是圖書皆天所命故文王雖受洛書亦天命也帝王革易天使之然故後世創基之王雖無河洛符瑞皆亦謂之受命以其得有天下是命與之故此亦云受天命而王天下也文王雖未得九州以其稱王故以天下言之文王受命毛無明說鴟鴞之傳謂管蔡爲二子則毛意周公無除喪攝政避居東都罪其屬黨之事其受命之年必不得與鄭同也尚書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云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劉歆作三統曆考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曆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則毛意或當然矣文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年其即諸侯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

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九年猶召太子明其七年未崩故諸儒皆以爲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馬遷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尚書周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邾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云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明年伐犬夷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廿雖伐犬夷與伐耆伐邘其年與書傳不次要亦七年崩也鄭不見古文尚書又周書遺失之文無可據信依書傳史記爲說故洛誥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是鄭以文王受命爲七年之事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尚書運期授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蔀注云周文王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命易類謀云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注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時赤雀銜丹書而命之是鄭意以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而命之也鄭知然者易乾鑿度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爲此改猶如也

文王

如前聖王所得河圖之書由此而論既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雖連以伐崇改正之事云受籙應河圖則二十九年之文爲受籙而發受籙者即謂受冊書王命之籙也以此知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即是赤雀所命之年也先言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然後始言受籙者以文王之時所爲大事唯此而巳此由天命而然故旣言受命之年即言所爲之事下乃繼以受籙應河圖此等之事皆由受籙而爲之故受籙之言與二十九年文不連耳是類謀亦先言伐崇然後言受赤雀丹書亦以伐崇作靈臺是文王大事由受命而然故在赤雀之丹上先言之也且乾鑿度云亡殷者紂黒期火戊倉精授汝位正昌注云火戊戊午蔀也午爲火必言火戊者木精將王火爲之相戊土也又爲火子又火扶其子爲巳塞水是明倉精絕紂之象也是言文王受命在戊午蔀之意既言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籙復說在戊午之意明以二十九年爲受命一年也受命之月巳是季秋至明年乃改元故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注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是鄭以受命元年爲入戊午蔀三十年故改至十年而四十也又以曆校之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歲在戊午其年紂九月二十五日得甲子明年乃改元則元年歲在巳未至十三年在辛未其年正月六日得甲子謂

云以曆校之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
是得赤雀之命後年改元之驗也又中候雒師謀云唯王既
誅崇侯虎文王在豐豐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戶是受命
六年而伐崇居豐也即云至磻谿之水呂尚釣崖王下趍拜
曰望公七年矣所以言七年者以本冊書命云雒授金鈐師
名呂故得命即望之令受命六年而言望公七年通得命之
年數之故七是得命之後明年改元鄭所參校於茲明矣若
然鄭於金縢之末注云文王年十五生武王又九十七而終
終時武王年八十三矣若文王受命七年武王八十三至十
一年觀兵得魚之時武王八十七矣至九十三而終則通數
取魚之年乃得爲七年鄭云文王得赤鳥武王俯取魚皆七
年文王以明年數武王以其年數者文王改元須得歲首爲
之武王未及改元唯須正名號耳我應說文王之戒武王曰
我終之後恒稱太子河洛復告遵朕稱王故太誓說武王升
冊稱皇太子得魚即云俯取是得告之即須改稱故不與文
王同也如上所說受赤雀之命必是歲在戊午蔀二十九年
矣案乾鑿度云曆元名握先紀曰甲子歲甲寅又曰今入天
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注云受
洛書之命爲天子以曆法其年則入戊午蔀二十四年矣歲
在癸丑是前校五歲與上不相當者其實當云二百八十五

歲以其篇已有入戊午蔀二十九年受籙之言足以可明故
略其殘數整言二百八十而不言五也知必加五年當戊午
蔀二十九年者依三統曆七十六歲爲一蔀二十蔀爲一紀
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即以甲子
之日爲初蔀名甲子蔀一也滿七十六歲其後年初日次癸
卯即以癸卯爲蔀首二也從此以後壬午爲蔀三也辛酉蔀
四也庚子蔀五也己卯蔀六也戊午蔀七也丁酉蔀八也丙
子蔀九也乙卯蔀十也甲午蔀十一也癸酉蔀十二也壬子
蔀十三也辛卯蔀十四也庚午蔀十五也己酉蔀十六也戊
子蔀十七也丁卯蔀十八也丙午蔀十九也乙酉蔀二十也
是一紀之數終而復始紀還然令乾鑿度入天元二百七十
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以一紀之法一千五百二十歲除之
得一千八百一十五紀餘有四百八十歲即是入後紀之年
其初年還歲甲寅日甲子以甲子癸卯壬午辛酉庚子己卯
等六蔀除之餘有二十四年即是入戊午蔀二十四年更加
五年爲二十九年受赤雀之命若推太歲即以六十除積年
其受命之年太歲在戊午若欲知日之所在乘積年爲積日
以日行一帀六十除之得日之所在又案三統之術魯隱公
元年歲在己未其年前惠公之末年歲在戊午計文王受命
是戊午之年下至惠公末年六復戊午當三百六十年矣而

雒師謀注云數文王受命至魯公末年三百六十五歲又餘五年者本唯云三百六十耳李者多聞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因誤而加徧校諸本則無五字也或以爲文王再受天命入戊午蔀二十四年受洛書二十九年受冊書若如此說於易緯之文上下符合於中候之注年數又同必知不然者以讖緯所言文王之事最爲詳悉若赤鳥之外別有洛命則應有文言之今未有聞焉明其無也所論圖書莫過中候而我應及雒師謀皆說文王之事只言赤雀冊書不言更有所命詳撿諸緯其辭亦然易通卦驗曰有人佚牙倉姬演步有鳥將顧其意言文王得赤鳥而演易也是類謀曰受赤雀冊書春秋元命苞曰鳳皇銜冊書於文王之都皆言冊書鳥雀而已曾無斥言別有他命鄭言洛書即冊書是也不然鄭何處得洛書之言乎說者雖云冊命既言七年而崩則亦赤雀命後始改元矣若二十四年已後受洛書所以不即改元而待後命何也且鄭云受洛書之命爲天子若前命已爲天子後命更何所作既天已使爲天子猶尚不肯改元使是傲慢神明違拒天命聖人有作決不然也又鄭於六藝論極言瑞命之事云太平嘉瑞圖書之出必龜龍銜負焉黃帝堯舜周公是其正也若禹觀河見長人皐陶於洛見黑公湯登堯臺見黑鳥至武王渡河白魚躍文王赤雀止於戶秦穆公白雀集於

車是其變也文王唯言赤雀何得更有洛書且洛書龜負而
出乃是太平正法於文王之世安得有之此其所以大蔽也
然則文王所受實赤鳥銜書非洛而出謂之洛書者以其河
龍圖發洛龜書感此爲正也故圖者謂雒不從河謂之河圖
書者雒非洛出謂之洛書所以統名焉故元命苞云鳳皇銜
圖置帝前黃帝再拜受堯坐中舟與太尉舜臨觀鳳皇負圖
授是不從河者也坤靈圖云黃龍中流見於洛注云謂洛書
不必皆龜負也言河圖龜書見其正耳所命文王銜冊書者
我應是類謀謂之赤雀元命苞謂之鳳皇通其驗謂之爲鳥
鳥者羽虫之大名赤雀鳳皇之雛神而大之亦得稱鳳文雛
不同其實一也受命六年乃始伐崇既伐於崇乃作邑於豐
則受命之時未都豐矣而我應云赤雀銜冊書入豐止於昌
戶元命苞云鳳皇銜冊書遊於文王之都者鄭作我應所序云
文王如豐將伐崇受赤鳥是當時行往豐此未都豐也所居
有室故稱昌戶從後言之謂之文王之都太誓云至於王屋
譜云周公避居東都亦此類也文王世子稱武王謂文王曰
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生稱王也其稱王也必
在受命之後元命苞云西伯既得冊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
崇侯虎稱王之文在誅崇之上是類謀云稱王制命示王意
乾鑿度云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一文皆承伐崇作靈臺之

下代崇在六年則亦六年始稱王也但彼文以伐崇之等皆是文王大事故歷言之其言不必依先後爲次未可即以爲定書傳稱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書序云殷始咎周注云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拘於羑里又曰周人乘黎注云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案殷傳云西伯得四友獻寶免於虎口而克耆大傳曰得三子獻寶紂釋文王而出伐黎其言既同則黎耆一物是文王伐犬夷之後乃被囚得釋乃伐耆也出車說文王之勞還帥云春日遲遲是四年遣役五年始反乃勞之當勞訖被囚其年得釋即以歲暮伐耆故稱五年伐耆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若五年以前既已稱王改正則反形已露紂當與之爲敵非直咎惡而已若已稱王顯然背叛雖紂之愚非實能釋也又書序周人乘黎之下云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若已稱王則愚者亦知其叛不待祖伊之明始識之也且其篇仍云西伯明時未爲王是六年稱王爲得其實故乾鑿度布王號之下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爲改此是鄭意以爲六年始王也但文王自於國内建元久矣無故更復改元是有稱王之意雖則未布行之亦是稱王之迹故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皇甫謐亦云受命元年始稱王矣正以改稱元年

故疑其年稱王斯言非無理矣但考其行事必不得元年稱
王耳然則六年稱王七年則崩是稱王甚晚禮記大傳注云
文王稱王早矣者以紂尚存雖於年爲晚而時未可稱故
爲早也時未可稱而必稱之者我應云我稱沐早一人固下
注云我稱王非爲早欲以一人心固臣下是早稱之意也然
則伐崇之時未稱王矣皇矣說伐崇之事而云是類是禡注
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然則類者祭天
之名未稱王而得祭天者文王於伐崇之後尋即稱王於時
天期已至崇又大敵雖未稱王已行王事故類禡也文王雖
稱王改正統得行其統內六州而已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
王之大事改正朔易服色謂克紂之後又復頒布使天下徧
知之猶未制禮未是大定故召誥云惟二月三月注云當爲
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然
則從是以後始大定矣文王之得太公無經典正文言其得
之年月雖師謀注云文王既誅崇侯乃得呂尚於磻谿之以望
是伐崇之年得呂尚也書傳云散宜生南宮括閎夭三子相
與學訟於太公四子遂見西伯於羑里是文王被囚之年與
太公也史記齊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密須
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則
是斷虞芮之前得太公也皇甫謐以爲未受命時已得太公

群言不同莫能齊一案左傳稱呂伋爲王舅則武王之后太公女也文王受命六年武王以八十二矣不應此時方取正室且文王於今年得之明年即崩以人情準之未應便爲武王取其女也又書傳之美太公言其翼佐文武身有殊勳世祚太公以表東海以其有大功故也若伐崇之後方始得之則文王於時基宇已就太公無所宣其力亦何功業之有乎若武王承父舊基太公因人成事牧野一戰賢聖多矣杖鉞之勞不足稱述而使經傳之文褒揚若此六年始得深可惑矣齊世家云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于周西伯出獵得之或曰太公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等知而招尚曰吾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焉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司馬遷馳騁古今良亦勤矣尚不能知其事周所由安能知得之年月今雖考校未能正之尚書帝命驗曰自三皇以下天命未去饗善使一姓不再命然則文王已受赤雀武王又得白魚者一姓不再命謂子孫既衰之後天不復重命使興耳非謂創業之君也文王雖天意與之而仍未克紂復命武王使之統一故再受命焉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箋云文王初爲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

加

嘉一作

於天故天命之以爲王使君天下也崩謚曰文。於音烏注及下於緝并注皆同見賢遍反下昔見同著豬慮反謚音示

慎也悉也生存之行終始悉錄之以爲謚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乃新在文

王也箋云大王聿來胥宇而國於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大音泰後大王皆同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自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箋云周之

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升

接天下接人也箋云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疏】文王至左右正義曰言文王初爲西伯

在於民上也於呼可歎美哉其時已施行美道有功於民其德昭明著見於天言治民光大天所加美以此故爲天所命

周自大王已來居此地周雖是舊國其得天命維爲新國矣以明德而受天命變諸侯而作天子是其改新也天既命文

王我有周之德豈不光明乎由有美德能受天命則有周之德爲光明矣天之命我文王豈爲不是乎皇天無親惟德是

與當時天下莫若文王則天之所命爲是矣又美文王云文王升則以道接事于天下則以德接治于人常觀察天帝之

意隨其左右之宜順其所爲從而行之○傳在上至歎辝
正義曰此言於昭于天是說文王治民有功而明見上天故
知在上在於民上也書傳引於穆清廟乃云於者歎之是於
爲歎辝也尚書注云於者嗚声則於嗚古今字耳○箋文王
至曰文王 正義曰下言其命維新則此未受命時事故鄭本
而言文王初爲西伯未受命之時已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
天故爲天所命也言初爲西伯以對後爲王揔受命之前爲
初非謂爲西伯之初耳以言在上著見于見明治民之功見
也故知有功於民其德著見于天言著見者爲天所加美而
知之故天命之爲王使爲君於天下至崩而謚之曰文曲礼
下曰君天下曰天子擅弓上曰死謚周道也○箋大王至美
之 正義曰言大王自豳來相其可居之處而爲國於周至大
王已來居此地是周雖舊邦也閟宮云寔始翦商是王迹起
焉國語言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雖爲周興之兆而未有
書文授之王位是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天命以諸侯國名
變而爲天子國名是其改新之也言新者美文王能使之新
也○傳有周周也時是也 正義曰以周文單故言有以助
之也烝民曰天監有周時邁曰明昭有周皆同也猶左傳謂濟
爲有濟傳疊而解之有周正周也時是釋詁文○箋周之德
至是矣 正義曰此言文王德著爲天所命故反其辝以結

之言又是者言周德旣明天命復是對上句故言又也王肅
云天命之是也言時天下莫若文王○傳言文至接人正
義曰人君在人之上在天之下其升降惟天人耳故知言文
王升接天下接人謂與之交接天則恭敬承事以接之人則
恩礼撫養以接之○箋在察至行之○正義曰此言文王之
接天人而云在帝左右明是察天動作而效之言文王觀知
天意解在帝也順其所爲從而行之謂左右也亹亹文王
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順其所爲而效之
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
支百世亹亹勉也哉載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箋云
令善哉始侯君也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
也其善聲聞日見稱歌無止時也乃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
命造始周國故天下君之其子孫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皆百
世○亹音尾聞音問注同哉如字毛載也鄭始也左傳
作載本又作載同敷音孚施始豉反適音的字或作嫡凡
周之士不顯亦世不世顯德乎也者世祿也箋云凡周
之士謂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
世在位重其功也疏亹亹至亦世○毛以爲亹亹乎勉力勤用明
德不倦之文王以勤行之故有善聲文言爲人

所聞日見稱歌不復已止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子孫於是
又載行周道致有天下以此德澤流於後世維文王孫之與
子皆受而行之維文王孫之與子不問本宗之子皆得百世
相繼言由文王功德深厚故福慶延長也文王之德不但德
及子孫而已凡於周爲臣之士豈不有顯德乎言其皆有顯
德而亦得繼世食祿言文王德人及朝臣所以常見稱歎行
復之已止也○鄭惟以哉爲始侯爲君爲異言文王能敷陳恩
惠之施令德著于天遂受天命而造始周國由此故爲天下
之人君其文王孫之與子其本適爲天子支庶爲諸侯皆得
百世餘同○傳亹亹至支子　正義曰亹亹勉也釋詁文哉
與載古字通用中庸言栽者培之注引上天之載是其通也
以其通用故云哉載也釋詁哉維侯也郭璞曰互相訓是侯
得爲維也適譬本幹庶譬其枝故言本本宗支支子也王肅
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錫予人故能載行周道致有天下維
文王孫子受而行之美其及支子孫言文王之功德其大宗
與支子相承百世之道○箋云始至百世　正義曰哉始侯
君釋詁文也以文王受命創爲天子宜爲造始周國君其子
孫故易傳也受天之命本由明德其用明德即陳錫是也又
能敷陳恩惠之施故得受命造周令長世稱誦是用明德而
致令聞不已也昭十年左傳曰陳錫載周能施也夫故知去

去一作陳

適

恩惠之賜以施子也宣十五年左傳亦引此詩乃云文王所
以造周不是過也是造始周國也既造周國當子孫嗣之故
天下之民君其子孫為天子庶為諸侯皆百世也○傳不至
世祿　正義曰傳以經言不顯則為顯也由顯而得世故并及
之不世顯德乎其世顯德也謂臣有顯德令子孫世之仕者
世祿欲宰輕以明重若子孫復有顯德爵位亦世之仕者世
祿孟子文○箋凡周至其功　正義曰以士者男子成名之
大號下至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總稱亦可以兼士也凡為
揔辭顯為光明故言謂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
以重其功勞故也傳言世祿箋言在位者以言亦世者亦前
本支百世世也百世謂繼世在位知此亦世世在位也以此知
毛言世祿宰輕苞重耳不謂不得世世也文王之時則其功
未定不得定之長在卿大夫之位若武王以後則大封群臣
或為列士諸侯或為王朝卿佐維為王朝之臣其大功亦得
世之故直言世世在位而不辨其內外也郊特牲及士冠礼
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則封為國君固當世矣其卿大夫有
大功乃得世也王制言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注云選賢置
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又曰大夫不世爵注云謂
縣內及列國諸侯為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又
曰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也公羊傳曰世卿非礼則卿大夫

三法不得世也異義卿得世又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
并一姓妨塞賢路專政犯君故經譏尹氏齊氏崔氏也左氏
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為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
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譏寀易
父位三為三公二為卿大夫曰食舊德食舊德謂食父故祿
也尚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
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
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
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此許氏亦以卿大夫世祿為常雖
以世祿為常而有大功德亦得世位故裳裳者華刺幽王棄
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鄭箴膏肓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
王之命有所不絕者是大功時命則得世位也白虎通曰諸
侯繼世者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人臣北面體
陰而行陰道有絕故也此託之陰陽之義其實諸侯以大功
而封故也卿大夫本以佐君欲令非賢不可所以不世也其得世者又違常法以大功而許之耳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

翼翼恭敬思辭也皇天楨幹也箋云猶謀思願也周之臣既世世光明其為君之謀事忠敬翼翼然

又願天多生賢人於此邦此邦能生之則是我周之幹事之臣○楨音貞爲于僞反下天爲此同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濟濟多威儀也○濟子禮反後濟濟皆同

（疏）世之至以寧○毛以爲因上不顯亦世又反而詳之言此世祿之臣豈不光明其德乎言其世世有光明之德故也以有光明之德其爲君之謀事則能翼翼然忠誠而恭敬也所以得有此臣者天以周德至盛欲使群賢佐之故皇天命多衆之士生于我周王之國我周王之國能生此賢人收而用之則維是我周家幹事之臣臣能幹事則國以人安故難美之此濟濟然多威儀之衆士文王以安寧言文王得賴此臣之力思語辭不爲義鄭以思爲願言此世顯之臣非直謀事恭敬又推誠恕物所及弘廣乃思願皇天令其多衆之士生此我王之國得與我周家爲幹事之臣此世顯之人謀則忠敬心則誠信故歎美之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濟濟多士還謂世顯之人與思皇多士不同也○傳翼翼至皇天　正義曰釋訓云翼翼恭也敬是恭之類故連言之以此覆述世顯之人不宜更有所思故以思爲辭皇與多士連文能生多士維天乃然皇者天號故皇爲天也王肅云言天思周德至盛故爲生衆士於此周國王國能生此衆美之士維周以之爲楨幹也○箋猶謀至之臣　正義曰

循謀釋詁文以思之爲辭止在句末今句首言之不宜爲辭故易傳以意之所思必情之所願故以思爲願朝廷之士多如忌賢能故嘉魚美太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之朝臣之願多賢實爲美事明此思皇多士是世顯之人復思使皇天更生多賢也下濟濟多士即世顯之人與此多士不同也何者此思皇多士乃是世顯之人思天生之尚未知思得以否假令得之猶是後世之事文王未得賴之以寧也以此知濟濟多士還是世顯之人傳以翼翼爲恭敬而論語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謀者主忠故言忠敬翼翼然也言此邦能生則是生而用之故云則是我周家幹事之臣幹事是已用之語明矣生爲用之矣○傳濟濟多威儀　正義曰此多士是上世顯之人則諸侯及公卿大夫此文皆兼之釋訓云濟濟容止也孫炎曰濟濟多士之容止也然則濟濟揔爲在朝之儀故云威儀也曲禮下云大夫濟濟謂行容之貌與此別少儀云朝廷之儀濟濟翔翔與此同矣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

穆穆美也緝熙光明也假固也箋云穆穆乎文王有天子之容於美乎又能敬其光明之德堅固哉天爲此命之使臣有殷之子孫○緝七入反熙許其反假古雅反固也

天命有商子孫

商之

子孫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麗數也盛德不可爲衆也箋云于於也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麗力計反沈又力知反

疏穆穆至周服○毛以爲穆穆然而美者文王也既有天子之容矣於呼美哉文能於有光明之德者而敬之其敬光明之德者而甚堅固哉言尊賢愛士心能堅固故天命之使臣有商之孫子而代殷也商之孫子其數至多不徒止於一億而已言其數過億也雖有過億之數以紂爲惡之故至於上帝既命文王之後維歸於周而臣服之明文王德盛之至也○鄭唯以侯爲君言商之孫子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爲異餘同○傳穆穆至假固　正義曰穆穆美釋詁文又云緝熈光也敬之云學有緝熈于光明故傳連明言之假雖有別訓以言敬事有德而爲天所美命宜爲堅固故爲固也○箋穆穆至子孫　正義曰於爲歎美之辭故言於美乎言又能敬其光明之德以文王身有聖德復能敬人故言又也直言光明之德不言止則止爲辭也大學引此詩注云敬其所以自處止緇衣亦引此注云敬其容止者彼各有所證故與此不同也此言緝熈敬止明有緝熈之德者敬之故言敬其光明之德假哉文雖下屬爲

理結於上故云堅固哉天爲此命之言能敬德堅固故能受天命使臣有商之子孫謂使之爲臣以爲已有即下云侯服于周是也○傳麗數至爲衆　正義曰以億是數名故知麗爲數也德之小者猶可以衆敵之盛德不可爲衆言德盛則難爲衆故雖多而服周深美文王言非衆所敵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之數天旣命文王則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爲衆毛於上章訓侯爲維則其意如肅言也○箋商之至如德　正義曰以畢多而服文王故知不徒億也文王所得六州而已殷之同姓未必有歸之者況其子孫乎而云不億者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美之耳非實事也言天旣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其貴者耳其數旣多亦有不爲君者也九服者大司馬大行人千里之外每云又其外五百里即侯甸男采衞要夷鎮蕃是也此亦據在後言之天命文王之時服名未定也其服名自古而有故禹貢有甸侯綏要荒五服皐陶謨所謂弼成五服是也但不知夏殷服名耳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則見天命之無常也箋云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殷士殷侯也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京大也黼厥作祼將常服黼冔

白與黑也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鄭云殷之臣壯美
而敏來助周祭其助祭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彊○
祼古乱反黼音甫冔況甫反字林作綷又火于反鬯敕亮反夏户雅反

王之藎臣無念爾

藎進也無念念也箋云今王之進用臣當念女祖爲之
法王斥成王○藎才刃反爲之法一本作爲之法度

祖

疏 侯服至爾祖○毛以爲商之子孫既衆多今維乃服臣
于周以商之族類變爲周臣如是則見天命之無常去
惡就善是無常也命既無常故殷之諸臣多士皆有壯美之
德見時之疾於周祭宗廟則助其祼鬯之禮而行之於京師
言其知命服周之無貳心也因其服周之事而言文王之寬
此殷士其爲祼獻行禮之時常服其殷所服黼衣而冔冠也明
文王若以彊服之則當改其衣冠令之從已今仍服殷冠明
其自來歸從文王以德服之不以彊也以既陳文王之盛德
因舉以戒成王言之進用臣法可無念汝祖文王乎言當念
汝祖文王之法脩德服衆爲天下所歸是進用臣之道○鄭
唯上一句言爲君列在九服于周家是天命無常餘同○傳
則見至無常 正義曰天之所爲不可得見以紂之惡文王
之善致使商之孫子臣服于周如是觀之則見天命之無常
也太學引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箋亦引彼文是無常之事也○傳殷士至曰冔　正義曰此
殷士即前商之孫子服周者故知殷侯也膚美小雅廣訓文
敏疾釋詁文王肅云殷士有美德言其見時之疾如早來服
周也祼者以鬯酒灌尸故言灌鬯也舉祼言之故取郊特牲
文云周人尚臭尚臭者一代之禮文王之時未必已然亦可
據後而言也以祼是祭禮當須行之故言將行也天官小宰
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注以將爲送則此言祼將亦宜爲送
但祼時送爵亦是行之其言雖異義亦同也京大釋詁文桓
九年公羊傳曰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
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此京亦謂京師故訓爲
大也冬官繢人云白與黑謂之黼周冕無繢繡之飾則殷冔
亦不以黼爲飾黼自衣服之所有也禮器云冕諸侯九旒注
云以夏殷制則殷之諸侯祭服亦九章而下不止於黼而已
舉一章而表之耳郊特牲及士冠禮皆云周弁殷冔夏收故
知冔殷冠也既以冔爲殷冠更取二代以明之故言夏后氏
曰收周曰冕也彼云周弁此云冕者以周自大夫以上祭服
皆用冕服故傳以冕言之實冕而謂之弁者周禮弁師注云
弁古冠之大號官名弁師職掌五冕故知弁是大名也○箋
殷之至以彊　正義曰殷臣壯敏來助周祭祼將是也王肅
亦云殷士自殷以其美德來歸周助祭行灌鬯之禮也然宗廟

之祭以祼爲主於禮王正祼而后亞祼則祼將主人之事矣
而云助行灌者天官小宰凡祭祀贊祼將之事注云又從太
宰助王祼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言太宰贊王小宰贊太宰
是祼將之事有臣助之矣此周人尚臭舉祼將以表祭事見
殷士助祭耳不必專助行祼也以祭言已代而服舉其本故
云殷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彊本以德服之而來不以
威彊使至何者若爲畏威當改從其周服今服其故服是慕
德而來故也武成云大邦畏其力此言不以彊者彼美文王
有威可畏耳其實文王化人先以德故言不以彊也此文王
之時故殷士仍得服殷之服若制禮之後皆從時王之法唯
二王之後服其故服可也○傳藎進無念念也　○正義曰藎
進釋詁文無念是反而言之故云念念也○箋今王至成王
正義曰以承上文王進臣之道而言念之文王實成王之祖
故曰爾成王也此美文王之詩當以時王之意稱述先祖之
美不應篇末更戒成王而以爲戒成王者以下章云殷之末
喪師宜鑒于殷是時已滅舉以爲鑒若文王之時則紂實未
亡不得爲戒又卒章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是欲使後世法
文王也下言文王之道可以與後世爲法此云無念爾祖明
是上念文王以文王爲祖非成王而誰也戒後世使法文王
即是述文王之美故美文王可以戒成王也傳雖不明意當

同鄭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聿述永長言我也我長配天命而行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箋云長猶常也王既述脩祖德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聿于必反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帝乙已上也箋云師衆也殷自紂父之前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故不忌也○喪息浪反注同已上時掌反本作以紂直久反○宜鑒于殷駿命不易駿大也箋云宜以殷王賢愚爲鏡天之大命不可改易○駿音峻又音俊易毛以豉反不易言甚難也鄭音亦言不可改易也下文及後不易維王同

疏無念至不易○毛以爲作者戒成王既無不念汝祖文王進臣之法當述而脩行其德王當云長我當爲之者我所配天命而行也又當告庶國云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言勤脩德教福自歸之又陳所以我當長配天命而行之者殷自紂父以前未喪失衆心之時其德皆能配上天之命而行由紂不能配天命令臣民叛而歸我我宜鑒鏡于殷觀其王之賢愚以爲已戒何則天之大命不可改易○鄭唯永言配命二句爲異以爲王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自求而歸之者多衆之福也○傳聿述至多福 正義曰聿述言

我求長皆釋詁文也直言配命知是長配天命者以下云克
配上帝故知配配天命也言爾國亦當自求多福者以上章
說殷侯助祭還是殷侯念祖自求多福是戒人之辭故知還
戒此殷侯衆多故謂之庶國也○箋長猶至自求○正義曰
長雖異理通不若常爲便故猶爲以戒成王宜以多福與配
天相成故不爲庶國也又言字不訓爲我○傳帝乙已上
正義曰以失衆而卒云天下者紂也經云未喪故知帝乙以
前其間雖有善惡不喪衆心故能配天以王者爲配在位
不失則能配之故酒誥云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成王畏相
舉未云以驗二云者目其實以前非無惡者故無逆說殷之三
宗之後云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是有惡
者矣○傳殷大 正義曰釋詁文○箋宜以至改易 正義
曰監鏡也鏡照物知善惡故以殷爲鏡知存亡言天下之大
命不可改易者謂天意善者與之惡者去之此命一定終不
變改也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

遏止義善虞度也箋云宣徧有又也天之大命已不可改易矣當使子孫長行之無終女身則止徧明以礼義問老成人又度殷所以順天之事而施行之○遏於葛反或作謁音同韓詩遏病也義毛音儀鄭如字度待洛反下同徧

音遍下同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

孚載事刑法孚信也箋云天之道難知也耳不聞聲音鼻不聞香臭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順之疏

命之至作孚。毛以爲戒成王言天之大命既不可改易故
常須戒懼此事當垂之後世無令止於汝王之身而已欲令
後世長行之長行之者常布明其善聲聞於天下又度殷之
所以順天言殷王行不順天爲天所去當度此事終當順天
也既言行當順天因說天難傚上天所爲之事無聲音無
臭味人耳不聞其音聲鼻不聞其香臭其事冥寞欲傚無由
王欲順之但近法文王之道則與天下萬國作信言王用文
王之道則皆信而順之矣。鄭唯以昭義問爲異以爲汝當
偏明以禮義問老而有成德之人餘同。傳遏止義善虞度
也正義曰遏止義善釋詁文虞度釋言文。箋有又至行
之正義曰以上已有所行之事下復言之故知宜爲又也
蕩曰雖無老成人謂老人而有成德者也殷王之能順天者
謂成湯與三宗耳前文以賢愚爲戒而不言脩其道以不亡
爲配天湯非皆順天與此意異也此又度其殷王之中賢聖能
順天者而行之故可福流於後與其宜監不同也此經云自
天自從也從又爲順故言順天之事。傳載事刑法孚信也



正義曰以其說天之事故載爲事也刑法孚信釋詁文。

箋天之至香臭　正義曰以其令法文王故知爲難知而言也凡言聞者謂耳所知也香臭非聲云鼻不聞其香臭者但以知其氣故借聞名之中庸注云無知其臭氣者聞即知也

文王七章章八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一

學校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二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復扶又反

疏大明八章首章二章四句七章皆六句三章五章六章卒章皆八句至武王　正義曰作大明詩者言文王有明德由其德當上天故天復命武王焉言復更命武王以對前命文王言文王有明德則武王亦有明德互相見也此經八章毛以爲從六章上五句長子維行以上說文王有德能受天命故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是文王有明德天命之事也篤生武王以下說武王有明德天復命之故云保祐命爾燮伐大商是武王有明德復受天命之事也但說文王之德則追本其母述武王之功則兼言其佐文王則天生賢配武王則帝所降臨皆是欲崇其美故辭所汎及鄭唯以首章并言文王武王俱有明德故能伐紂與下爲捴目餘同○箋二聖至大明　正義曰以經有明無大故解之也聖人之德終始實同但道加於民化有廣狹文王則纔及六州武王徧被天下論其積漸之功故云日以廣

五十

之　公

大以其益大故曰大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箋云明明者文王武王施明德于天下其徵應炤晳見於天謂三辰效驗○赫呼伯反恐也應應對之應炤章遙反本或作灼晳之設反見賢遍反

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忱信也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挾達也箋云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今紂居天位而又殷之正適以其為惡乃棄絕之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是天命無常維德是予耳言此者厚美周也○忱市林反適音的注同挾子燮反一作子協反

疏明明至四方○毛以為文王施行此明明然光顯之德在於下地其徵應赫赫然著見之驗在於上天由此為天所祐棄紂命之故反而美之云若是則天之意難信斯不可改易者維王位耳以其身為天子謂天必歸之更無異意何則紂居天之大位而又殷之正適以其為惡之故天乃絕而棄之使其教令不通達於四方為四方所共叛而天命歸文王是為天命難信也以天之難信而文王能得天之意言此所以厚美周也○鄭於文義大同以此章以下總為明明赫赫辭兼武王言二聖皆能然餘同○傳明明至於天　正義

有　在

曰明明察也釋訓文以此文上下相對謂施德於下能感上
天○箋明明至效驗　正義曰以下言紂之政教不達四方
爲天下所棄是武王時乃然則此章爲揔目其辭兼文武矣
故曰文王武王施明德於天下也以其理當兼之故并言武
耳不以兩明赫赫之文分之使有所屬也謂三辰有效驗者
周禮春官神仕職曰掌三辰之法注云日月星辰其著位也
桓二年左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服虔云三辰日月星也
謂之辰者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民得
取其時節故謂之辰也有效驗者謂日月揚光星辰順軌以風
雨以時寒暑應節乃知君德能動上天民皆見其徵應所以
言赫赫在上也○傳忱信至挾達　正義曰忱信釋詁文微
子之命及左傳皆謂微子爲帝乙之元子而紂得爲正適者
鄭注書序云微子啓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啓
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然則以爲后乃生受故爲正適也挾
者周迺之義故爲達周礼所謂決日決即今之迺義同也○
箋天之至美周　正義曰自古已來無不易之代云不可易
者以諸侯以下廢立由人是其可改易也至於天子之位則
非人力之所能變改言不可改易所以見其難難而能改所
以美周德也紂爲天子而復言使明是天之使也教令不行
自由紂惡而云天使之者天將令殄滅故生茲愚主亦天使

之也故云天使見天人相將之義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

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摯國任姓之中女也嬪婦京大也王
季大王之子文王之父也箋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及與
也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之畿內嫁爲婦於周之京配王
季而與之共行仁義之德同志意也○摯音至仲字任音壬
注同下大任皆放此嬪毗申反中丁仲反下同大任音泰後
大任大姒大姜皆同

【疏】摯仲至之行○毛以爲既言文王明德爲天所與故本其所由言有摯國之中女其氏姓
曰任從彼殷商之畿內來嫁于周邦既配王季爲妻曰能盡
婦道於大國乃與王季維於仁義之德共之而行所以同志
意○鄭唯爲婦於周京之地爲異餘同○傳摯國至之父
正義曰以文勢累之任姓仲字故知摯爲國也以下言大任
婦人稱姓故知任爲姓仲者中也故言之中女此言仲任下
言大任者此本其未嫁故詳言其國及姓字下言已嫁以常
稱言之禮婦人從夫之謚故頌稱大姒爲文母大壬非謚也
以其尊加于婦尊而稱之故謂之大姜大任大姒皆稱大明
皆尊而稱之唯武王之妻左傳謂之邑姜不稱大蓋避大姜
故也嬪婦釋親文下曲礼云生曰妻死曰嬪此生而言嬪者

云娠、孕也身之作身
有身之

周禮注九嬪之官婦人有德之稱妻死其夫以美號名之故
稱嬪也若非夫於妻傍稱女婦有德雖生亦曰嬪故書曰嬪
于虞亦是生稱之也京大釋詁文王肅云唯盡其婦道於大
國耳述毛爲說也○箋京周至志意 正義曰箋以傳者以
言於京是於其處所不得漫言於大王肅以爲大國近不辭
矣上篇述文王受命之事而云祼將于京可得以爲京師此
王季時爲諸侯之子孫耳追崇其號得謂之王不得即以其
居爲京師也孫毓以爲京師又不通矣思齊曰思媚周姜京
室之婦此云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下章云命此文王于周于
京皆周京竝言明俱是此矣周是大名明京是其中小別也
當時殷商爲天下大號而言自彼爲有所從來之辭以商對
周故知自其畿內也乃及者相與之辭德者揔稱所行者仁
義也故言配王季而與行仁義之德同其志意見婦人佐夫
故言同耳周本紀云大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王
季未爲世子而生昌矣此則從後而言主
於王季故其辭若王季爲君之時言也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大任仲任也身重也箋云重謂懷孕也○重直勇反又直龍反廣雅云有娠也下同孕以證反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

回以受方國回違也箋云小心翼翼恭慎貌昭明事述懷思也方國四方來附者此言文王之有德亦由父母也

疏大任至方國　正義曰大任既嫁於周今有身而懷孕矣至終月而生文王維此文王既生長之後小心而恭慎翼翼然明事上天之道既維恭慎而明事上天述行此道思得多福其德不有所違以此之故受得四方之國來歸附之言文王有德亦由於父母○傳身重　正義曰以身中復有一身故言重箋申之云謂懷孕也易曰婦孕不育是也○箋小心至由父母　正義曰釋訓云翼翼恭也故知恭慎貌人度量欲其心之大謹慎欲其心之小見其終常戒懼是出於性然表記引此詩乃云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是也言受方國故知四方之國來附之此篇主美文王有明德而上述大任之配王季故解之云此言文王有德亦由父母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集就載識合配也洽水也渭水也涘厓也箋云天監視善惡於下其命將有所依就則豫福助之於文王生適有所識則爲之生配於氣勢之處使必有賢才謂生大姒○洽戶夾反一音庚合反案馮翊有郃陽縣應劭云在郃水之陽郃戶荅

反渭音謂涘音士妃音配字亦作配下皆同爲于僞反下天爲亦爲同處昌慮反　疏　傳集就至涘厓　正義曰
鳥止謂之集是集爲依就之義故以集爲就也文王初載謂
其幼小始有識知故以載爲識也釋詁云妃匹合也妃合對
也轉以相訓是合爲配義也洽與渭連文又水北曰陽渭是
水名則洽亦水也釋丘云涘爲厓郭璞曰謂水邊也○箋天
監至大姒　正義曰於文王有所識則不過二三歲也大戴
禮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發明大姒之小於文
王纔一二歲耳若然文王初生已有天命之意皇矣乃眷西
顧明是紂惡之後天始視文王與此乖者帝王之命宗於冥
兆唐堯之受河圖昌名已在其錄明天歸文王在於久矣但
作詩之人意各有主皇矣辭爲沮勸作與奪之勢故言見紂
之惡乃歸文王此則美文王之聖有賢妃之助故言天將有
命爲生大姒所述意思故言天命有早晚耳氣勢之處上謂
洽陽渭涘是也名山大川皆有靈氣嵩高曰維嶽降神生甫
及中水亦靈物氣與山同詩人述其所居明是美其氣勢故
云爲此賢妃於氣勢之處使之必有賢才也思齊云大姒嗣
徽音則文王之妻爲大姒也此云天作之合下言文王親迎
故知謂生大姒所言居河之渭唯言有微墀之疾者小人
不得其氣勢唯居下濕故生疾耳辭各有意不得同也　文

王嘉止大邦有子嘉美也箋云文王聞大姒之賢則美之曰大邦有子女可以為妃乃求昏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俔磬也箋云既使問名還則卜之又知大姒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俔牽遍反磬也徐又下顯反說文云譬喻也韓詩作磬磬譬也

文定厥祥言大姒之有文德也祥善也箋云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使納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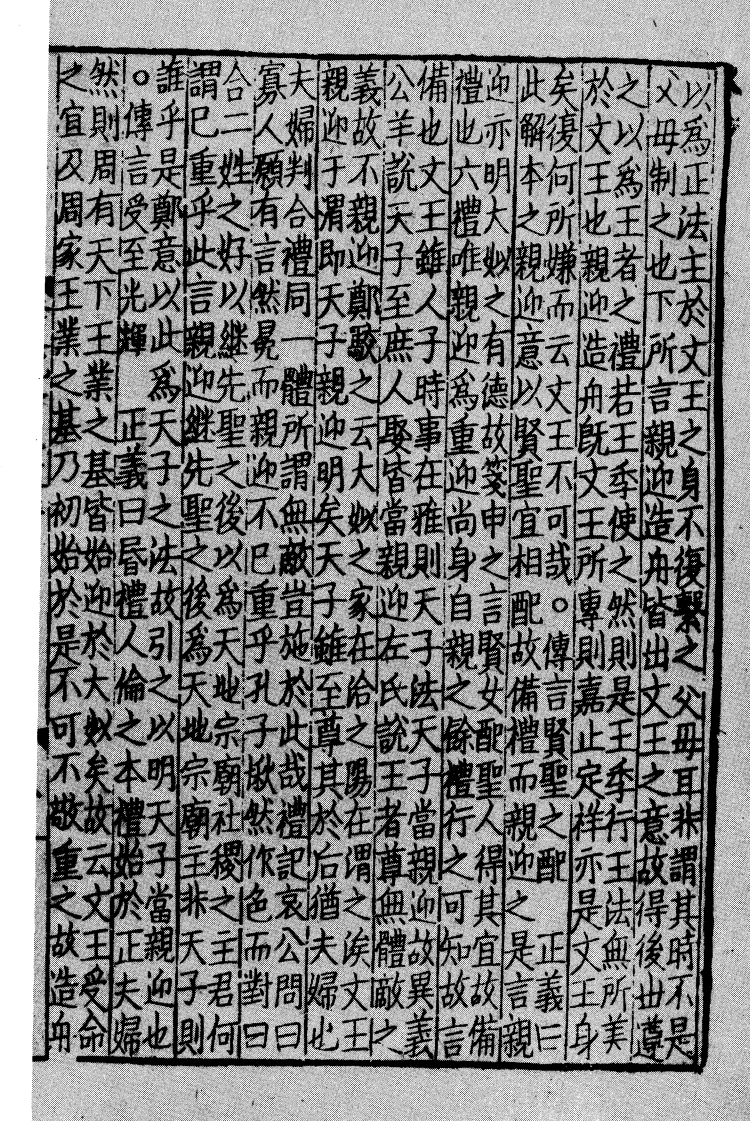
親迎于渭言賢聖之配也箋云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迎魚敬反

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言受命之宜王基乃始於是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箋云迎大姒而更為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不明乎其禮之有光輝美之也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造七報反又七道反毛云天子造舟方言云浮梁也廣雅作艁音同說文艁古造字一音才早反輝音暉

【疏】文王至其光○毛以為此篇主美文王雖王季尚存皆以文王為王上既言天為生配此言成昏之禮故言文王既聞大姒之賢則嘉美之曰大邦有子女可以為昏姻媒以行納采也既納采問名將加卜之又益知大姒之賢言此邦之有子女言尊敬之磬作是天之妹然言尊重之甚

也卜而得吉行納吉之後言大姒之有文德文王則以禮定
其卜吉之善祥謂使人納幣則禮成昬定也既納幣於請期
之後文王親往迎之於渭水之傍造其舟以爲橋梁敬重若
此豈不明其禮之有光輝乎言其明也○鄭唯文定厥祥文
一字爲異餘同○箋文王至求昬○正義曰上既言大姒之
生此言文王嘉止則文王美大姒矣大邦有子文在嘉止之
下是文王美之辭明矣既美其賢謂之可以爲妃故知乃求
昬也下箋云既使問名則此求昬謂納采時也案士昬禮納
采問名同日行事是其禮相因遣納采即問名也○傳俔磬
正義曰此俔字韓詩文作磬則俔磬義同也說文云俔諭
也詩云俔天之妹謂之譬喻即引此詩箋云尊之如天之有
女弟與譬喻之言合盖如今俗語譬喻物云磬作然也○箋
旣使至女弟○正義曰以此旣主文王之事下言親迎于渭
是指文王身之親迎則文王嘉止文定厥祥皆謂文王身自
美之身自定之也始於聞而美之終以造舟親迎則此章文
有倫次揔述昬禮故箋準行六禮之事而結之以嘉止有子
承上在渭之涘故爲聞而美之既美其自然求昬行納采下
也下言文定厥祥祥者徵祥之美即卜吉之謂上言納采
言卜吉明此是問名之後還卜得吉兆益尊美之故言文王
既使問名還則卜之又知大姒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也

釋親云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妹即女弟天者無形之物非如人有親族言天妹者繫之於天見尊之耳初嫁必幼故以妹言之易有歸妹之卦亦此意也○傳祥善正義曰釋詁文○箋問名至納幣　正義曰祥者吉祥之事而言定之是問名之後卜而得吉昏以納幣爲定定此吉祥唯納幣耳故知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幣由卜吉行之故昏禮謂之納徵注云徵成也是亦爲卜吉而言與此祥意協也春秋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禮以著義而爲之立名故謂之納徵言春秋君及大夫之行當指其所爲之事故言納幣何休因此言春秋質也此箋上有問名卜而得吉即納吉也定其吉祥爲納幣也下有親迎是四禮見矣無納采與請期者詩人之作舉其大綱非如記注能備言其事上箋云求昏者即是納采也唯請期之文不見耳既親迎明請之可知也六禮納采納吉納徵三禮言納餘不言納者以問名請期親迎皆須復名而後可言其名既復不須以納配之采也吉也徵也三者皆單是夫氏於女之禮故加納見行之於彼也箋以此章言取大姒之事皆文王身爲主孫毓云昏禮不稱主人母在則命之此時文王纔十三四孺子耳王季尚在豈得制定求昏之事如毓之言非無理矣鄭必以文王之娶時實幼少但聖人有作動爲模範此詩歌之大雅


以爲正法主於文王之身不復繫之父母耳非謂其時不是父母制之也下所言親迎造舟皆出文王之意故得後世遵之以爲王者之禮若王季使之然則是王季行王法無所美於文王也親迎造舟既文王所專則嘉止定祥亦是文王身矣復何所嫌而云文王不可哉○傳言賢聖之配正義曰此解本之親迎意以賢聖宜相配故備禮而親迎之是言親迎亦明大姒之有德故箋申之言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六禮唯親迎爲重迎尚身自親之餘禮行之可知故言備也文王雖人子時事在雅則天子法天子當親迎故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左氏說王者尊無體敵之義故不親迎鄭駁之云大姒之家在郃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明矣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以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意以此爲天子之法故引之以明天子當親迎也○傳言受至光輝　正義曰昏禮人倫之本禮始於正夫婦然則周有天下王業之基皆始迎於大姒矣故云文王受命之宜及周家王業之基乃初始於是不可不敬重之故造舟

也因解舟尊卑之制天子造舟至特舟皆釋水文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孫炎曰造舟比舟爲梁也維舟連四舟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多少爲等差耳禮天子乃得造舟文王欲盛其昏事必極物盡禮用天子之制然後爲榮故云造舟然後顯其光輝解本用造舟之意王肅云造舟爲梁然後可以顯著其光輝明文王之聖德於是可以王也○箋迎大至等制　正義曰此美大其事而造舟若禮先有之不應特述明是文王所創制也云迎大姒更爲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不明乎其禮之有光輝言其實明禮之有光輝及其言所以美之也以傳歷言舟之等級故申之云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知者若先有等制則下不僭上文王雖欲重昏禮豈得僭天子乎若僭天子爲顯則大於時人主誰肯聽之以此知殷時未有等制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爲天子法耳故王基云自殷以前質略未有造維之方特之差周入公制禮因文王敬大姒重初昏行造舟遂即制之以爲天子禮著尊卑之差記以爲後世法是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

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纘繼也莘大姒國也長子長女也維行大任之德焉箋云天爲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故亦爲作合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莘國之長女大姒則配文王維德之行。纘子管反莘所巾反長張丈反注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篤厚右助燮和也箋云天降氣于大姒厚生聖子武王安而助之又遂命之爾使協和伐殷之事協和伐殷之事謂合位三五也。右音祐字亦作佑注同燮蘇接反協戶頰反疏有命至大商。毛以爲既言迎得大姒此又言其能興文王行德生聖子以克殷也言教命乃從天而來歸將命此文王于彼周國于其京師也則爲生善美之匹使繼先姑大任之女事維在於莘國是莘國長之子女則以配文王與之維德之行共行仁義於周京以此夫妻聖賢共行德義之故爲天降氣於大姒遂厚生聖子武王言武王得美氣之厚天既降氣生之亦安保而佑助又遂命汝武王使汝協和其伐大商之事當靖以待時天道協會而後伐之言其伐又爲天助也。鄭唯於彼周京之地爲異餘同。傳纘繼至德焉正義曰纘繼釋詁文此莘猶上摯也婦人所繫國姓而已姒是其姓則莘是其國故云莘大姒國也纘女者言能繼

行女事故知長子長女喪服注云言子兼男女是也婦之所繼唯繼姑耳繼姑而言維行故知能行大任之德也上章述
大任之事云乃及王季維德之行今大姒言大任之德則亦與文王維行矣故箋申之云配文王維德之行是取上章爲
說也○箋天爲至之行　正義曰經言有命自天何知不時已受命而言天爲將命文王者以此申結上章之事有命自
天猶有命既集也纘女維莘猶在渭之涘也下乃言篤生武王是述新娶之事不得爲受命之後故言將命文王也以大
姒之德自在於性故本之維莘言在父母之國已能繼大任之德經之維莘爲纘女所在而言與長子別句而理則下通
故又言莘國之長女以明之○傳篤厚右助燮和也　正義曰篤厚燮和皆釋詁文釋詁又云左右助也介尚右也轉而
相訓是右爲助也○箋天降至三五　正義曰厚生謂聖性感氣之厚故言天降氣於大姒也聖人雖則有父而聖性受
之於天故言天降氣也保右命爾文承厚生之下則安助命之皆是天也故箋於天降氣之下即連言之安而助之者使
之身體康彊國家無虞是安之也多生賢輔年壽九齡是助之也文王之受丹書已云降德滅殷發誅紂及渡盟津白魚
入舟是又遂命之也燮伐大商文在命爾之下則協和伐商之事天命使然故云使和伐殷之事言天所使也又解和伐

郞之事正謂合位於三五是也言正合會天道於五位三所
而用之歲月日辰星五者各有位謂之五位星日辰在北歲
在南月在東居三辰故言三所此事在於外傳周語伶州鳩
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
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
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
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
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
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章昭云五位歲月日辰星也
三所逢公所憑神也周分野所在也后稷所經緯也案其文
云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歲之所在月之所在言五位三
所謂五物在三處當以此五在爲三所不得以所字充之若三
必以所字充之則周分野不言所也又正合五位則五物
皆勳若三所唯數逢公則日之與辰不助周矣韋昭之言非
也周語唯有此言而古曆廢滅劉歆作三統曆以考之頗有
其次故韋昭王肅等皆據而言焉漢書律曆志曰三統上元
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一十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故
傳曰歲在鶉火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
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爲天駟故傳曰月
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

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辰星始見於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還師戊午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明日己未冬至辰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黿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黿是[illegible]嘗所考之事也此天之五位所以得助周者以辰星在須女八度日在箕七度此日月合辰斗前一度謂在箕十度也此三者皆在東北維此北水木交際又辰星所歷建星及牽牛皆水宿顓頊水德而王帝嚳以木受之今周亦木德當受殷水星與日辰在其位當如帝嚳之代顓頊是殷一助也又天黿一名玄枵齊之分野大姜之祖有逢伯陵者殷之諸侯封之齊地逢公之死其神憑焉我周出於姜姓爲外祖所佐是二助也歲星在張十三度鶉火之次周之分野歲星所在利以伐人是三助也月在房五度房心爲大辰大辰農祥大辰正而農事起謂之農祥后稷播殖百穀月在農祥之星則月亦佑周是四助也以於伐紂之時有此五物助周武王能上應天意合而用之故謂協和也此五位所在星宿度數自非用筭無以推之又鄭注尚書爲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曆劉向五紀論載殷曆之法唯有氣朔而已其推星在天黿則無術焉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旅衆也如林言衆而不爲

用也矢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箋云殷盛合其兵衆陳於商郊之牧野而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為天子言天去
紂周師勝也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言無敢懷貳心也箋云臨視也女女武王也天
護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
疏
殷商至爾心。毛以為上既言佑命武王協和伐殷故言伐殷為天所佑之事
殷商之兵衆其會聚之時如林木之盛也此衆雖盛列於牧地之野維欲叛殷而歸我維欲起我而滅殷言皆無為紂用
盡望周勝也非直敵人之意嚮周如此又上天之帝既臨視汝矣其所將之衆皆無敢有懷貳心於汝之心言皆一心樂
戰故周所以勝也。鄭唯下三句為異言殷衆盛天命有歸天乃維予其為諸侯而有德者當起為天子言天去紂而興
周也天意既欲興周其從武王之人莫不勸樂戒武王言上天之帝護視於汝矣伐紂必克無有疑貳於汝伐紂之心當
知其必克無貳心伐之是人又樂戰也伐殷者武王之所欲衆人應難之今衆人不以已勞唯恐武王不戰是勸樂之甚
天予人勸所以能克也。傳旅衆至望周　正義曰旅衆釋詁文木驟謂之林如林言其衆多而不為紂用武成曰甲子
昧爽受率其旅若林周本紀云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武王使師尚父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

之心欲武王之亟入紂師皆倒戈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是衆而不爲紂用也矢陳釋詁文興起釋言文毛氏於詩予皆爲我無作取予之義上篇侯皆爲維言天下之望周解維予侯興之意王肅云其衆維數殷我興起而滅殷傳意當然也○箋殷盛至師勝　正義曰牧誓云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書序注云牧野紂南郊地名禮記及時作坶野古字耳今本又不同此陳師交戰予宜爲授予之義武王於紂乃是諸侯有德者當起爲天子明爲王而行惡者當廢黜是言天意去紂而予周故師勝也土無二王對紂名武王爲諸侯也史記伯夷叔齊諫武王曰以臣弒君可謂仁乎伯夷謂武王爲臣詩人稱之爲侯亦可矣○傳言無敢懷貳心　正義曰言無敢則是軍衆之人不敢也泰誓上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故傳以無貳爾心爲衆人無敢懷貳心即左傳所謂同心同德是也○箋臨視也女女武王也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　正義曰臨視釋詁文閔宮云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彼無貳之文在臨女之上是戒武王使無貳心此文與彼大同明亦戒武王言伐紂必克無有疑心也伐紂之事本出武王之心詩人反言衆人之勸武王見其勸戰之甚太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大下地咸曰孜孜無怠是樂勸武王之事

牧野洋洋檀

車煌煌駟騵彭彭洋洋廣也煌煌明也騵馬白腹曰騵言上周下殷也箋云言其戰地寬廣明不用權詐也兵車鮮明馬又彊則暇且整○洋音羊檀徒丹反煌音皇騵音原騮音留**維師尚**

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師大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箋云尚父呂望也尊稱焉鷹鷙鳥也佐武王者爲之上將○涼本亦作諒同力尚反韓詩作亮云相也大音泰鷙之利反將子匠反

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肆疾也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箋云肆故今也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彊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肆音四帥所類反亦作率坶音牧本又作牧牧昧音妹

疏 牧野至清明○毛以爲上言將戰爲天人所歸此又述戰時之事言所戰之處牧地之野洋洋然甚寬而廣大於此廣大之處陳檀木之兵車煌煌然皆鮮明又駕駟騵之牡馬彭彭然皆彊盛維有師尚父者是維勇略如鷹之飛揚身爲大將時佐彼武王車馬鮮彊將帥勇武以比而疾往伐彼大商會值甲子之朝不終此一朝而伐殺亳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鄭唯下二句爲異言天期已至兵甲之

父

彊將帥之武故今往伐此大商會合兵衆以朝旦昧爽清明之時伐之也○傳洋洋至下殷　正義曰洋洋文連牧野述
戰地之貌故宜爲廣大煌煌言車之鮮故爲明也駵馬白腹曰騵釋畜文郭璞曰駵赤色黑鬣也檀弓說三代乘馬各從
正色而周不純赤明其有義故知白腹爲上周下殷戰爲二代革易故見此義檀弓亦言戎事乘騵明非上戎事不然因此
武王所乘遂爲一代常法夏殷不下其先代之色時王之意異○箋言其至且整　正義曰詩辭所發理不徒然言戰地
寬廣必當有意故知明當時不用權詐也少儀曰軍旅思險隱精以虞是設權以依險阻故寬廣之地不用權詐車之鮮
明馬之彊盛車固馬肥不憂不克則心不忽遽閑暇於事且齊整也成十六年左傳欒鍼說晉國之勇云好以衆整又曰
好以暇牧誓注云好整好暇用兵之術是兵法貴閑整也此說武王之師尚父爲佐則牧野之戰不用權詐矣而雒師謀
說太公受兵鈐之法云踐爾兵革審權矩應詐縱謀出無孔注云踐行也矩法也當親行汝兵革審其權謀之法孔道也
應敵之變詐縱已之謀所出無常道善太公知權變者兵法須知彼已當須爲之備所以貴權謀故善太公能審之但武
王之伐紂以至聖攻至惡敵無戰心不假權詐以不用權詐故爲美耳若前人德與已同力又相敵當設權以取勝何則

與其自敗寧我敗人故傳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左
氏以其不用子魚之計至於軍敗身傷所以責襄公也而公
羊書之云雖文王之戰亦不是過鄭箴膏肓云刺襄公不度
德不量力引考異郵云襄公大辱師敗於泓徒信不知權譎
之謀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也此是譏師敗也公羊不譏違
考異郵矣是德均力同當權以取勝也其在軍之士則聽將
之命不得縱舍前敵曲爲小仁宣二年宋鄭戰于大棘左傳
曰狂狡輅鄭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
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
果爲毅易之戮也何休以爲狂狡近於古道鄭箴膏肓云狂
狡臨敵拘於小仁忘在軍之禮譏之義合於讖是軍士當從
上命也雖成湯伐桀尚書云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明軍
士雖爲至德之師不可違命縱敵也○傳師太師至亨左
正義曰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
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
太師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
美號太誓序云師尚父文王於磻谿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爲
太師號曰尚父尊之其言皆可與尚父義同尊之爲作此號
故雒師謀云號曰師尚父是也如世家之文則尚本是名號
之曰望而雒師謀云呂尚釣厓注云尚名也又曰望公七年

尚立變名注云變名爲望盖因所呼之號遂以爲名以其道
可尊尚又取本名爲號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則牙又是其名字也釋詁云亮介尚右也左右亮也轉以相
訓是亮爲佐也亮諒義同○箋佐武王爲之上將 正義曰
太誓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司馬非上將而去上將
者周司馬主軍旅之戒命故上將爲司馬也○傳肆疾至清
明 正義曰釋言云兆肆也郭璞曰輕兆者好放肆左傳云
輕者肆焉是肆爲疾之義故以肆爲疾言伐者見清明之速
又解會朝清明爲速疾之意言武王陳師會甲日之朝不終
一朝而爲天下清明是其疾也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
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傳云會甲肅
言甲子昧爽以述之則傳言會甲長讀爲義謂甲子日之朝
非訓會爲甲孫毓云經傳詁訓未有以會爲甲者失毛旨矣
妄難說耳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義異○箋肆故至乃
誓 正義曰肆故今也釋詁文天期已至即上變伐大商協
和五位翦滅有期也兵甲之彊即上檀車四騵卑車馬則兵
甲可知也師率之武即尚父鷹揚是也故今伐殷其合兵以
朝且清明之時言於時殺紂也引牧誓證清明之時是昧爽
之義牧誓注亦引此詩交相爲證以明其事同也昧爽者爽
明也言其昧之而初明晚則塵昏旦則清故謂朝旦爲清明古

大明

詩曰清晨登隴首是清亦古今之通語也易傳曰以會者遇值之辭言會朝清明正是會清明之朝耳詩無甲子之文不當橫爲會甲且清明與昧爽文協故易之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緜彌延反由一本無由字大王也序舊無注本或有注者非

疏 緜九章章六句至太王正義曰作緜詩者言文王之興本之於太王也太王作王業之本文王得因之以興今見文王之興本其上世之事所以美太王也經九章上七章言太王得人心生王業乃避狄居岐作寢廟門社是本太王下二章乃言文王興之事叙以詩爲文王而作故先言文王之興而又追而本之各自爲勢故文倒也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 興也緜緜不絕貌瓜紹也瓞瓝也民周民也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箋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瓝故謂之瓞緜緜然若將無長大時興者喻后稷乃帝嚳之冑封於邰其後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緜緜然至大王而德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州之

興公于沮漆也○瓜古華反瓞田節反韓詩瓞小瓜也沮七
余反漆音七瓝蒲剥反長張丈反嚳苦毒反高辛氏帝也冑
直又反部他來反王于况反又亦如字後王業同

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

室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古公
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
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
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二三子
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
可失也從之如歸市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室內曰
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箋云古公據文王本其祖也諸
侯之臣稱君曰公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本其
在豳時也傳自古公處豳而下為二章發○亶都但反父音
甫本亦作甫陶音桃復音福注同累土於地上也說文作覆
或殷以名言絕句翟音狄屬音燭岐其
宜反壞而丈反鑿在洛反為二于偽反

疏縣縣至室家正義曰縣縣然
不絕者是瓜紹之瓞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歲歲相繼恒小
於本若將無復長大之時也以喻后稷乃帝嚳天子之冑封
為諸侯後更遷於豳國世世漸微若將無復興盛之時也至
於大王其德漸盛得其民心而初始生此王業乃不復為微

此事在何時乎乃用居於沮漆二水之傍巳則然矣居沮漆者復是何人乎乃是我文王之先祖久古之公號爲亶父者於漆沮之傍其爲宇舍纔作陶復陶穴而居之所以然者以其國土未大人衆不多未敢有其家室故且穴復而居之○

傳緜緜至漆水　正義曰緜緜微細之辭故云不絶貌也釋草云瓞瓝其紹瓞舍人曰瓞名瓝小瓜也紹繼謂瓞子漢中小瓜曰瓞孫炎曰瓞小瓜子如瓝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瓞然則瓜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瓞此則其種別也而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以其小如瓝故謂之瓞瓞是瓝之別名故云瓞瓝也此時在豳言民周民者此氏自豳居周復以周爲代號此述周國之典故以周言之釋訓云由從自也由訓爲用故自得爲用也土地人之所居故云土居也言沮水漆水者以水非可居之處見居在沮漆之傍舉水以表土耳禹貢雍州云漆沮既從是漆沮俱爲水也或言漆沮爲一水名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有漆縣云漆水在其縣西則漆是一水名與沮別矣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漆沮爲一蓋沮一名洛水孔連言之○箋瓜之至沮漆

正義曰瓜之本實謂瓜蔓近本之實繼先歲之瓜必小其形狀似瓝故謂之瓞其實瓜之與瓞猶種不同也必言本實小者以其言紹近本之實繼先歲之瓜猶長子之繼父故言

繼也瓜實近本則小今驗信然近本小雖繼先歲之瓜不能
大如先歲之瓜猶若后稷封爲諸侯雖繼帝嚳之後不能如
嚳爲天子瓜之相繼者歲歲益小若將無長大之時猶后稷
之後世世益微若將無興盛之時瓜以年年相承猶人以世
世相繼故取喻焉瓜實無長大之時后稷之後則至大王而
盛欲言大王之興故言若將無長大之時其實瓜唯益小然
亦不能長大也后稷乃帝嚳之冑是嚳爲瓜而稷爲瓞自稷
以下祖紺以前也皆爲瓞言緜緜不絶則非徒一世故箋歷陳
之云封邰遷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緜緜然是在邰在豳皆
緜緜故云歷世也箋言至大王而德益盛興大王以約之明
以前皆是也鄭於生民之箋以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而生
后稷經云即有邰家室周本紀云舜封棄於邰號曰后稷是
稷爲帝嚳之冑封於邰也公劉云篤公劉于豳斯館是公劉
失職遷於豳也失職者謂失稷官之職不復得在王官也周
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
先生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韋昭云不窋失官
去夏而遷於豳豳西近戎北近狄周本紀亦云不窋末年夏
氏政亂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然則失職
遷豳自不窋始矣言公劉遷豳者案公劉之篇說公劉避亂
適豳其言甚詳不可得而改而外傳史記皆言不窋奔於戎

狄蓋不窋之時已嘗失官逃竄豳地猶尚往來邰國未即定
居於豳公劉者不窋之孫至公劉而盡以邰民遂往居焉故
本紀又云公劉雖在戎狄間復脩后稷之業務耕種相地宜
百姓從而歸保焉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是定國於豳自
公劉始也豳有漆沮之水故言居沮漆之地公劉以下常居
沮漆正斷以太王而德益盛者以下言古公亶父故知得民
心生王業自太王為始周之追王上至太王而上亦以初基
王業故也太王之基王業在於岐周始盛故閟宮云居岐之
陽實始翦商但在岐始盛由未遷已得民心故云生王業也
生者初始之辭故云本周之興自於沮漆也此沮漆謂在豳地
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曰周原沮漆之間是周地
亦有漆沮也○傳古公至家室　正義曰以在豳為公故曰
豳公謂之古公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
王先公也太王追號為王不稱王而稱公者此本其生時之
事故言生存之稱也士冠禮為冠者制字云伯某甫亶亦稱
甫故知字也以周制論之甫必是字但時當殷代質文不同
故又為異說或即以亶為名名然當諱而得言之者以其
時質故也中候稷起注云亶甫以字為號則鄭意定以為字
不從或說也自古公處豳至如歸市皆孟子對滕文公之辭
也唯彼云太王居豳此因古公之下即云處豳為異耳莊子

亶呂氏春秋皆云太王亶甫居豳狄人攻之與之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甫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請免吾乎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也吾聞之不以所養害所養杖策而去人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書傳略說云狄人將攻大王亶父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亶甫曰與之每與狄人至不止大王亶甫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對曰又欲土地大王亶甫曰與之耆老曰吾不爲社稷乎大王亶甫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亡民也耆老對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亶甫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周人束脩奔而從之者二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與此大意皆同此言不得免焉略說云每與之不止呂氏春秋言不受異人別說故不同耳此言犬馬略說言菽粟明國之所有莫不與之故鄭於稷起及易注皆云事之以牛羊明當時亦與之韓奕箋云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鄭於書傳注云岐山在梁山西南然則梁山橫長其東當夏陽縣西北其西當岐山東北自豳適周當踰之也曲禮下曰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諸侯爲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大王皆避難遷徙者禮之所言謂國正法公劉大

王則權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
反經合義權者稱也稱其輕重度其利害而爲之公劉傳夏
人之亂而被迫逐若顧戀疆宇或至滅亡所以避諸夏而入
戎狄也大王爲狄人所攻以求土地不得其地攻將不止戰
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又棄戎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
業以建七百之基雖於禮爲非而其義則是此乃賢者達節不
可以常禮格之王制稱古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
民居必參相得故曰無曠土無遊民而公劉大王得擇地而
遷又無天子之命諸侯得擅國徙者王制所云平世大法
法不恒定出有盛衰王政既亂威不肅下迫逐良善無所控
告我狄內侵莫之抗禦故不待天子之命可以權宜避之以
其政亂故有空土公劉大王得擇地而遷焉且古者有附庸以
閑田或可先是閑處也既往遷之人居成國後有明王因而
聽之也冬官考工記曰有虞氏上陶人說文云陶瓦器竈也盖
以陶去其土而爲之故謂之陶也說文云穴土室也覆地室
也則覆之與穴俱土室耳故箋辨之云覆者於地上鑿地曰
穴皆如陶然大司徒注云壤亦土也變言耳以萬物自生焉
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種藝則言壤壤和緩之貌然
則土與壤其體雖同壤言和緩則土堅而壤濡九章筭術云
穿地四爲壤五爲堅三壤是息土之名覆者地上爲之取土

於地復築而堅之故以土言之穴者鑿地爲之土無所用直
去其息土而已故以壤言之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其
內謂之家李巡曰謂門以內也郭璞曰今人稱家義出此
是室內曰家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古公在豳之時迫
於戎狄國小民少未有寢廟故未敢有宮室以是故覆穴而
居也公劉始遷於豳比至古公將歷十世公劉云於豳斯館
則豳有宮館也略說稱耆老謂大王曰不爲宗廟乎是豳地
有寢廟也而此言未有寢廟室家者此以文王在岐而興上
本大王初來之事歎美在岐新立故言在豳未有下云作廟
翼翼故此言未有寢廟下云俾立室家故此言未有室家以
爲立文之勢耳其實在豳之時亦有宮室七月云入此室
處即豳事也不然豈十世之內常穴居乎但豳近西戎處在
山谷其俗多復穴而居故詩人舉而言耳。箋復者至章發
正義曰以此復穴別文故大東云死則同穴穴在地下則知
復在地上俱稱爲陶故知皆如陶然下乃言至於岐下故知
此本其在豳時也本其在豳則是未遷傳自言古公處豳而下
說大王遷岐之事者爲下第二章發此傳也然則傳不待二
章而豫發之者以此言在豳未有室家爲下居岐作室以開
原也大王所以走馬至岐乃爲狄人所
逐故避爲之傳以通暢作者之意焉

古公亶父來朝

綿

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率循也滸水厓也姜女大姜也胥相宇居也箋云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爰於及與聿自
也於是與其妃大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朝直遙反滸呼五反辟音避亦作避後放此相息亮反知音智
（疏）古公至胥宇 正義曰言文王之先久古之公曰亶父者避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厓漆
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於是與其妃姜姓之女曰大姜者自來相土地之可居者言大王既得民心避惡早而且
疾又有賢妃之助故能克成王業。傳率循至宇居 正義曰率循胥相皆釋詁文滸水厓釋水文此說古公而及姜女
則姜女太王之妃周本紀云大姜生季歷故知姜女是大姜也宇者屋宇所以居人故爲居也。箋來朝至賢知 正義
曰大王與衆避狄不應早而疾驅假使清朝去馬未是善事詩人言之必有其意故知美其避惡早且疾也上言漆沮此
言循滸明是循此漆沮之側也爰於及與聿自皆釋詁文遷都自是人君之事輒言爰及姜女明其著大姜之賢智也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周原沮漆

之間也膴膴美也堇菜也荼苦菜也契開也箋云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膴膴然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此地將可居故於是始與豳人之從已者謀謀從又於是契灼其龜而卜之卜之則又從矣。膴音武韓詩同堇音謹菜廣雅云堇藋也今三輔之言猶然藋音徒弔反荼音徒飴音移契苦計反本又作挈音苦結反灼之略反

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箋云時是茲此也卜從則曰可止居於是可作室家於此定民心也

疏 周原至于茲　正義曰上言來相可居又述所相之處言岐山之南周之原地膴膴然其土地皆肥美也其地所生堇荼之菜雖性本苦今盡甘如飴味然大王見其如此知其可居於是始欲居之於是與豳人從已者謀之人謀既從於是契灼我龜而卜之龜卜又吉大王乃告從已者曰可止居於是可築室於此告之此言所以定民之心令止而不復去也。傳周原至契開　正義曰周原在漆沮之間以時驗而知之述地之良而云膴膴故爲美也荼苦菜釋文樊光曰苦菜可食也內則曰堇苴粉榆則堇是美菜非苦荼之類釋草又云芨堇草郭璞曰即烏頭也江東人呼爲堇晉語孋姫將譖申生寘鴆於酒寘堇於肉賈逵曰堇烏頭也然則堇者其烏頭乎箋云性苦者皆甘如飴若是堇苴之堇雖非

緜

吉

周原亦自甘矣明堇是烏頭也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
非訓契爲開也春官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
曰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即契所用灼龜也燋謂炬其存
火也士喪禮注云楚荆也然則卜用龜者以楚焞之木燒之
於燋炬之火既然執之以灼龜故箋云契灼其龜而卜之既
契乃開出其兆故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注云開謂出其
占書也是既契乃開之但傳文質略直言契開耳○箋廣平
至從矣 正義曰廣平曰原釋地文閟宮云居岐之陽山南
曰陽故知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也上言胥宇是相地之辭
今言地之美貌故曰大王以此可居於是始與豳人從已者
謀也經云爰始爰謀當有二於如箋之言則始下一爰無所
用矣王肅云於是始居之於是先盡人事謀之於衆然則箋
云始與豳人從已者謀亦謂於是始欲居於是與之謀但箋
文少略耳人謀既從大王於是契其龜而卜之又得吉則是人
神皆從矣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
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人從是之謂大同
撿此上下大王自相之知此地將可居是謀及乃心也與從
已者謀是謀及卿士庶人也契龜而卜是謀及卜也唯無筮
事耳禮將卜先筮之言卜則筮可知故云皆從也○箋卜從
至於是 正義曰以文承龜下故云卜從則曰可止居於是

如箋之言則上曰爲辭下曰爲於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

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慰安爰於也箋云時耕曰宣徂往也民心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於是從西方而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也豳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〇疆本亦作壃同居良反徂在及後放此

【疏】迺慰至執事　正義曰上告民令止民心既定乃安隱其居乃止定其處乃處之於左乃處之於右言或左或右開地置邑以居民也乃爲之疆場乃分其地理乃教之時耕乃治其田畝從西方往東之人皆在周原於是執事而競出力言築室耕田無不勸樂也〇箋時耕至滸言　正義曰以宣在疆理之下乃畝之上疆理既定乃宣於田畝時耕曰宣宣訓爲徧也發也天時已至令民徧發土地故謂之宣慰止左右文在築室之下明其皆是作邑之事乃左右而處之據公宮在中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置邑以居其民與鄭同也疆理是一宣畝亦同但作者以乃間之而足句耳故箋通解之云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也民性安土重遷離居或有所悔言從西方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明其勸樂於是皆無悔心也豳在周

緜

原西北而經言自西便是從其正西而來故辨之云豳與周原不能為東西據至周之時從水滸而言也鄭志張逸問豳與周原不能為東西何謂荅曰豳地今為栒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又有岐山西北四百里與志此言發豳西南而行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也時耕曰宣無他文也鄭以義言之耳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 箋云俾使也司空司徒卿官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處昌慮反

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箋云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廟成則嚴顯翼翼然乘聲之誤當為繩也○繩如字本或作乘案經作繩傳作乘箋云傳破之乘字後人遂誤改經文縮色六反版音板廣光浪反索桑洛反

（疏）乃召至翼翼　正義曰民既得安止乃立國家宮室於是乃召司空之卿令之營度廣輪乃召司徒之卿令之與聚徒役使之立公卿之室家之位處也營度位處以繩正之其繩則方正而直矣依此繩直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縮束

其板板滿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作此宗廟翼翼然而
嚴正言能依就準繩牆屋方正也○箋司空至之處○正義
曰司空之屬有匠人其職有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
是司空掌營國邑也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其職云凡用衆庶
則掌其政教是司徒掌徒役之事也以此二官各有所掌故
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也位處者即匠人所謂左祖右社面
朝後市之類是也后稷封郃為上公孟子稱文王以百里而
王則大王之時以郃之大國當立三卿其一盖司馬乎時不
召者司馬於營國之事無所掌故也○傳言不至為後正
義曰傳以繩無不直而云其繩則直者言大王所作宮室不
失繩之直也釋器云繩謂之縮孫炎曰繩束築板謂之縮郭
璞曰縮者縛束之也然則縮者束物之名用繩束板故謂之
縮爾雅復言縮之明縮用繩束之也○君子將營宮室以下
曲禮文也引之者證先言作廟之意○箋繩者至為繩正
義曰傳言不失繩直故言用繩之意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
正言營制之時當用繩也上下相承而起解載義言其相載
傳言繩謂之縮出於釋器釋器作繩而傳
作束故為聲之誤毛公後人寫之誤耳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

捄虆也陾陾衆也度居
也言百姓之勸勉也登

登用力也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箋云捄捊也度猶投也築牆者捊聚壞土盛之以虆而投諸版中○捄音俱呂沈同徐又音鳩陾耳升反又如之反說文云築牆聲也音而度待洛反注同韓詩云墳也薨呼弘反沈呼萌反爾雅云眾也王云亟疾也屢力住反又力朱反住同馮扶冰反注同虆力追反沈力戈反字或作樏或作蔂音同劉熙云盛土籠也鍛丁亂反捊薄侯反爾雅云聚也說文云引取土盛音成

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皆俱也鼛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或鼛或鼓言勸事樂功也箋云五版為堵興起也百堵同時起鼛鼓不能止之使休息也凡大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鼙朔鼙周禮曰以鼛鼓鼓役事○堵丁古反鼛音羔勝音升謂之應應對之應小鼓也鼙薄卑反

疏 捄之至弗勝○毛以為捊土實之於虆謂之捄者眾多陾陾然既取得土送至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居於板中居之亟疾其聲薨薨然築之者用力登登然牆成削之以牆堅緻土從上下打鍛削之人屢其聲馮馮然其作此牆之時百堵皆同時而起其間欲令之食息鼛鼛擊鼓不能勝而止之民皆勸事樂功競欲出力言大王之得人心也○鄭唯以度為投語異意同○傳捄虆至馮馮 正義曰說文云捄盛土於器也捄字從手謂以手取土虆者盛土之器言捄

虆者謂捄土於虆也取土必多故陾陾爲衆王者度地以居
民故度爲居也陾陾薨薨皆是衆多之義畢其衆多言百姓
相勸勉者築者用力爲多故云用力登登然上言削下言屢
馮馮是聲故知削牆下土打鍛是屢之聲馮馮然也禮謂牖
爲鍛脩亦言其椎打之○箋捄捊至板中○正義曰以傳文
略故足成之說文云捊引取也故以抹爲捊言捊取壤土盛
之以虆仍存虆字與傳不異也薨薨是投土之聲者若以爲
居於薨義不強故云度猶投也○傳鼛大至樂功○正義曰
冬官韗人爲皐鼓長尋有四尺八尺曰尋是一丈二尺以其
長大故云大鼓也鼓是總名鼛是鼓之別名今鼛鼓並言則
非一物故云或鼛或鼓又解不勝之義言其勸其事樂其功
民欲疾作故欲令止二者交競鼓不能勝止人使休是其勸
樂之甚也○箋五板至役事○正義曰五板爲堵定十二年
公羊傳文鼛鼓不能止之使休息申説不勝之義傳以鼛鼓
爲二鼓解有二鼓之意凡大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鼙朔鼙
此經鼛是大鼓也鼓謂鼙也禮法當有二鼓故鼛鼓並言之
此言勸樂之甚故知鼛鼓爲二餘文則不然若韗人爲鼛鼓
正謂壹鼓耳大射云一建鼓在阼階西應鼙在其東一建鼓
在西階之西朔鼙在其北是大鼓之傍有小鼓也箋謂鼙爲
小鼓明其不異於傳引周禮者地官鼓人文彼云鼓役事此

或云止役事以上有止之文而因設耳定本云鼓役事**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王之郭門曰皐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皐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皐音羔伉本又作亢苦浪反韓詩作閌云盛貌將七羊反注同朝直遙反下同**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冢大戎大醜衆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為大社也箋云大社者出大衆將所告而行也春秋傳曰蜃宜社之肉

疏迺立至攸行○毛以為大王於是之時乃立其宮之郭門後遂為天子之皐門此皐門有伉然而高大也乃立其宮之正門後遂為天子之應門此應門將將然而嚴正也乃立其國諸侯之社後遂為王之大社此社者為動大衆所以告之而行也大王遷得人心之制度之美及文王興用之為天子之法也鄭唯以皐門應門 大社自是諸侯正法為異其文義則同○傳王之至應門 正義曰下傳云冢土大社美大王之社遂為大社則毛意以大社者天子社名諸侯不得稱大社也冢土非諸侯之社則皐應非諸侯之門故云王之郭門曰皐

緜

門王之正門曰應門是諸侯之郭門不得名臯門諸侯之正門不得名應門也大王實非天子而以臯應言之者美大王作郭門以致臯門作正門以致應門言大王本作郭門正門耳在後文王之興以爲臯門應門雖遷都於豐用歧周舊制故云致得爲之也此言以致臯門下云遂爲大社致者自小至大之辭遂者從本鄉末之稱皆言大王所作遂爲文王之法也此時大王實爲諸侯其作門社固爲諸侯之制諸侯之法異於天子文王爲天子之法不得同於大王而云致門遂社者大王門社必不得同於天子但以夥代尚質未必曲有等級文王因其制度增而長之以爲天子之制故云致耳毛所以爲此說者蓋以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臯應故以臯應爲王門之名也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以應門不言宮明與郭門皆爲宮門也正門謂之應門釋宮文孫炎曰謂朝門也毛以諸侯之門不名臯應與鄭別耳而郭門爲宮之外門正門爲朝門亦與鄭不異也伉者極之義故爲高貌將將敞顯而嚴正亦互明之皆高而嚴正耳。箋諸侯至庫雉　正義曰鄭以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経不入庫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是魯有庫門雉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是則名之曰庫雉制之如臯應魯以周公之故成

王特褒之使之制二兼四則其餘諸侯不然矣襄十七年傳宋人稱皋門之晳諸侯有皋門也諸侯法有皋應人王自為諸侯之制非作天子之門矣故云諸侯之宮外曰皋門朝門曰應門文王世子云至於寢門是內有寢門也明堂位云大門子皋門天子應門顧命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是天子亦有皋應故為天子之宮加之以庫雉也家語云衛莊公易朝市有孔子曰繹之於庫門之內失之矣則衛有庫門魯以周公立庫而衛亦有庫門者家語言多不經未可據信或以康叔賢亦蒙褒賞故也謂應門為朝門內為寢門一曰路門以朝位在應門之內路寢在路門之內故繫而名之諸侯三朝皋門之內雖有外朝議大疑詢衆庶乃往不常在焉故不得朝名其君日出所視與群臣決事之朝在應門之內故以應門為朝門也○傳冢大至大社正義曰冢大戎大醜衆皆釋詁文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禮運云命降於社之謂殽地是社為土之神也冢既為大土為社王故知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至謂之宜皆釋天文爾雅先引此詩二句然後為此辭以釋之故傳依用焉孫炎曰大事兵也有事祭也宜求見使祐也此文本解戎醜攸行之意言國家起發軍旅之大事以興動其大衆必先有祭事於此社而後出行其祭之名謂之為宜以行必須宜祭以告社故言戎醜攸行也成

十三年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兵爲大事也春秋昭
十五年有事於武宮雜記云有事於上帝皆是祭事故謂祭
爲有事以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其福宜故謂之宜
王制云天子將出宜乎社是也傳以大社者天子社名大王
時實諸侯而云乃立冢土以天子之名言之者美此大王之
社而遂爲大社言太王立此社文王後取其制以爲天子之
社故以冢土言之毛所以爲此說者盖以祭法云王爲群姓
立社曰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之氣也以
爲大社之名唯施於天子其諸侯不得名大社故也○箋大
社至之肉　正義曰鄭以冢土者訓爲大社之義未即名爲
大社諸侯雖不可名大社可以言冢土矣以爲乃立冢土正
是諸侯之法大社者出大衆將所告而行以出大衆而告之
故謂之大社所告而後行故言收行也春秋傳曰蜃宜社之
肉言此者證宜爲祭社之名三傳皆無此文而言傳曰衍字
也閔二年左傳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蜃于社成十三年左
傳曰成子受蜃於社不敬案地官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注
云蜃大蛤也飾祭器之屬鄭司農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然
則器以蜃飾之故謂之蜃言受蜃於社非受空器而已明器
內有肉是以祭社之肉盛之蜃器而賜之故說者皆以蜃爲
宜祭於社之肉箋但取其意言左傳所云蜃者是宜社之肉

綿

無曰學也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兊矣

肆故今也慍恚隕墜也兊成蹊也箋云小聘曰問柞櫟也棫白桵也文王見太王立冢土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絶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今以柞棫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衆兊然不有征伐之意○殄田典反慍紆問反隕韻謹反柞子洛反後同棫音域後同王肅云棫即柞也字林于目反拔蒲貝反又蒲蓋反下同兊吐外反又徒外反恚一遂反隊直類反蹊音兮櫟音歷桵如誰反後同去羌呂反惡惡上烏路反下如字脱通外反本亦作兊

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駾突喙困也箋云混夷夷狄國也見文王之使者將士衆過已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此柞棫之中而逃甚困劇也是之謂一年伐混夷太王辟狄文王伐混夷成道興國其志一也○混音昆駾徒對反喙許穢反徐又音尺鋭反使所吏反惶音皇怖普故反

疏 肆不至喙矣 正義曰以大王立社有用衆之義故今文王不絶其怨恚惡人之心欲征伐無道也亦不墜其聘問之禮欲親人善鄰也言其威德兼行不忝前業不廢其聘問之使於柞棫之木拔然生柯葉矣以此之時將其師旅行於道路兊然

矣言無征伐之心也但所聘之國路近混夷混夷謂將伐已
乃驚走而奔突矣混夷逃怖如是維其困劇矣大王則遷居
避狄文王則咸懼混夷其跡雖殊而與國則一故連而美之
也○傳肆故至成蹊　正義曰肆故今隕墜皆釋詁文說文
云慍怒也恚怒也有怨者必怒之故以慍爲恚說文云蹊徑
也宣十一年左傳曰牽牛以蹊人之田則蹊者先無行道初
爲徑路之名兊是成蹊之貌然文王大夫將師旅而出師行
當依大路道且其衆既多非徒成蹊而已傳言成蹊者以混夷
之地野曠人稀雖有舊道當有荒穢故因士衆之過得成蹊
徑以無征伐之事故行得相隨成徑與鄭同也帝王世紀云
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
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王肅同其說以申毛義以爲柞棫生
柯葉拔然時混夷伐周然則周之正月柞棫未生以爲毛說
恐非其旨驗毛傳上下與鄭不殊○箋小聘至之意　正義
曰小聘曰問聘禮文也王制注云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彼
對文耳散則聘問通此說文王之美其聘將師而行明據大
聘言之當是卿非大夫也釋木云櫟其實梂不言櫟是柞陸
機疏云周秦人謂柞爲櫟櫟蓋據時人所名而言之棫白桵釋
木文郭璞曰桵小木也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陸機
疏云王肅說棫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桵直理

易破可爲橫車又可爲矛戟於今人謂之白梂或曰白柘此
二說不同未知孰是釋詁云肆故今也故者因上之辭是以
知接上冡士爲義大王立冡土有用衆之義用衆欲以伐人
故文王不絶去恚惡惡人之心言將伐之也旣有所惡當有
所好故亦不廢聘問之禮是言拔者伐之服者柔之定四年
左傳云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臣之出聘止應將
旅而已而云師者以其下說混夷畏之則非徒一旅之衆混
夷是周之敵讎文王使臣過其傍而聘問遠國明其不敢輕
行故師旅並言之○傳駾突喙困　正義曰說文云駾馬疾
行皃引詩云混夷駾矣然則馬之疾行即有奔突之義故云
突也喙之爲困則未詳○箋混夷至志一　正義曰采薇云
西有混夷之患故知混夷狄之國上文行道允矣是聘者
士衆行於道今言混夷奔突故知見文王之使者將士衆過
已國則惶怖驚走而奔突也奔突有所歸入之辭上言柞棫
之中而逃二國甚困劇也文王之聘當與鄰國往來而得使
混夷怖懼者郡之末世戎狄內侵所聘之道近於混夷夷狄
部落散居素不屯集忽見兵衆謂其伐已故奔入柞棫以逃
避之士衆主爲聘行實無征伐之意但大衆聚行亦有武備
故曰烈烈征師召伯成之明行有威武故混夷見之而驚也
是之謂一年伐混夷者謂書傳之文書傳之注亦引此云混

夷駾矣交相引證明其同也書傳云四年伐犬夷此云一年者書傳說文王受命七年之内其一年伐犬夷非謂受命元年也案采薇出車說文王之伐西戎出則命將遣役歸則執訊獲醜非爲一聘問之使偃之而已而得以此爲伐混夷者混夷與周相近數來犯周文王不絶恚惡惡人之心有征伐之志混夷見聘而怖終不臣伏故至受命四年而伐之此因混夷之驚遂言其伐之事不謂此即伐也此文在虞芮質成之上或在受命之前非彼四年之事此詩二章說太王避狄難此章言文王伐混夷故箋申其意云成道興國其志一也大王以國小狄彊戰則民死爲害其民寧棄其地故遷而避之文王所服已廣民衆兵彊足得平彼混夷遏其寇亂故伐而定之皆量時制宜其跡雖異至成周道興邦定國是其志一也故作者伐避俱美此章言混夷畏文王而已未是伐事而言文王伐者以因此而在後伐之故言伐耳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 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

而歸者四十餘國箋云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緜緜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芮如銳反蹶俱衛反盍胡臘反竟音景摯苦結反閒音閑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箋云予我也詩人自我也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我念之曰此亦由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力也疏附使疏者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之○先蘇薦反注同後胡豆反注先後同本音奔本亦作奔注同奏如字本亦作走音同注同御魚呂反本又作禦音同侮亡甫反相息亮反道音導本亦作導折之設反衝昌容反

疏　虞芮至禦侮　正義曰言文王遵太王之道行善消惡之故而虞芮二國之君有爭訟事來詣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虞芮既平歸周益衆文王於是動其太王初生之道言太王始生王業文王增而長之使王業益大也又言文王之德所以至如此者詩人云我思念之曰亦由有疏附之臣我念之曰亦由有先後之臣我念之曰亦由有奔走之臣我念之曰亦由有禦侮之臣也言上承太王之基下得賢臣之助故能克成王業卒有天下○傳質成至餘國　正義曰釋詁云質平成也則三字義同故以質

之　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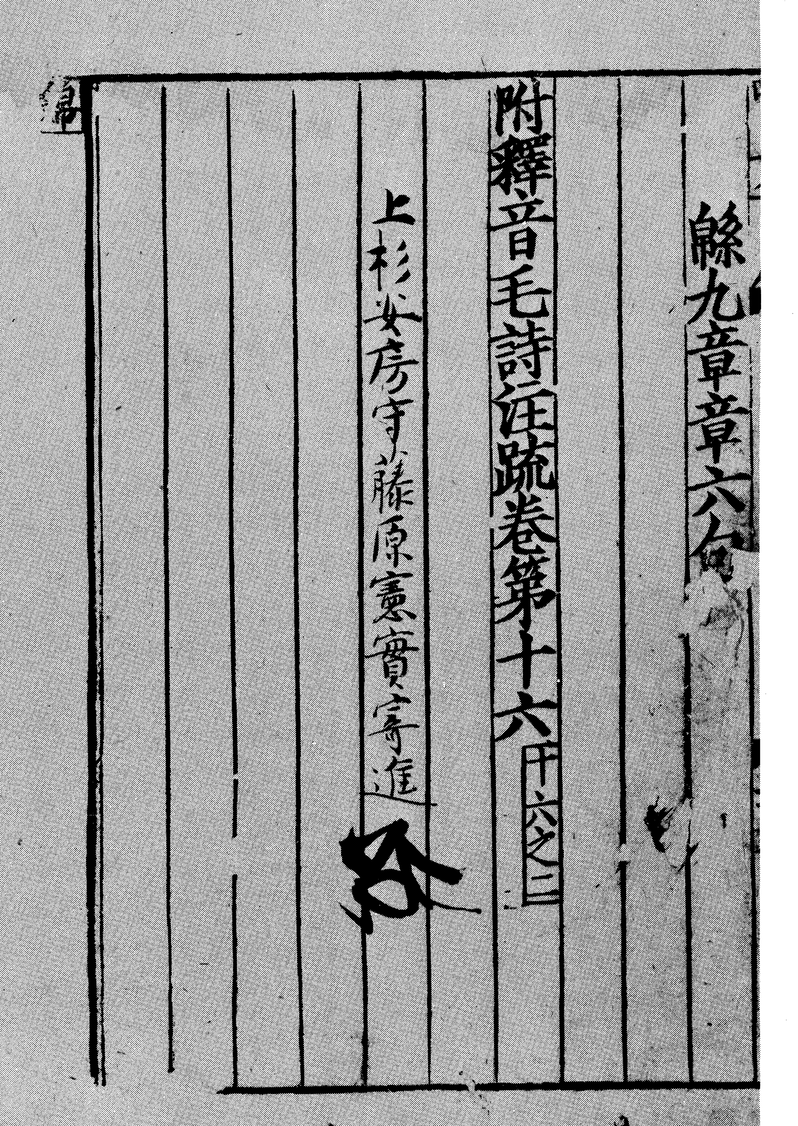
爲成以成爲平言由詣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覲勸釋詁文
自虞芮之君以下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也蓋性歸焉家語
作盡盡訓何不也此相勸之辭宜爲盡也入其邑謂入城中
也男女異路謂如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注云以
爲地道尊右故也班白謂年老其髮白黑雜也以其年老不
自提挈其事有少者代之也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選
大夫爲卿則各以尊爵相讓也家語書傳並有其事與毛傳
小異大同由異人別說故也○箋虞芮至業大　正義曰此
文王本太王之詩故首尾相屬首章言太王於緜緜之後始
得人心而初生王業今言文王動其生故知動彼初生之道
令之使大故云虞其德而王業日益大謂大於太王之時也
此直增動太王民之初生耳而連言緜緜者明太王於緜緜
之中而初生王業今文王又動之見文王所動大於緜緜後
之初生故連言之○傳率下至禦侮　正義曰此以臣有四
行故解其名之義疏附者此能率其臣下先與君踈者令之
親於君上能使親附故曰疏附也先後者此臣能相道導禮儀
使依典法在君前後故曰先後也奔走者此臣能曉喻天下
之人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人知令天下皆奔走而歸趨
之故曰奔走也禦侮者有武力之臣能折止敵人之衝突者
身能扞禦侵侮故曰禦侮也以此四行徧該群臣雖有賢聖

緜

用

也

不過此矣直捴言臣有四行而已不指其臣云其
爲禦侮故君奭云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
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注云詩傳說
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
謂引此四行以證五臣明非一臣有一行也彼注云不及呂
望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謙不以自比焉周公謙不自比詩
人不當代謙明周召之輩亦在其中所言四行無定人矣書
傳說宜生南宮括閎夭三子學須於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
於羑里獻寶以免文王乃云孔子曰文王得四臣吾亦得四
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疏附與自吾得賜也遠方之
士至是非奔走與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與
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與文王有四臣以免
虎口丘亦有四友以禦侮如此言則四人人有一行與前說
乖者書傳因有四人爲之說耳孔子以巳弟子四人擬彼四
行其於文王之臣亦不言人爲一行縱彼四人各爲一行此
詩所言不獨指彼四人也○箋予我至趨之　正義曰予我
釋詁文箋於此獨言詩人自我者此美文王之德而云我所
我之事不明故辯之言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是也所以得
使虞芮感化至於是者我念之由有此四臣
之力故也疏附奔走傳其未明故特申說之



緜九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二

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三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棫雨逼反樸音卜沈又符卜反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 興也芃芃木盛貌棫白桵也樸枹木也槱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箋云白桵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芃芃然豫斫以為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芃薄紅反槱音酉字亦作槱弋九反云積木燒也枹音芓反蕃音煩屬之欲反斬一本作斫燎力召反

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趣趨也箋云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文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敬左右之諸臣皆促疾於事謂相助積薪○辟音璧注及下同趣七喻反

疏 芃芃至趣之　毛以為芃芃然枝葉茂盛者是彼棫木之樸屬而叢生也我農人得析而薪之又載而積之於家使農人得以濟用興德行俊秀者乃彼賢人之叢集而衆多也我國家得徵而取之又引而置之於朝使國得以蕃興既得賢人置之於位故濟濟然多容儀之君王其舉行政也賢臣皆左右輔助而疾趨之

言賢人在官各司其職是其能官人也。鄭以爲芃芃然枝
葉茂盛之棫相樸屬而叢生也故使人豫斫而薪之及祭皇
天上帝則又聚積而燎之濟濟然其臨祭祀容貌肅敬之君
王薪燎以祭之時左右諸臣趨疾而助之言皆助王積薪以
供事上帝是其能官人也。傳芃芃至蕃興 正義曰芃芃
是棫樸之狀故爲盛貌釋木云樸枹者孫炎曰樸屬叢生謂
之枹以此故云樸枹木也伐木析之謂之薪既以爲薪則當
積聚槱在薪下故知槱爲積也此詩美其能官人以木茂
喻賢人德盛樸屬喻賢人多薪之以聚取賢人積之以聚置
於朝故人云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
興然蕃是在朝之士當以薪濟家用爲喻而文不類是互相
足也蕃興者謂蕃殖興盛言國家昌大之意也。箋白桵至
燎之 正義曰言樸屬而生者冬官考工記云凡察車之道
欲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此言樸者亦
謂根枝迫迮相附著之貌故以樸屬言之欲取爲薪故言其
枝葉茂盛芃芃然薪以乾乃用之故云豫斫月令季冬乃命
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則一歲所須槱燎炊爨
之薪皆於季冬收之以擬明年之用是豫斫也至祭皇天上
帝及三辰則聚積燎之解槱之意也知此爲祭天者以下云
奉璋峨峨是祭時之事則此亦祭事槱燎之與大宗伯槱燎文

司故知爲祭天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彼槱燎之文准施用於司中司命此祭皇天上帝亦言槱之者彼云禋祀實柴槱燎三者皆祭天神之禮俱是燎柴升煙但神有尊卑異其文耳故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是其禮皆同故得爲槱之也皇天上帝月令文彼注以皇天爲北辰耀魄寶上帝爲五帝則此亦宜然宗伯注昊天上帝冬至於圓丘所祀天皇大帝也昊天上帝猶皇天上帝周禮以爲一而月令分之者以周禮文自相顧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別言五帝則昊天上帝之中無五帝矣故以爲一月令文無所對宜廣及天帝故分之爲二此亦廣文當同之也春官神仕之職桓二年左傳皆有三辰之文即宗伯所云日月星辰是也此章言祭天之事祭天則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可兼及日月而摠言三辰以爲兼及星辰者以其俱在天神皆用柴祭槱文可以兼之故通舉焉此及宗伯月在柴燎之限則月爲天神當以煙祭觀禮云祭天燔柴祭地瘞注云燔柴祭天謂祭日也則祭地瘞者謂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又以月爲地神而從瘞埋之祭者彼注又云月者太陰之精上爲天使然以天使從天以陰精

又從地故以祭月有二禮月之從埋唯此會同告神一事而已其餘皆從實柴故宗伯定之以爲天神也文王受命稱王
必當祭天其祭天之事唯牽禋與是類見於詩其外又中候合符后云文立稷配注云文王受命祭天立稷以配之諸儒
皆以爲郊與圓丘異名而實同鄭以圓丘與郊別文王未定天下不宜已祭圓丘所以言稷配蓋郊也何則周公制禮始
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若文王已具其禮當使誰配之以此知文王之時未具祭天之禮而分皇天上帝爲二者亦以
槱文可盡兼天神廣言之耳未必文王已祭天皇大帝也此箋異於傳孫毓云此篇美文王之能官人非稱周也之多賢才
也國事莫大於祀神莫大於天必擇俊士與共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又薪之槱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
萬民皆當槱燎箋義爲長。傳趣趨 正義曰此趣趨之趣義無所取故轉爲疾趨。箋辟君至積薪 正義曰辟君釋
詁文以時紂存難不祭天故辨之云君王謂文王也文承上槱之之下故知相助積薪也濟濟辟王左
右奉璋半圭曰璋箋云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璋音章瓚在但反字或
作贊祼古乱反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峨峨盛壯也髦俊也箋云士御士也奉璋之儀

峩峩然故令俊士之所宜。濟濟至攸宜。毛以爲文
峩本又作俄五歌反髦音毛【疏】王能任賢爲官助之行禮
濟濟然多容儀之君王其行禮之事則左右之臣奉璋而助
行之此臣奉璋之時其容儀峩峩然甚盛壯矣乃是俊士所
宜爲臣奉璋是其能官人也。鄭以此章說宗廟之祭賢臣
取之言濟濟然其臨祭祀敬美之君王其祭之時親執圭瓚
以祼其左右之臣奉璋瓚助之而亞祼奉璋亞祼之時容儀
峩峩然甚得其禮此奉璋之事俊士之所宜行也宜以助祭
是官得其人也。傳半圭曰璋　正義曰傳唯解璋而不言
瓚則不以此爲祭矣斯干傳曰璋臣之職則謂臣之行禮當
執璋也王肅云群臣從王行禮之所奉顧命曰大保秉璋以
酢肅以臣之執璋於禮無文故引顧命爲證。箋璋璋至璋
瓚　正義曰鄭以臣行禮亦執圭璧無專以璋者禮主以進
君璋以進夫人則以圭當統名不得言璋論語說孔子執圭是
其事也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以璋言之
故知璋是璋瓚王肅云　本有圭瓚者以圭爲柄謂之圭瓚
未有名璋瓚爲璋者王基駁云郊特牲曰灌以圭璋與此云
奉璋峩峩皆有明文故知璋爲璋瓚矣祭之用瓚唯祼爲然
故云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卽祭統
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是也天官內宰職云

大祭祀后祼獻則賛賛然則亞祼者當是后夫人矣此及祭統
言大宗者彼注云容夫人有故攝焉攝代王后一人而已言
諸臣者舉一人之事以見諸臣之美耳又天官小宰云凡祭
祀賛祼將之事注云又從大宰助王然則大宰助王祼小宰
又助之是助行祼事非獨一人故言諸臣小宰注云唯人道
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焉則此言祼事祭宗廟
也箋直言祭祀之禮不言廟以言祼則廟可知祭義說宗廟
之祭云孝子慤而趨賓客則濟濟此言濟濟辟王者以孝子
當祭志心念親不事儀飾故言慤而趨見其儀少耳其實祭
是大事非無儀也清廟箋云周公之祭清廟其禮儀敬且和
是有儀矣○傳峩峩至髦俊　正義曰以峩峩是容儀之貌
故言盛壯釋訓云峩峩祭也舍人曰峩峩以奉璋之祭鄭以此
璋為祭合於爾雅毛不為祭蓋以行禮貌同於祭髦俊釋言
文○箋士卿士　正義曰士者男子之大號以奉璋亞祼是
宗伯之卿故
言卿士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

淠舟行貌楫櫂也
箋云烝衆也淠淠
然涇水中之舟順流而行者乃衆徒船人以楫櫂之故也興
衆臣之賢者行君政令○淠匹世反沈孚計反涇音經烝之
承反楫音接徐音集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郭注云楫
橈頭索也所以縣櫂謂之楫說文云楫舟棹也釋名云在傍

棼水曰櫂又謂之楫櫂直教反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天子六軍箋云于往邁行及與也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

【疏】淠彼至及之 正義曰文王既能官人行其政令言淠淠然順流而行者是涇水之舟船此舟船所以得順流而行者乃由衆徒船人以楫櫂之故也以興隨民而化者是文王之政令也此政令所以得隨民而化者乃由諸臣賢者以力行之故也既有賢臣爲王布政故可以征討有罪周王往行征伐則六師與之而俱進也○傳淠舟行貌楫櫂 正義曰定本及集注皆云舟行則與鄭不異或云舟上者誤也方言楫或謂之櫂則毛以時事名之○箋烝衆至政令 正義曰烝衆釋詁文淠淠爲動之貌故云順流而行以承上章說賢臣之事故爲衆臣之賢者行君政令○傳天子六軍 正義曰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云整我六師皆謂六軍爲六師明此六師亦六軍也○箋周王至百人 正義曰師之所行必是征伐故知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爲師夏官序文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今周王不以軍而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故也若如周禮夏官序云五師爲軍軍方二千五百人也詩爲大雅莫非王法造舟

爲溱祼將于京皆是天子之禮而此必爲殷末之制者以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是當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因言師不言軍故爲此解耳鄭之此言未是定說鄭志趙商問此箋乃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出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答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言軍耳此正荅常武六師而不申此箋之意是其自持疑也又臨碩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總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是亦以此爲六軍之意也又易師卦注云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舉中之言然則軍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於此獨設異端又甘誓云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公劉箋云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三軍大誓注云六軍之兵東行皆在周禮之前鄭自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何故於此獨言殷末當是所注者廣未及改之耳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 倬大也雲漢天河也箋云雲漢之在天其爲文章譬猶天子爲法度于天下○倬陟角反

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遐遠也遠不作人也箋云周王文王也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遠不作人者其政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

疏箋周王至作人○正義曰上已有周王何嫌非文王而於此言謂文王者欲因取文王之名以解壽考故於此言之也受命之時已九十矣六年乃稱王此雖稱王後言不妨述受命時事故云九十餘矣作人者变舊造新之辭故云变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相質也箋云周礼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也相視也猶觀視也追琢玉使成文章喻文王爲政先以心研精合於礼義然後施之万民視而觀之其好而樂之如觀金玉然言其政可樂也○追對回反注同琢陟角反注同彫都挑反相如字一云鄭息亮反研倪延反好呼報反樂音洛下同

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箋云我王謂文王也以罔罟喻爲政張之爲綱理之爲紀○罟音古

疏追琢至四方○毛以爲上言文王之表章此又說其有文章之事言治宝物爲器所以可彫琢其躰以爲文章者以金玉本有其質性故也以喻文王所以可脩飾其道以爲聖教者由本心性有睿聖故也心性有睿聖故脩飾以成美言文王之有聖德其文如彫琢其質如金玉以此文章教化天下故歎美之言勉勉然勤行善道不倦之我王以此聖德綱紀我四方之民善其能在民上治理天下鄭以爲申上政教可

美之意言工人追琢此玉使其成文章而後用之以興文王
研精之此政教合於礼義其出民皆貴而爱之好而樂之如金
玉之宝其皆視而觀之言其政得其宜民爱之甚餘同○傳
追彫至相質　正義曰毛以此經上下相成所追琢者即追
金玉故以追爲彫釋器説治器之名云玉謂之琢是玉曰琢
也釋器上文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刻金不爲彫言金曰彫
者以彼對文爲别散可以相通論語曰朽木不可彫木尚稱彫
明金亦可爲彫也以此二句相對章是成文則相是本質故
相爲質也王肅云以興文王聖德其文如彫琢矣其質如金
玉矣○箋周礼至可樂　正義曰周礼追師掌追衡笄天官
追師職文彼注追猶治也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服
有衡垂于副之兩傍當耳是衡笄俱首服也以玉爲之而職
曰追師故知追爲治玉之名彼注亦引此詩交相爲證也相
視釋詁文視者以目觀物從目生名觀者見物看之據彼生
稱令言乃民之看王政教故又轉爲觀也上言政教之美能
變化惡俗故知此述政教可美之事金玉物之貴者故云其
好樂之如觀金玉然言政之甚可樂也易傳者以上言作人
下言綱紀皆是政教之事則此亦述政教矣聖人躰自生知
性與道合不當於此輒言文王美質故易之○箋我王至爲
紀　正義曰以我王之文異於上辟王周王故詳之言謂文

棫樸

王也說文云綱綱紘也紀別絲也然則綱者網之大繩故盤庚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是其事也以舉綱能張網之目故張之爲綱也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爲紀以喻爲政有舉大綱赦小過者有理微細窮根源者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旱戶但反麓音鹿本亦作鹿

疏 旱麓六章章四句至干祿焉 正義曰作旱麓詩言文王受其祖之功業也又言其祖功業所以有可受者以此周之先祖能世脩后稷公劉之功業謂大王以前先公皆脩此二君之業以至於大王王季重以得天之百福所求之祿焉文王得受其基業增而廣之以王有天下故作此詩歌大王王季得祿之事也受祖者謂受大王王季已前也王季者文王之父而并言祖者以卑統於尊故繫之大王也不言文王受祖者此祖功業後世亦蒙之不言文王見其流及後世周之先祖揔謂文王以前世脩后稷公劉之業者后稷上世賢君功業布於天下公劉能脩后稷之業又是先公之中賢俊者故特顯其名

公劉之前先公脩后稷之業公劉以后之君并脩公劉之業故連言之言周之先祖則大王王季在其中矣而別言大王王季以大王王季道德高於先君獲福多於前世故別起其文見其盛於往前且以結受祖之文明受祖者受大王王季也申者重也今大王王福祿益多故言重也以大王言重明前已得周祿是敘者要約之旨也福祿一也而言百福千祿焉福言百明祿亦其數多也祿言千明福亦求得之以經有干祿故因取而互之經六章皆言大王王季脩行善道以求神祐是申以百福干祿之事也緜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而經有文王之事此言受祖而經皆說祖之得福其言不及文王者詩者志也各言其志故辭不可同生民周公成王之雅也維清執競時邁思文周公成王之頌也其文皆無周公成王之事以其光揚祖業足爲子孫之美故其辭不復及焉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濟濟衆多也箋云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也喻周邦之民獨豐樂者被其君德敎○榛側巾反字林云木叢又仕人反楛音戶草木疏云楛木莖似荆而赤其葉如蓍上黨人𢿱以爲筥箱又屈以爲釵也樂音洛下同被皮僞反

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干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

以干祿樂易箋云君子謂大王王季以有樂易之德施於民
故其求祿亦得樂易○豈弟本亦作愷又作凱苦亥反弟亦
作悌徒礼反一音待豈樂也弟易
也後豈弟皆同易以豉反下同
疏
瞻彼至豈弟○毛以
爲視彼周國旱山之
麓其上則有榛楛之木濟濟然茂盛而衆多是由陰陽和以
致山數殖也陰陽調和是君之所感木猶尚然明民亦得其
性故樂易然之君子謂大王王季以此人物得所而求福祿
其心樂易然喜民之得所也○鄭說在箋○傳旱山至衆多
正義曰以旱文連麓麓爲山足故知旱爲山名知麓是山
足者以周礼地官有大林麓中林麓小林麓立林衡之官以
掌之與山虞連職若斬木林則受法於山虞長木之處在山
知爲山足也濟濟文連榛楛爲木之貌故爲衆多周語韋昭
主云榛似栗而大楛木名陸機云楛其形似荊而赤莖似蓍
上黨人織以爲牛筥箱器又屈以爲釵故上黨人調曰問婦
人欲買楛不謂竈下自有黃土問買釵不謂山中自有楛○
箋旱小名至被其君德教　正義曰以下云豈弟君子明是
德能養民故爲樂易故以此爲喻民得豐樂被君子德教也
○傳干求至樂易　正義曰干求釋言文周語引此一章
乃云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樂易干祿焉若夫山林
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周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

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毛依此文以爲義彼章
昭注云王者之德被及榛楛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
其心樂易矣用此傳爲說然則此外傳正文而箋易之者以
陰陽和山藪殖自然民豐樂矣立君所以牧民美人君之德
當以養民爲王不應捨民弗言而唯論草木是以大旣茂
盛民亦豐樂外傳引其本經遺其興意毛傳雖不謬於作
意未盡故箋申而備之○箋君子至樂易 正義曰以序言
受祖祖文未見故辯之云君子謂大王王季也上言民被其
德教是有樂易之德施於民也君子行善善亦應之旣施樂
易於民故求福亦得樂易樂易謂求則得之其心喜樂簡易
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 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
瓚箋云瑟絜鮮貌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
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
受此賜○瑟所乙反又作璱黃金所以流鬯也一本作黃金以
所以爲飾流鬯也是後人所加秬音巨黑黍也鬯敕亮反以
黑黍米擣鬱金草取汁而煑之和釀其酒其氣 **豈弟君子**
芬香調暢故謂之秬鬯勺上灼反字或作杓
福祿攸降 箋云攸所降下也○降如字又戶江反注同 疏 瑟彼至攸降○毛以爲上言大王王季

旱麓

季有德於民此又言有功受賜言王季爲西伯以有功德之
故殷王帝乙賜之以瑟然而絜鮮者乃彼圭玉之瓚而以黃
金爲之勺令得流而前注其秬鬯之酒爲金所照又色黃而
流在於其中也此有樂易之德之君子以有德之故是福祿
所以降下而與之天子賜之圭瓚即是福祿下也○鄭以黃
流謂鬯酒爲異餘同○傳玉瓚至圭瓚 正義曰瓚者器名
以圭爲柄圭以玉爲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
故云玉瓚圭瓚也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爲勺而有鼻口
鬯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流鬯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
故謂之黃流也定本及集注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
飾字於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九命然後賜以秬鬯
圭瓚其意以爲王季九命受此賜也孔叢羊容問子思曰古
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
者之後至大王王季文王此爲諸侯矣奚得爲西伯乎子思
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
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爲伯猶周召
分陝亦以周召之君爲伯乎毛意當如孔叢之言以王季
爲東西大伯故以九命言之也○箋瑟絜至此賜 正義曰
以瑟爲玉之狀故云絜鮮貌說文云瑟者玉英華相帶如瑟
弦或當然江漢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是賜圭瓚必以秬鬯

瓚之故知黃流即秬鬯也傳以黃流爲黃金流鬯箋直以秬鬯爲黃流者秬黑黍一秠二米者也秬鬯者釀秬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而瓚中赤而不黃故知非黃金也以此故具言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以朱爲中央矣明酒不得黃也知瓚之形如此者以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央鼻寸衡四寸注云射琰出者也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衡橫字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故說瓚之狀以璋狀言之知三璋如玉瓚者以彼上文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更不說瓚形明於三璋之制見之故知同也又春官典瑞注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爲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此述大王王季之事故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鄭不見孔叢之書其言帝乙之時或當別有所據故譜亦然尚書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爲雍州之伯在西故謂之西伯則以文王爲州牧故楚辭天問云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云文王爲雍州牧此王季爲西伯亦當爲雍州牧也大宗伯云八命作牧則王季唯八命不從

毛爲九命也八命所以亦得圭瓚之賜者宗伯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然則以專征當州之內亦當賜之如上公故王季爲西伯得受圭瓚也鄭駮異義引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功則加賜衮衣之謂與一曰衣服是也鄭之意以九命之外別加九賜案禮緯含文嘉上列九賜之差下云四方所瞻侯子所望宋均注云九賜者乃四方所共見公侯伯子男所希望由此言之七命皆得賜不在九命一者彼謂隨命得賜與九命外頓加九賜別九賜者含文嘉云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之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作有禮賜之納陛以安其體長於教訓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脩理房內不淇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勇猛勁疾執義堅彊賜以虎賁以備非常亢揚威武志在宿衞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孝慈父毋賜以秬鬯以祀先祖是其九賜之事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箋云鳶鴟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天喻惡人遠去不爲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喻民喜得所○鳶悅宣反鴟尺尸反**豈弟君子遐不作**

人 箋云遐遠也言大王王季之德近於變化使如新作人 疏 鳶飛至作人○毛以為大王王季德教明察著於上下其上則鳶鳥得飛至於天以遊翔其下則魚皆跳躍於淵中而喜樂是道被飛潛萬物得所化之明察故也惡能化及上下故歎美之言樂易之君子大王王季其變化惡俗遠此不新作人言其近新作人也○鄭上二句別具箋○傳言上下察 正義曰中庸引此二句乃云言其上下察故傳依用之言能化及飛潛令上下得所使之明察也○箋鳶鴟至得所 正義曰蒼頡解詁以為鳶即鴟也名既不同其當小別故云鴟之類也說文云鳶鷙鳥擊小鳥故為貪殘以貪殘高飛故以喻惡人遠去淵者魚之所處跳躍是得性之事故以喻民喜樂得其所易傳者言鳥之得所當如鶖鳶在梁以不驚為義不應以高飛為義且下云遐不作人是人變惡為善於喻民為宜禮記引詩斷章不必如本故易之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 言年豐畜碩也箋云既載謂已在尊中也祭祀之事先為清酒其次擇牲故舉二者○騂息營反字林火營反畜香又反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言祀所以得福也箋云介助景大也○享許丈反徐許亮反介音界後同 疏 清酒至景福○毛以為大王王季既成民事乃

以神事有清絜之酒既載而置之於尊中其赤牡之牲旣擇而養之以充備有此牲酒以獻之於宗廟以祭祀其先祖以得大大之福祿○鄭以介爲助爲異餘同○傳言年豐畜碩正義曰言酒見其年豐言牲見其畜碩桓六年左傳曰聖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此傳取彼意也○箋旣載至二者　正義曰旣載載之於器故知已在尊中也此旣載旣備謂將用之時故即云以享以祀也又解祭祀之用蓋物多矣獨舉酒牲者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牲故舉是二者也信南山箋解清酒揔諸鬱鬯玄酒與五齊三酒此清酒與彼不同者觀經立義所以各別前已具解清酒者冬釀接夏而成其餘不盡然要清酒皆豫作有在三月前者故云先爲清酒也地官充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又祭義云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而後養之是擇牲在祭前三月矣爲酒之後也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群公不毛然則大王王季爲殷之諸侯其牲亦應不毛而云騂牲者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騂也祭義云擇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或者此是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傳言祀

所以得福　正義曰詩文諸云介福者毛皆以介爲大此亦謂之得大大之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

瑟衆貌箋云柞棫之所以茂盛者乃人熂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燎力召反又力弔反說文作尞一云此祭天也又云燎放火也字林同尞力召反燎音力小反熂許氣反芟草燒之曰熂何沈虛刈反

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箋云勞勞來猶言佑助○勞力報反注同來力代反本亦作倈同佑音又

疏　瑟彼至勞矣　正義曰上言祭以助福此言得福之事言瑟然衆多而茂盛者是彼柞棫之木也比柞棫所以得茂者正以爲民所熂燎而除其傍草矣傍無穢草故木得茂盛以興得福者乃彼樂易君子也此君子所以得福者正以爲神所勞來去其患害矣既無患害故多獲福言神之勞來君子猶民之燎柞棫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

莫莫施貌箋云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藟力軌反字又作虆同施以豉反注同枚莒回反蔓音萬

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箋云不回者不違先祖之道

疏　莫莫至不回　正義曰上言蒙先祖之福此言脩先祖之德言莫莫然而延蔓者是葛也

藟也乃施於木之條枝之上而長也以興依緣者比大王王季也乃依緣已之先祖之功業而起也大王王季既依緣先祖則述脩其業是比樂易之君子其求福祿不違先祖之正道言其脩先祖之正道以致之是謂之申以百福干祿焉○正箋葛也而至起 正義曰序言世脩后稷公劉之業此又以葛藟延蔓爲喻故知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也此經既言依緣先故知下言不回者是不違先祖之道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齊側皆反本作齋齋莊也下同

疏 思齊四章章六句至以聖 正義曰作思齊詩者言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文王自天性當聖聖亦由母大賢故歌詠其母言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經四章首章言大任德行純備故能生此文王是其所以聖也二章以下言文王德當神明施化家國下民變惡爲善小大皆有所成是其聖之事也○箋言非至由成 正義曰論語云天生知之者上也則聖人禀性自天不由於母以大姒之賢亦生管蔡而云德有所由成歸德於母者以其母實賢遂致歌詠

見其勤美之深録之以爲後法耳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

京室之婦 齊莊媚愛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箋云京周地名也常思莊敬者大任也乃爲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配大王之禮故能爲京室之婦言其德行純備故生聖子也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小也○媚美記反後同沈音眉行下孟反見賢遍反

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大姒文王之妃也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箋云徽美也嗣大任之美音謂續行其善教令○徽許韋反

疏思齊至斯男○毛以爲常思齊敬之德不惰慢者大任也大任乃以此德爲文王之母言其德堪與文王爲母也此大任又常能思愛周之大姜配大王之禮而勤行之故能爲京師王室之婦大任以有德之故爲大姒所慕而嗣續行其美教之德音思賢不妬進敘衆妾則能生百數之此男得爲周藩屏之衛也言大任能上慕先姑之所行下爲子婦之所續是其德行純備故生聖子是文王所以聖也○鄭唯以京室爲地名爲異餘同○傳齊莊至王室 正義曰齊莊釋言文宣三年左傳曰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言服蘭則人愛之媚是愛義也周姜爲大任思愛則是婦之念姑知是大姜也京者京

號故言京室王室王季未為天子而言京者以其追號為王
故以京師言之○箋京師周至甲小 正義曰以周京相對
故知是地名言思愛大姜明是愛慕其德思其所為故知思
其配大王之禮也能為京室之婦言盡其婦道於京地無怠
過也既能為婦是德行純備故能生聖子以子聖母賢故知
歎美之周京俱是地名而分配有異故大姜言周大任言京
見大任謙恭自甲小以明其本志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冬公
會晉侯齊侯於溫天王狩於河陽穀梁傳曰會於溫言小諸
侯也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亦此類也○傳大姒至百子
正義曰定六年左傳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大姒
為周公康叔之母是文王之妃也又解大姒一人而有百男
之意以大姒一人有十子不妬忌而進衆妾則宜有百子能
有多男為國之屏翰是婦人之美事故言為大姒之德也定
四年左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為十子也
其名則左傳文云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冠聃季為司空又通
武王伯邑考為五人又曰五叔無官則其餘五者皆字叔文
曰曹為伯甸非尚年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聃季之兄也又言
管蔡霍為三監蔡與衞爭長明其皆毋弟也郕於富振之
在蔡霍之間五叔者其曹與管蔡郕霍乎史記管蔡世家云
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

有

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叔季載其次不必如此其十子之名當然也皇甫謐云文王取大姒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其名史記皆同其次則異不知謐何所據而別於馬遷也左傳富辰之言曹在畜聃之下不以長幼爲次則其弟無明文以正之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宗公宗神也恫痛也箋云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文王爲政咨於大臣順而行之故能當於神明

神罔時恫神明無是怨恚其所行者無是痛傷其將無有凶禍○恫音通㐫音凶本又作凶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法也寡妻適妻也御迎也箋云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又能爲政治于家邦也書曰乃寡兄勗又曰越乃御事○刑韓詩云刑正也御毛牙嫁反鄭魚據反適丁歷反勗許玉反下同

疏惠于至家邦○毛以爲文王以母賢身聖能協和神人言文王之德乃能上順於先祖宗廟羣公以安寧百神故神無有是怨恚文王者神無有是痛傷文王者明文王能敬事明神蒙

其祐助之又能施礼法於寡少之適妻內正人倫以爲化本
復行此化至於兄弟親族之內言族親亦化之又以爲法迎
治於天下之家國亦令其先正人倫乃和親族其化自內及
外徧被天下是文王聖也○鄭以爲文王雖聖能盈巳從衆
心不自專乃能順於其尊貴之群公言其諮訪大臣順而行
之以此奉事允當於神明故神明無是怨恚其文王所行者
神明無是痛傷其文王所爲者言甚蒙神之福無禍災也文
王以順從之政而行之先施法於寡有之賢妻言接待其妻
以礼法也以此又至於兄弟之宗族亦令接待其妻以爲政
教之本以此之故又能爲政治於天下之家邦是其聖之事
也○傳宗公至恫痛　正義曰書序云班宗彝中庸云陳其
宗器皆謂宗廟爲宗又下頌言神罔則宗公是宗廟先公故云
宗神也恫痛釋言文王肅云文王之德能上順祖宗安寧百
神無失其道無所怨痛○箋惠順至凶禍　正義曰惠順釋
言文宗者尊也尊而爲公故知大臣言順之故知諮於大臣
順而行之論語云無使大臣怨乎不以是人君當順大臣也
神者聰明正直依人而行人能行善則神明恱文王用臣
得人任而順之故能當於神明神明無是怨痛則知其後將
無凶禍也易傳曰以左傳稱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聖
王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此言文王之聖不應先以順神

爲本又於時宗廟有大王王季君論宗廟當以王統之不當
言公且經傳未有以宗廟之神爲宗公者也晉語云文王於
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其即位也詢於八虞度於閎夭而謀於
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意寧百神而
柔和万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彼正論文王之事先
言諮訪後言安神乃引此詩以謚之則惠于宗公是順臣可
知故易之彼注賈逵唐固皆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辛男
尹佚蔡公原公也案論語有八士鄭以爲周公相成王時所
生則不得爲文王所詢如鄭意則别有八士賢人在虞官矣
○傳刑法至御迎　正義曰刑法釋詁文無夫曰寡妻今有
夫施法於之明寡非無夫之稱故以爲少適妻唯一故言寡
也釋詁云迓迎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爲迓故毛續爲迓訓
之爲迎王肅云以迎治天下之國家○箋寡妻至御事　正
義曰以上言大姒之賢今言寡妻當是賢之意故以爲寡有
之妻言其賢也鄭讀御爲馭以御者制治之名故爲治也易
傳者言迎於家邦則於義不通若如王肅之言則是横益治
字故鄭讀爲馭訓爲治也以礼法接待其妻明化自近始是
正已身以及天下之身正已妻以及天下之妻正已之兄弟是
以及天下之兄弟天下皆然則無所不治從妻而言至於兄
弟爲首毛之次焉以此待妻及兄弟之法又能爲政治於家

邦使之皆如兄也言家者謂天下之衆家邦者盡境界之所
極也引書乃寡兄勗康誥文周公戒康叔謂武王爲寡兄之
兄也越乃御事大誥文時周公將東征誥於治
事之臣也引此二事證寡爲少有御宜爲治也雝雝在宮
肅肅在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箋云宮謂辟廱宮也群
臣助文王養老則尚和助祭於廟則尚敬言
得礼之宜。辟必亦
反下同廱於容反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以顯臨
之保安
無猒也箋云臨視也保猶居也文王之在辟廱也有賢才之
貧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礼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言
養善使之積小致高大。射毛音亦厭也鄭食夜
反射藝猒於豔反下同一本作保安也射猒也非肆戎疾
不殄烈假不瑕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
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箋云厲假
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辟廱德如此故大疾害人者不絕之
而自絕爲厲假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烈毛
如字鄭作厲力世反又音賴假古雅反瑕
音遐遠也鄭古雅反行下孟反下皆同疏。雝雝至不瑕。毛以爲文
王之德行雝雝然甚能和順在於室家之宮其容肅肅然能
恭敬在於先祖之廟言文王治家以和事神以敬其德如是

豈爲不顯乎言其顯也亦以此顯德而臨之於民上文王既
以顯德臨民美其所爲無有厭其德者亦皆安而行之言民
安文王之德無厭倦也由人安之如此故令大爲不疾害人之
行者豈不止絶乎言其止絶也王之功業廣大豈不長遠乎
言長遠也以惡人皆消故王業遠大是其聖也。鄭以爲此
與下章連上二句先言在宮在廟卒二句文摠結此二事言
文王布行善政群臣化之皆善其群臣雝雝然尚和順者乃
助養老而在辟廱宮也肅肅然尚恭敬者乃助祭在王宗廟
也文王之臣養老則和以祭祀則敬是得礼之宜矣文言文王
之臣所以助養老而和以文王養進之故也文王之在辟廱
其群臣有賢才之質而不明達者亦得臨而觀其礼有德藝
之美而無射才者亦得助而居於位是樂人之善養之使成
故助養老者皆尚和也文王之在辟廱其德如此天下樂甘
德而民自化故令大爲疾害於人者不絶之而自絶爲厲惡
病害人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威化之深是文王之聖也
○箋宮人謂至之宜　正義曰鄭以此章次二句皆有二亦其
文如一此二文之下言肆肆訓爲故今是緣上事之辭則此
再言亦者此行此化之事也而別文陳之是行化有二處矣下
言行化有二處則此在宮在廟爲下事之摠目廟是祭祀則
宮是養老何者祭祀養老是相當之事故樂記云祀乎明堂

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教諸侯之悌也注云
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是相對之事也樂記云養老於大學王
制說太學天子曰辟廱則辟廱是養老之宮矣故宮謂辟廱
宮也又以下言所化之事明此有所化之人故知爲群臣助
者不是文王之身也養老申慈愛之意故尚和祭祀展肅敬
之心故尚敬所施各稱其事故言得禮之宜也此詩美文王
之聖而言及群臣者以臣下感化上能敬和則文王之身以敬
和可知故牽輕以明重也○傳以顯至無厭　正義曰言以
顯臨之反其言以不顯爲顯顯則是文王之身以顯道臨民也
言安無厭也是民安君德無厭倦也上句言君臨下而下句
言民化上自相成也定本云保安射厭也○箋臨視至高大
正義曰臨視釋詁文以自保保守者是安居之義故云保猶
居也箋以此及下章有二肆之文分爲二事是則然矣而必
知此爲在宮下爲在廟者以上文在宮在廟先行禮養老輕
於祭祀禮射不中者不得與於祭養老則可容之而此言無
射亦保故知在辟廱時也以聖人行禮必擇賢而與之不得無
有愚劣之人故知不顯是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也人性不
同固容多品或內敏而外訥或貌懦志強故有賢才之質而
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之伎射爲其一人之所有不可
皆善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此人行未周備所以令

居位觀禮者文王志在養善使之積小以成高大故也行葦亦養老之詩而曰序賓以賢而以射中多少爲次第此無射才而得居位蓋其位又在少中者之下也且此美文王之養善或當特通許之不必常法觀禮居位一也因人之則而異其文耳此言養善以成高大下云使人器之不求備者因此是養老之事故云養之使成紼長養之名故言使之如器皆是捨短而取長遺惡而收善義亦一也積小致高大易升卦彖辭○傳烈故至假大　正義曰烈故今戎大烈業假大皆釋詁文言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則亦反其言也○箋厲假至之深　正義曰鄭讀烈假爲厲瘕故云皆病也說文云厲惡疾也或作癘瘕病也是厲瘕皆爲病之義也定本及集注皆云厲瘕病也不訓瘕字義不得通瑕已釋詁文以厲爲瘕不瑕與肆戎疾不殄相配故知厲瘕亦是病人之事殄既爲絕則瑕當爲已疾不然則二文不類且傳以烈假不瑕爲業大不遠文辭不次故易之也以文王在辟廱行禮群臣和睦雖在外遠人亦隨流而化故病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爲厲瘕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此謂在野遠人改惡爲善非謂助行禮者改惡行也何則文王之朝豈有病害人者輒得入之而侍行禮乃變也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言性與天合也箋云式用

也文王之祀於宗廟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争者亦得入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備也。弟音悌亦作悌諫争争鬭之争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造爲也箋云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其弟子也文王在於宗廟德如此故大夫士皆有德子弟皆有所造成

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古之人無斁於有名譽之俊士箋云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斁毛音亦斁也鄭作擇髦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斁於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令力成反乂音刈

疏不聞至斯士。毛以爲言文王之聖德自生知無假學習不聞人之道藝亦自合於法不待臣之諫諍亦自入於道言其動應規矩性與天合以此聖德教化下民故今周國之成人者皆有成德其小子未成人者皆有所造爲言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也此成人小子所以得然者以古昔之聖人有德之君王皆無斁於有名譽髦俊之此士今文王性與古合亦好之無斁故成人小子皆學爲髦俊也。鄭以爲文王之在宗廟其群臣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得用之以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得使之以入廟是其使

足　利

人不求備樂成長也文王之祭宗廟取人如此故聞其化者莫不自勵故今已長而成人者謂其大夫士等皆已有成德矣小子未成人者謂大夫之子弟亦皆勸慕而終必有所成矣言成人小子俱得就也所以得然者古昔之人聖君明王身無所擇謂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以身化其臣下故能令之有名譽而爲髦俊之士此言文王同於古聖以身化人故成人小子皆有成德也○傳言性與天合　正義曰傳言性與天合則是說文王之身式則爲法也王肅云不聞道而自合於法無諫者而自入於道也然則唯聖德乃然故云性與天合若賢智者則須學習不能無過聞人之諫乃合道也○箋式用至求備　正義曰式用釋言文此不聞而得以助祭明有不聞之短而有所行之長故知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也仁義之行行之美者尚能知其仁義所以得不聞達者仁義行之於心聞達習之於學有人能篤行而學問不長論語子夏說人有四行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是有不學而能行仁義也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詩者亦孝悌爲長不諫爲短也論語云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既不好諫明有不能者矣亦得入曆言使人當如器之各施於一不求備具爲上言賢才之賢此言仁義之行者質是身內之性行則施仁之稱事在外內故質行異文此言文王志在長人以善

學校

不責其備言其意通容此人使助行礼耳不謂朝士皆此人也而孫毓云文王選士擇賢但當取不明之人無射才者忍不能諫諍今之居位助祭其意謂文王之朝皆是此輩非其難矣毓謂人行不備不得在朝是欲使文王為小人使人必求備也○傳造為　正義曰釋言文有為者謂所習有業不盡變也王肅云文王性與道合故周之成人皆有成德小子未成皆有所造為進於善也○箋成人至造成　正義曰箋以此為助祭所化則成人者助祭之人故為大夫士也小子是後生未成之名故以為子弟謂大夫之家子弟也以其因祭而化故為皆有厚德子弟有造成言其終有所成不謂此時已成也○傳古之至俊士　正義曰此美文王而言古之人則皆謂前世聖君非文王也但文王與之同耳故王肅云言文王性與古合○箋古之至之美　正義曰箋言謂聖君則亦謂古昔之人非文王之身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孝經文也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也故不破之以身無可擇化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使之然臣下亦能無擇行擇言自然有名譽成俊士矣

思齊四章章六句故言五章章六句



三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三

用　　也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四 （五二）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監視也天視四方可以代殷王天下者維有周爾世世脩行道德維有文王盛爾○皇矣一本無矣字天監代殷莫若周絶句周世世脩德一讀莫若周世絶句周世脩德爲一句一本無下一世字義並通崔集注莫若周也世世脩德王天下往況反下追王當王同

疏皇矣八章章十二句至文王○正義曰作皇矣詩者美周也以天監視善惡於下就諸國之內求可以代殷爲天子者莫若於周言周最可以代殷也周所以善者以天下諸國世世脩德莫有若文王者也故作此詩以美之也定本皇下無矣字莫若周又無於字詩之正經未有言美而此云美者以正詩不嫌不美故不言所美之君此則廣言周國故云美周也此實文王之詩而言美周者周雖至文王而德盛但其君積世行善不獨文王以經有大伯王季之事故言周以廣之也經八章上二章言天去惡與善歸就於周是莫若文王也三章

四章言大伯王季有德福流子孫是世世脩德也五章以下
皆說文王之事首尾皆述文王於中乃言父祖文不次者以本
意主美文王伐殷故先言之欲見世脩其德故上本父祖於
下復言文王所以申成上意故不次耳○箋天視至盛耳
正義曰世世脩行道德自后稷以來莫不脩德相紹以上
公劉最賢公劉以下則不及公劉至大王王季德又益盛以今
據文王而言世世脩德則近指文王所因不是遠論上世其
世世之言唯大王王季耳論語注云周自大王王季文王武
王賢聖相承四世是相承不絕唯大王以下大王王季大賢
至文王聖賢聖賢聖相承莫之能及故云唯有文王最盛也湯
以孤聖獨興禹則父無令問文王之德不劣禹湯而以承藉
父祖始當天意者但周以積世賢聖乃有成功欲見尊祖之
心美其世世脩德不必實由之也若然此亭言世世脩德莫
若文王則是文王既聖之後始當天意經云憎其式廓乃眷
西顧又是紂惡之後始就文王昔堯受河圖已有昌名在錄
嚳卜四妃豫知稷有天下則周之代殷兆當上世而此詩所
述唯此文王何也帝王神器實有大期殷之存亡非無定算
但興在聖君滅由愚主應使周興故誕茲睿聖應使殷滅故
生此愚主斯則受之於自然定之於冥運天非既生之後方
始簡擇比校善惡乃欲迴心但詩人抑揚因事發詠假言天

惡

意去惡與善歸美文王以爲世教耳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皇大莫定也箋云臨視也大矣天之視天下赫然甚明。殷紂之暴亂乃監察天下之衆國求民之定謂所歸就也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二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箋云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正長獲得也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於天心密阮徂共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也。政如字政政教也鄭作正正長也究九又反度待洛反篇內皆同夏戶雅反下文長夏并注同長張丈反篇內皆同共音恭下同行下孟反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耆老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顧西土也宅居也箋云耆老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不變改憎其所用爲惡者浸大也乃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耆巨夷反郭苦霍反又如字本又作廓眷本又作睠又作眷並音卷同假戶嫁反本又作暇浸子鴆反

疏以皇矣至此維與宅。毛以爲美大矣此在上之

以

天能照臨於下無幽不燭有赫然而善惡分明也見在下之事知殷紂之虐以民不得定務欲安之乃監視而觀察天下
四方之衆國欲擇善而從以求民之所安定也言欲以聖人爲主使安定下民維此夏桀殷紂之二國其政不得於民心
言使民不得安定也此桀紂二君政雖不得民心身實居天子之位維四方有道之衆國以天命未改之故於是從之謀
於是從之居言皆從紂之惡與之謀爲非道也以此之故在上之天於是疾惡此桀紂之不得民心也又憎其用大位行
大政得肆其淫虐殘害下民乃從殷都眷然迴首西顧於岐周之地而見文王天意遂歸於此文王維與之居言天常居
文王之所使之爲主以定民也此詩之意主於紂耳以紂惡同桀故配而言之。鄭以上四句與毛同言天視下見此殷
紂崇侯二國之君其爲下民之長所行暴亂不得於天心維彼密阮徂共之四國於是亦助之謀慮於是亦助之謀度言
其同惡相黨共行虐政也此殷崇二國政雖不得天心猶冀其變改故在上之天養而老之二國遂不知變天乃憎其
所用爲惡者漸更侵大乃眷然迴首西顧見此文王之德維與之居處也。傳皇大莫定 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君亦
大之義故爲大也莫定釋詁文。箋大矣至歸就 正義曰深美其事故云大矣爲美歎之辭監察天下衆國之中擇明

君以爲天下之王言明則民定觀其能定民者欲歸就之。

傳二國至度居　正義曰敘言夫監代殷則二國當謂紂事一紂而言二國則是取類而言故以二國爲殷紂夏桀也紂既喪殷桀亦亡夏其惡既等故配而言之猶嵩高之美申伯而及甫侯也二國言此四國言彼此既爲惡則彼當爲善故言彼彼有道也桀紂身爲天子明所從者非法四國故爲四方有道之國也究謀釋詁文以土者度地居民故以度爲居也桀紂身爲天子制天下之命雖是有道之國皆服而從之與之謀爲非道故王肅云彼四方之國乃往從之謀往從之居其秦二家語引此詩乃云紂政失其道而執萬乘之勢四方諸侯固猶從之謀度於非道天所惡焉傳意當然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得有四方之國從紂謀居者此說紂之初惡文王未興也下云憎其用大位行大政由其諸侯從之故言政位大耳若天下怨叛之後無復大位大政天意何從以憎之以此知毛氏之意從之謀謂未叛時也孫毓云天觀衆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夏者夏禹之世時爲二王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桀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乎或以毓言爲毛義斯不然矣天求代殷之人當觀可代之國一姓不再興亡國不再王先察王者之後欲向爲哉武王伐紂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則

殷之末年夏後絕矣天安得而觀之周封夏後於杞殷後於宋國名異於代號然則殷世夏後不必稱夏若毛意必爲夏

後則何所案據而謂之夏也此以桀配紂其言指以惡紂不惡桀則何須校計年世責其追惡桀也若年世久遠不得復言

則甫侯穆王時人何當言以配申也○箋二國至於惡正義曰箋以此詩陳事上下相成七章云以伐崇墉不言崇罪

則罪狀於此見之即不獲是也敘云代殷下言伐崇故知二國謂今紂與崇侯虎也正長釋詁文謂二國之君爲民之長

也定九年左傳云得用焉曰獲是獲爲得也五章云密人不恭侵阮徂共也說文王之伐四國謂密阮徂共四國違義見

伐則是與紂同謀故知四國謂密阮徂共也度謀釋詁文殷崇之君其行不得於天心四國又助之與謀言其同惡故下

章而伐之崇侯乃是人臣而得與紂稱爲二國者紂乃王國之于可以同之崇侯也何則太誓曰獨夫紂謂紂爲獨夫非

復爲天子也書敘云繼公子祿父以祿父爲公子則同紂於國君也平王天命未改黍離列於國風春秋周鄭交質君子

謂之二國是紂與崇侯可稱二國也二國四國彼此異文者猶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作者便文無他義也下云密人不恭

箋以爲拒義兵而得罪不言與紂同謀此言四國皆助之謀者正以文王舉義密人敢拒亦既拒義不從明其與紂同惡

皇矣

故助之誤焉。傳耆惡至宅居　正義曰耆者老也人皆惡
已之老故耆爲惡也王肅云惡桀紂之不德也肅於此仍述
桀紂言以桀紂行同自此以上皆可兼桀雖文可兼之
意不惡桀也廓大釋詁文憎其用人位行大政以四方從之
謀居是爲大心以西鄙而顧故知西土謂從殷都而望岐周
也天氣淸處本無首目而云西顧者作者假爲與奪之勢託
而言之耳宅居釋言文○箋耆老至于所　正義曰以憎己
是惡故耆不爲惡禮稱六十曰耆是耆爲老也須待老天以
二國雖惡猶待其改悔而聞暇優緩未即憎惡至老猶不變
改上天始憎惡之其所用爲惡者正謂暴虐之政也浸大者
其惡漸更益甚也天無形可居假稱意耳故云言天意常任
文王所也言須暇者多方云天維五年須夏之子孫注云夏
之言暇天觀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
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也彼言須暇謂武王時須暇紂而五
未殺此則須暇而未忍之其意既同故引以爲說多方及此
發以爲天須暇之我應云作靈臺緩優暇紂以爲文王須暇
之者文王知天未喪殷故不伐紂據人事而爲說亦是文王
須暇之也文王之時紂實未滅言其須暇可矣崇侯尋即見
伐二國並言須暇者亦雀命云崇尊首則爲惡久矣受命六
年始滅亦是天須暇之此須暇者亦殷紂之言因其未滅假

以言之耳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灌叢生也栵栭也檉河柳也檿山桑也箋云天既顧文王四方之民則大歸往之岐周之地險隘多樹木乃競刊除而自居處言樂就有德之甚。屏必領反除也菑本又作甾側吏反又音緇韓詩云反草也翳於計反爾雅云木自斃神蔽者爲翳郭云相覆蔽韓詩作殪云因也因高塡下也神音申灌古亂反栵音例又音列辟婢亦反沈必亦反檉勑丁反椐羌居反字林紀庶反又音舉攘如羊反剔他歷反或作鬄又作剃同檿烏簟反斃婢世反本或作獘必世反栭音而舍人注爾雅云江淮之間呼小栗爲栭栗揩去愧反又去軌反何音匱草木疏云節中腫以扶老即今靈壽是也今人以爲馬鞭及杖隘於懈反刋苦干反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徙就文王之德也串習夷常路大也箋云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串古患反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混音昆脊在昔反詩本皆作脊孫毓評作應後之解者僉以脊爲誤應應對之應下應和同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配媲也箋云天既顧文王又爲之生賢妃謂大姒也其受命之道已堅固也

疏作之至既固○毛以爲天顧文王而與之居於是四方之民大歸往之周地險隘樹木尤多競共刋除以爲田宅其政作之屏除之者其爲菑木其爲翳木之所也修理之平治之者其爲灌木其爲栵木之處也啓拓之開闢之者其爲檉木其爲椐木之地也攘去之刪翦之者其爲檿桑木其爲柘木之材也各各刋除材木以自居處是樂就有德之甚也帝所以徙就文王之明德而顧之者以其世世習於常道則得居是大位也天既顧而就之又爲生賢女立之以爲妃令當佐助之内有賢妃之助其受命之道既堅固也言天助自遠非始於今也此作之屏之四等而爲此八文者以其險隘多樹故頻舉木名因此用功之事配之使其義得相通以用功作爲殺木屏去故先言作之屏之殺木之勲有其坑坎須修理平治故言修之平之平治其地以開拓使廣故言啓之闢之畔上更有材木須攘除翦剔故言攘之剔之設文雖別意以相通鄭唯串夷載路爲異以天意徙就周之明德是天去惡與善文王以天之去惡如是其患中國之混夷文王則侵伐之以應天意以天去惡故已亦伐惡以應之餘同○傳木立至山桑 正義曰釋木云立死菑

皇矣

斃者翳李巡曰以當死害生曰菑斃死也郭璞曰翳樹蔭翳覆地者也然則以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爲木之害故曰菑也自斃者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爲蔭翳故曰翳也爾雅直云斃者傳以其非人斃之故曰自斃釋木又云灌木叢木李巡曰木叢生曰灌木是灌叢生列而檉河柳椐樻檿山桑皆釋木文郭璞曰栵樹似槲樕而庳小子如細栗今江東呼爲栭栗陸機疏云葉如榆也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轅其一氏云河柳謂河傍赤莖小楊也陸機疏云河傍皮正赤如絳一名雨師枝葉似松孫炎曰樻腫節可以作杖陸機疏云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爲馬鞭及杖弘農共北山甚有之郭璞曰檿桑柘屬材中爲弓冬官考工記云弓人取榦柘爲上檿桑次之〇傳徙就至路大　正義曰毛讀患爲串串習夷常路大皆釋詁文王肅曰天以周家善於治國徙就文王明德以其世世習於常道故得居是大位也〇箋串夷至應之　正義曰鄭以詩本爲患故不從毛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患夷則混夷也出車云薄伐西戎是混夷爲西戎國名也書傳作畎夷蓋畎混聲相近後世而作字異耳或作犬夷犬即畎字之省也路之爲應更無正訓鄭以義言之耳正以天就文王明德文王則伐混夷是伐混夷者所以應天意故以路爲應也本或誤作瘠孫毓載箋爲應是本

作應也定本亦作應天既去殷之惡文王亦當去惡故伐混
夷以應之順帝之則此之謂也此伐混夷則書傳云四年伐畎
夷是也文王之伐多矣獨言混夷者作者意所欲言無他義
也。傳配嬪 正義曰妃字音亦爲配釋詁云妃嬪也某氏
曰詩云天立厥妃是毛讀配如妃故爲嬪也是爲妻之配夫
意與鄭合。箋天既至堅固 正義曰此天立厥配與大明
天作之合其文相類故知立其配者爲生賢妃謂大姒也天
爲生妃卒得其助妻賢夫聖當於天心則上天之命不復移
動故受命之道已堅固也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 兌易直也
箋云省善也天既顧文王乃和其國之風雨使其山樹木茂
盛言非徒養其民人而已。省昔井反拔蒲貝反兌徒外反
易以豉反下施易同 **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 對配也從大伯之見王季也箋
云作爲也天爲邦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爲生明君也是乃自
大伯王季時則然矣大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大音泰注
皆同 **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載錫之光 因親也善兄弟曰友慶善光大也箋云篤厚載
始也王季之心親親而又善於宗族又尤善於

兄大伯乃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大伯以讓爲功美王季乃能厚明之使傳世稱之亦其德也。著珍慮反傳直專反

受祿無喪奄有四方喪亡奄大也箋云王季以有因心則友之德故世世受福祿至於覆有天下

疏 帝省至四方。毛以爲言天顧文王之保乃和其國之風雨善其國內之山使山之所生之木柞棫拔然而枝葉茂盛松柏之幹兊然而材幹易直言天之恩澤乃及其草木非徒養其民人而已既人物蒙養天又爲之興作周邦又爲之生明君以作其配是乃自太伯王季之時則然矣既上本太伯王季因說王季之德維此王季有因親之心則復有善兄弟之友行言其有親親之心復廣及宗族也則以此友兄弟之行尤友善其兄太伯謂善爲周君稱其讓意是善太伯也由其稱兄之故則天厚與其善則兄錫之大位使其子文王王有天下比文王之有天下由王季受此福祿無所喪亡故至其子孫而大有天下四方也鄭唯下四句爲異言王季尤善於太伯始厚明其太伯之功美始使之讓事顯著言其善於爲君福流後葉令太伯讓功徧得彰顯也以王季有此德之故故能受天福祿無復有喪亡之時至於子孫而覆有天下四方也。傳兊易直正義曰易直者謂少節目滑易而調直亦言其茂盛也。箋省

善　正義曰釋詁文。傳對配至王季　正義曰傳以言周
世世修德須論王季而已今并言太伯故解其意從太伯之
見王季謂見其生聖子而讓之故王季得爲君而修德是以
本之於太伯也王肅曰太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其天命之
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大王沒而不返而後國傳於王季周
道大興故本從太伯讓與王季是解見王季之意也釋詁云
妃對也則對是相配之義故爲配也。箋作爲至王起　正
義曰作爲釋言文與周國謂使之爲天子之邦生明君謂生
文王也國當以君治之故言作配此事乃在太伯王季之時
已則然矣實至文王乃興而云太伯時者由太伯讓於王季
而文王得起是與國生君在太伯之時也。傳因親至光大
　正義曰周禮六行其四曰姻任云姻親於外親是因得爲
親也善兄弟曰友釋訓文福慶是善事故爲善光是明大故
爲大王肅云王季能友稱太伯之讓意則天厚與之善錫文
王之大位也。箋篤厚至其德　正義曰篤厚釋詁文又哉
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爲始友者善兄弟之名而言善於宗族
者以下言則友其兄是友其親兄明上則友之文可以遠及
宗族見王季孝友之心廣也言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太
伯以王季爲賢故讓之若王季不賢則讓功不顯由王季能
稱太伯之心見太伯爲知人達命名傳後世由王季德然故

言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如箋之言錫為與義與之即
是使與之故云使也太伯以讓為功美王季能厚明之使傳
之後世共稱誦之此亦其王季之德故説王季之美言其能
明太伯也論語稱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注云三
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此言傳世稱之者孔子欲深賢太伯根
世人不知非是舉世皆不知也易傳者以上言太伯此言友
兄下即言此二句明還是其兄之事故易之。傳奄大正
義曰釋言云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奄是荒奄俱為大義故
云奄大也奄亦是覆蓋之義故箋以為覆有天下**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
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心能制義曰度貊靜
也箋云德正應和曰貊照臨四方曰明類善也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貊本作貊武伯反左傳
作莫音同韓詩同云莫定也施始豉反**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
曰比箋云王君也王季稱王追王也。王如字徐于況反比必里反徧音遍**比于文王其德**
靡悔經緯天地曰文箋云靡無也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者德以聖人為匹**既**

皇矣

受帝祉施于孫子箋云帝天也祉福也施猶易也延也○祉音恥【疏】維比至孫

子○毛以爲既言王季明太伯之功故又言王季之德言維此王季之身爲天帝所祐天帝開度其心令之有揆度之惠也又安靜其德教之善音施之於人則皆應和其德又能有監照之明又能有勤施無私之善又能教誨不倦有爲人師長之德又能賞善刑惡有爲人君上之度既有君人之德故爲君王於此周之大邦其施教令能使國人徧服而順之既爲國人順服則功德有成能擇人之善者從而比之言其德可以比上人也以此王季之德比於經緯天地文德之周王其德無爲人所悔恨者言文王之德不爲人恨而王季可以比之王季賢德之大能比聖人以此之故既受天之祉福延於後之子孫福及於後故文王得受之而起○鄭唯其德靡悔爲異言以王季之德比於文德之王其比王季之德人無有悔以爲不應比之者言王季可與聖人爲四也餘同此章文次妣以此者以德皆天之所授先言帝度其心明以下皆蒙帝文也德由心起故先言心能度物心既能度然後能施爲政教故次貊其德音言其政教清靜也爲君所以施政教故先言政能淸靜乃論身內之德故後言能明能善其明與善還是德音之事施之於人有照臨之明勤施之善耳心能施

而無私可以爲人君長故次克長克君長即師也學記曰能
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先長後君也既言
甚爲人君即說爲君之事故言王此大邦也既爲大邦之君
能使國人民順服故次克順順也民順功成可以比方上人故次
克比也可以比善即比之文王其德可比文王其澤流及子
孫故言帝祉以結之帝祉即此授以九德令誕生聖人是也
重言克明者疊之以足句猶下我陵我泉耳○傳心能至貊
静　正義曰此傳箋及下傳九言曰者皆昭二十八年左傳
文彼引一章然後爲此九言以釋之故傳依用焉毛引不盡
箋又取以足之此云維此王季彼言唯此文王者經涉亂離
師有異讀後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
文王是異讀之驗心能制義者服虔云心能制事使得其宜
言善度事也左傳樂記韓詩皆作莫釋詁云貊莫定也
郭璞曰皆静定也義俱爲定聲又相近讀非一師故字異也
定是静義故云貊静杜預云莫然清静取此傳爲説也○箋
德正至曰君　正義曰德正即德音政教是音聲號令也服
虔云在已爲德施行爲音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言皆莫
然而定無讙譁也照臨四方者服虔云豫見安危也類善釋
詁文勤施無私者杜預云施而無私物得其所無失類也教
誨不倦者服虔云教誨人以善不解倦言善長人以道德也

賞慶刑威者以賞慶人以刑威物杜預云作福作威君之道
也。傳慈和至曰比　正義曰慈和徧服者服虔云「愛下
曰慈和中和也為上而愛下行之以中和天下徧服從而順
之釋善而從之者服虔云比方損益古今之宜而從之杜預
云比方善事使相從二說皆不得以解此何者彼唯說文王
不言比方他人故服杜觀傳為說此以王季比文王當謂擇
善而從以比方之也。箋王君至追王　正義曰王君釋詁
文王字多矣獨解此者以王季未得稱王其實君其國耳故
辨之云王季稱王追王以其追號為王故作者以王言之。
傳經緯天地曰文　正義曰服虔云德能經緯順從天地之
道故曰文杜預云經緯相錯故織成文然則言德能順從天
地如織者錯經緯以成文故謂之文也左傳說此九事乃云
九德不愆作事無悔言其動合衆心不為人所恨公劉傳曰
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則毛取左傳之意謂文王之德
不為人恨不得與鄭同也。箋王季至為四　正義曰箋以
上陳王季之德而以此於文王即云其德靡悔明是王季之
德甚比文王若以比之時人無所悔者必比王
季於文王者美王季言其德以聖人為匹也

帝謂文王

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無是貪羨

岸高位也箋云畔援猶拔扈也誕大登成岸訟也天語文王曰女無如是拔扈者妄出兵也無如是貪羨者侵人土地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援音袁又于願反鄭胡喚反韓詩云畔援武強也歆許金反羨錢面反誕但旦反拔蒲末反扈音戶下同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箋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阮魚宛反共音恭注同毛云徂往也共國名鄭云徂共皆國名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旅師按止也旅地名也對遂也箋云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爲旅對荅也文王赫然與其群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以郤止徂國之兵衆以厚周當王之福以荅天下鄉周之望○赫虎格反斯毛如字此也鄭音賜按安旦反本又作遏安葛反此二字俱訓止也祜音戶鄉本又作嚮許亮反下同

疏 帝謂至天下○毛以爲既言文王受福流及子孫故自此以下復說文王之事言天帝告謂文王無是拔道而援取人之國邑無是貪求以羨樂人之土地以是之故能大先天下升於高位因此遂訴文王

之不妄貪求有密國之人乃不恭其職敢拒逆我大國乃侵
我周之阮地遂復往侵於共邑抗拒大國侵其邑境是不恭
也密人既不恭如此故文王與其群臣赫然而盡怒於是整
齊其師旅以止此密人往旅地之寇密人侵共復往侵旅故
興兵以止其寇也所以必伐密者以厚於周之祜福以遂於
天下之心天意福周使與而密人侵之故伐密者所以厚周
福也民心皆欲伐密而文王從之是整旅所以遂。天下心也
言文王上應天意下順民心非為貪羨妄伐密也。歟以為
天告語文王曰汝無如是拔扈者妄出兵以征伐汝無如是
歆羨者苟貪人之土地汝既不可扈為此欲廣大汝之德美者當
先平於所欲征者之獄訟獄訟者知彼曲汝直然後伐之文
王以此不敢妄出征伐而密須之人乃不恭其職敢拒我大
國之徵發其所徵者是侵阮徂共三國之義兵也文王欲侵
此三國徵兵於密密人拒而不從是故文王於是赫然與其
群臣怒曰當整其軍旅而出以却止祖國之師旅以此厚於
我周家當王之福以此而應答天下嚮周之望因密人不恭
怒而出兵先往伐徂尋亦伐密。傳無是至高位正義曰
一無然之文而傳分為二無是者以拔是違道援是引取義
異故分之為二鬼神食氣謂之歆故注讀歆為貪下論征伐
則羨取貪羨是國邑土地之事也釋丘云重厓曰岸岸是高

地故以踰高位。箋叛援至曲直　正義曰以下用兵征伐
此則爲下發端當用兵之事不得爲文王之升位也故言叛
援猶拔扈拔扈以横自恣之貌漢書質帝謂梁冀爲拔扈將軍
是古今之通語也誕大登成釋詁文小宛云宜岸宜獄相對
是岸爲訟也拔扈是侵人之狀故以妄出兵言之歆羡貪欲
之言故以侵土地言之凡征伐者當度己之德慮彼之罪觀
彼之曲直猶人爭則之獄訟君子不伐有辭故欲廣大其
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知彼實曲然後伐之宣十二年
左傳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是師行伐人必正曲直也王肅孫
毓皆以帝謂文王者詩人言天謂文王有此德非天教語文
王以此事也若天爲此辭誰所傳道然則鄭必以爲天語文
王者以下云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是天之自我也帝謂文王
詢爾仇方是教人詢謀也爾我對談之辭故知是天之告語
若爲天意謂然則文不類也以文王舉必順天故作者致天
之意言天謂文王耳豈須有人傳言之哉若是天謂文王有
此德復誰告詩人以天意而得知之也帝謂文王必責誰所
傳道則上云監觀四方乃眷西顧豈復有人見其舉目迴首
之時毛無別解明與鄭同。傳國有至侵共　正義曰以經
直云密人故辨之云國有密須氏定四年左傳曰密須之鼓
是也。密毛以徂爲往故云侵阮遂往侵共以阮共爲周地爲

密須所侵故王肅云密須氏姞姓之國也乃不恭其職敢興
兵相逆大國侵周地○箋阮也至不直　正義曰箋以上言
四國於此宜為國名下云徂旅則是徂國師衆故以阮徂共
三者皆為國名與密須而四也四國從紂謀度則並非文王
之黨而言侵阮徂共不是彼自相侵明為犯周而文王侵之
也拒大邦之下即言侵阮徂共則侵阮徂共即是密須拒周
之狀故知文王侵此三國徵兵於密密人拒其義兵也密須
紂黨所以文王得徵兵者杜預云密須今安定密縣則在文
王統內書傳云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須則阮徂共又在伐密
之前四年伐混夷乃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伐此三國
之時叛殷之形未著密須在其統內故得徵兵也密須之君
雖不達天命亦是民之先覺者也疑周將叛殷故拒其徵發
皇甫謐云文王問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於我
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
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
侵阮徂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謐雖採
撫舊文傳會為說要言疑於伐者未為顯叛文王得徵兵而
不從叛始彰耳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是義兵也密須敢拒
義兵違其正道是不直也上言天使文王先平曲直密須不
直故文王伐三國而亦伐密須也王肅云無阮徂共三國孔

晃云周有阮徂共三國見於何書孫毓云案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犬夷黎邗崇未聞有阮徂共三國助紂犯周
而文王伐之以之下事皆以爲無此三國故訓徂爲往鄭以爲皆國名者正以下言徂旅徂有師旅明徂是國故知三國以與密
須充上四國之文事在此詩即成文也於時書史散亡安可更責所見張融云晁豈能具數此時諸侯而責徂共非國也
魯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爲國名是則出於舊說非鄭之創造書傳七年年說一事故其言不及阮徂共耳書傳亦無徵抗
采薇玁狁之難復文王不伐之乎鄭之所言非無深趣皇甫謐勤於考校亦據而用之○傳旅師至對遂　正義曰釋
詁云旅師俱爲衆也對則爲少多之異散則可以相通故云旅師嫌其上出一旅之人故明之也按止釋詁文彼作按定
本及集注俱作按於義是也旅地名則毛意以旅爲周地而言徂者上言侵阮遂往侵共蓋自共復往侵旅以文上不見
故於此言之言整師以止密人之往旅地則小止其往阮共互相見也對遂釋言文王肅云密人之來侵也侵阮遂往侵
共遂往侵旅故王赫斯怒於是整其師以止徂旅之寇侵阮徂共文次不便不得復說旅故於此而見焉上曰徂共此曰
徂旅又爲周王之所禦其密人亦可知也省煩之義詩人之微意也傳意或然○箋赫怒至之望　正義曰斯盡釋言文

以軍出爲師爲通名今指言旅則唯用一旅之人故云五百人爲旅下箋云小出兵明以德不以衆是鄭意出一旅之人也以對爲荅者以天下心皆嚮已舉兵所以荅之謂荅天下嚮周之望於理爲切故不從遂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

京大阜也矢陳也箋云京周地名陟登也矢猶當也大陵曰阿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阮國之疆登其山脊而望阮之兵兵無敢當其陵及阿者又無敢飲食於其泉及池水者小出兵而令驚怖如此此以德攻不以衆也陵泉重言者美之也每言我者據後得而有之而言○疆居良反注同脊井亦反令力成反重直用反

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小山別大山曰鮮將側也方則也箋云度謀鮮善也方猶鄉也文王見侵阮而兵不見敵知已德盛而威行可以遷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爲萬國之所鄉作下民之君後竟徙都於豐○鮮息淺反又音仙別彼列反

疏 依其至之王○毛以爲上既言興師伐密遂天下之心此

又本密人不義來侵周人怨無之意言密人之來也依止其在我周之京立大阜之傍其侵自阮地之疆爲始乃升我阮地於之高岡周人見其如此莫不怒之曰毋密須之人無得陳兵於我高岡周地之陵此乃我文王之陵我文王之阿無得飲食我周地之泉此乃我文王之泉我文王之池言皆共毋之有不得犯之民疾此密須如是故文王遂往伐之征密既勝文王於是謀度其鮮山之傍平原之地此地居岐山之南在渭水之側背山臨水營建國都乃爲萬邦之所法則下民之所歸往言其怒以天下爲心其伐與百姓同欲別起都邑爲萬民之王。鄭以爲上言怒而出兵此言征伐之事言文王之所儀發不用多兵但取依居其在京地之衆爲一旅之人以此而往侵自阮國之疆爲始既至阮國乃登我所伐得者阮國之高岡以望之阮國之兵衆纔始望之未嘗交戰而此國之兵莫不驚走無敢當我陵無敢當我阿者無敢飲我泉無敢飲我此者因此而往伐徂共密須皆克之矣既兵不見敵者知已德盛威行可以遷徙都邑安定民心乃始謀居於其善原廣平之地居岐山之南在渭水之側爲萬國之所嚮作下民之君王。傳京大阜矣陳 正義曰以密人依之而侵周故爲大阜也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土地獨高大名阜阜最大爲陵然則大阜爲陵不爲京矣言京大阜者釋

丘曰絕高爲之京李巡曰丘高大者爲京然則京亦土之高
者與大阜同密人之來則云依京周人怒之則云我陵明京
陵一物故以大阜言之也矢陳釋詁文王肅云密人乃依阻
其京陵來侵自文王阮邑之疆密人升我高岡周人皆怒曰
毋無陳於我陵是乃我文王之陵阿也泉此非汝之有勿敢
飲食之。箋京周至而言　正義曰以言依其在京即云侵
自阮疆明以依京之人侵阮故知京周地名陟登釋詁文矢
實陳義欲言威武之盛敵不敢當以其當侵而陳故言矢猶
當也大陵曰阿釋地文周地廣矣獨言依京故知文王但發
其依居京地之衆以京爲周地小別名則京是周之所都
之邑以其兵少故唯發近民也上言徵兵於密須乃似盡國
不足今言少發而足所以前徵兵者蓋以密人疑之故徵兵
以當之非爲密須兵也始侵其境而即登岡故知是望其兵
衆始見登高而望即不敢當陵飲泉而驚散走也文王之所
伐者混夷歷年始服崇則再駕乃降於此獨得易者敵有強
弱故難易不同。傳小山至方則　正義曰釋山云小山別
大山鮮孫炎曰別不相連也渭是水也居必在傍故以將爲
側論語云且知方也謂知禮法此則亦法也故以方爲則也
○箋度謀至於豐　正義曰度謀鮮善皆釋詁文以其已繫
岐陽不應復言餘山故以鮮爲善也諸言方者皆謂居在他

所人嚮望之故云方猶嚮也必知已德盛威行乃遷居者以威若不行則民情未樂遠方不奏則隨宜而可令威德既行歸從畨衆非勇廣平之地無以容待四方故知民既復從乃遷居要所也大王初遷已在岐山故言亦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盖謂此也箋嫌此即是豐故云後竟徙都於豐知此非豐者以比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箋云夏諸夏也天之言云我歸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其爲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見賢遍反**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仇四也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墉城也箋云詢謀也怨耦曰仇仇方謂旁國諸侯爲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以和協女兄弟之國率與之往親親則方志齊心壹也當此之時

崇侯虎倡紂爲無道罪尤大也。詢音荀鉤古侯反又古侯反
反援音爰臨如字韓詩作隆衝昌容反説文作幢幢陣車也
墉音容梯 【疏】帝謂至崇墉。毛以爲天帝告語此文王曰
他兮反 我當歸於明德以文王有明德故天歸之因
説文王明德之事不大其音聲以見於顏色而加人不以年
長大以有變革於幼時言其天性自然少長若一不待問而
自識不由學而自知其所動作常順天之法則以此故天歸
之而使伐崇天帝告語此文王曰其伐崇也當詢謀於汝匹
已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和同汝之兄弟君臣既合親戚和
同乃以汝鉤援之梯與汝臨衝之車以往伐彼崇城言天意
歸就文王故文王於是伐崇也。鄭以爲天帝告語文王曰
我之所歸歸於人君而有光明之德而不虚廣其言語之音
聲以外作容貌之色又不自以長諸夏之國以變更於王法
其爲人不記識古事不學知今事常順天之法而行之如此
者我當歸之言文王德實能然爲天所歸崇侯反於此道天
使文王伐之天帝告語文王曰當詢謀汝怨偶之傍國觀其
爲暴亂大惡者而征討之其征之也當和同汝兄弟之國相
率與之而往餘同。傳不大至所更 正義曰此傳質略孫
毓云不大聲色以加人。毛以言不以長大有所更則以夏
爲大王肅云非以幼弱未定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天性

長幼一行也。箋夏諸至自然　正義曰箋以大爲音聲以作色忿人長大傜恣而改其本性此則中人以上皆免之矣不足以美文王下言伐崇討崇之反道則此經當陳人君之正道不得以夏爲大故以夏爲諸夏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謂色取人而行違虛名而不實也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謂爲諸侯人之長自以身居尊位無所畏憚變亂正法也崇侯與文王俱爲討之上公是長諸侯也詩意言文無此行則崇侯有之矣故天命文王使伐人之道貴其識古知今此不識古不知今爲美者言其意在篤誠動順天法不待知今識古此校乃行耳不謂人不須知古今也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者明此經所陳皆是誠實自然之事也變更王法者若虢石父導王爲非崇侯虎倡紂爲無道變亂典刑者也而孫毓以創業改制爲難非其難也。傳仇匹至墉城　正義曰仇匹釋詁文鉤援一物正謂梯也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即引也箋云鉤鉤梯所以鉤引上城者墨子稱公輸般作雲梯以攻宋蓋此之類也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傍衝突之稱故知二車不同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說文云城所以盛民也墉城垣也彼辨其名耳散則墉亦城也。箋怨偶至尤大　正義曰怨曰仇左傳云方者居一方之辭故爲傍國之諸侯以當伐

皇矣

之故皆爲暴亂大惡者紂黨多矣所以獨伐崇者當此之時
崇侯虎導紂爲無道之事其罪惡尤大故伐之倡紂爲無道
我應文注云倡導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
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
閑閑動搖也言言高
大也連連徐也攸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
於內曰類於野曰禡致致其社稷羣臣附附其先祖爲之立
後尊其尊而親其親箋云言言猶孽孽將壞貌訊言也執所
生得者而言問之及獻所馘皆徐徐以禮爲之不尚促速也
類也禡也師祭也無侮者文王伐崇而無復敢侮慢周者○
訊音信字又作誶又作訙並同馘古獲反字又作聝字林截
耳則作耳傍獻首則作首傍類如字本或依說文作禷禡馬
嫁反搖如字一音羊照反群神本或作羣臣孽魚列反又五
葛反
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
四方以無拂
茀茀彊盛也仡仡猶言言也肆疾也忽滅
也箋云伐謂擊刺之肆犯突也春秋傳曰
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拂猶佹也言無復佹戾文王者○茀音
弗仡魚乙反韓詩云搖也說文作忔肆音四拂符弗反王遠

神

也刺七亦反佹九委反戾也復扶又反疏臨衝至無拂。毛以爲文王之伐崇也兵至則服無所用武其臨衝之車閑閑然動搖而已不用之以攻敵崇城言言然高大如無所毀壞既伐崇服之則執其可言問者連連然舒徐盡其情而不逼迫也所以當馘左耳者安安然不暴疾也文王之於此行非直弔民伐罪又能敬事明神初出兵之時於是爲類祭至所征之地於是爲禡祭既克崇國於是運致其社稷羣神而來更存祭之於是依附其先祖宗廟於是國爲之立後文王伐得其罪行得其法四方服其德畏其威是以無敢侮慢文王者也深美其伐重詳其事言文王臨車衝車茀茀然彊盛崇城仡仡然高大於是用師伐之於是合兵疾往於是殄絕之於是討殺之文王德足撫民威足除惡四方服德畏威無敢違拂文王之志者此天所以用文武伐殷也。鄭唯以臨衝攻城言仡仡爲將壞之貌伐爲擊刺肆爲犯突爲異餘同。○傳閑閑至其親　正義曰以閑閑是臨衝之狀車皆駕之而往故爲動搖言言是城之狀故爲高大傳唯云言言高大不說其高大之意王肅云高大言其無所壞傳意或然若城無所壞則是不戰而得有訊馘者美其文王以德服崇不至於破國壞城耳於時非無拒者故得有訊馘馘獲釋詁文攸所釋言文玉藻云聽嚮任左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

耳曰馘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釋天云是類
是禡師祭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言
類乎上帝則類祭祭天也祭天而謂之類者尚書夏侯歐陽
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春官肆師注云類禮依
郊祀而爲之是用尚書說爲義也禡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
注云禡師祭也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黄帝是鄭以
無明文故疑之而爲二說也如鄭所說類祭在郊此傳言於
内曰類者以禡於所征之地則是國境之外類之雖在郊猶
是境内以二祭對文故云於内曰類於外曰禡謂境之外内
内非城内也二致附承類禡之下則亦是敬神之事故知致者
致其社稷羣神附者附其先祖爲之立後社稷是崇國之所
尊先祖是崇國之所親今使神有所享不絶其祀是文王爲
之尊其尊而親其親也致者運轉之辭附者依倚之義以社
稷於人無親故以致言之先祖則依其子孫故以附言之崇
侯有罪當滅其國所以復得致其羣臣爲之立後者蓋以崇
侯虎身有罪耳其先祖嘗有大功不當絶祀擇其親賢更爲
立後使得奉其宗廟存其社稷也言致則文王致之自近非
復舊國當小於舊耳。箋言言至周者　正義曰箋以詩美
文王以德服崇若臨衝本所不用則不應言之今詩言衝則
是用以攻城故知言言仡仡皆是將壞之貌頑人言庶業孽

孽是庳我之容故猶孽孽也徐徐以禮爲之不尚促速明有
餘力不急急爲之也僖十九年左傳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
軍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則以兵合不戰此
云壞城執訊者凡所褒美多過其實此言訊馘必當戰矣蓋
知戰不敵然後乃降彼左傳子魚欲勸宋公脩德故隱其戰
事而言其降耳傳不言類禡是祭故辨之云師祭名也崇是
大敵伐即克之故無復敢侮慢周者竟文王之世不復伐國
是由無侮故也。傳茀茀至忽滅　正義曰此茀茀亦宜猶
上閑閑而云彊盛者以茀茀閑閑文不相類則上言車之動
此言車之形故不同也肆與大明肆伐大商文同故以肆爲
疾既爲疾伐亦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至疾乃威有罪則肅
意謂伐之疾傳亦或然忽滅者言忽然而滅非訓忽爲滅也
。箋伐謂至文王者　正義曰以是伐之文在崇墉之下故
伐謂擊之刺之牧誓曰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是謂擊
刺爲伐也肆謂犯突言犯師而衝突之故引春秋傳爲證也
案左傳隱九年云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文十二年
左傳云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其言皆不與此同
鄭以輕者與勇而無剛義同故引之而遂謬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十六之四卷終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民者冥也其見仁道遲故於是乃附也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為備故也○靈臺杜預注左傳云靈臺在始平鄠縣今屬京兆府所管昆古門反鄭注禮記云明也蟲直弓反本或作虫非冥亡丁反冥冥無知貌字林云幽也又亡定反祲子鴆反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觀古亂反下觀臺節觀同

【疏】靈臺五章章四句至昆蟲焉　正義曰作靈臺詩者言民始附也文王受天之所命而民樂有其神靈之德以及鳥獸昆蟲焉以文王德及昆蟲民歸附之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經說作臺亭言始附則是作臺之時民始附也文王嗣為西伯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為民所從事應久矣而於作臺之時始言民附者三分有二諸侯之君從文王耳其民從君而來其心未見靈德至於作臺之日民心

始知故言始附謂心附之也往前則貌附之耳此言作臺而
民始附則其附在受命六年而序追言受命者以民心之附
事亦有漸初受命已附至作臺而齊心故繫之受命見附之
所由也言民始附首章及二章上二句是也樂其有靈德以
及鳥獸昆蟲者二章下二句及三章是也臺囿沼皆言靈是
明文王有靈德之義麀鹿獸也白鳥鳥也昆蟲者王制注云
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陰陽即寒溫也故祭統
注云昆蟲溫生寒死之蟲然則諸蟄蟲皆是也此經無昆蟲
之事而三章言魚魚亦蟲之別名舉潛物以見陸產故言昆
蟲以惣之經先言獸序先言鳥者作囿主以養獸故先言之
序則從其言便故不同也四章卒章言政教得所合樂詳之
亦是靈德之事故序略之也○箋民者至備故、正義曰民
者冥也孝經援神契文以其冥冥無知其見仁道遲故於是
始附解其晚附之意也又解臺之所用天子有靈臺所以觀
祲象察氣之妖祥故也四方而高曰臺以天象在上須登臺
望之故作臺以觀天也春官臺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
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
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注云妖祥善惡之徵鄭司農云煇謂
日光氣也祲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鳥也闇日月食也瞢
謂日月瞢瞢無光也敘者雲有次敘如山在日上也玄謂鑴

謂日旁氣刺日也監冠珥也彌氣貫日也隮虹也想雜氣有
似可形想也此十者皆衆天之異氣視祲之官當在靈臺之
上視之故箋取以爲說十煇而唯言祲象者舉其初二事餘
從可知也馮相氏保章氏亦云觀天下之妖祥則在臺觀之
獨引視祲之事者以視祲爲官名則是仰觀之主故特取之
其實馮相保章之所觀者亦在靈臺也又解文王作臺之處
故言文王受命而作邑於豐立靈臺明此靈臺在豐邑之都
也合神務曰作邑於豐起靈臺易乾鑿度亦云伐崇作靈臺
是靈臺在豐邑之都文也所引春秋傳曰者僖五年左傳文
引之證臺是觀氣所用彼云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
書雲物爲備故此略引之故與彼小異此靈臺所處在國之
西郊諸儒以無正文故其說多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
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
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
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
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圓
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
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
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
其潔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

年傳云登臺觀臺
而書禮也

廱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
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囿曰靈
囿稱沼曰靈沼謹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有以無
以正之玄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
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
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然
則大學即辟廱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
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廱同義之證
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其如
是也則辟廱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
下爲囿爲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
之宜衆家之說各不昭哲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
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如鄭此說靈臺與辟廱同
處辟廱即天子大學也王制言大學在郊乃是殷制其周制
則大學在國大學雖在國而辟廱仍在郊何則囿沼魚鳥所
萃終不可在國中也辟廱與大學爲一所以得大學移而辟
廱不移者以辟廱是學之名耳王制以殷之辟廱與太學爲
一故因而說之不必常以太學爲辟廱小學亦可矣周立三
代之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周以虞庠爲辟廱矣若然魯是
周之諸侯於郊不當有學泮宮亦應在國而禮器注云頖宮

靈臺

郊之學也詩所謂泮宮也字或爲郊宮不在國者以其詩言
魯侯戾止是行往適之故知在郊盖魯以周公之故尊之使
用殷禮故學在其郊也鄭以靈臺辟廱在西郊則與明堂宗
廟皆異處矣案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
也外水名曰辟廱政穆篇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如此文則
辟廱明堂同處矣故諸儒多用之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即太
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
謂之太廟圓之以水似辟故謂之辟廱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
異分爲三耳蔡邕月令論云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
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
曰太學取其周水圓如璧則曰辟廱異名而同耳其實一也
潁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
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
養國老謂之辟廱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
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揔謂之宮賈逵服虔注左傳亦云
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此等諸儒皆以廟學明堂靈臺爲一
鄭必知皆異處者袁準正論云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
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體取詩書放逸
之文經典相似之語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
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

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理矣且夫茅茨採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象箸玉杯而食於土簋非其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以教天下有虞氏謂之上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謂之右學左學周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乞言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處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曰秋學禮冬學書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廟然則太學非宗廟也又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不曰辟廱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宗廟之尊不應與小學爲左右也辟廱之制圓之以水圓象天取生長也水潤下取其惠澤也水必有魚鱉取其所以養也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之宮辟廱大射養孤之處大學衆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

訓儉之室各有所爲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
其事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並非其
義也大射之禮天子張三侯大侯九十步其次七十步其次
五十步辟廱處其中今未知辟廱廣狹之數但二九十八加
之辟廱則徑三百步也凡有公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
之衆殆非宗廟中所能容也禮天子立五門又非一門之間
所能受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太廟者明堂之
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於辟廱獻捷者謂鬼神惡之也或
謂之學者天下之所學也惣謂之宮大同之名也生人不謂
之廟此其所以別也先儒曰春秋人君將行告宗廟反獻於
廟王制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則太學亦廟也其上句曰小學
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明太學非廟非所以爲證也周人養
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今王制亦小學近而太學遠
其言乖錯非以爲正也顓氏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其言
遂故謂之同處夫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也馬融云明堂
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稱明堂
陰陽者所以法天道順時政非宗廟之謂也融云告朔行政
謂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
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齊宣王問孟
子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

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宗廟之設非獨王者也若明
堂即宗廟不得曰夫明堂王者之宗廟也且說諸侯而教毀
宗廟爲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孟子
古之賢大夫而皆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尸子曰
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爲天子明堂在左
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明堂假爲天子此又
其證也竊以準之此論可以申明鄭意大戴禮遺逸之書文
多假託不立學官世無傳者其盛德篇云明堂外水名曰辟
雝政穆篇稱太學明堂之東序皆後人所增失於事實故先
儒雖立異端亦不據爲說然則明堂非廟而月令云天子居
明堂太廟者以明堂是祭神之所故謂之明堂太廟者正謂
明堂之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明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自
謂制如明堂非太廟名明堂也廟與明堂不
同則靈臺又宜別處故靈臺辟雝皆在郊也

經始靈臺

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經度之

也攻作也不日有成也箋云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趾
營表其位衆民則築作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
其事忘已勞也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
明故以名焉○度待洛反下同應應對之應說音悅 疏 經始

至成之　正義曰言文王有德民心附之既徙於豐乃經理而量度初始爲靈臺之基趾也既度其處乃經理之營表之其位既定於是天下衆庶之民則競攻而築作之不設期日而已成之民悅其德自勸其事是民心附之也○傳神之至成之　正義曰靈是神之別名對則有精粗之異故辨之云神之精明者稱靈則靈之爲稱就神中精者而名也四方而高曰臺釋宮文經度之謂經理而量度之攻作謂庶民築作之不日有成謂不設期日日已成功言民心樂爲之也○箋文王至以名焉　正義曰非天子不得作靈臺故本之云文王應天命始度靈臺之基趾也營表其位謂以繩度立表以定其位處也傳唯解靈之名不解名臺爲靈之意故申之此實觀氣祥之臺而名曰靈者以文王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以此言文王之臺故因言文王之化行耳其實天子之臺皆名曰靈臺服虔左傳注云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是也若然書傳說武王渡河言觀臺亞者彼謂在臺仰觀之人不得謂其人爲臺故指實言觀也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是諸侯而得有靈臺者杜預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哀二十五年左傳曰衛侯爲靈臺於籍圃言爲則是新造其時僭名之也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箋云亟急也度始靈臺之

基趾非有急成之意衆民各以子
成父事而來攻之○亟居力反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
於囿也麀牝也箋云攸所也文王親至靈囿視牝鹿所遊伏
之處言愛物也○囿音又徐于目反
麀音憂麀牝牝頻忍反處昌慮反
疏
傳囿所以至於囿
正義曰春秋成
十八年築鹿囿昭九年築郎囿則囿者築牆為界域而禽獸
在其中故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解
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齊宣王問於孟子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書傳有之曰若是其大
乎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
是宣王自以為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
子而問及文王之七十里則以為文王非天子之制明天子
不止七十里故宜為百里也又解囿稱靈意言靈道行於囿
也鄭駁異義云同言靈者於臺下為囿沼則似因臺為名其
實亦因相近靈道徧行故皆稱靈也釋獸云鹿牡麌牡鹿是
為鹿
牡也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
濯濯娛遊也翯翯肥澤
也箋云鳥獸肥盛喜樂
言得其所○濯直角反翯戶角反字林云鳥白肥
澤曰翯下沃反樂音洛下文於樂注喜樂皆同
疏
傳濯
濯至

肥澤正義曰娛樂遊戲亦由肥澤故也二者互相足

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沼池也靈沼言靈道行於沼也牣滿也箋云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沼之邵反牣音刃躍羊略反跳徒彫反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版也樅崇牙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論思也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箋云論之言倫也虡也栒也所以懸鐘鼓也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爲飾文王立靈臺而知民之歸附作靈囿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爲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鍾也於喜樂乎諸在辟廱中者言感於中和之至○虡音巨樅徐七凶反又音衝衝牙也沈又音子容反賁符云反字亦作鼖鏞音容於音烏鄭如字下於樂於論皆同論盧門反一云鄭音倫下同辟音壁注同植持職反栒旬尹反縣音玄

疏虡業至辟廱○毛以爲文王既立靈臺而知民心歸附作沼囿而知鳥獸得所以爲音聲之道與政通故作樂以詳之樂已之德行審否故使人設植者之虡橫者之栒上加大版而捷業然又有崇牙其飾維樅然於此虡業之上懸賁之大鼓及維鏞之大鍾然後使人擊之觀其和否於是思念鼓鍾使之

和諧於是作樂在此辟廱宮中是王之靈道行於人物之驗○鄭唯下二句別義俱在箋。○傳植者至飾觀者○正義曰釋器云木謂之虡孫炎曰虡栒之植所以懸鍾磬也郭璞曰懸鍾磬之木植者名爲虡然則懸鍾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直立者爲虡謂橫牽者爲栒栒上加之大版爲之飾釋器云大版謂之業孫炎曰業所以飾栒刻版捷業如鋸齒也其懸鍾磬之處又以彩色爲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言崇牙之狀樅樅然有瞽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此樅亦文承虡業之下故知樅即崇牙之貌樅樅然也賁大也故謂大鼓爲賁鼓冬官韗人云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鼖鼓鼓註亦云大鼓謂之鼖是也釋樂云大鍾謂之鏞李巡曰大鍾音聲大鏞大也郭璞曰亦名鎛也水旋丘如璧者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璧然土之高者曰丘此水內之地未必高於水外正謂水下而地高故以丘言之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定本及集注鏞大鍾之下云論思也則其義不得同鄭也。○箋論之至之至○正義曰以論理之字宜爲倫故曰論之言倫傳唯言栒虡植橫不言所用故申明之言所以懸鍾鼓也以經有鍾鼓故特言之其磬鎛亦有栒虡也又解上言臺沼此言作樂之意文王知民心歸附鳥獸得所以爲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大合諸

樂以詩之言欲詩審已德觀其寔允人物之心以否也此在辟廱合樂必行養老之礼但主言樂之得理不美養老之事故言不及焉治世之音安以樂故在辟廱之内與聞之者莫不喜樂是其和之至也

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鼉魚屬逢逢和也有眸子而无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公事也箋云凡聲使瞽矇爲之○鼉徒何反沈又音檀草木疏云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甲如鎧皮堅厚宜冒鼓逢薄紅反埤蒼云鼓聲也字作韸徐音豐矇音蒙瞍依字作叟蘇口反亦作瞍說文云無目也字林先么反云目有眸無珠子也眸莫侯反

疏

傳鼉魚至公事 ○正義曰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漁師取漁之官故知鼉是魚之類屬也書傳註云鼉如蜥蜴長六七尺陸機疏云鼉形似水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鵝卵甲如鎧甲今合樂鼉魚甲是也其皮堅可以冒鼓月令註亦云鼉皮可以冒鼓也美鼓之得理而云逢逢故知爲和也矇瞍皆無目之名就無目之中以爲等級矇者言其矇矇然無所見故知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即今之青盲者也矇有眸子則瞍當無故云無眸子曰瞍其瞽亦有眸子矇之小别也故春官瞽矇註鄭司農云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有目而無眸子謂之瞍亦與此

傳同也此具對而爲名其總則皆謂之瞽尚書謂舜爲瞽子外傳云吾非瞽史周頌有有瞽之篇周禮有瞽矇之職是瞽爲總也周禮瞽矇二字已是爲官名故文不及瞍此言瞍不言瞽各從文之所便外傳稱矇誦瞽賦亦此類也周禮上瞽中瞽下瞽以智之高下爲等級不以目爲次第矣公事釋詁文

靈臺五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繼文者繼文王之王業而成之昭明也○復扶又反王業于況反

疏下武六章章四句至功焉　正義曰經六章皆言武王益有明智配先人之道成其孝思繼嗣祖考之迹皆是繼文能昭先人之功焉經云三后在天王配於京則武王所繼自大王王季皆是矣而序獨云繼文者作者以周道積基故本之於三后言世有哲王見積德之深遠其實美武王能繼唯在文王也大王王季雖脩德創業爲後世所因而未有天命非開基之主不足使武王聖人繼之又此篇在文王詩後故詩言繼文者其功也大且見篇之次也文王已受天命故言復受爲亞前之辭武王之

受天命白魚入舟是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武繼也箋云下猶後也哲知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世世益有明知之王謂大王王季文王稍就盛也○哲張列反本又作悊又作喆皆同知音智下同疏傳武繼正義曰釋詁文○箋下猶至就盛正義曰居下世即是在後故云下猶後也哲智釋言文言後人能繼祖者維周家最大謂大王王季文王稍稍就盛者也王季為西伯文王又受命是稍盛也不通數武王者此言哲王即是下文三后王配之文別在於下故知世有之中不兼武王也

三后在天王配于京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箋云此三后既沒登遐精氣在天矣武王又能配行其道於京謂鎬京也○假音遐已也本或作遐疏箋此三后至鎬京正義曰曲禮下云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遐注云登上也遐已也上已者若僊去云耳以三后皆號為王故以天子之禮言之武王居鎬故知配行其道於京謂鎬京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箋云作為求終也武王配行三后之道於鎬京者以其世世積德庶為終成其大功疏箋作為至大功正義曰作為釋言文求終釋詁文世積厚德是當王天下文王未及誅紂即是王

事未終武王乃終之故云終成其大功 **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箋云永長言我也命
猶教令也孚信也此爲武王言也今長我之配行三后之教令者欲成我周家王道之信也王德之道成於信論語曰民
无信不立○成王如字又于況反此爲如字 **疏** 箋命猶至不立 正義曰此承王配于京是配三后不配大故
以命爲教令此篇是武王之詩於此獨云此爲武王言者餘文是作者以己之心論武王之事此則稱武王口自所言故
辨之也又解欲成王道所爲多矣獨以信爲言者由王德之道成於信欲使民信王道然後天下順從以伐紂功成然始
得耳以民無信不立故引論語以證之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式法也箋云王道尚信則
天下以爲法勤行之 **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則其先人也箋云長我孝心之所思所思
者其維則三后之所行子孫以順祖考爲孝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 一人天子也應當侯
維也箋云媚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永言**
孝思昭哉嗣服 箋云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 **疏** 媚茲至嗣

服　正義曰既言武王能法則三后之道故於此歎而美之
可愛乎此一人之武王所以可愛者以其能當此維順之德
祖考欲定天下武王能順而定之是能當順德又述武王所
言而歎美之武王自言長我孝心之所思者此事顯明哉武
王實能嗣行祖考之事伐紂定天下是能嗣祖考也○傳一
人至侯維　正義曰曲禮下云天子自稱曰予一人言其天
下之貴唯一人而已謂天子爲一人　應當釋詁文又云維侯
也是侯得爲維也○箋可愛至高大　正義曰序言繼文此
云順德故知是順其先人之心成其祖考之德所引易者升
卦象辭升卦巽下坤上故言木生地中木漸而順長以成樹
猶人順德以成功彼謂一人之身積漸以成此則順父祖而
成事亦相類故引以爲證定本作愼德案約此詩上下及易
宜爲順字又集註亦作順疑定本誤○箋服事至天下　正
曰服事釋詁文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故知嗣行
祖考之事唯謂伐紂定天下也上言永言配命永言孝思其
下句云成王之孚孝思維則亦是武王自言此云昭哉嗣服
是作者美武王之辭所以亦與孝思相連者上云永言孝思
是武王自言此又述武王之言歎而美之并此孝思之句亦
非武王自言得
與嗣服相連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許進繩戒武迹
也箋云茲此來

勤也武王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戒愼其祖考所履踐
之迹美其終成之○來王如字鄭音賚下篇來孝同

於萬斯年受天之祜箋云祜福也天下樂仰武王之德欲其壽考之言也○祜音戶下同

【疏】昭茲至之祜　正義曰既言武王能嗣行祖事又美其爲民所樂仰言武王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戒愼其祖考所行之迹而踐行之猶行善不倦故爲天下樂仰皆欲令武王得於萬年之壽且又多受天之福祿言武王行善之故爲民愛之如此○傳詩進至武迹　正義曰以禮法既許而後得進故以許爲進繩戒武迹皆釋訓文○箋茲此至成之　正義曰茲此來勤皆釋詁文戒愼祖考踐履之迹謂謹愼奉行故美其終成之○箋祜福至之言　正義曰祜福釋詁文以萬年受福是祝慶之辭故知武王爲天下所樂仰此是欲其得福之言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遠夷來佐也箋云武王受此萬年之壽不遠有佐言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也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亦君臣同福祿也

【疏】受天至有佐○毛以爲民欲王受福卽實言其受福之事武王既受得天之祜福故四方諸侯之國皆貢獻慶之又得於此萬年之壽豈不遠有佐助之乎言

有遠方夷狄來佐助之也此秉上章之文故先言所受天之
祉因則爲遠近之次故先言四方後言遠夷四方謂中國諸侯
也○鄭唯以下句爲異言武王得於此萬年之壽不遠其有
輔佐之臣言王親近其臣與之同福○傳遠夷來佐 正義
曰言不遠有佐是遠有佐遠人佐天子唯夷狄耳故知遠夷
來佐之書敘言武王既勝殷西旅獻獒巢伯來朝魯語曰武
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肅愼來賀是遠夷來佐之事不
遐有佐爲遠夷則四方來賀爲諸夏民勞傳曰四方諸夏是
也○箋武王至福祿 正義曰箋以不遐有佐順文自通不
當互其言故易之武王既有萬年之壽不遠有輔佐之臣共
蒙其福其封爲諸侯則與周升降其仕於王朝則繼世在位
是其不與遠之引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者洛誥云成王告
周公言公與我身皆得萬億之年既引其文乃申其意
言彼亦君臣同福祿故知此亦武王君臣同受福矣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繼伐者文王伐崇而武王伐紂 疏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至伐功 正義曰經八章上四章言文

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繼之是繼伐首章言文王有聲武王則道廣於文王是能廣文王令聞之聲二章言文王伐崇武王則伐紂以定天下是卒其伐功經雖無武王廣聲卒伐之事於理則有故序言亦以轉互相明也上四章言文王有令聞之聲成名之德作豐邑以追孝心同四方而正法度所爲不止於伐崇也下四章言武王君天下服四方定鎬京而成卜兆傳善謀以安後世所爲不止於伐紂唯以繼伐言之者以其所施之事皆伐之功故言繼伐以揔之此篇八章其末俱言烝哉而四章言武王之謚四章言王后皇王作者變其文見其事有異上四章雖同是文王之事而首章二章言文王令聞成民受命伐罪是文王事之盛者故舉其義謚而稱文王三章言築城大小之事述其所從之言四章言作豐以王四方施化而爲法度比之前事爲不盛故不舉其謚而變言王后下四章雖同是武王之事五章六章言武王伐紂作邑定居四方歸服於武王之事爲不盛故不舉義謚比文王之事則益大故變言皇王七章言考卜而後居鎬京伐紂以成其上八章言重功業以爲大事傳順謀以安孫子除虐去殘詒其訓後世是武王之事盛者故文舉其義謚而言武王文王之事則盛者居前不盛次之武王之事則不盛在先者見武王不盛之事盛於文王之盛者作者比其事之大小而爲

文王有聲

之章次也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

成箋云遹述駿大求終觀多也文王有令聞之聲者乃述行有令聞之聲之道所致也所述者謂大王王季也又述行終其安民之道又述行多其成民之德言周德之世益盛○遹尹橘反又音述駿音峻觀古亂反註同聞音問本亦作問

文王烝哉烝君也箋云君哉者言其誠得人君之道○烝之承反韓詩云美也

疏文王至烝哉　正義曰此文王乃有令聞之善聲所以有之者以文王從後仰而述行廣大其大王王季所有令聞之善聲所廣大者謂大王又述行終其大王王季安民之道又述行多其大王王季成民之德以此益盛而大有聲也此文王之德信得人君之道哉○箋遹述至益盛　正義曰遹述釋言文駿大求終觀多釋詁文孔子閒居曰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言有善事可以聞於外是爲有聲矣故爲有聲是令聞之聲言述行者是述先聞之辭故知謂述大王王季也聲聞則長之使大令爲已有故云遹駿有聲其安民成民則大王王季有此行但其事未終末多今文王則終之多之皆述行其道而增廣之耳○傳烝君　正義曰釋詁文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

崇作邑于豐箋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作邑者徙都于豐以應天命○應應對之應文王烝哉疏箋武功至天命　正義曰經別言既伐於崇則武功之言非獨伐崇而已受命之後所伐邦者旨密須混夷之屬皆是也故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武功之中既兼伐崇而別言既伐於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爲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都也言應天命者天既命爲天子當立天子之居故言徙都於豐以應天命或以爲於豐得命故徙豐應之然則武王於盟津得命不可徙都入河乃遷都於鎬非得命之地矣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淢成溝也匹配也箋云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廣深各八尺棘急來勤也文王受命而猶不自足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此非以急成從己之欲欲廣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進其業也○淢況域反成間有淢字又作洫韓詩云洫深池亟居力反下亟同或作棘欲音欲本亦作欲廣古曠反深尸鴆反行下孟反王后烝哉后君也箋云變謚言王后者非其盛事不以義謚疏築城至烝哉　正義曰上言作邑于豐此述作豐之制言文王興築豐邑之城

維如一成之淢淢內之地其方十里文王作此豐邑維與相
匹言大小正與成淢相配偶是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所
以纔得伐崇即作此邑者非以急從已之欲而廣此都邑乃
述追王季勸孝之行思進其業故耳此王之爲人后也誠得
人君之道哉○傳淢成溝 正義曰冬官匠人云井間有溝
成間有淢溝是總名故云淢 成溝謂十里成間所有淢洫
音同○箋方十里至其業 正義曰申傳淢爲溝之義故云
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言每方十里之地其外有此溝謂之
爲淢此淢廣八尺深八尺 匠人云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
深八尺謂之洫是其事也 棘急釋言文 禮記引此詩作匪革
其猶革亦急也文王既已受命當爲天子其意以紂尚在猶
不敢自足故築此豐邑之城大小適與賦法十里之成相匹
偶是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不以急從已之欲欲得廣此
都邑乃述追王季勸孝之行以王季勸孝欲早成周道故已
早建都邑以進其功業文王所述大王以來此言王季
者以大王始有王迹勸行其道大王以前未有王迹不得言
大王勤孝欲成父功故所追勤孝唯王季也春官典命云上
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皆以命數爲節註
云國家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蓋方
七里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坊記註云子男之城方五里此二

註皆以公城方九里爲差則天子之城十二里矣故此十里
爲小於天子也異義駁云鄭伯之城方五里又以侯伯爲五
里若鄭兩解故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七十里之
國五里之城五十里之國三里之城註云玄或疑焉周禮匠
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九里則與之同然則大
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爲近耳或者天
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是鄭
兩解之事也以匠人典命俱是正文故不敢執定典命註每
言蓋匠人註云立王國若邦國者皆爲疑辭以見二塗之意
也○傳后君　正義曰釋詁文箋以作文有體章類宜同今
半謚半否故知變之有義以相比校無謚之章其事皆劣故
言非其盛事不以義謚謂不以義理而言其謚也謚者行之
成名惣一身之美故事盛
者稱之不盛者變名耳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

濯大翰幹也箋云公事也文王述行大
王王季之王業其事益大作邑於豐城
之既成又垣之立宮室乃爲天下所同心而歸之王后爲之
幹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濯直角反韓詩云美也垣音袁
翰戶旦反
徐音寒

王后烝哉

【疏】王公至烝哉　正義曰既言築
作豐城欲又本之前世言此王

述先王之業其事維益大矣即言大之狀維在豐城之內更築而垣牆之以立宮室而居焉乃爲天下四方之民所共同心而歸之其王君文王維乃爲之楨幹謂爲施法度以行之是王后誠得人君之道哉○傳濯大翰幹　正義曰皆釋詁文○箋文王至法度　正義曰言王事伊大則從小至大非文王之事自爲大也上言遹追來孝此承其下故知是述大王王季之業其事益大上言築城作豐此言維豐之垣則是豐城之內別起垣也故云作邑於豐城之既成又垣之立宮室謂立天子之宮室宮室既定萬姓知有所歸故爲天下所同心而歸之幹者築牆所立之木幹与牆爲法故爲之幹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績業皇大也箋云績功辟君也昔堯時洪水而豐水亦氾濫爲害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禹之功也文王武王今得作邑於其旁地爲天下所同心而歸大王爲之君乃由禹之功故引美之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辟音壁註及下皆同又音婢亦反法也氾芳劍反字亦作氾濫力暫反大王此及下言大者並如字**皇王烝哉**箋云變王后言大王者武王之事又益大【疏】豐水至烝哉　正義曰上旣言文王之事故武王繼之今

之　利

豐水之得東流注渭入河者是禹之功業言禹決治之其下傍得成平地也今文王得作邑於傍武王既成鎬京故爲天下四方所共同心歸之文王武王維於是爲之君而施化焉此大王誠得人君之道哉○傳績業皇大　正義曰績業釋詁文又云皇君君亦大之義故爲大○箋績功至之東　正義曰績功辟君亦釋詁文也功業大同耳據其力之所成則謂之功言其澤及於後則謂之業昭元年左傳劉定公見雒汭之水曰美哉禹之功也此亦見豐水而思禹故易傳以績爲功堯典曰湯湯洪水是堯時洪水此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故知豐水亦汎濫爲之禹治之也汎濫謂汎長濫決平地有水也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豐又東入于河是豐水渭東注於河此章武王之事而并言文王作邑於其傍者以二邑皆在豐傍傍豐而言可以兼及文王欲連言之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以時驗而知之○箋變王至益大　正義曰此與下章俱言皇王而下有鎬京之事知此皇王爲武王也同不言謚而王后與皇王異文既人異而辭變故知爲武王之事又益大也此與上章皆言四方攸同而言益大者以文王亦武王故亦以四方言之其實同歸之者少於武王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武王作邑於鎬京箋公自由也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皇王烝哉疏箋自由至服者正義曰釋詁云由自也故自得爲由也既言辟廱即云四方皆服明由在辟廱行禮見其行禮感其德化故無不歸服也辟廱之禮謂養老以教孝悌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箋云考猶稽也宅居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武王遂居之脩三后之德以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占功莫大於此○挈苦計反本又作契或苦結反武王烝哉疏考卜至烝哉正義曰言稽考其疑灼龜而卜之者維武王所疑而卜者其宅居於是鎬京之地維此所契之龜則出其吉兆以正定之言居此必吉故得天下武王則能成之伐紂以定天下成此龜兆之占是功之大美者此武王誠得人君之道哉○箋考猶至於此正義曰以洪範有稽疑之言故云考猶稽也宅居釋言文以稽疑之法必契灼其龜而卜之正謂得吉兆龜正定其吉云此地可居卜兆言吉居之而得天下是成龜兆之占伐去虐紂身即王位功無大於此者伐紂爲成龜兆之占定

公

本集注皆云功莫大是也義亦得通禮記引此詩後註云武王築而成之與此異者引詩斷章多異於本此斷上下之文言武王烝哉是武王之盛事不宜直言其築作而已故以伐紂爲成之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芑草也仕事燕安翼敬也箋云詒猶傳也孫順也豐水猶以其潤澤生草武王豈不以其功業爲事乎以之爲事故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書曰厥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弗棄基○芑音起詒以之反孫王申毛如字鄭音遜傳直專反下同

武王烝哉

上言皇王而變言武王者皇大也始大其業至武王伐紂成之故言武王也

【疏】豐水至烝哉 正義曰言豐水之傍有芑菜豐水是無情之物猶以潤澤而生菜爲已事況武王豈不以功業爲事乎言實以功業爲事思得澤及後人故遺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敬事之子孫言武王能得順天下功被來世後人敬其事者則得行之乃安是武王之道令得長世武王誠得爲人君之道哉○傳燕安翼敬 正義曰燕禮所以安賓故燕爲安也翼敬釋詁文○箋詒猶至業基 正義曰詒訓遺即流傳之義故詒猶傳也傳其順天下之謀者謂聖人所謀之事行之則必順天下之

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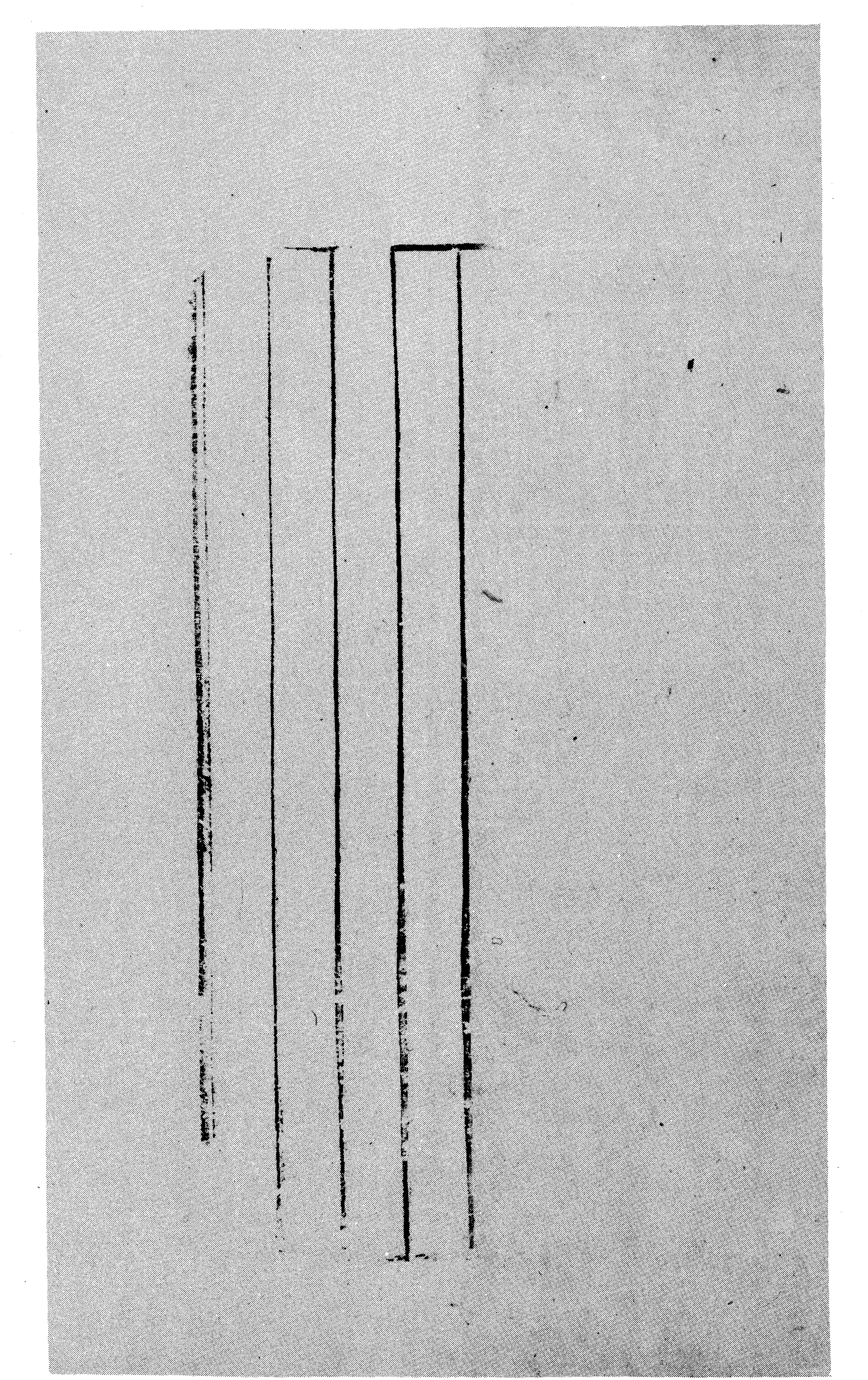
心安其敬事之子孫言子孫敬事能遵用其道則得安也必言敬事者若子孫不敬則不能行之不能行則不得安故安敬並言之引書曰者大誥文彼上文以堂屋耕播爲喻言父爲之於前子不循於後其父則嫌責之此假言其父之辭彼注云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弃我基業乎引此明後人須因前基故云傳謀以安彼後證翼爲敬彼言父敬此言子孫明敬事者乃能不弃基故引而反以相明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六（十六之五）

上杉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昭和四十九年三月　發行

毛詩註䟽　第三巻　（全四巻）

解題　長澤規矩也

發行　足利學校遺蹟圖書館後援會
栃木縣足利市昌平町
足利學校遺蹟圖書館內

印刷　汲古書院印刷所

製作
發賣　汲古書院
東京都千代田區飯田橋二—五—四
電話（二六五）九七六四
振替東京一五八〇三五